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 一生

[法] 莫泊桑 / 著 李青崖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法]莫泊桑(Maupassant,G.)著;  
李青崖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3  
(企鹅经典)

书名原文:Une Vie

ISBN 978-7-5366-9039-4

I. 一… II. ①莫…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3176号

一生

YISHENG

[法]莫泊桑 著

李青崖 译

---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郭 娜

封面设计: 余 静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nbooks.com](mailto:sales@alphan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226千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2.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

拾掇过箱子之后，苒妮走到了窗子跟前，但是雨并没有停止。

上一天夜里，狂雨在屋顶上和玻璃上扑了个通宵。被黑云压低的天空仿佛满是裂缝似的，把它盛着的水向地上倾注，泥土浸成了浆，融化得像是糖浆。一阵阵的疾风从炎热的空气中间鼓荡，在行人绝迹的街道上可以听见那些从水沟里溢出来的急溜的响声，街边的房子都像海绵一般吸收着那种窜入内部的水蒸气，使得各处的墙壁从地下室直到阁楼全是汗淋淋似的。

苒妮上一天从教会女学里搬出来，她从此是永远自由的了，心里正预备领略种种经过多年梦想的人生幸福，现在害怕的，就是她父亲因为天气不好而把动身的日子耽搁下来，所以从早上她就向天空探望了好几十次。

随后，她发现自己忘了把年历收在旅行袋里。于是从墙上把它取下来，那是一方不大的硬纸板，按月份分成十二行，围在一幅图案当中，用金字载明着 1818 年的日子。随后她拿起一支铅笔抹去头里的四行，抹去每一个基督教圣徒的圣名<sup>①</sup>直到 5 月 2 日为止，这 5 月 2 日正是她出校的日期。

屋子的门外有人叫着：“苒袅蒂！”

苒妮回答道：“进来，爸爸。”然后她父亲进来了。

那就是勒贝尔狄雨·伏德男爵，他的教名是西蒙－雅格，性

---

① 西方有一种专供天主教徒使用的年历或者月历，按照他们教里每个圣徒的节日，把每一个圣名和历上的日子并列出来。

情偏执而又仁慈，道地的 18 世纪式的清门子弟<sup>①</sup>。他是卢梭的热烈信徒，对于自然、田园、森林、飞禽和走兽有一种情人式的爱恋。

出生于贵族家庭，他从本能上憎恨九三年<sup>②</sup>的大时代，不过他的气质是达观的，教育又养成了他的自由思想，所以他用一种于人无害的和直言不讳的憎恨去排斥暴君政治。

他的优点是秉性厚道，他的弱点也是秉性厚道，那种厚道为了爱怜，为了给予，为了掌握，都是魄力不够的，简直是一种造物主式的厚道，散漫而没有抵抗力，仿佛是一种意志上的神经迟钝，一种毅力上的缺陷，几乎近于一种过失似的。

他是个注重理论的人，指望把自己的女儿造成有幸福的，长厚的，正直的和温柔多情的。为着她，他考虑过整个一套有关教育的计划。

她在家一直待到十二岁，随后才被人送到圣心女学读书，尽管她母亲为了这件事情哭过好多次。

她父亲当时的主张是把她严格地关在学校里，既不使人知道她又使她知道人世间的一切事物。他指望自己的女儿在十七岁从学校里出来养成纯洁贞淑的品德，然后由他本人去使她濡染一种理智的诗意，并且仗着田园，在肥沃土地的环境中间去启发她的性灵，利用动物的种种简单爱抚，利用人生的种种显著的定律，去启发她那种在外表上天真得毫无猜忌的愚昧。

现在她从学校出来了，神采飞扬，精力充足，渴望着幸福。从前，她在闲着的白天里，在漫漫的长夜里，在抱着希望的孤寂境界里，早已神驰于一切欢乐，一切可爱的偶然，现在她一心预备接受这一切了。

---

① 在法国的贵族称谓当中有一种叫做“Gentilhomme”，直译就是“温雅的人”，必须生而为贵族者才有资格享受此种称谓，若是由本身受封的不在此列。这正和魏晋六朝的“清门世系”相同，故译作“清门子弟”。

② 九三年即 1793 年，是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积极扫除封建势力的恐怖时代。法兰西王路易十六世夫妇都是那一年在断头台上被人民处决的。

她的面貌很像一幅由韦洛内兹<sup>①</sup>画的人像：金黄的头发是有光的，可以说是由于皮肤的色泽它显得更其清浅，皮肤是极其细润的，白里略带粉红，覆着一层薄薄的毫毛，一层只在日光下面隐约望得见的薄绒样的毫毛。一双蓝的眼睛，蓝得像是荷兰陶质小人儿的眼睛一样。

在她鼻端的左侧，有一粒小小的黑痣，右颊上另有一粒，带着三五茎和皮肤同一颜色的毫毛，不过那是不大被人辨得出的。她的身材是高大的，在胸部显得丰满，在腰部显得起伏。她的清亮的声音有时候仿佛过于尖锐一点，但是她的诚实的笑声却使她的四周感到快乐。她时常用一种不经意的动作如同拂拭头发似的把双手举到鬓角边。

她看见父亲进来之后就跑过去抱住他吻着：“现在，我们要动身？”她说。

他微笑了，摇着一头已经变白的长头发，一面伸手指着窗子说道：“这样一种天气，你要我们怎样动身？”

但是她温存地带着媚态来央求了：“噢！爸爸，我们动身哟，我求你。下半年一定会晴。”

“不过你母亲永远不会答应。”

“会答应的，我答复你，我负责去做说客。”

“倘若你能够说服你母亲，我有什么不肯。”

于是她连忙向着男爵夫人的屋子里走。因为她正抱着一种逐渐增加的着急态度等候这个动身的日期。

自从进了圣心以后，她一直没有离开过鲁昂市<sup>②</sup>，因为她父亲绝不允许她在达到十七岁以前享受任何娱乐。仅仅有人带她到巴黎去过两次，每次住了半个月，不过那仍旧是一个城市，而她只梦想着乡村。

现在她就要到他们的私产白杨堡去过夏天，那是他们的一

---

① 韦洛内兹是 16 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派名画家。

② 鲁昂市是诺曼底的旧省治。也就是现在的下塞纳州的州治，在巴黎的西边，两处相距约 130 公里。

个造在伊埠附近悬崖上的家传古堡<sup>①</sup>，并且她指望在那种接近海波的自由生活中间有一种无穷的快乐。此外，家庭中间早已决定把那座古堡留给她，使她在结婚之后一直住下去。

雨呢，从上一天傍晚就没有停，这是她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大伤感。

但是，三四分钟之后，她从她母亲屋子里跑着出来了，向四处叫着：“爸爸，爸爸！妈很愿意，你教人套车吧。”

狂雨绝没有停，并且到了那辆四轮马车开到门外的时候，还可以说它下得大了一倍。

苒妮预备上车了，这时候男爵夫人正被人扶着下楼，一边是她的丈夫，另一边是一个伺候卧房的贴身女佣人，高大强健得像是一条好汉。她是下塞纳州的诺曼底女子，年纪至多是十八岁，但是看起来却像是至少也有二十。这一家人差不多当她是第二个女儿，因为她的妈原是苒妮的奶妈，本人名叫萝萨黎，正是苒妮的同奶姊妹。

萝萨黎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伺候女东家走路，女东家由于一种使自己不断抱怨的肥胖过度症，这几年以来早已变得异常庞大了。

男爵夫人很急地喘着气走到了古老的宅子的台坡儿边，望见了天井里满是流着的水就喃喃地说道：“这真是不讲道理。”

她丈夫始终是微笑的，这时候回答道：“打定主意要动身的原是您哟，阿代拉伊德夫人。”

“阿代拉伊德”这个女性的教名是很神气的<sup>②</sup>，她使用了它，所以她丈夫每逢提到它，一定用某种略带讥诮的敬意加上“夫人”这个尊称拖在后面。

---

① 西洋从中古时代起，第一个有领地的封建主（领主）必定有一个名叫“堡”（Château）的大建筑物，它在当时是兼具城堡和公馆两种用途的，所以日本人或译作“城馆”，这究竟生硬一点。我因为它在近代已失去城堡的作用，只能算是一种宅子，所以译作“古堡”。

② 阿代拉伊德原是欧洲中古时代日耳曼帝国一个皇后的闺名，以有功于基督教，遂由皇后被人尊为女圣徒，她的闺名就变成了教名。

随后她又提步走了，很费事地上了车，把车子的弹簧压得紧紧的。男爵坐在她的旁边，苒妮和萝萨黎都坐在倒座上。

厨娘吕狄温搬来了好些外套之类盖着他们的膝头，此外把两只篮子塞在他们的腿底下，随后她攀到车子前部的座位上，坐在西蒙老爹旁边，用一铺大的毡子包住了全身。管宅子的人和他的妻子在关好车门的时候致敬了。他俩接受了最后的吩咐以后，就把那些应当带走的箱子用一辆行李车装好跟着同走。末了，大家动身了。

赶车的是西蒙老爹，他在雨底下低着头又弯着背，身子包在一件三重披肩的长外套里边。呼啸的暴风雨打着玻璃，淹着路面。

那辆柏林式的马车被两匹马展开快步拉着走了，在河沿上循着成行的海船旁边弯弯地向着河的下游走了——那些海船的桅绳绳索如同剥了皮的树林子一般愁苦地撑在湿淋淋的天空下面，随后车子又沿着立部台山的大道走。

不久，他们在那一带草滩<sup>①</sup>中间穿过，偶尔有一枝被淹的垂柳，神情萧飒地披着垂丝，在湿雾当中显出凝重的影子。马蹄嗒嗒地响个不停，四只车轮激起了成团的泥浆。

车上的人都是不说话的；他们的心灵仿佛也像大地一样是湿透了的。男爵用没有神气的目光望着单调而泥泞的田园，他妻子仰着脑袋闭着眼睛靠在座儿上。萝萨黎膝头上搁着一个包裹，用乡下人的简单头脑想着简单的事。但是苒妮就不同了，她在这种温暖的大雨里，正同一种关在户内的草木重新被人移到露天里一般感到自己是复活了的，兴趣浓厚得像是密集的枝叶掩蔽着她的心不教它发愁。所以尽管她不说话，但是真想唱歌，真想把手伸到车子外面接些儿雨水来喝，并且因为自己被快马拉着走，看得见风景的惨淡，而且又有车子在雨水泛滥中间保护着自己，她是很快乐的。

后来，两匹牲口的毛片发光的臀部，在狂雨之下散出一阵

---

① 草滩是畜牧的一种设备，就是在水边不可耕种的地方散布草籽使它长出来，以供牲口啃青，也可以刈下晒干以作槽头的饲料。

沸水般的蒸汽。

男爵夫人慢慢地睡着了，她的脸是被六绺卷成螺旋向下垂着的头发框住的，也慢慢地俯下来，软绵绵地被颈部上的三层宽大的褶皱托起，她的胸部丰满，像是一片涨潮的海。海面恰好和颈部最低那一层褶皱相连。每逢呼吸一次，她的头必然昂起一下，随即又落下来，颊部鼓起了，同时，她两片半开着的嘴唇当中传出一道响亮的鼾声。她丈夫对她偏着身子弯过来，从从容容在她那双叉在自己大肚子上面的手里，放了一只小的皮夹子。

这个接触惊醒了她，于是她用那种瞌睡中断的迟钝动作睁开半醒的眼睛望着那东西。皮夹子落下来了，打开了。几枚金元和好些钞票都散在车子里了。这时候，她完全醒了，一串拍子急促的笑声突然发动了，那就是她女儿的快乐表情。

男爵拾起了那些钱搁在她的膝头上，接着就说：“都在这儿了，亲爱的朋友，那笔从艾勒多的田产的卖价剩下来的钱都在这儿了。从前我之出卖它，为的正是修理白杨堡，以后我们将要常常住在那地方。”

她数了一遍，那总共是六千四百金法郎，于是安安静静地把钱都收在自己的衣袋里。

他们的父母留给他们的农庄，本来一共有三十一个，卖到了艾勒多，那已经是第九个了。然而他们在土地上的收入每年还差不多有两万金法郎，倘若管理得法，那是不难于达到每年三万的。

他俩的生活真很简单，所以倘若他们家里没有一个始终敞开的无底洞，这种进款是够用的，那无底洞是什么呢？就是性情厚道。这种性情厚道之减少他们手里的钱，正像日光之减少池沼里的水一样。那东西流掉了，走散了，失踪了。怎样的呢？谁也一点不知道。他俩中间时常总有一个人说：“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搞的，今天用了一百金法郎却简直没有买什么多的东西。”

这种手下松动的布施是他们生活当中许多很高兴的事的一种，而且大家视那是一件高尚动人的事。

苒妮问道：“现在那可是美丽的了，我的古堡？”

男爵快乐地回答：“将来你会看见的，女小子。”

但是狂雨的劲儿渐渐减轻了，随后不过是一种雾气，一种像飘动的灰尘一样的极细的雨。天空的黑云仿佛上升了，变成白的了。后来，一长道斜射的日光忽然从一个简直没有被人看见的窟窿里落到了草滩上。

不久，云开了，天空的蔚蓝渐渐露面了，随后如同一铺被人撕开的幕布似的，那道开了的口子扩大了，一片彻底明净的蔚蓝天色终于在宇宙间展开了。

一阵清风来了，那像是大地的一道表示舒服的叹息，等到他们沿着许多园子或者许多森林走的时候，偶尔听得见一只抖着身上羽毛的鸟儿的快活歌声。

黄昏到了，除了苒妮以外，大家全在车上打盹。为了教牲口休息和吃点拌水的草料，他们在沿途的店子里停了两回。

太阳已经落下去，钟声远远地四处响着。在一个小镇上有人点起了风灯，天上发现星星了。好些点着灯的房子疏疏落落从黑暗当中射出一点火光，末后，月轮忽然从一个山坡后面透过杉林的枝叶中间涌出来，那是发红的，庞大的，并且像是因为瞌睡而没有神采的。

天气是非常温和的，温和得教他们没有拉上窗口的玻璃。苒妮倦于冥想了，满意于快乐的幻境了，她现在休息着。偶尔一阵呆坐过久的麻痹之感教她重新睁开了眼睛。于是她望着外面，从明亮的夜色里看见了一个农庄的好些树木在近边穿过，或者几条疏散地躺在空地里的牛正抬着头。随后她更换了坐的姿势，极力追踪一个有了轮廓的梦想，但是她耳朵里满是车子连续不断的隆隆之声，她的思想又因而发倦了，终于闭上了眼睛，觉得精神正像肉体一样都是疲乏的。

然而车子忽然停了。好些男的和女的掌着风灯站在车门前。他们走到家了。苒妮突然醒了，很快地跳出来。她父亲和萝萨黎在一个佃农的灯光之下，搬也似的扶着男爵夫人向前走，她是十分困乏的，疲惫得不断叹气，并且用一种精力衰竭的小声音重复地说：“唉！老天！我的可怜的孩子！”她什么也不想喝，什么也不想吃，到床上躺下就立即睡着了。

苒妮和男爵，父女俩对着吃宵夜。

他俩互相望着微笑，在桌子上手握着手。末了他俩都动了一阵孩子气的快乐，于是一同开始来参观这所经过修理的住宅。

那是一所高而且大的诺曼底式的住宅，像农庄也像古堡，当年建造的材料原是洁白的石材，现在久已变成了灰色，为着住一个家族，那是很宽敞的。

一条非常宽大的穿堂把房子分成左右两部而且贯通着它，两面都开着一扇大门。一架双面的扶梯像是横跨着这条出进的路，在中央留下空当，梯级像桥一样从两面分开向上升，直到楼上才会合到一处。

楼下，他俩靠右面走进了一间大得过度的客厅，客厅里的壁衣<sup>①</sup>的图案全是在枝叶下面散步的飞禽。整套家具都蒙着细密针黹的壁衣材料，上面绣的全是拉封丹《寓言诗》<sup>②</sup>中的故事。末后苒妮寻着了她在很小的年龄心爱的一把椅子竟快乐得浑身发抖了，椅子上面绣的正是《狐狸和白鹤》那个故事。

在客厅旁边，有一间满是古老书籍的图书室和两间没有指定用途的屋子。靠左面，是饭厅，厅里的木板全是新装的，是换洗衣物存储室，是餐具储存室，是厨房和一小间浴室。

一条过道把二楼楼面截做两半。一共有十间屋子，屋子的门都排在过道上。苒妮的卧房正在右手的尽头。他俩走到卧房里了。那是男爵新近把它收拾得崭新的，简单地陈列了那些藏在阁楼上面未经使用的壁衣和家具。

好些很古老的佛拉芒<sup>③</sup>民族出产的壁衣，在这屋子里添加了

---

① 壁衣是一种用帆布做底子的刺绣，主要的用途是挂在墙上作美术品，和我国挂字画的作用相同，而且尺寸大都是高大的，此外又用它做材料蒙在家具上，当做一种靠垫之类使用。

② 拉封丹是法国 17 世纪的大诗人，他所作《寓言诗》是文学史上不朽的杰作。下句《狐狸和白鹤》就是其中的一首。

③ 佛拉芒是一种同荷兰人极其邻近的民族，其分布的区域，在法国北部有法国弗朗德勒省，在比利时有东西两个弗朗德勒省。

许多罕见的人物。

但是发现了她的床，女孩子迸出了好些快活的叫唤。在四只角儿上，有四只橡木雕的大鸟抬着床，鸟身是乌黑的，打过蜡的，发亮的，真像是床的守护天使。床的两边的木板都雕着成串的花和果子，四根精巧地雕着百褶纵纹的柱子，在头儿上都顶着哥林多式的斗拱，托起一圈雕着蔷薇缠绕爱神的飞檐。

这床雄壮地立在屋子里，尽管木料由于年代久远变成了棕色，因而有些严肃意味，然而究竟是富于风韵的。

床面的罩单和床顶的天幕都像是碧空似的闪着光辉。那都是用一种深蓝的古老丝织品做的，疏疏落落用金线绣着好些大朵儿百合花。

到了好好地赞赏过自己的床以后，苒妮就举起手里的蜡烛照着卧房里的壁衣，去设法了解那上面故事的题材。

一个青年的贵族男子和一个青年的贵族女子，身上穿着有红有绿而且有黄的衣衫，衣衫的款式也极其异样，他俩在一棵结着雪白的果子的蓝色大树下面谈天。一只大白兔子嚼着一点点灰色的草。

正在这两个人物的头顶上，在一个用写意法假设的远处，望得见有五座尖顶圆身的小房子。在更高的处所，几乎伸入半空，另有一架红色的风磨。

好些簇织成细枝的花纹环绕着这一切。

另外的两幅也很和第一幅相像，所不同的就是看见有四个身着佛拉芒式服装的矮小人物站在那些房子外面，向天空举起胳膊表示他们那种极端吃惊又极端生气的神情。

但是最后一幅所表现的是一个伤心的场面：兔子始终嚼着草，那个青年男子像死人似的躺在它旁边，青年女子望着他，她自己胸部上刺进一支利剑，树上那些果子已经都变成了乌黑的。

苒妮发现那幅织品的一只角儿上有一只极小极小的动物。倘若那只兔子真是活的，可以把那动物当做一点点草屑吞下去。这时候，她简直无法了解了。然而那动物是一头狮子。

于是她才认得那是皮拉姆和蒂丝佩的厄运<sup>①</sup>了。末后，她虽然因为这些图案的简单性而微笑起来，不过觉得自己置身在这类爱情冒险故事包围当中是有幸福的：将来，这类故事会不断地向她心里谈起种种被人珍爱的希望，会教古代传说上的温柔意味每天在她的梦境中间盘旋。

其余的陈设品萃集了种种最不一致的作风。那是种种被历代祖先留传下来的家具，使得古老的房子都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博物馆。她看见了一座制作得极好的路易十四时代式的五斗橱，橱上镶着光彩夺目的铜件，旁边摆的却是两把路易十五时代式的太师椅，上面依然蒙着当日的花绸。一张花梨木的柜式书桌<sup>②</sup>和壁炉遥遥相对，壁炉上面摆着一座盖在圆形玻璃罩子里面的帝政时代式的钟。

钟的本身是一只青铜质的蜂房，被四根大理石柱子挂起凌空地悬在一个满是金色花草的小小园地上面。一支纤细的钟摆从蜂房的一条长长的缝儿里伸出来，不停地在园地上面晃着自身末端的一个珐琅质翅膀的蜜蜂子。

钟面子是彩色陶质的，嵌在蜂房的腰部。

它报着十一点了。爵爷吻过了女儿就退到自己的卧房里去。

---

① 这是古代巴比伦神话。皮拉姆是蒂丝佩的情人，他于赴幽会之时发现蒂丝佩的覆面长巾被狮子撕毁，以为她本人亦必遇到危害，遂因悲痛自杀。实则蒂丝佩并没有遇见狮子，反而在听见皮拉姆因自杀而叫唤之时找着了，但是他已经死了，于是她也自杀。这悲剧是在一株大树下面发生的。自从这一对情人自杀之后，那株树永不再结红的果子了。此故事在欧洲流传甚为普遍，演绎而成文学和绘画上的好些题材。

② 室内陈设品无论巨细，在西方都有作风上的艺术派别，因此构造和雕饰都因时代先后而款式不同。路易十四世和十五世都是法兰西王，前者的在位时期是1643—1715，后者是1715—1774。帝政时代是1804—1815，其时拿破仑一世自称法兰西皇帝。柜式书桌是帝政时代的家具，轮廓是一张小巧而不很高的柜子，柜身则分作上下两部，每部各自有门以供启闭。下部的门和一般的门相同是竖着开的，上部的，正如我国书箱的门可以横着拉开，不过是和书桌相连的，所以闭起是门，而拉平放开则成了桌面子，用铜件扣稳以供读书写字之用。它和上海地方语所谓“写字台”绝不相同。

这时候，苒妮只好恋恋不舍地睡觉了。

她最后向卧房里扫视了一周才吹熄了蜡烛。不过她的床只有她睡头的那一端是靠墙的，床的左面有一扇窗子，一道月光从那儿进来，在地上铺开一块方方的光亮。

光亮反映到各方面的墙上，那都是淡淡儿的，微弱地拂着皮拉姆和蒂丝佩的静止爱情。

从靠脚那端另外一个窗子里，苒妮望见了一棵满浴着月光的大树。她侧转了自己的身子，闭上了眼睛，随后经过一些时候，她的眼睛又张开了。

她自以为依旧觉得车子的颠簸正摇着她，车子的声音继续隆隆地在她的脑子里响。首先她躺着没有动弹，指望这种休息可以终于教她睡得着，但是精神上的焦躁不久就侵入她的全身了。

她的腿有点发麻了，那是一阵渐次增加的潮热。这时候，她起床了，赤着脚，赤着胳膊，身上只有一件长的衬衣，使得她有点像个幽灵的样子，她跨过地板上的那片月光，走到窗子边推开它向外面眺望。

夜色明净得像是白天，青年女子认出那一整片被她从儿童时代就留恋的地区了。

首先，在她的对面是一大片在月光下面黄得像奶油一般的草地。两棵巨人般的大树挺着尖顶立在古堡的前边，靠北的一棵是悬铃木<sup>①</sup>，靠南是菩提树。

在这一大片草地的尽头，一带小小的灌木林标出了这份领域的界线，至于给领域防护海面暴风的，那是五排古老的榆树，枝柯拳曲，受过剥削侵蚀，树顶如同被人剪裁过一样形成了屋顶般的斜坡，都是由于那种一发必定势不可当的海风的灾害。

这种风景区样的地方，左右两侧都有一条种着无数高大异常的白杨的树荫便道做界线，隔开了主人的住宅和两面附属的农庄。这两个农庄之一是顾雅尔那家人佃种的，另一个是马尔丁那家人佃种的。

---

① 悬铃木的通俗名称是法国梧桐。

那些白杨树替古堡定下了名称。在这一圈范围之外，就是一大片没有开垦的平原，长着些金雀花，日日夜夜被海风翻动。再过去，海岸突然变成一道高达几百米的悬崖，壁样地陡，雪样地白，崖脚全没在海波里。

苒妮望着远处那一长道微微荡漾的海波，那仿佛正在星光下面酣睡。

在这种不见日光的平静环境中间，大地的一切气味都散开了。一枝攀到楼下那些窗子四周的素馨花，不断地吐出它那富于钻透力而且杂着新生嫩叶的清香的气息。好几阵不很急的急风带着含有盐分的空气和海藻黏液的怪味儿过来了。

最初，这青年女子尽量享受呼吸上的快乐，田园间的休息像一次凉爽的沐浴似的使她归于宁静了。

某些动物，在快到傍晚的时候才醒过来，在夜色的宁静气象中间却藏匿他们的晦暗生活，但是这些动物的全体到了现在这种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间，又都悄悄地活动起来。好些绝不叫唤的大鸟如同斑点似的，如同黑影似的在空中飞过；好些不可目睹的昆虫的嗡嗡声音触着人类的听觉；好些没有声音的追逐穿过满是露水的野草或者没有人迹的路道上的泥沙。

仅仅只有几只愁闷的癞头蛤蟆对着月光发出它们那种短促单调的噪响。

苒妮觉得心境舒展了，那如同这种明净的夜色一样满是低而且慢的喃喃之声，忽然间，无数徘徊的欲望如同那些在她四周动弹的黑夜动物似的聚集拢来。一种亲和力把她和这种有生命的诗境黏合在一处了。后来她在夜色的柔和白光中间，感到了好些仙境样的心情波动正在展布，好些不可捉摸的希望正在活跃。那是一点儿如同表示一线幸福消息样的东西。

她终于开始冥想到爱情了。

爱情！自从两年前开始，她已经因为这东西就要接近而一步一步不安了。而现在她是可以自由恋爱的，所以她只需遇见他哟！

他可以是什么样的呢？她是不大知道得清楚的，并且她甚至于并不考虑。“他”大概就是“他”，如是而已。

她仅知道自己可以全心全意地去崇拜他和他可以用尽全力来钟爱自己。他和她可以利用眼下这样一种夜色在星光之下散步。他俩可以同着向前走，手握着手，彼此互相搂在一块儿。听得见他俩的心脏正都大跳，觉得到他俩肩头上的体温正彼此交流，把他俩的爱情和初夏之夜的柔和的明净气象混合在一处。结合到这样地步，仅仅由于双方的爱抚力，他们无须乎费事就参得透相互间的最秘密的思潮。

并且，这样的情形可以永远在一种无法描写的亲爱的畅快之中延续不断。

末后，她忽然觉得他在跟前靠住她站着，一阵模糊的肉感颤抖突然从她的脚尖儿升到了顶门。她在一个不知不觉的动作之中把双臂搂着自己的胸部，如同为了箍住自己的冥想似的。有点儿东西拂过了她那副对着杳不可知的人而伸起的嘴唇，使得她几乎晕倒了，那正像春天的呼吸给了她一个表示爱情的吻。

突然一下，在远处，在古堡后边，在大路上，她听见有人正赶夜路。于是她深信狂乱的心灵的冲动力，深信一种理所必无的事，深信天意的偶然，深信神道的先知，深信命运里的荒唐无稽的错综，她想着：“倘若是他呢？”她放心不下地去细听那个赶路者的有节奏的脚步声了，认为他为了求宿，必定会在铁栅栏跟前停住脚步。

然而他过去了，这时候她如同受了一次欺骗似的觉得伤心了。但是她懂得自己的精神过于受到刺激，于是又嘲笑自己是发了痴。

这样，她略略宁静了一点，听着自己的思虑在一种比较理智的冥想之流的上面对飘荡，极力去求了解未来，预先估计自己的生活。

同着他，她可以在这儿，在这个俯瞰着大海的宁静古堡里过活。她无疑地可以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交给他，一个女儿留给自己。于是她看见孩子们在悬铃木和菩提树中间的青草上跑着，而父亲和母亲都用一道很高兴的眼光追着他们，一面在他们的头顶上交换着充满热情的眼神。

后来她在这样冥想中间停留了很久很久，这时候，月亮已

经穿过了天空立即要投入海里。空气变成凉一些的了。靠东的天色清淡起来了。一只雄鸡在右边农庄里啼着，在左边农庄里有好几只回答它。它们那种发哑的啼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穿过鸡埘的隔板传过来的，后来天空的辽阔穹顶不知不觉变成白的了，那上面已经看不见一颗星。

一道鸟雀的小声音在某处起来了。首先，好些唧唧喳喳的声音胆怯地从树叶丛中传出来，随后似乎胆大了，变成了颤动的，快乐的，从这一处的枝丫逐渐传到另一处的枝丫，从这一棵树传到另一棵树。

苒妮忽然觉得自己在在一个光明世界里了；于是抬起那个用双手掩住的头再闭上双眼，她的眼已经因为黎明的光辉而发眩了。

一堆高山样的朝霞，部分地掩在白杨林子后面，对着苏醒了的大地射出血样的微光。

后来慢慢地，突破那些发亮的雾气，对着树木、平原、海洋，整个的地平射出火样的光芒，那个大得无从度量的红光焕发的圆球出现了。

这时候，苒妮觉得因为幸福竟变成痴人了，一阵使人发狂的快乐，一阵对着种种事物的壮丽光辉而起的无边感动，竟淹没了她那正在茫茫然的心。那是她的太阳，她的黎明，她的人生的发端！她一切希望的出现！她怀着一种和太阳接吻的需要伸长两只胳膊向着红光焕发的天空。她想如同这种晨曦涌现似的，说出一些，嚷出一些神妙的话，但是在一种精力不足的狂热中间，她始终一径是麻痹的。于是，双手抱着额头，她觉得眼眶里满是眼泪，末后她心满意足地流泪了。

等到她重新抬起头的时候，太阳初升的壮丽景象已经消失了。她觉得自己得了安慰，略略有点儿疲乏，像是冷静了似的。没有关好窗子，她就躺在床上，又经过三五分钟的冥想，她才睡着，那是睡得很稳定的，以至于她竟听不见父亲在八点钟光景的连声叫唤，直到他走进她卧房的时候她才醒来。

他想向她指示这古堡的装饰情形，“她的”古堡的装饰情形。房子的外表是前后一样的，所以它有两个正面。第一个正

面正对着他们家里的土地，前头有一个种着好些苹果树的大院子把房子和一条道路隔开。这条所谓乡村交通线的道路从农民们的围墙之间穿过，约在半法里<sup>①</sup>之遥就接上了那条贯通勒哈佛和费岗之间的大路。

一条树荫便道从树林子的栅栏门边一直通到这正面的台坡儿跟前。好些附属建筑物，用海滩边的鹅卵石砌成的茅顶的小屋，都伴着两个农庄壕沟分行地排在院子的两旁。

房子的屋顶全部是新近重做过的，全部的细木工作也都修补过一遍，墙壁也都整理过一遍，屋子也是重新装饰的，整个内部都重新加了一道油漆。这一座褪了色的古老住宅如同有了许多斑点似的，安着好些银白色的新制护窗雨板和那些在灰色正面上新粉的石灰。

另外一个正面，那正是在苒妮卧房开着窗口的这一面，可以越过灌木林和遮风的榆树墙子的顶上望得见辽远的海。

苒妮和男爵挽着胳膊，毫无遗漏地参观了一切，随后，父女俩从容不迫地散步了，走的正是那些圈着所谓风景区那个地方的白杨树下的便道。生在树下的草构成了一片绿茵。灌木林在顶头那一带真是很教人爱的，它和那些被成行的枝叶隔开的小径互相交错。一只野兔突然跳出来，它使得青年女子吃惊，随即跳过土坎儿，向着悬崖窜入木贼草的丛里逃走了。

午饭之后，阿代拉伊德夫人依旧是困惫的，说自己还得就去休息，这时候，男爵就提议到坡下的伊埠散步一次。

父女俩动身了，首先穿过艾都防那个小村子，白杨堡也是村子里的一户。三个农人如同素来就认识似的对他俩致敬。

他俩走入坡儿上的那些树林子里了，树林子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沟一直降到海岸。

不久伊埠那个小镇在眼前了。好些妇人坐在自己的门外修整渔网，抬头望着他俩走过去。那条倾斜的街当中有一条水沟，两

---

<sup>①</sup> 法里 (Lieu) 是法国古代留下来的一种道路距离的单位名称，其长短不甚固定，现代通用的法里则等于 4 公里，本书所举当是此种。

侧的人家门外堆着好些破旧的东西，散出一阵强烈的腌鱼卤缸的重浊气味。在好些破陋屋子的门口晾着棕色的渔网，网上疏疏落落地留着些儿像小银元一般闪烁的鱼鳞，门口都散出一种重浊的气息，那因为门里每一间小屋子都住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

几只鸽子在水沟边散步，寻觅它们的食物。

苒妮望着这一切，觉得真是新颖而且稀奇，仿佛一幕舞台剧景似的。

但是绕着一道墙拐弯的时候，她突然发现了海，那是深蓝而且平静的一片，展开直到天边。

他俩对着海滩站着近望了。好些白得如同鸟翅膀一般的船帆在海面上经过。左右两面都矗立着非常雄峻的悬崖。一只地角挡住某一方面的视线，另一方面，海岸线无止境地延长直到那种仿佛只有一抹微痕的地方为止。

一条小港和好些房子在附近海滩的一个缺口边露出来了。好些很小的波纹在海面上构成一行流苏样的泡沫，触到岸边的礁石上面就吐出一道轻微的响声。

当地的好些拉到鹅卵石斜坡儿上的小船都是侧着躺下的，对着日光绷起它们那种涂过沥青的船舷。三五个渔人为了去趁晚潮正在准备这种工具。

一个船户走过来卖鱼了，于是苒妮买了一条大比目鱼预备亲自带回白杨堡去。

这时候，那个汉子提议倘若他们以后要到海面上闲游，自己愿意长期替他们服务，一面重复地道出自己的姓名使他们好好地记住：“拉司底革，若瑟番·拉司底革。”

男爵答应不至于忘掉这姓名。

父女俩重新走上了那条通到古堡的路。

那条大鱼真教苒妮感到疲乏了，她用她父亲的手杖穿着鱼鳃，父女俩就那么抬着。他俩快快乐乐地向着坡儿上走，抬着头，睁着发光的眼睛，像孩子们似的嘴里说个不停，那条比目鱼渐渐使得他俩的胳膊有些费力了，这时候，它那条肥大的尾巴一直扫着路上的草。

## 第二章

苒妮开始过着一种优美而自由的生活了。她读书，她随意冥想，并且独自一个在附近各处闲游。她提起慢步沿着大路徘徊，心灵都坠入了种种梦境。或者跳跳蹦蹦从各处的弯弯曲曲小山谷里往坡儿下边走，山谷两面的崖上如同披着金线的围巾似的满是金雀花。气温逼出了花的强烈的甜香，苒妮因此如同喝了芬芳扑鼻的酒似的感到醉意了。后来她听见海水在某个海滩上激动的声音从远处传过来，一种波浪摇荡了她的头脑。

有时候，一阵困人的感觉使她躺在一条坡儿上的茂草里；有时候，她忽然从一个山巷子的拐弯处，在一块长着浅草的洼地里，望见了一角在太阳下面青光荡漾的海面上驶着一幅白帆，她心里就起了好些纵横错乱的快乐，仿佛那些在她顶上盘旋的幸福都神秘难测地向她跟前走过来。

在这个凉爽地方的清和气象里和弧形视界的宁静意味里，一阵从寂寞而起的春思侵入了她的脑海了，于是她在那些小山的巅儿坐了好些时，听凭好些小的野兔子在自己的脚边蹦着跑过去。

她受着海风的鞭挞，时常在悬崖上跑，如同鱼在水里或者燕子在空中一般，她因为享受这种使人忘了疲劳的运动之乐而浑身发抖了。

如同在土地上播种似的，她随处撒下了好些纪念，那些根深蒂固至死不灭的纪念。她仿佛觉得把自己的依恋心情在这些山沟的每个褶皱里都留下了一点点。

她开始非常热心于海水浴了。勇敢强健而且并不念及危险，她每每游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儿的水是凉的和蓝得透明的，

它摇摇晃晃地托起她的身子，我真觉得舒服。遇着游泳到远离海岸的地方，她仰起躺在水上，胳膊叉在胸前，双眼望着燕子或者白鸥的剪影在蔚蓝的天空穿过。耳边只听得见水波触到岸边礁石的遥远微响，以及一阵阵从岸上传到海面波动上的忽起忽落的喧嚣声音，不过那都是模模糊糊的，差不多不可捉摸。随后，苒妮在一阵狂欢之下竖直了身子，迸出好些尖锐的叫唤，一面用双手划着水。

有时候，她实在游泳得离岸太远，于是有一只划子驶过来迎接她。

回到了古堡，她是饿得脸色发白的了，不过精神仍旧是轻松活泼的，嘴上含着微笑，眼里满是得意的神气。

男爵呢，从他那一方面考虑到农业上的种种大规模经营，他想做种种试验，组织种种新布置，实验种种新工具，移植种种外国种子，并且白天花费一部分光阴和农人们谈话，他们都不肯轻信他的种种劝导，老是摇头。

他也时常同着伊埠的船户们到海里去。到了他访问过附近那些山峰，那些泉水和那些山洞之后，他就想如同一个简单的海员样去捕鱼了。

在风色柔和的日子里，遇着好些大肚子的小船乘着满帆的风在浪背上跑着，拖在船舷两边沉到海底的粗缆子正被成群的马鲛鱼追着，于是那根被他用慌张得发抖的手握住的小绳子只须绊着了一条鱼，他立刻觉得鱼的挣扎使得绳子颤动。

为了捞起上一晚沉下的渔网，他每每趁着月光就乘船出发了。他欢喜听见船桅发铗的声音，欢喜在深夜里嗅到新鲜而且呼啸的暴风，在那样的天色之下去探寻海面上的浮标是要另有向导的，他依据一座高大岩石的凸起部分和费岗的一座钟楼的顶以及灯塔做向导，在经过好半天逆风航行去探寻之后，他就对着太阳初升的红光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用快乐的心情欣赏那些摊在船板的捕获品，那些对着红光发亮的扇形滑背的方板鱼和肚子肥胖的比目鱼。

每次吃饭的时候，他总兴致勃发地述起他的种种户外活动，

于是那个在家庭被称为“小母亲”的男爵夫人也向他述起自己在白杨树下的便道上散步过许多回，这便道是右边的，靠着顾雅尔家农庄的，左边的那条阳光不够。

有人从前叮嘱她应当多做运动，所以她现在热心散步了。每天早上一到上一夜的凉气散了之后，她就扶着萝萨黎的胳膊走下楼来，身上裹着一件宽大的斗篷和两条长的围巾，头上包着一顶黑的护肩风帽再盖上一顶大红的绒线帽子。

这时候她拖着那只比较笨重一点的左脚，在那两条满是尘土和死草的干沟旁边一往一来地替换着走，这种一往一来的旅行从古堡的角儿上走到灌木林的头一排灌木跟前是直线的，是走不完的。她曾经教人在这个场子每一端搁下一条长凳，每逢散步到五分钟之久，她就停下来，一面向那个耐心地扶着她的可怜女佣人说道：“我们坐下吧，女儿，我有点乏了。”

并且在每次休息的时候，她总在长凳上留下一点东西，有时候是那顶盖在护肩风帽上的绒线帽子，有时候是一条长的围巾，随后是第二条，随后又是那顶护肩风帽，随后简直连斗篷也留在长凳上了，末后这一大套东西在树荫便道的两端形成了两大堆衣服，于是在大家回去吃午饭的时候，萝萨黎就不得不用那只空着的手抱着同走。

到午后，男爵夫人再来散步了，姿态比早上软弱些，休息的时间也比较久，甚至于偶然还在一把教人推到户外的四轮长躺椅上打一小时的瞌睡。

她叫这种事情做“她的体操”，正像她说“我的肥胖过度症”似的。

十年以前，一个医生因为她感到呼吸困难曾经谈起肥胖过度症。从此这个没有被她懂明白意义的名词就留在她的脑子里了。她固执地教男爵，教苕妮和萝萨黎试探她心脏的搏动，不过因为搏动掩藏在胸部的膨胀中间，谁也试探不到，然而她坚决拒绝任何另外的新医生诊察她，她害怕的就是在她身上发现了其他的病，于是她时时刻刻谈到“她的”肥胖过度症了，谈得非常之勤，以至于这种病症像是她所独有的，像是一件只属

于她的事物旁人全无权过问的。

男爵说到“我妻子的肥胖过度症”和苒妮说到“我妈的肥胖过度症”，那简直像他俩说到“裙袍<sup>①</sup>、帽子和雨伞”一般。

青年时代，她是很俊俏的而且比一枝芦苇更显得苗条些。当年她几乎和帝政时代的全体军人都跳过华尔兹舞，以后她又读过了使她流泪的《柯丽娜》<sup>②</sup>；从此她一直像是背着这本小说的烙印了。

在她的腰身扩大的时期，她的心灵取得了一种更有诗意的冲动了。后来到了浑身的脂肪把她固定在一把围椅上的时期，她思想的往复盘旋的区域，就在从前好些被她认为自身居于主角地位的恋爱事件上面了。在那些恋爱事件当中，有一部分都是她醉心过的，因此她常常用冥想去追忆当日的情形，那正像一个手摇的八音盒子一般被人摇起来就无休止地重弹同一的老调。一切谈到私逃和燕子的恼人情歌都无可避免地使她的眼圈儿发红。她并且酷爱贝朗瑞<sup>③</sup>的某些放荡的情歌，理由就是那些被它道出了的种种留恋。

她每每因为置身于幻想中间可以静悄悄待着好些小时不动，并且白杨堡的宅子能够提供她心爱的小说中间的一种景物，这几个月以来，她读过司各特<sup>④</sup>的好些小说，现在四周的树林子，未经开垦的荒地，附近的海，对她唤起这些小说了，因此她对于这所宅子怀着说不尽的满意。

在下雨的日子里，她躲在卧房里去检阅那种被她称为“遗物”的东西。那都是她往日里的一切书札，由她的父母以及她丈夫在订婚时代写给她的书札，并且也有旁人的。

---

① 裙袍 (robe) 是欧洲女性一种通常的衣服，有时候是一条裙，有时候又兼备裙子和袍子的功用，故译为裙袍。

② 《柯丽娜》是法国名作家斯达尔夫人于 1807 年发表的名小说，柯丽娜是个聪明热烈用尽聪明求幸福的女诗人，因为爱人抛弃了她遂致抑郁而死。

③ 贝朗瑞是法国 19 世纪有名的民歌作曲家。

④ 司各特是英国 19 世纪享大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

这些书札都藏在一张柜式书桌里，书桌是桃花心木做的，顶上的每一只角都装着一只人首狮身的怪兽做点缀品。她用一道特别的声音说道：“萝萨黎，我的女儿，把那只搁纪念品的抽斗拿给我。”

那个小女佣人拉开了书桌的柜门，取出了柜里的抽斗放在她的女东家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让她拿起那些书札一件一件慢慢地读着，她有时候还看见她在信上面滴一两点眼泪。

苒妮偶然也代替着萝萨黎的工作，她扶着小母亲散步，小母亲向她述着童年的回忆。于是这青年女子置身于那些古老的故事中间了，觉得母女俩思想相类和欲望相近是令人诧异的。这因为每一个人都自以为心弦在某些感觉之下能够比任何人先起动荡，却都不知道这些感觉早在宇宙成立之初已经挑拨了人类的心弦，而且它们将来到宇宙之末仍旧是要颤动人类的心弦的。

母女俩的迟缓行动是和那种迟缓叙述相配合的，偶然还因为呼吸迫切而停止几秒钟，那时候，苒妮的思潮越过那些没有说完的事情向着满布着快乐的前途扑过去，在种种希望中间盘旋。

某天午后，母女俩正在靠着尽头的长凳上休息的时候，忽然望见树荫便道的头儿上有一个胖教士对着她们走过来。

他远远地向她们敬礼，显出微笑的神气，等得走到三四步跟前的时候再向她们招呼并且高声叫唤道：“怎样，男爵夫人。大家可好？”这正是本教区的礼拜堂堂长。

小母亲生于 18 世纪那个讲求学问的时代，而且是被一个不甚信仰宗教的父亲在大革命时代教育出来的，所以她尽管由于一种女性的宗教良知并不讨厌教士们，但是她不太到礼拜堂去。

这次回到了白杨堡，她简直记不起本教区的堂长比戈神父，所以看见了他，她脸上就发红了。于是表示歉意说自己在事前没有把回堡的事通知他。但是那个好好先生像是并不因此见怪，他望着苒妮，称赞她的气色好，他坐下了，把头上那顶卷边三角帽放在膝头上，接着就擦额头上的汗。他是很胖的，绯红的皮肤，流着大汗。不断从口袋里抽出一条被汗水润湿的方格子大手帕来

擦脸部和颈部。不过刚把那条潮的手帕收到了道袍里，好些汗珠又从皮上冒出来，随即就落在他那件在肚子上绷起的长袍上，把长袍上那层在路上染来的尘土滴出好些小的圆点儿。

他是喜笑颜开的，道地的乡下神父，度量宽大，嘴巴热闹，性情正直。他述起好些故事，谈到当地那些居民，不像是察觉了他区里这两个女信徒没有去做过弥撒，男爵夫人抱着模糊的信仰心安于怠惰，苒妮从那所使她厌恶宗教礼节的教会女学里解放出来正感到舒服得很。

男爵出来了。他那种泛神论者的宗教使他漠视教条。他和蔼地接待这个被他远远地认识的长老并且留着他吃晚饭。

比戈神父是知道用那种不自觉的机智手段去讨欢心的——人在遇着事件的偶然使他对于同类发生一种效能的时候。只需肯运用心灵，那么即令他本是最平庸的人也必然懂得用这种手段。

男爵夫人殷勤地款待他，也许是受到一种使得体质相类的人互相接近的结合力的吸引，胖神父的发红的脸色以及短促的呼吸是能够和她那种困人的过度肥胖相投的。

到了吃甜食水果的时候，他用善于诙谐的神父的兴致谈话了，这种不拘形迹的潇洒态度使得快要散席时的空气快快活活。

末后，他如同心里忽然起了一个满意的念头似的高声说道：“我真应当把区里一个新来的信徒介绍给您，这信徒是乐马尔先生，头衔是位子爵！”

男爵夫人对于本省的贵族门第是了如指掌的，问道：“他可是欧尔州的乐马尔家的？”<sup>①</sup>

神父点头：“对呀，夫人，那正是去年去世的冉昂·德·乐马尔子爵的儿子。”阿代拉伊德夫人向来是把贵族看做高于一切的，听见这句话就提出了一大串问题，于是知道了那青年人卖掉家传的古堡去还清他父亲的债务之后，在艾都防这一乡还剩下三个农庄，他选了其中的一个做自己暂时歇脚的地点。那些

---

① “省”是大革命以前法国的地方行政区，其后才把每一省分做好多“州”。此处的“本省”是指从前的诺曼底省，而欧尔州则在此省的区域内。

农庄每年可以有五六千金法郎的收入。不过这子爵的性情是省俭的和安静的，并且打算简单地在那个朴素的窠巢里过活两三年，教自己积点必要的东西再到上流社会露面，无须乎借债或者押掉农庄就可以胜利地娶亲。

那堂长还说：“那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并且多么端正，多么温和。不过他住在本地不大觉得快乐。”

男爵说：“请您引他到我们这儿来罢，神父，这可以教他不时散散心。”

后来他们又谈到了旁的事。

喝过了咖啡之后，大家走到客厅里了。这时候，教士要求允许他到园子里走一圈儿，因为他养成了饭后运动一下子的习惯。男爵陪着他出来了。他俩沿着古堡正面的白墙慢慢地走过去又走回来。他俩的影子，一个是瘦的，另一个是圆的而且戴着一顶菌子形的帽子，一同对着月光走过去又走回来，所以月光有时忽而在他俩的前面，有时忽而在他俩的后面。堂长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卷样的东西搁在嘴里不在意地嚼着<sup>①</sup>。用乡下人的诚实口吻说明它的用途：“这是为了助消化，因为我的胃不大健全。”

后来，望着当头的皓月他忽然高声说道：“在这种景色下面谁也永不会厌倦的。”

末了，他回到客厅里和女主人告辞了。

---

① 把烟草搁在嘴边不在意地咀嚼是法国民间的一种相当流行的习惯。

### 第三章

第二个星期天，男爵夫人和苒妮受了一种对于堂长而起的敬意的怂恿，母女俩都去做弥撒了。

她俩在弥撒结束之后等候他，意思就是好去约他在星期四来吃午饭。他从祭器储藏室里同着一个高大倜傥的青年人走出来，他亲切挽着他的胳膊。一下看见这两个女性，他就显出一个惊喜交集的手势并且高声说道：“这真凑巧！男爵夫人和苒妮小姐，请两位允许我来介绍您的邻居乐马尔子爵先生。”

乐马尔子爵鞠躬了，说自己早就指望结识这两位贵妇人，接着就用懂得规矩懂得人生的人的风度舒舒展展地谈话了。他有一副喜悦的脸儿，使得异性梦想又使得同性不快活。卷起的黑头发盖着光润的黄黄的额头，一双眼白略带蓝色的沉郁眼球，掩在两道整齐得如同经过人工修饰的长眉毛下边，显得更其柔和深远。

密而且深的睫毛在他的顾盼上添出一种热烈的感动力，可以在客厅里使得自尊的美貌贵妇人心绪不安，也可以在街道上使得手挽篮子头戴软帽的贫家女子把身子转过来去望。

这种眼色的柔弱风韵使人相信他的思想深沉，因此使得他那些极轻极微的言词也具有重大的力量。

下颏的胡子是密致的、发光的和细润得像丝经一样的，掩住了一副略略显得太方的腮骨。

大家互相表示过许多客套之后就分手了。

两天过了，乐马尔先生专诚来初次拜访。

那天早上，白杨堡的客厅窗子外面那棵大的悬铃木下边新添了一条乡村款式的长凳，子爵到的时候，大家都坐在长凳上

试新。男爵正想教人在菩提树下再搁一条使得两面相配，不过小母亲素来痛恨对称的美，因此反对起来。子爵被人征询意见了，他赞成男爵夫人的意见。

随后他谈到本地的景物了，他曾经在孤寂的散步中间找着了很多悦人心目的风光，所以高声肯定那是很优美的。他的眼光如同偶然似的不时和苒妮的相触，从那种突然射过来又迅速地避开的注视里，显出了一种具有爱抚力的赞美和一种唤醒了同情心，苒妮因此体验到一种异样的感觉。

老乐马尔先生是上一年死的，他从前恰巧认识小母亲的父亲居尔多先生的一个至好的朋友。这种交谊被他们发现之后，就发生一阵谈话叙到了往日的婚姻、年月和牵连不断的亲戚关系。男爵夫人在记忆中间费着力气绕了许多弯子，列出了旁的许多人家的祖孙世系，绝不错误地在各家宗谱很复杂的迷宫式的线索中间盘旋。

“请您告诉我，子爵，您可曾听见有人说过索诺洼那一家子？老大名叫共忒朗，娶了顾耳西家的一个小姐。老二娶下一个疏远的表姊妹，罗诗倭倍尔小姐，她是克利爽日那一家子的至亲。而克利爽日先生原是我父亲的至好，并且也应当认识令尊。”

“对呀，夫人。这个克利爽日先生，可不就是曾经出国亡命，后来他儿子弄得倾家荡产的？”

“正是他。他在我的姑母艾雷梯伯爵夫人寡居以后，曾经向她求过婚，不过她没有答应，因为他爱闻鼻烟。谈到这些事，我想问您可知道维洛洼斯那一家子的下落？他们因为一连串的不幸，在 1813 年离开土兰省搬到奥韦涅省落了业，以后我再也没听见有人谈起他们。”

“我相信，夫人，我相信那位老侯爷是在马背上掉下来死的，留下一个女儿和一个英国人结了婚，另一个和一个姓巴朔勒的结了婚，据说巴朔勒是个富商，他曾经诱惑了她。”

末了，好些从小就在老父母谈话中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的姓名都回到他们的口里了。这些门当户对的婚姻在他们头脑中

间取得社会大事件的重要地位。他和她谈到好些从没有被他们见过的人，简直仿佛都很相熟的一样。而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也用同一的方式谈到他们，并且仅仅由于阶级相同，门第相同，而且同出于一种价值相同的血统，他们都觉得彼此虽然远离仍旧是不拘形迹的，几乎都是朋友，几乎都是亲戚。

男爵的本性是不大爱交际的，而他受过的教育又绝不和他的阶级里一般人的信仰以及成见相合，所以他不大认识附近一带的那些人家。现在他对子爵问起这些事了。

乐马尔先生回答道：“噢！在本县，贵族不多。”他的音调就像旁人说起这些坡儿上兔子很少一样，后来他道出详情情形了。在一个颇为接近的半径之内只有三家：古忒列侯爵，那仿佛是诺曼底贵族的一个首领样的人；白利斯乡子爵两夫妇，那是出身于很高贵的家庭的，但是不大爱和人往来；最后是傅尔乡伯爵，那像是一个被人虚构出来去恐吓儿童的怪物样的人，素来以使自己的妻子悲伤得要死而出名的，而且住在他那座盖在一个水沟边的佛利乙忒古堡里，他终年的消遣就是打猎。

三五个只在相互间往来的暴发户早在这儿那儿都买了些产业。子爵全不认识他们。

他告辞了。最后，他望着苒妮，像是他对她道出一种特有的道别一般，格外恳挚又格外温雅。

男爵夫人认为他是很有趣味的，尤其很懂规矩。小父亲回答道：“对呀，的确是个受过很好的教育的孩子。”

他们邀了他在下一周吃晚饭。从此他按着规矩时常过来了。

他每每在四点光景走过来，到树荫便道下面和小母亲会面，并且伸出胳膊请她挽着去做“她的体育运动”。这时候，倘若苒妮没有出门，她就在另一边扶着小母亲，于是这三个人从从容容在那条笔直的路线从头儿上走到底，不住地走过去再走回来。他不大和这青年女子说话。但是他那双黑绒样的眼睛是常常和苒妮那双蓝色玛瑙样的眼睛相遇的。

好几回，他和她跟着男爵一同走下坡来到伊埠去。

某天傍晚，他们三个刚好走到海滩上，拉司底革老汉就走

到了他们身边——他始终衔着烟斗，仿佛那件东西一失踪会少了鼻子更教人诧异似的，他说：“趁着这样的风，爵爷，明天就有办法开到埃忒勒笪去，而且回来也不要费事。”

苒妮合着双手说道：“噢！爸爸，您可愿意？”男爵转过身来望着乐马尔先生说：“您可赞成，子爵？我们到那儿吃午饭吧。”

于是这种出游计划立刻就决定了。

一到刚刚天明，苒妮已经准备好了。她等候她的父亲慢慢地着好衣裳，后来父女俩踏着露水走了，首先穿过了平地，随后又穿过一片满是鸟儿歌唱的树林子。子爵和拉司底革老汉都已经都坐在一只系船用的绞盘上了。

另外两个船户帮着他们起程了。汉子们用肩头抵着船舷用全力推着，费着大事在岸边平坦的石子滩上向前走。拉司底革在船的龙骨<sup>①</sup>底下滑进好些涂了油的木头辊子，随后他站到了自己应站的地方，用一阵拉长的声音有高有低不断地唱着他的“啊嗨——啊啊嗨”。这声音当然使得共同的努力受到了调节。

但是，等到大家达到了石滩的斜坡儿上，那只游艇突然一下溜走了，带着一大阵裂帛样的大声音在鹅卵石子上面往下直窜。它在好些小浪头的那一线泡沫上突地停下来，于是大家坐到了游艇的长凳上，随后那两个留在岸上没有下船的船户推动游艇教它出发了。

一阵柔和而且不断的风从海面上送过来，在水面上拂出了一层微皱。船帆被人张起了，略略鼓成了圆圆的，船身安安稳稳走了，只稍许受着海的摇荡。

首先，他们的船离开了海岸。向水平线的那一方面，天空是和大洋模糊相接的。向陆地的另一面，壁立的悬崖在它的脚边投出一个大黑影，好些摊在太阳下面的青草斜坡儿疏疏落落，在悬崖边截出一弯新月的样子，向后面的远地方望去，好些棕色的船帆从费岗那条雪白的防波堤边走出来，向前面的远地方

---

① 西方的船底大多是尖的，龙骨就是这种尖底的通前至后唯一的中枢骨干。船身的横构材料，所谓船肋之类，都是在龙骨上生根的。

望去，一座怪样子的石岸，圆圆的而且有透光的罅隙的，差不多像是一头庞大的象鼻子插在海波里。那就是埃忒勒笄的临海小门了。

苒妮一只手攀着船边，因为水波的动摇略略有些不自在，只抬头望着远处。后来她像是觉得宇宙之间只有三件事物都真的是美的：光明、太空和水面。

没有一个人说话。拉司底革老汉握着船上的舵和帆角上的绳子，偶尔从长凳下面取出一瓶酒送到嘴边喝一口儿，随即不断地吸着他的瓦烟斗。那是仿佛不会熄火的，从中不断飘出一线青烟，同时他的嘴唇角儿上另外漏出一线完全相同的。谁也从没有见过这船户要重新点燃那种比乌木还黑的瓦烟锅儿或者补装一些烟丝进去。他偶尔只用一只手从嘴唇边取出了它。于是有一道长的棕色唾沫从那只漏烟的嘴唇角儿里喷到了海里。

男爵坐在船头上，占住一个船员的位置管着船帆。苒妮和子爵并排坐着，彼此都有点不大自在。他和她的眼睛像是受到一种亲和力的吸引同时都抬起来，于是另有一阵陌生的力量使得他俩的眼光相触了，因为他俩之间已经飘动着那种敏锐而模糊的温存意味——遇着两个青年在一块儿，男孩子不算丑陋而女孩子算是清秀的时候，这种意味必然很快就在他和她之间发生，使他俩感到彼此这样接近是舒服的，也许是因为他俩正彼此相念。

太阳升上来了。如同为了格外从高处来欣赏那片展在它眼前的汪洋大海一样，但是大海仿佛故作媚态，裹在一层替它掩蔽日光的薄雾里。那是一层透明的雾，散得很低，颜色像镀了金一样，它什么也遮不住，但是把远处渲染得更为柔和。日轮投出它的火焰了，使那层发光的薄雾渐渐消散，等到火焰发挥全力的时候，薄雾全被蒸发了，全消灭了，后来明净像镜子一样的大海开始在光明之中不住地闪烁。

苒妮完全心旷神怡了，她低声慢气地说：“这真够美！”子爵回答：“噢！对呀！这是美。”这一天早上的晴朗光明如同一种回声似的在他们心上醒来了。

忽然间，他们发现了埃忒勒筭的那些穹隆形的天然石门，那像是悬崖的两条大腿跨在海里，高得可以让海船从下面通过，一条雪白尖顶的石筭竖在第一道石门前面。

游艇拢岸了，男爵第一个跳下来，牵着船上的一根绳子教它紧靠着岸，这时候子爵为了教苒妮的两只脚不至于沾水，他伸起两只胳膊抱起她搁在陆地上。随后他和她并肩地从礞石坡儿向上而走，彼此都因为这种迅速的接触受了感动，并且忽然间都听见拉司底革老汉向男爵说道：“我看将来这可以照样结成很漂亮的一对。”

在海滩边的一家小客店里，他们吃着一顿很有趣味的午饭。大西洋的气概当初使得他们的声音和思想都化成了迟钝的，因此他们在船上都是静悄悄的。现在餐桌教他们饶舌了，议论多得像是暑假中间的小学生。

种种最简单的事物都使他们发生了种种无穷的快乐。

拉司底革老汉走到餐桌边来吃饭的时候，小心谨慎地把那只尚在冒烟的烟斗塞在自己的平顶小帽子里面，大家都笑了。一只苍蝇，无疑地被他那条酒糟鼻子引过来，往返好几次停在那上面。后来，他伸起一只手去捉它，但是他动作得太慢，它飞走了，集到一幅满是它的兄弟姊妹留下痕迹的绸窗帋上了，它仿佛贪婪地侦察着船户那条着了彩色的鼻子，因为它立刻又飞起来预备又集在那上面。

每逢苍蝇这样往返一次，必然引起一阵狂笑的声音，末后，那阵发痒的感触使老汉厌烦起来，就喃喃地说：“这东西顽固得像畜生一样。”苒妮和子爵都因为快活得笑不出而流泪了，都弯着腰，捧着肚子，噎着嗓子，用饭巾掩着嘴使自己不至于叫唤。

等到喝过了咖啡之后，苒妮就问：“我们是不是去散步？”子爵站起了，但是男爵宁愿在石子滩上晒太阳，他说：“你们走吧，孩子们，一小时内你们回到这儿来找我。”

他和她笔直地在当地几所茅顶房子跟前经过，以后又经过了一座很像大规模农庄的小型古堡，他俩就到了在前面天空之下展开的长长儿的山谷。

午前，他俩因为受着海面的波动，弄得身体失去平衡而疲乏了，因为吸着饱含盐味的新鲜空气而饥饿了，随后，午饭错乱了他俩的感觉，乐趣敏化了他俩的神经。现在他俩都觉得有点儿发痴，简直想使劲地在野外飞跑。苒妮整个受到新鲜而迅速的感觉的动摇，听见自己的耳朵正嗡嗡地响。

灼人的日光落到他俩身上了。大路的两侧，好些成熟了的农作物都因为气候炎热向地面弯着腰。好些昆虫，数目多得和草屑子一样，在小麦田里，在裸麦田里，在长着木贼草的山坡里，随处嘈杂地乱叫。

没有一种其他的声音在这样的灼人天空之下传出来，天空的颜色是蔚蓝得发光的，并且黄得如同金属过于和火盆接近一样可以突然就变红的。

望见了右边稍许远一点的处所有一座小树林子，他俩就赶过去。

嵌在两道土堤中间，一条窄窄的便路伸在好些不见日光的大树下面。一阵带着发霉味儿的凉气对他俩迎面侵过来，那种湿度使得皮肤起着寒栗而且透入肺部。由于缺乏日光和流动的空气，野草是看不见的了，不过有一层苔藓掩在地面上。

他俩前进了：“看呀，那边儿，我们可以坐一会儿。”她说。原来有两枝枯了的古树在浓荫当中形成一个天窗样的窟窿，太阳从窟窿里射入了一道光明，晒热了地面，复活了野花野草的苗，其中有蒲公英，有蔓生植物，都开着小的白花纤细得像是一层雾，也有像是火箭一般长的毛地黄花簇。蜜蜂，蝴蝶，黄蜂，像蝇子的枯骨架子样的长脚蚊虫，成千累百的昆虫，有浑身斑点的玫瑰色瓢虫，有绿色反光的甲虫，有生着触角的黑壳虫，都在这个开在浓荫的冰凉黑影里的光明温暖的深井当中繁殖。

他俩坐下了，头部受着浓荫的保护，足部伸在阳光里。望着那些被一道日光照出来的骚动的渺小生命。后来苒妮感慨起来，重复地说：“真舒服！乡下真好哟！有些时候，我真想做个蜜蜂或者做个蝴蝶把自己藏在一朵花里。”

他俩用低微亲切互道肺腑的音调各自谈到了本身，谈到了

自己的习惯，谈到了自己的嗜好。他说自己已经憎恨交际社会，讨厌自己的琐屑生活，那始终是不变动的，从来遇不见一点真实，一点诚意。

交际社会！她本来很想认识它，不过她在事前已经信服那不及乡下好。

后来，愈是他俩的心情互相接近，他俩相互间所用的“小姐”和“先生”两种称谓愈见得礼貌彬彬，同时他们的眼色也愈见得富于微笑意味并且更能彼此交流。末后，他俩觉得有一种新的亲切意味插入他俩的中间，那是一种比较展开了的亲热情感，一种由无数未经他俩顾虑过的事物传过来的新兴趣。

他俩回来了，不过男爵已经步行去游览那个悬在一座高崖顶上名叫“闺房”的石洞了。他俩就在客店里等候他。

他长久地在各处山坡散步之后，直到傍晚五点才回来。

大家回到游艇上了。游艇慢慢地趁着顺风前进，绝没有一点动摇，简直不像是在海面上走。那种一阵阵送来的和暖的轻风把船帆鼓起了一会儿，随后又让它懒洋洋地靠着桅子懈怠下来。乌蓝的海水像死了一样，热力衰竭了的太阳依着弧形的路线从从容容对着海水走过来。

海面像是昏睡了似的，这种气氛使得大家又不说话了。

末了，苒妮才说：“我真爱旅行！”

子爵接着说：“是呀，不过一个人独自旅行是孤寂的，为了交流观感，至少应当有两个人才好。”

她沉思着，后来才说：“这是真的……不过我欢喜独自散步……那多么舒服，人在独自冥想的时候……”

他对她望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两个人也可以同在一块儿冥想。”

她低着眼睛了。那可是一句双关的隐语？也许。她如同为了发现更远的景物似的向水平线上凝视，随后用一道慢慢的声音说：“我将来想到意大利去……也到希腊去……哈！对呀，到希腊去……也到科西嘉岛去！那应当是很蛮荒的又很美的！”

他却推崇瑞士，因为那儿有许多木头楼房和许多湖沼。

她说：“不成，我却喜欢没有开辟的新地方，譬如科西嘉岛或者满是纪念物的很古的地方，譬如希腊。我们从小就知道他们那些民族的历史，倘若寻着了他们的遗迹，看见了那些完成伟大事件的地方，那应当非常愉快。”

子爵没有那么激动，他高声说：“我呢，英国始终很吸引着我。那是一个很可以使人增长见识的地方。”

这样一来，他俩周游全世界了，讨论着两极到赤道之间的每一个国家的愉快处所，叹赏某些国家的，譬如中国的和拉波尼地区<sup>①</sup>的想象上的风景和难于置信的风俗，但是他俩终于因此达到了同一的结论，肯定世界上最美的国家是法国，法国有它的可爱的气候，夏天凉爽而冬天温和，有它的富饶的农村，它的碧绿的森林，它的长大平坦的河流和那种自从雅典的大时代以来任何一国全没有存在过的艺术文化。

随后他俩又都沉默了。

太阳更下落了，像是正淌着鲜红的血。随后，闪出了一道宽阔的光明，一条令人目眩的大道，从大西洋的界线边一直延长到游艇航线的水面上。

最后的几丝风都停止了，水面上的皱纹通通平伏了，那幅不动的船帆是鲜红的了。一阵无限界的静止气象仿佛使得宇宙都麻痹起来，使得这种遭遇的四周都包围在沉寂气象里。这时候，大海和太阳仿佛是成对儿的爱人，大海在天空下面圆圆地露着它那发光而且流动的胸襟，用神奇的未婚妻地位等候那个火样热烈的情夫降到自己身边。太阳增加下降的速度了，仿佛由于指望互相拥抱，浑身射出了万丈光芒。太阳和大海相并了，最后，大海慢慢地吞纳了太阳。

于是一道凉气从水平线上拂过来，海水的流动的胸襟折出一片皱纹了，仿佛那颗被它吞纳了的星球在宇宙间发出一声得了安慰的叹息。

黄昏是短促的，夜色在星光之下展开了。拉司底革摇着双

---

① 拉波尼是欧洲极北部分的广大地区，面临北冰洋。

桨，后来大家看见了海面是微光闪烁的。苒妮和子爵并肩地望着这些被游艇留在背后的微光。他俩现在简直不再冥想了，模糊地欣赏，在一种甜美的适意境遇中间吸着薄暮的清气。苒妮一只手搁在长凳上了，这时候，同座者的一个手指头儿如同碰巧似的靠住她的皮肤搁下。她没有动弹，遇到这种非常轻微的接触，她心惊了，感到幸福和忸怩了。

等到晚上走回卧房里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异样地受到动摇和深刻地受到感触，以至于简直想哭了。望见卧房里那座钟，她以为钟摆上的蜜蜂正像一颗心似的，一颗友谊的心似的摆动。这蜜蜂将来可以做她的人生的目睹者，它用那种活泼而有规则的滴答之声将来可以和她分担忧乐，后来她拈住这个镀金的蜜蜂去吻它的翅子了。这时候，她是可以去吻任何事物的。记起了从前在某个抽斗里藏着一个旧日的洋娃娃，她于是找出它来，怀着我们重见至友而起的快乐和它相见，末了，紧紧地抱着它贴在胸前，对着这件玩具的着了色的脸蛋儿和卷起的头发栽了许多火热的吻。

然后，她一面抱着它一面开始冥想了。

她想起有一个尊严仁慈的天神平日曾经无数次用秘密的声音允许给她一个配偶，这配偶真的可就是他？真的可就是那个为了她而生的和她将来要以生命相献的？这两个由天意预定的人的温柔亲密的心情既然互相团结，他们是否应当互相搂抱，应当不可分离地混合在一处，应当产生爱情？

她当时还绝没有那些从她整个身体上起来的乱纷纷的冲动，那些如醉如痴的精神恍惚，那些被她视为情欲的深邃的鼓荡。不过她仿佛觉得自己正开始爱他了，因为她有时候一想着他竟至于完全失却勇气，可是又不断地想着他。看见了他，她的心就因此动摇；眼光和他的相触，她的脸色就一阵红一阵白了；听见他的声音，她就觉得自己正发寒噤。

这天夜里，她睡得很少。

此后，扰人的恋爱欲望一天紧似一天地侵入了她的心。她不住地向自己询问，并且也询问到雏菊、云彩和抛向天空的铜

儿子的正面和背面去“卜卦”。

忽然某一天晚上，她父亲向她说：“明天早上，你要打扮得漂亮亮。”她问：“为什么，爸爸？”他回答道：“这是一个秘密。”

第二天，她打扮十分鲜润，穿上一套浅颜色衣服下了楼，就发现客厅的桌上满是一盒一盒的糖果。后来，又发现一把椅子上面有很大的一束花。

一辆货车开到天井里了。车上的招牌是：“勒拉老店，费岗糕饼商。结婚喜筵。”于是吕狄温在一个厨房工人的帮助之下，从一个开在车子尾上的窟窿里取出好些平扁的香味扑鼻的大提篮。

乐马尔伯爵到了。他的裤子是笔挺的，并且把裤脚管绊在精巧的漆皮靴底下，皮靴的轮廓使人看得见他的脚是苗条的。他的方襟大礼服紧束着腰身，从胸部的月牙形口子里露出衬衣的花边装饰，一条绕着好几圈的领带使得他那个轩昂出众满是棕黑头发的漂亮脑袋不得不高高地抬起来。他的气概和往常不同了，那是特别神采修饰的效果陡然加在最熟识的脸儿上。苒妮发呆地望着他，仿佛自己从前还没有见过他一样，她觉得他庄严地是个领主了，从头到脚是个大贵族。

他欠着身子，带着微笑说道：“现在，教母，您可曾准备好？”

她吞吞吐吐地问：“究竟为什么？究竟有什么事？”

“等会儿你一定知道。”男爵说。

套好的轿车开过来了。阿代拉伊德夫人身穿阔绰的衣服扶着萝萨黎从卧房里走下楼来，萝萨黎仿佛因为乐马尔的倜傥不群的样子非常吃惊，这就使得小父亲轻轻地说话了：“说呀，子爵，我相信我们的女佣人很中意您。”他连耳朵根儿都发红了，只假装没有听见，后来举起了那一大束花献给苒妮。她更加诧异地接了它。这四个都上车了，末后厨娘吕狄温端着一杯冷的肉汤送给男爵夫人给她培养气力，随即高声说道：“真的，夫人，旁人会说这是一堂喜事。”

到了伊埠，大家都下了车，后来刚好穿过小镇向前走，好些船户身穿褶皱笔挺的新衣服从他们的房子里走出来，他们鞠

躬了，和男爵握手了，末后如同追随一个宗教行列似的跟在后边同走。

子爵早已伸着胳膊给苒妮挽着，现在他俩在头里走。

走到了礼拜堂门外，大家都停住了，不久，银质的大十字架出来了，一个唱诗班的孩子直挺挺地举着它，后面跟着另外一个白衣红裙的孩子，他端着一个圣水盂，刷子斜斜地浸在盂里。

随后，走过了三个唱圣诗的老翁，其中有一个是跛着脚走的，接着是一个吹蛇形木管<sup>①</sup>的人，最后才是堂长，他的大肚子上腆着那条从肩头上分披下来的盘金礼绶，他用微笑和点头道了早安。随后半闭着眼睛，微动着嘴唇念出一段祈祷文，那顶方形礼帽简直压到眉毛上，他跟着他那几个身穿白衣的助手一同向海边走。

在海滩上，一大群人围着一条装饰得花花绿绿的新游艇。它的桅，它的帆，它的绳索之类，都缠着迎风招展的绸带子，游艇的名称是“苒妮”，用金字刻在它的尾上。

拉司底革老汉，这条由男爵出钱新造的游艇的船长，对着行列前头走过来。所有的男人用同一的动作同时脱了帽子。一行身穿宽大黑色风衣的女信徒看见了十字架就绕成一个圆圈都跪下了。

堂长由两个唱诗班孩子陪着走向游艇的一头，这时候，那三个唱诗老翁，面容都不清洁和胡须都没有刮光的，身穿白衣，手捧平调歌谱，庄严地在另一头对着早上的晴光拉开嗓子直唱起来。

他们每次为了换气而休止的时候，蛇形木管却单独继续地呜咽着。吹管的人的腮帮子被空气鼓得满满的，使得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像是失了踪。甚至于额部和颈部的皮肤都因为吹的时候过于膨胀，竟像是和筋肉已经不相黏着了。

平静而透明的海水仿佛聚精会神地参观这场游艇命名的礼节，它仅仅带着那种和礞石相摩擦的轻微的声音送出了些儿一

---

① 蛇形木管是一种发明于 16 世纪的乐器，其形弯曲如蛇，其声音低而且浊，近世已废弃不用而代以他种木质管乐器。

两寸高的微波。好些展开两翼的白鸥在蔚蓝的天空画着弧线飞过去，远离了之后，又用一阵迂回的姿势回到那些跪着的群众头顶上盘旋，如同侦察他们的行动一样。

但是在那一声狂吼到五分钟之久的“阿门”以后，唱诗的声音就停止了。后来那堂长用一道黏滞的声音念念有词背诵着好些拉丁字，旁人只能够辨得出那些嘹亮的语尾。

随后，他绕着游艇走了一周一面洒着圣水，随后，他开始低声念着一些祝福的祈祷文，这时候，他正站在游艇的旁边，面对着游艇的教父和教母<sup>①</sup>，他和她一直手牵手地站着没有动弹。

那个青年保持他那种健美孩子的庄重面目，但是那个青年女子因为一种突起的感觉弄得透不过气来，失去了控制力，她发抖了，抖得连牙齿都相磕了。因为最近这些时以来，有一种冥想常常绕着她，现在这种冥想突然在一种幻觉样的境界中间取得了一种现实的外表。有人谈起过喜事，神父又在这儿行祝福礼，好些身穿白衣的人唱着祈祷歌。这难道不是替她举行婚礼？

她是否在手指头儿上有过一阵不可制止的颤动，她心上的烦恼是否曾经沿着她的动脉跑到那个和她并立者的心上？他是否已经懂得，是否已经猜着，是否像她一样已经受到了一种爱情陶醉力的征服？或者他是否由于经验已经知道没有任何女人抵抗他？她突然觉得他捏着她的手了，首先，那是从容的，随后一步一步显出了力量以至于快要捏断它。末后，他在不动声色也不等旁人发觉的情形之下向她说，对呀，很清楚地向她说：“噢！苒妮，倘若您愿意，这就是我俩的订婚日子。”

她很从容地低下了头，那也许是想说“可以”吧。那个还正洒着圣水的神父，向他和她的手指头儿上送了几点圣水过来。

命名的礼节结束了。妇女们全站起来了。行列在归去的时候

---

① 凡崇奉天主教的民族，对于婴孩命名之礼是隆重的，那也就是他们的洗礼，所以有所谓“圣水之类”的设备。在此种礼节中，必须替受洗的婴孩选定教父教母各一人。此处游艇的命名亦依照婴孩的命名之例，故也有教父教母。

候简直是一种溃退。十字架在唱诗班的孩子手里失去了庄严姿态。它匆匆逃走，不是左摇右晃，便是向前歪得快要扑到地上。堂长不再祈祷了，只跟在后面直跑。唱诗的老翁们和吹蛇形木管者为了赶早卸装，早已由一条小路上散得无踪无影，船户们也都成组地匆匆走了。一个念头正像厨房里的香味似的打入了他们脑子里，拉长了他们的腿，用唾沫润湿了他们的嘴，使它落到肚子里再教肠子唱歌。

一顿丰盛的午饭正在白杨堡等着他们。

长的餐桌已经摆在天井里的苹果树下。六十个人都坐下了，那都是船户和农民。男爵夫人坐在正中，白杨堡和伊埠两处礼拜堂的堂长分开坐在她两边。男爵的座位正和她的相对，他身边坐的是镇长和镇长的妻子，她是个年老的乡村妇人，用着一大阵慌忙的谦虚动作向各方面打招呼。她那副裹在诺曼底式的大便帽里的窄窄的脸儿，真是一只白冠子雌鸡的头，一双精圆的眼睛始终惊惶不定，而且在吃着的时候，她的动作是轻巧而迅速的，简直像是用鼻子去啄盘子的饮食。

苒妮坐在游艇的教父旁边，一心在幸福中间像旅行似的来来往往。她什么也不看见，什么也不知道，头脑快乐得糊里糊涂什么话也不说。

后来她才问他：“您的教名是什么？”

他说：“茹梁。您以前不知道？”

但是她不回答，心里却想着：“这教名我将来真会常常提到的！”

午饭吃完之后，他们把院子让给船户们，自己转到了古堡的另一边。男爵夫人开始做她的体育运动了，她靠着男爵，而且有两个堂长防护。苒妮和茹梁走到了灌木小树林子跟前又钻进枝叶丛集的小径里，后来他突然抓住她的双手说道：“您可愿意做我的妻子？”

她又低着头，于是他吞吞吐吐地说着：“回答我呀，我央求您！”

这时候，她才从容不迫地抬起眼睛望着他，他终于在她的眼色当中读着了答复。

## 第四章

某天早上，男爵在苒妮起床之前走进了她的卧房，坐在她床上靠脚的那一头向她说：“子爵乐马尔先生要求我们把你许给他。”

她简直想把脸儿藏在被盖里了。

她父亲接着又说：“我们先头告诉了他，要等会儿才好回信。”她的情绪紧张得说不出话了，只是喘气。经过一分钟，男爵仍旧微笑地继续说：“我们在没有和你商量以前是什么也不想表示的。你母亲和我都不反对这种婚姻，不过却不愿意你因此受着束缚。你固然比他富得多，然而人生的幸福关系，却不应在金钱上顾虑。他已经没有父母兄弟了，倘若他和你结婚，将来就是一个加入我们家庭里的儿子，至于和另一个人结婚，将来就是你，我们的女儿到外姓人的家里去。这孩子是中我们的意思的。他可中你的意思？”

她的脸色红得到头发根儿边了，支支吾吾地说：“我很愿意，爸爸。”

小父亲始终是面带笑容的，这时候双眼盯着她一面低声慢气地说：“我从前也有点觉得，小姐。”

一直到傍晚，她像是微醉了一样，不知道自己正做着什么，不知不觉似的把好些事物都当做另外的，并且双腿疲乏得软绵绵的，然而她并没有走过什么路。

六点钟光景，她正陪着小母亲坐在悬铃木下，子爵过来了。

苒妮的心开始狂跳了。青年人不动声色地走过来。等得走到了近边，他握住了男爵夫人的手指头儿吻着，随后又托起来了青年女子那只颤动的手，把全部的嘴唇在那上面长久而且感

激地吻了一次。

此后，订婚期间的美满光阴开始了。他和她单独地在客厅里的角儿上谈心，或者坐在灌木小树林子靠近荒地那一头的土堤上。有时候，他俩在小母亲的树荫便道上散步，他呢，谈着将来，她呢，低头望着男爵夫人留在便道尘土里的脚印。

事情一经决定，大家都想提早结婚的日期，终于商量妥当了：婚礼在六星期后的8月15日举行，新夫妇立即起程在旅行中去度蜜月。苒妮在自己想去游览的地方上面推敲就决定了科西嘉岛，因为在那儿，应当远比意大利的各处城市过得清清静静。

他俩并不十分焦躁地等候这个为他俩结合而定下的佳期，不过都包围在，沉溺在一种甜蜜的温柔境界里。凡是从那些无足轻重的爱抚而起的美妙情趣，从那种由手掌紧紧相握而起的美妙情趣，从那种仿佛使得双方心灵互相交混的长久热烈的注视而起的美妙情趣，他俩都领略到了，后来纵情搂抱的优游欲望也使他俩受到了模糊的苦恼。

大家决定在结婚那天并不邀请任何人来观礼，只有立崧阿姨不在此例，这位阿姨是男爵夫人的胞妹，以寄宿的贵妇人身份住在凡尔赛的一个女修道院里。

她姊妹俩自从父亲死了以后，男爵夫人原想留着妹子和她住在一块儿，不过这位老小姐确认自己碍着大众的事而且是个无用的和啰唆的人，因此在那些把房子租给生活伶仃愁苦的人居住的宗教组织当中，找了一家搬进去做退居之所。

她不时也到她阿姊家里住一两个月。

那是个矮小的妇人，她不大说话，素来不愿意见人，只在吃饭的时候出来，吃完又回到楼上的卧房里关上门独自待着。

她的神气是仁慈的，眼光是温和而又抑郁的，尽管只有四十二岁的年龄，不过已经略现老态。从前在家庭里，她是简直毫不被人重视的。很小的时候，她的脸儿既不漂亮，她的性情又不爱热闹，所以不大有人要抱她吻她，她却安静从容地待在各处的角儿上。此后她一直处于被牺牲者的地位。到了青年时代，谁也不注意她。

那是一件影子样的东西或者一件惯常看见的物件样的东西，现实一点说，一件被人见天看熟了的活家具，不过谁也从来不理睬她。

她阿姊由于在父母跟前得来的习惯，看她是个毫无用处的能力不够的人。旁人固然用不拘形迹的亲热态度款待她，不过这态度当中藏着一种轻蔑意味的怜悯。她本来名叫立丝，这个名字的漂亮意味仿佛和她有些不相称。后来大家看见了她还没有结婚而且将来无疑也是不会结婚的，于是把立丝改成了立菰。自从苒妮出世以后，她就变成了立菰阿姨，一个地位很卑微的亲戚，她很爱清洁而非常胆小，甚至于对着她的阿姊和姊夫也是一样的，他们夫妻俩都爱她，不过那是出自于一种泛泛的亲爱心情，出自于一种冷淡的怜悯，出自于一种不知不觉的同情和一种自然的亲切。

有时候，男爵夫人谈到自身的好些青年时代的往事，于是为了确定一个日月，她每每用肯定的口吻说道：“那正在立菰闯祸的时代。”

关于她的事情，谁也没有说更多的话，后来这种闯祸的实际情况就一直像是笼在雾里的。

原来立丝在二十岁那年的某天晚上曾经投过水，不过谁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无论是在她的生活中间还是在她的种种姿态中间，没有一点什么可以使人预测这种糊涂举动。捞起来之后，她已经是半死了的，她父母举起了生气的胳膊，并不寻觅这种行动的神秘原因，只都满意地说那是闯祸。在那天的不久以前，有一匹名叫骡骡的马在车辙里别断了腿，后来只好宰了它，她父母曾经说它闯了祸，现在他俩之说起立丝的事件正像从前说起骡骡的一般。

从此，立丝，也就是不久以后的立菰，被人看做是智力很低下的了。这种从父母身边亲自感到的亲切蔑视，慢慢渗入了一切绕着她四周的人的心。甚至于小小的苒妮也怀着孩童意味的自然猜测绝不去睬她，从来不攀到她床上去和她亲颊，从来不走进她的卧房。而且那间卧房里的种种必要的事情是归萝萨

黎做的，仿佛只有她才知道那间卧房究竟在哪里。

到了立菰阿姨走进饭厅来吃午饭的时候，女小子由于习惯向她伸起额头，她对她所表的敬意全在这儿了。

倘若有人要和她说话，就得派人去寻她，并且倘若她不在那里，谁也永不理会她，谁也永不思念她，谁也永不会想起要记挂，要询问：“奇怪，今天早上我真的还没有见过立菰。”

她是毫无地位的。那是一个在自己亲属的心里也始终是陌生的人，如同未经探测过的事物一样，而且即令某一天死了，那种死亡在一个人家不算是造成了一种空虚或者一个缺憾，所以这种人对于那些在他身边活着的人既不知道获致他们的情感，也不知道吸收他们的习惯，又不知道加入他们的生活。

在大家说着“立菰阿姨”的时候，这几个字每每在任何人的头脑里引不起一点亲切感情。那正同有人说“咖啡壶”或者“糖缸子”一样。

她走起路来，始终用着急促而没有声音的小步儿，从来没有弄出一点响声，没有撞过一点什么，仿佛把一种造成寂静的特性传给了一切东西。她非常轻巧而微妙地接触她所接触的事物，一双手简直像棉花做的。

现在为了苒妮和茹梁结婚，她因此抱着很受扰乱的心情在七月半间到了白杨堡，并且带来了一大堆由她办来的礼物，不过那都是几乎不被人注目的。

一到她来的次日，大家就都不觉得她住在古堡里了。

但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感动在她心上发酵了，双眼老是盯住那一对未婚夫妻。她带着一种罕见的劲儿，一种很热心的活动力来处理各种为新娘而预备的贴身衣物，在卧房里工作得像一个不重要的女缝工，谁也不进去看她一下。

她不时把那些由她锁好了边的手绢子和那些由她绣好了号码的饭单子送给男爵夫人瞧，一面问道：“可真是这么样的，阿代拉伊德？”于是小母亲一面随随便便看着，一面回答道：“可怜而立菰，你不要这么费尽心力。”

在月底边某天，白天非常之热，晚上月亮出来了，人类的

神秘诗意被明净而温和的夜色搅动了，感动了，激发了，像是醒了一样。野外的清风拂到了古堡的宁静客厅。男爵夫妇俩正懒洋洋地在那圈从灯罩子里射到桌上的灯光下面斗着纸牌，立菘阿姨坐在他俩之间编着活计。那两个青年人正俯在打开了的窗口边望着满是月光的园子。

菩提树和悬铃木对着那一大片清浅而有光的草地，布出它们的高大的影子一直伸到那座乌黑的灌木小树林子的边儿上。

苒妮不由自主地受到了这种夜景的柔和情趣的吸引，受到了树木的隐约的光明的吸引，就转过身子向父母说：“小父亲，我们就到古堡前面的草地上去转一下。”男爵的眼睛没有离开纸牌就说：“去吧，孩子们。”他说完仍旧斗牌了。

苒妮同着茹梁出了古堡之后，就开始从容不迫地踏着那片发白的草地走到顶头的小树林子里。

时间向前流着，而他俩却没有想到要回去。男爵夫人倦了，要上楼去睡了，说道：“应当叫那一对爱人儿回来。”

男爵抬头向着月光明朗的园子望了一圈，看见两个人影子正在园子里慢慢地闲荡。

“随他们去吧，”他说，“外面的天气多么好！立菘会等候他们。可对，立菘？”

老姑娘抬起她那双放心不下的眼睛，后来用她那种畏怯的声音回答：“当然，我一定等候他们。”

小父亲扶起了男爵夫人，自己也被白天的气温弄得有些疲乏。“我也去睡了。”他说。后来就同着他妻子一块儿走了。

这时候，立菘阿姨也站起了，把那件已经动过手的活计、绒线和钢针，都留在椅子的扶手上，走到窗口边靠下来欣赏园子里的夜色。

那对未婚夫妇却正无休止地走着，穿过草地，从灌木树林子走到古堡的台坡儿跟前，再从台坡儿跟前走回灌木树林子。他俩互相握着手指头儿并且再也不说话，如同心灵都脱离了躯壳，完全和大地上飞散出来的清明诗意交融了。

苒妮忽然望见窗子的框儿里有一个人的剪影，那正是客厅

的灯从背后照出了老姑娘的剪影。

“看呀，”她说，“立菰阿姨正望着我们。”

子爵抬起了头，后来用那种不假思索而说话的冷淡声音说道：

“对呀，立菰阿姨正望着我们。”

后来，他俩继续冥想，慢慢地走着，互相恋着。

但是露水盖在草上了，他和她都轻轻地打着寒噤。

“现在我们回去吧。”她说。

他和她终于回来了。

他们走进客厅的时候，立菰阿姨已经又动手编活计了。她低头望着手里的工作物，并且那几只瘦小的手指头儿有点发抖，仿佛都像过于疲倦似的。

苒妮走到她身边说道：“阿姨，大家要睡觉了，现在。”

老姑娘转动她的眼睛，那都是发红的，仿佛哭过一样。这一对爱人儿简直没有注意这一层，但是青年人忽然发现了青年女子那双精致的皮靴面子着了水。他不放心了，温柔地问道：“您这双宝贝的小脚可是一点也不冷？”

阿姨的手指头儿忽然抖起来了，厉害得教她手里的活计都滑走了。那个绒线球儿在地板上远远地滚开了，后来她突然用手遮住了脸儿，开始用一阵不住抽掣的呜咽痛哭着。

那对未婚夫妇发呆地望着她。苒妮突然跪在她的膝头下边分开她那双胳膊，慌慌张张重复地问：

“你究竟有点什么不舒服，你究竟有点什么不舒服，立菰阿姨？”

那个可怜的女性的身子因为悲伤正不住地痉挛蜷缩，她听见了苒妮的话，才用一阵满含着眼泪的声音含糊地回答：

“刚才他问你……您这双宝贝的小脚……可有些儿……可有些儿冷……可是这类的事，从没有谁……问过我，从没有谁……从没有谁……”

苒妮因此诧异了，而且也动了恻隐之心，不过想起了一个对着立菰阿姨说情话的钟情者，她真要笑了。而这时候，子爵为了掩饰自己的快乐，已经把身子转向了另一旁。

但是阿姨忽然站起来，让她的绒线落到地上，活计留在椅子上，她什么火光也不要就逃到了那条晦暗的扶梯边去摸索自己的屋子。

两个青年人单独地互相望着，又受了感动又觉得滑稽。苒妮低声慢气地说：“这位可怜的阿姨……”茹梁回答道：“她今天晚上应当是有点发痴吧。”

他俩应当分开了，可是恋恋不舍地手握着手，后来才慢慢地，很慢很缓慢地在立蕊阿姨刚刚离开的那把空椅子跟前，交换了初次的吻。

第二天，他和她都不大记得老姑娘的眼泪了。

在喜期前的两周里，苒妮像是被种种甜美的情绪弄得疲乏了一般，始终显得颇为宁静。

而且在喜期的当天早上，她也没有得到反省的时间。仅仅只觉得浑身有一种巨大的空虚之感，如同自己的筋肉，自己的血液和自己的骨头都在皮肤里面融化了一般，并且在触到一切物件的时候，都发觉自己的手指头儿不住地发抖。

一直到了走进礼拜堂跪在唱诗台里做祷告的时候，她才恢复了镇定力。

行过结婚的礼节了！所以她是结了婚的。好些事情、动作、变化从这天黎明起就一件一件不断地被人做得完备无遗，可是在她看来简直像一种梦境，一种真正的梦境。在这类的时刻当中，我们的四周全部都像是变了样子，乃至同样的手势都是有一种新的意义的，甚或连钟点也像是不在素来的地位。

她觉得自己是茫然自失的了，尤其是觉得自己受到了惊惶。上一天夜间，她的生活当中还一点没有起变化。她毕生的固定希望不过是变成比较接近的，几乎可以摸索得到的。昨夜睡的时候，她还是青年的闺女，而现在，她已经是妇人了的。

以前，仿佛有一道障碍物遮着她前途的一切快乐，一切冥想中的幸福。现在，她越过这道障碍物了，觉得她前面有一扇开着的门，她快要走入她的“期望之国”。

祈祷的礼节结束了。大家退入了堂里的更衣室，那是差不

多看不见来宾的，因为他们原没有邀请一个人，随后大家又全出来了。

走到了礼拜堂门口，一大阵怕人的轰响使得新娘跳起来，并且使得男爵夫人大声叫唤：那是农人们向他们贺喜的排枪，而且轰响一直到白杨堡还没有停止。

古堡里先用一顿便饭，由新娘的父母陪着本区和伊埠的两个堂长、新郎和那些在附近富农中间挑选的证婚人。

饭后，大家为了等候喜筵在园子里散步了。男爵两夫妇和立崧阿姨以及村长和比戈神父开始都在小母亲的树荫便道上一往一来地闲走。另外那位神父却在对面那条便道上甩开大步走，一面读着他的祈祷经文。

从古堡的另一面，大家听见有许多农人正在苹果树下喝着苹果酒，传出一阵阵的快活的喧嚷声音。地方上的人全穿上过节的衣裳塞在院子里了，男孩子和女孩子正都互相追逐。

苒妮和茹梁穿过了灌木树林子，并且又都爬上了土堤，两个人都沉默地望着海面。尽管季候正在八月中旬，天气却还凉爽。北风飘着，大太阳在一碧无际的天空里很有劲儿地耀着。

这一对青年人为了找个荫蔽之所，便向右一拐穿过那片荒地，指望转到那段向着伊埠下去的弯曲而有树木的山谷。他俩一下走进了那些预备轮流采伐的树林子里，感到了简直没有一点微风，于是他俩离开了固有的路线去找一条掩蔽在枝叶下边的小径。他俩只能勉强并排着前进了，于是她觉得有一条胳膊从从容容滑过来箍着她的腰。

她喘着气什么话也不说，心脏急促地跳，呼吸很不舒展。好些低的树枝拂着他俩的头发，他俩只能常常弯着腰向前走。苒妮采了一片树叶子，两只瓢虫如同两片脆弱的红色介壳似的，集在叶子的反面。

天真而且颇为放心的她，这时候说道：“看呀，这是两口子。”

茹梁靠着她耳边轻轻说道：“今天晚上，您就要做我的妻子呐。”

虽然她在乡村的居住期间里很明白了好些事情，不过她还

只在爱情的诗意上冥想，现在听见这句话，她诧异了。要做他的妻子？难道她眼下不是已经做了他的妻子吗？

他说过那句话以后，就用一阵迅速的短吻在她的鬓角边和颈部的头发根子上不断地吻着。每次受到了这些在她还绝没有受惯的异性的吻，她就由本能作用把头偏向一旁去逃避这种使她心醉的温柔动作。

但是他俩突然走到了树林子的边儿上。走得这样远，她有点不好意思了。旁人会怎样揣测？“我们回去吧。”她说。

他抽掉了那条箍着她的胳膊，后来，他俩同时都把身子一转，于是就面对面地站着，距离是很接近的，他俩彼此都感到了对方的鼻息拂到了自己的脸上，后来又彼此互相望着。他俩的眼光都是固定的和尖锐得有钻透力的，双方的心灵都在那里面互相糅杂。他俩都在对方的眼球里，在对方的眼球背后，在那种人生不可参透的陌生地方互相寻觅。他俩在一种沉默而顽强的疑问中间互相窥测了。他俩将来相互间的对待是怎样的？他俩开始共同度着的生活将来是怎样的？他俩结了婚自然要不可分离地长期偕老，在这种长期偕老之中相互间所保留的是幸福还是幻灭？所以他俩都觉得彼此还是没有见过面的。

末后，茹梁忽然把双手搁在他妻子的肩膀上，对准着嘴向她扑过去满满地吻着她，奥妙得如同她从来没有接受过的一样。这一个吻的力量在她身上往下走，钻进了她的血管和骨髓，接着又在她身上引起了一种那么神秘的动摇，使她用两只胳膊兴奋过度地推着茹梁，并且几乎教茹梁仰着跌在地上。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她支吾地说。

他没有回答，但是他抓住了她的双手握着没有放开。

以后他俩走了，一直走到家始终没有交换一句话。午后剩余的时间像是相当长的。

天快黑的时候，大家才坐上喜筵。

喜筵是简单而且颇为短促的，正和诺曼底的风俗相反。一阵拘束的意味使得座客们有些感到了麻痹。仅仅两个神父和村长以及四个邀来的农庄主人略略表示了一点在喜筵应有的粗豪

的快乐趣味。

笑声像是冻结了似的，村长一句话使得它重新活动起来。时间差不多九点了，大家快要喝咖啡了。在门外第一个院子的苹果树下，乡村跳舞会开始了。从窗口边，大家望得见整个的盛会。好些悬在树枝上的小灯笼使得叶子晃出一层灰绿色的光。男男女女的农人们围成圈子跳着，一面吼着一种村野的跳舞歌词。两个提琴师和一个笛师坐在一张当做音乐台使用的大案桌上衰弱无力地伴奏。有时候，农人们的骚动的高唱完全掩住了器乐的声音，于是那阵受到激动的人声所裂碎的脆弱音乐，仿佛是好些破片，好些由几个不多的散乱音符组成的小断片从天上落下来。

两只被好些燃着的火炬围绕的大木桶供给群众的饮料。两个女佣人不断地在一只木盆里洗着大大小小的玻璃杯，接着又湿淋淋地伸在大木桶的“龙头”下边去盛红的葡萄酒或者黄的纯质苹果酒。那些口渴了的跳舞者，神气宁静的老者，流着汗的姑娘们正密密地挤过来，轮流伸出胳膊随意抓住一件容器，立即仰着脑袋把那种最心爱的液体大量倾入自己的喉管里。

在一张桌子上搁着些面包、奶油、干酪和腊肠。每个人不时都来咬一口，这种在光明的树荫底下的健全活跃的盛会，使得厅子里那些兴致消沉的座上客也很想跳舞，很想走到大肚子的酒桶跟前喝酒，一面咬着一块涂了奶油的面包和一个生的大葱头。

村长用手里的刀子拍着音乐的节奏，高声说道：“好极了！真很行，可以说是伽纳诗的结婚盛会。”

一阵没有忍得住的笑声传出来了。不过比戈神父原是行政当局的天然仇敌，他辩驳道：“您想说的是迦纳<sup>①</sup>吧。”另一个不接受这种教训。“不是，堂长先生，我明白，到了我说伽纳诗的时候，那就是伽纳诗。”

---

① 迦纳 (Cana) 是古时叙利亚的一个地方。基督教徒的《新约》中的《约翰福音》说那地方某次举行婚礼之时，耶稣以奇迹作用使喜筵上的水变成了酒。至于伽纳诗 (Ganachè) 则是迦纳 (Cana) 的拼法上的错误。

大家站起来向着客厅里走。随后又兴致欣然地到民众当中混一下子。随后，邀来的客都散了。

男爵夫妇俩正用低的声音争执一件事。阿代拉伊德夫人从来没有这样气急过，像是正拒绝她丈夫的要求，末后她几乎高声说道：“不成，我的朋友，我不能够，我不会知道怎样着手。”

小父亲这时候陡然离开了她，走到苒妮跟前说道：“你可愿意同我出去转一下，女儿？”她很慌了，回答道：“随你的意思，爸爸。”于是父女俩一同出来了。

一下走到对着海的那边门外，一阵急风拂着他们了，那是夏天的一种冷风，它已经使人感到了秋意。

好些云在天空奔驰，掩着天上的星，随后又重新飞走。

男爵牵着他女儿的胳膊靠在身边一面柔和地捏着她的手。他们走了三五分钟。他像是游移不决，心情错乱。最后，他才打定了主意。

“小宝贝，我要来完成一种困难任务，那本是应当归你母亲担任的，不过她拒绝了，我就不得不来代替。你在人生的事物当中究竟知道些什么，这是我不清楚的。世上有许多神秘都被人小心谨慎地瞒着孩子们，尤其是瞒着女孩子们，因为女孩子迟早总有一个男子要留意她的幸福，她在她父母把她交给那个男子的怀抱里以前，始终应当是精神纯洁的，不受指摘地纯洁的。所以一幅掩在人生的甜美秘密上面的幕布，应当由那个男子替她去揭开。不过，倘若女孩子们没有被任何疑虑拂着她们的灵魂，那么到了面对着那种藏在冥想背后的略显粗野的现实，她们每每就起反感。世上的法律，无论是人造的或者自然的，都承认丈夫在配偶之间有权做那种视同绝对主权的事，而女子们因为这损害了她们的灵魂和肉体，每每拒绝她们的丈夫行施那种绝对主权。我不能再说更多的了，亲人儿，不过你不要忘了这一点：你现在整个是属于你丈夫的。”

她正确地知道些什么？她猜测些什么？由于受到一种预感样的痛苦而沉重的忧郁所压迫，她开始发抖了。

父女俩回去了。走到客厅门口，一件惊人的事使得他俩停住了脚步。阿代拉伊德夫人正靠在茹梁的胸脯上哭。她的眼泪，好些如同被风箱排出来的有声音的眼泪，简直像是同时从鼻子里，从嘴巴里又从眼眶里流出来。事前，为了把自己的娇小钟爱的女儿托付青年的茹梁，这个胖妇人就哭倒在他的怀抱里，现在，他正精神惶骇手足失措地扶着她。

男爵赶上前去一面说：“噢！用不着演戏，用不着伤心，我央求您。”说完就趁着他的妻子正擦眼泪，牵着她请她坐在一张围椅上边。他随即转过身来向着苒妮说：“快点儿，女小子，赶紧来吻你妈，自己就去睡吧。”

她也几乎要哭了，吻过了父母自己就逃走了。

立崧阿姨早已退到了自己的卧房去。男爵夫妇俩单独地陪着茹梁。三个人一直都觉得是受着拘束的，以至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翁婿两个都定着双眼，身穿晚礼服站着，阿代拉伊德夫人倒在座位上，嗓子里多少还有点抽咽。他们的不自在变成不可忍受的了，于是男爵开口谈到了新婚夫妇应当在几天之内去实现的那个旅行计划。

苒妮在自己的卧房里让萝萨黎替她宽衣解带，这一个的眼泪也像是一道泉水了。她那双手胡乱地往来摸索，找不着哪儿有带子也找不着哪儿有圆头针，她确实地像是比她的女东家更其伤心。但是苒妮不大留心她这个佣人的眼泪。在她心里觉得自己仿佛走进另一个世界，来自另一个宇宙，凡是自己从前知道的和欢喜的都受着了隔绝。她觉得在生活里和思想里，一切都受到搅乱了，甚至来了这样的奇怪念头：“她可是爱自己的丈夫？”现在，他在她心上忽然像一个仅仅勉强被她认识的陌生人了。三个月之前，她绝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现在自己竟做了这个人的妻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如同落进一个在大家脚下敞开的土坑似的，很快就落进了婚姻的圈子里？

等到换了夜间的装束之后， she 就把身子滑到了床当中。那些略现清凉的被盖使她的皮肤有点发噤，增加了那种冷感、寂寞感以及自从两小时以来就压着她心灵的忧郁感。

萝萨黎走了，她始终是哭哭啼啼的，苒妮候着。那件不明底细的事情，那件出自于爱情大秘密的奥妙启示，是曾经被她猜测过的，也被她父亲用模糊的言语披露过的，现在她正在忧愁之中非常焦躁地候着它。

没有听到有人上楼，就有人在她卧房的门外轻轻叩了三下。她惶恐地颤抖起来并没有回答什么。重新又有人叩着，随后门上的锁簧发出了摩擦声音。她如同知道有一个强人会走进卧房似的把脑袋藏在被盖当中了。皮鞋在地板上轻轻响着，末后陡然有人触着了她的床。

她神经质地抽掣了一下并且轻轻地叫唤了一声，后来她伸出头来，才看见茹梁站在跟前望着她微笑。她说：“噢！您真教我害怕！”

他回答道：“您先头可是简直没有等我？”她没有回答。他浑身是晚会大礼服装束，脸上是健美青年的庄重气概，她觉得自己对着一个很讲究礼貌的人这样躺在床上真是惭愧得不堪的。

他和她都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甚至于在这种为毕生亲切幸福所系的重要关头竟不敢互相注视了。

他也许泛泛地感到这种双方对阵的形势会产生哪一种危险，因为一个富于冥想的闺女心灵素来有种种说不尽的微妙性，种种极其机敏的羞耻心，如果他绝不去唐突这些品质，究竟应当用哪一种操纵自如的、聪明的温柔手腕。

这时候，他从从容容握住她那只被他吻着的手，并且如同在一座祭台前面似的跪在床跟前，用一种轻得像微风样的声音慢慢地说道：“您将来可愿意爱我？”她顿然放心了，从枕头上抬起她那个被花边满绕着的头并且微笑地说：“我已经爱着您，朋友。”

他含着妻子那几只纤巧的手指头儿，他的嘴是不空的了，他却用那种因此起了变化的含糊声音说道：“您可愿意证明您爱我？”

她心里重新又乱起来了，记起她父亲的那些话，因此就说：“我是您的人，朋友。”而自己却没有很明白这句话的意义。

他用湿津津的吻盖满了她的手掌，然后从从容容竖起了身

子去接近那副重新被她掩住的脸儿。

忽然，他举起一只胳膊从床上伸过去，于是隔着被盖搂住了他的妻子，同时把另一只胳膊滑到枕头下面托起了它和她的头。后来很低很低地向她问：“那么，您可很愿意在身边让一点小地方给我？”

她害怕了，那是一种由本能而起的害怕，同时支支吾吾地说：“噢！还没有到时候，我央求您。”

他像是失望了，略略受到了顶撞，于是他又说话了，音调仍旧含着央求意味，不过比较激动一点：“既然我俩将来终于要那么躺着，为什么还要等日后？”

她因为这句话对他起了点反感，不过仍旧表示服从和退让，所以又重复说了一回：“我是您的人，朋友。”

这样一来，他立刻走到了梳妆室里去。她清晰地听见了他的种种动作，同着他脱下来的衣裳的窸窣窣窣的细声音，口袋里的零钱相触的声音，两只皮鞋先后落在地上的声音。

随后，他突然匆匆地穿过卧房把自己的表送到壁炉台子上，身上只穿一条衬裤，脚上只穿一双袜子。随后他跑着回到了隔壁那间小屋子里又摸摸索索弄了一会儿，末了她觉得他快要来了，于是连忙闭上双眼把身子向另一边侧过去。

有一条冷的和毫毛很多的腿迅速地滑到她的腿旁边了，这时候，她如同要扑到地上去似的不知不觉吓得跳了一下。后来慌慌张张用双手遮住脸儿，几乎因为惊骇恐惧而大声叫唤，把身子缩到了床的顶顶里边。

虽然她把脊梁对着他，他立刻用两只胳膊搂住了她，并且贪婪地吻着她的脖子，她睡帽上的波纹样的花边和她衬衣上的绣花领子。

她没有动弹，心里既恐怖又忧愁，直挺挺地硬着身子，觉得有一只强健的手正搜索她那个正用胳膊肘掩住的胸脯了。这阵粗暴的接触扰乱了她，她喘气了。末了她简直想逃，想从房子里跑出去，想躲到一个地方和这个人远远地隔开。

他却不动弹了。她的脊梁上受着了他的体温。这时候她的

恐惧心又宁静了一些，她陡然想起，只需把身子翻过去和他拥抱就是了。

最后，他像是忍耐不住了，接着就用一道发愁的声音说：“您真的不愿意做我的小爱妻吗？”她在手指头儿的缝儿里喃喃地说：“我现在不是吗？”他用一种不高兴的变态音调回答道：“真不是，亲爱的，这算什么话，请您不要瞧我不起。”

她觉得自己被他的不高兴的音调打动了，突然翻过身来向他赔不是。

他拦腰抱住了她，很激烈地，像是对她十分渴望。接着，他迅速而激烈地在她的整个一副脸儿上和脖子上狂吻起来，用抚爱的功夫使得她头脑错乱。她早已松开了自己的双手，现在整个的身子遇着他的这种劲儿又失掉了活动力，思想紊乱得绝不容许她了解当时的遭遇，她不知道自己做着什么，也不知道他做着什么。一阵尖锐的疼痛忽然像是裂开了她。他恃着强力来占有她了，这时候，她在他的拥抱当中扭动身子开始呻吟着。

接着又经过了什么事？她不大记得了，因为她当时已经失掉了头脑，仿佛只记得他在她嘴唇上，像雨点儿一般洒过来无数感恩戴德的吻。

随后他应当和她说过话，她也应当回答过他。随后他继续再来百般诱惑，她因为惶恐都拒绝了他，并且正当抵抗的时候，她触着他胸部上的浓厚的毫毛，那和她开初在他腿上感到的一般无二的，这叫她突然感到诧异了，她挪着身子向后退。

由于对她要求没有成功，他最后也就疲倦了，仰着躺在她身边一直没有动弹。

这时候她冥想起来，她心灵是彻底失望的，一种多么不同的梦境迷惑，一种破坏了期待，一种落空了的幸福，使她看见了幻灭，她因此暗自说道：“看呀，这正是他所谓做他的妻子哪！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这样伤心地待了好些时，眼光在壁衣上，在那些围着她卧房的古代爱情传说上望来望去。

但是茹梁不说话了，不动弹了，这时候她慢慢地把眼光转

过来望着他，于是发现他早睡着了！他早睡着了，嘴半开着，脸色宁静！他早睡着了！

她不相信有这样的事，觉得自己生气了，他这种酣睡之侮辱她真比他那种粗暴行动更厉害，他简直把她当做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在这样一个良宵他能够睡得着？刚才在他俩之间经过的事情在他心上可是简直很平常的？唉！她大概甘愿被人鞭打，更甘愿遇见强暴，甘愿由于使人昏厥的可厌的温存而丧失生命。倘若他心上真是那么样的。

她撑起一只胳膊肘呆呆地低头望着他，听见他的嘴唇缝儿当中有时候通过一道像是抽鼾的轻微声息。

太阳出来了，开初是黯淡的，随后有些光明，随后是粉红的，随后大放光明了。茹梁睁开了眼，呵着欠，伸长着胳膊，望着他妻子微笑并且问道：“你可睡得好，亲人们？”

她发现他现在用“你”字和自己说话了，她吃惊了，回答道：“好呀。您呢？”他说：“噢，我吗，很好很好。”于是侧着身子抱住她吻着，随即安安静静开始谈天了。他对她仔细说起自己对于人生的种种计划，抱定宗旨要合乎经济。于是这个早已被他提起多次的名词使得苒妮诧异起来。她静听着他，却懂不着他的语言里的意义，她眼望着他，却想着那些仅仅在她心上拂过的飘忽不定的事。

报过八点了。“赶快吧，我们应当起来了，”他说，“在床上待得晚是会教人嘲笑的。”他说完就第一个跳下床来。给自己梳洗穿着好了之后，他殷勤地帮助他妻子料理她身上有关梳洗穿着的零零星星的事，不许她把萝萨黎叫过来。

走到了卧房门口边，他止住了她向她说：“你知道呀，在我俩之间现在是能够用‘你’字说话的，不过当着父母的面，最好是再等一下。到我们将来蜜月旅行回来的时候，说起来就很自然了。”

她直到午饭的时候才下楼，并且白天就和往常一般在毫无新起的变化之中流过了，仅仅在房子里多了一个男人。

## 第五章

过了四天，那辆预备载着他和她到马赛<sup>①</sup>去的柏林式轿车开到了白杨堡。

苒妮自从经过初夜的不愉快之后，虽然对于夫妇间的更亲昵的关系并没有减少厌恶心，不过对于茹梁的接触，他的接吻和他种种温柔的爱抚却已经是习惯的了。

她认为他是健美的，她爱他。她重新觉得自己是又幸福又快乐的了。

和父母道别的情况是简短而且不愁苦的。只有男爵夫人像是动了感慨，末后在车子快要起程的时候，她拿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子放在她女儿手里。“这是给你做新娘零用钱的。”她说。

苒妮把袋子塞在衣袋里，牲口拉动车子了。

接近傍晚的时候，茹梁问她：“你母亲在那只钱袋子里给了你多少？”她一直没有想到那东西，这时候才把它倒在裙袍的兜儿里来数。一道金波撒出来了：两千金法郎。她拍手大叫了：“我将来可以乱用一阵。”后来仍旧收起了这一笔钱。

经过八天的炎暑行程，他俩到了马赛。

第二天，有一艘名叫路易王的小型海轮由马赛开往那不勒斯<sup>②</sup>。中途须得经过阿耶佐市，载了他俩送往科西嘉<sup>③</sup>。

---

① 马赛是法国南部对着地中海的第一个大海港，和巴黎相距 863 里。

② 那不勒斯是意大利西南部的一个大海港。

③ 科西嘉岛是法国在地中海的第一个大岛，在行政区域上设科西嘉州，州治在西南端的阿耶佐市。此岛原属意大利，于 18 世纪之末割与法国，其地民风朴质彪悍，生活艰苦，文化落后，但是风景是最奇异美丽的。

科西嘉！它的吗叽<sup>①</sup>！它的绿林好汉！它的崇山峻岭！拿破仑的故乡！在苒妮看来，这简直是张开眼睛离开现实世界对着一个梦境里走。

他俩并排地靠紧站在海船甲板上，望着普罗旺斯省<sup>②</sup>的那些悬崖绝壁在船边经过。宁静的海是深蓝的，如同冻结了一样，如同在烈日下面硬化了一样，对着无边的天宇展开一片类于过分的深蓝。

她说道：“你可记得我们那次坐着拉司底革老汉的船在海面上耍？”

他迅速地在她的耳朵上栽了一个吻来代替答复。

机器的轮子搅着海水，扰乱着海的深沉瞌睡。船的后面拉着一长条泡沫的余痕，一大条浅颜色的尾巴，其中的波澜像香槟酒似的不住翻腾，把船身经过的航迹如同直线一样地拉到望不见的处所。

忽然在一个离船首不过几寻<sup>③</sup>远的海面，一条大鱼，一条海豚冲出水上来随即又低着头窜入水里去。苒妮很吃惊了，叫唤了一声并且扑到了茹梁的胸脯上。随后她又因为自己这种大惊小怪的举动笑起来，并且放心不下地望着，唯恐那条东西会再出来。一刹那之后，它又重新涌出水面了，仿佛是一件有机机械装置的庞大玩具。随后它再没入水里并且又再涌上来，随后一共来了两条，随后三条，随后六条，像是绕着这艘轮船腾跃，拥护着它们这个怪物样的弟兄辈，这条铁鳍木身的鱼。它们在轮船的左边经过又回到右边，有时候合成一堆，有时候一条一条地跟着走，如同一种游戏，如同一种快活的追逐，它们向空

---

① “吗叽”是科西嘉岛的一种独有的天然森林。此种天然森林在属意大利的时代，被人叫做“M acchia”，以示其性质和一般森林不同，所以法国人取此名称原来的读音译为“M aquis”，今仍用法文的音译以示区别和它的正确意义。

② 法国在大革命前，全国地方行政区域分作若干省，革命时分为八十三州，省的名义在政治上从此废止，但一般口头上仍旧沿用。普罗旺斯省在东南部滨海的地方，东边今和意大利相接，马赛在此省的南边偏西之处。

③ 寻 (Brasse) 是航海用的一种长度，每寻约合 1.62 米。

中远远地腾起，画出了一条曲线，随后如同列成一纵队似的没入了海里。

苒妮拍手了，每逢这些庞大矫捷的游泳家出现一次，她总欢喜得跳起来。她的心脏如同那些海豚一般也在孩童式的狂乐趣里大跳。

它们突然失踪了。不久又看见了一次，很远很远，将近在大海的中央。随后再也看不见了，于是苒妮因为它们远离感到了几秒钟的伤心。

暮色到了，那是一种宁静畅快满是光明安乐的暮色。空气和水面都是一点儿也不动荡的。这种从天空和海里传过来的漫无边际的休止，对着同样毫不动荡的麻痹了的心灵展开了。

太阳慢慢落到远处了，落到那个看不见的非洲去了，说到非洲那个热得烫人的地方，已经教人以为感到了火样的高温。不过在日落之后，却有一种清凉的爱抚之感轻轻地触着人的面部，尽管看不见一点儿微风。

他俩都不想回到舱里去，舱里的海船味儿真叫人难闻。于是他俩都裹好了风衣，彼此身子贴着身子躺在甲板上。茹梁立即睡着了。但是苒妮仍旧张着眼，她受到了这种陌生的旅行的扰乱。机轮的单调的声音摇着她，她望着自己顶上那片属于法国南部的明净天空：好些明亮的星群发出一种清朗而且如同润湿了的光不断地闪烁。

她在将近天明的时候睡着了。好些喧响好些人声惊醒了她。海员正洗刷船面，一面唱着歌。她推醒了昏睡沉沉的丈夫，于是一同起来了。

她快活地吸着海雾的那种沁人心脾的盐分气味。她眼前四处全是海。然而向船首那一面，望得见一种灰色的东西隐隐约约埋在微露的曙光里，那仿佛一大簇畸形的、尖柱般的、有裂罅的云浮在水上。

随后那东西显得比较分明了，在清朗的天空里映出了自身的轮廓，一大排头角参差的奇峰突然涌现了：那正是包在一层轻雾当中的科西嘉岛。

太阳在岛的后面升起来，把山峰的一切凸出部分隔成了乌黑的，随后所有的山巅都染得火样地红，而岛身的其余部分仍旧包在雾气里。

船长走到甲板上了，那是个矮小的老头子，被味咸力劲的海风吹得枯黄干瘦，三十多年用在暴风雨中的叫唤和口令又弄哑了他的嗓子，他向苒妮说：“您可闻见它，那个穷地方的气味？”

她果然闻到了一种由于植物，由于野生的芬芳植物发出来的强烈的异样气味。

船长接着说：“科西嘉岛的气味正是这样的，夫人，这是这岛的漂亮女子的味儿。离开了那地方二十年，我在五海里内外依旧可以辨得出它。我是岛上的人。他，蹲在那儿，蹲在圣赫勒那岛<sup>①</sup>，仿佛一直谈到他的故乡的气味。他是和我同族的。”

于是船长脱下自己的帽子，向科西嘉岛致敬，又向那边，越过大西洋，向他同族的那个被人俘虏的大皇帝致敬。

苒妮感动得几乎要流泪了。

随后，船长对着水平线伸起自己的胳膊。“桑吉内尔群岛。”他说。

茹梁本来站在他妻子近边，现在搂着她的腰，他俩一同远远地望着前面去寻觅那个被人指点的目标。

他俩终于望见了好些金字塔形的巉崖，不久他们的船就绕着巉崖向一个宽大而平静的海湾里走，湾的四周围着一群高的山峰，山麓的坡儿上仿佛满盖着苔草。

船长指着那片绿影子说：“那就是吗叽。”

船呢，像是在一个蓝得透明有时可以见底的湖里慢慢游着，它逐渐向前走，那一个由群山组成的圈子像是逐渐在后面合拢起来。

末后市区突然现出来了，全体是雪白的，正在海湾靠里的

---

<sup>①</sup> 他是指拿破仑一世，圣赫勒那岛在大西洋非洲海面，是英属的一个小岛。拿破仑于1815年被英人囚于此岛至1821年病故。本书在此章的年代仍旧是1819年，其时拿破仑尚被囚于此岛。

尽头傍山面水之处。

好几艘意大利小船停在码头边，四五条划子绕着路易王来来往往兜揽上岸的乘客。

茹梁集中了行李，就很低声地向他的妻子问：“拿二十个铜元给船上服务的人不算少吧，可对？”

自从七八天以来，他随时都向她提起这个使她难受的问题。她现在用一种略显忍耐不住的态度回答道：“一个人在不知道给得够不够的时候，多给就成了。”

无论是对旅馆里的管事和服务生，或者赶车的人乃至任何做买卖的人，他都不断地和他们在价格上争多论少，费尽花言巧语获得了一点小便宜，就擦着双手向苒妮说道：“我不爱受人家的剥削。”

她看见有人送着账单子过来就发抖了，预先知道他在每一项目上必然都要挑眼，这种还价的作风在她认为是丢人的，看见仆人们手里握着那点数目不够的小账，一面用轻蔑的眼色追着她的丈夫，她的脸简直红到了头发的根儿上。

现在他又和那个渡他俩上岸的划户发生了一番争论。

她看见的第一棵树是棕榈！

他俩落在一家没有顾客的大旅馆里，那正在一个空旷的广场的拐角边，他俩随即教人给他俩预备午饭。

吃完餐尾甜食的时候，苒妮站起来正预备到市区里去闲游，茹梁却抓住了她的胳膊一面温存地在她耳朵边低声慢气说：“倘若我俩先去睡一会儿，怎样，我的猫儿？”

她不免诧异了：“我俩先去睡一会儿？不过我并不觉疲倦。”

他搂着她说：“我要你。你可明白？又是两天了！……”

她脸色绯红的了，很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说：“喔！现在！不过旁人会说什么话？你怎样敢在白天里问他们要一间屋子？噢！茹梁，我央求你别这么做。”

但是他止住她：“旅馆里的人能够怎么说和怎么想，我是不大爱管的。你就会看得见我怎么来对付这件事。”

于是他撤了铃子。

她什么话也不说了，低着眼光，对丈夫的这种无休止的欲望，她在灵肉两方面都是反抗的，仅仅抱着倒胃的和退避的意思十分委屈地服从他，看得见那里面有一件兽性的，有失身份的事，总而言之，一件脏事。

因为她的官能还是睡着没有醒的，而她的丈夫现在却把她当做同意于他的热烈欲望的妇人。

旅馆里的服务生来了，茹梁教他领着他俩到他俩的屋子里去。那服务生是个差不多毫毛满面的真正的科西嘉人，不懂得他的意思，肯定地说屋子到晚上可以准备妥当。

茹梁焦躁地对他说明：“不成，立刻就要。我们因为旅行都乏了，我们正想休息一下。”

这时候，一道微笑从服务生的胡子里面露出来，而苒妮真想逃走。

一小时以后，他俩下楼了，苒妮不敢在那些被她遇见的人面前经过，认为他们都会在她背后切切地议论她和非笑她。她埋怨茹梁不懂得这一层，没有敏锐的顾面子观念，没有天生的细腻性情。于是体会到她和他之间仿佛有一层幕布，一层隔阂，使她第一次窥见了两个人永远无法相互地渗透对方的心灵，达到思想的根柢，所以尽管两个人并排地向前走，有时候而且是互相挨着的，不过并没有互相融洽，所以我们每人的精神上的本质由于人生关系都始终是孤独的。

他俩在这个藏在蓝色海湾尽头上的小城市里住了三天，市区前面的高山构成了它的帷幕，使得海风永远一点儿也吹不进来，所以热得像座大闷炉一样。

随后，他俩的旅行路线确定了，而且为了不至于在任何崎岖的隘道上却步，他俩决定骑着马起程。租到了两匹科西嘉种的小马，那种双眼含怒身材干瘦然而非常耐劳的小马，他俩就在某天一大早上路了。一个骑骡子的向导人陪着他俩同行而且携带着种种食品，因为在这个未经开辟的地方是没有饭铺子的。

开初，路线沿着海湾走进一个不大深远的山谷再向着好些大山走过去。他们不断地穿过好些几乎枯绝的溪流。一种水沟

样的东西如同潜伏的动物似的还在石头底下微微地动着，造成一种虚弱的冷涩声音。

那种未经垦殖的地方像是完全精赤的。山坡的侧边满是长得高高的野草，在这种灼人的季候里已经晒得焦黄。偶尔遇见了一个山里的居民，或者步行，或者骑着一匹小马，或者跨着一头狗样大小的毛驴，不过每一个人都背着一杆装好了火药的火枪，那都是生了锈的旧家伙，在他们手里都是可怕的。

岛上那些芬芳植物的强烈香味仿佛使空气都变成凝重的了，路线在山丛里的曲折中间慢慢向上爬。

山巅都是粉红的或者蓝的花岗石，使得广大的风景具有仙境的情调。在那些较低的斜坡上有好些一望无边的栗树林，由于这地方的地层起伏的波状实在雄峻异常，所以这些栗树林倒像是一些碧绿的灌木。

有时候，向导人伸手指着那些壁陡的高处道出一个名称。苒妮和茹梁抬头去望却看不着一点什么，随后才发现一点儿灰色的东西活像一堆由山巅落下来的石块。那是一个小村子，一个挂在那儿用花岗石砌成的孤村，仿佛一只真正的鸟巢似的悬在伟大的山带上头，几乎教人看不见。

那样骑在马上长距离慢步使得苒妮心焦了。“我们跑一下吧。”她说。于是放开马飞驰起来。随后听不见她丈夫在身边驰马的声音的时候，她就回头向后去望，看见他正面色灰白地揪着马鬃并且用不可思议的样子一颠一颠地大跑，她开始大笑起来。

他那种健美的风度和那副“健美骑士”式的脸儿，都使得他的笨拙和害怕的样子显得更其可笑。

他俩于是从从容容勒着马用小走的步儿走着。路线眼下伸到两座轮流采伐林的中间了，这种树林子都是望头不见尾的，如同一件风衣似的盖着整个山坡。

这就是吗叽了，不可深入的吗叽了，其中不仅有盘榭、杜松、杨梅、乳香、鼠李、石楠、月桂、桃金娘和黄杨这些种类各别的高大树木，而且这些树木之间还有如同乱头发似的纠缠不分的牡丹蔓，肥大非常的凤尾草、金银花、木樨草、迷迭香、

熏衣草、悬钩子这类的野草，它们互相掺杂缠绕在山脊上，摊开一片无从清理的羊毛毡样的东西<sup>①</sup>。

他俩都饿了。向导人赶上前来引了他俩到一个很使人留恋的泉眼跟前。在山势险峻的地方，这类泉眼非常容易遇到，水是冰凉的，从岩石上一个孔里像一条细而圆的线样流出来，路过的人在孔上插着一片栗树叶，就把泉水引成一道细流送到了嘴里。

苒妮觉得自己非常舒服了，以至于极力镇定自己才没有把喜悦之感用高声叫唤出来。

他俩仍旧上路了，并且走的渐渐是下坡的道儿，一面绕着萨贡海湾<sup>②</sup>兜圈子。

在傍晚之前，他俩穿过了卡耶斯，那个由古代希腊放逐过来的亡命者组成的小市镇。好些高个儿的美貌女孩子，细腰，纤手，苗条身材，显得异样有风韵的，成群地聚在一座井边。茹梁高声向她们道了晚安，她们也用她们故国的悦耳语言拉长着嗓子唱歌似的回答。

走到了比阿纳，他俩是应当像在古代和在蛮荒地方一样向人要求借宿之所的。于是茹梁去叩门了，苒妮又惊又喜地等着人家开门。哈！真的是一种旅行，这一次！种种陌生道路上的一切未及预料的事都遇到了。

他俩恰巧问着了一对青年夫妇的家。这家人如同古代的族长们<sup>③</sup>应当接待上帝送来的客人一般请他俩进来住宿。那是一所被虫蛀着的老房子，整个一副木架子都有虫，都有长条儿的蛀木虫爬着，那副木架子是有一种窸窸窣窣的细声音的，仿佛是

---

① 此句所举各种草名多系蔓生植物，或气味芬芳，或如荆棘一般有刺，所以外来的人是无法钻到吗叽里面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法国的游击队的主要根据地就是吗叽，被人称为吗叽队。

② 科西嘉岛全部是山峦重叠的，它的海岸线因此形成很多的大小海湾。上文所言的第一个海湾是阿耶佐海湾，从那里向北翻过山岭就是萨贡海湾。

③ 古代的族长们是指《创世记》所谓洪水以前的人类始祖。

活着的和叹着气的，然而苒妮和茹梁都在那房子里的一铺玉蜀黍的草荐上睡着了。

他们在天明的时候就走了，不久就在一座森林对面，就在一座由绯红花岗石构成的真正的石林对面停住。那是许多突起的尖锥般的石山、石柱、石楼，久被海风海雾侵蚀而成的惊人形状。

高矮呢，每每有三百米，体态呢，有瘦削的，有滚圆的，有弯曲的，有钩状的，有不成形状的，有出人意外的，有不可想象的，那些惊人的岩石像是树木、植物、动物、建筑物、人类、长袍的教士、有角的魔鬼、庞大的鸷鸟，全部是一群怪物，是一族梦魔被一个狂乱的天神特意使它们化成石头的。

苒妮心上不自在了，什么话也不说，握着茹梁的手，面对着一幅奇丽的景物，她浑身感到了求爱的需要。

从这个神奇诡异的石林里出来之后，他俩忽然发现又有一个海湾，完全包在一个红花岗岩的血样的墙圈子中间。并且那些猩红的岩石又在碧蓝的海水里映出了倒影。

苒妮吞吞吐吐说了一声：“噢！茹梁！”却找不着另外的话，她由于赞美景物心里异常感动，连嗓子也仿佛被人扼住了一般，后来两道眼泪出来了。茹梁莫名其妙地望着她问道：“你有点什么不舒服，猫儿？”

她擦着自己的腮帮子微笑，后来用一道有点发抖的声音说：“没有什么……有点儿神经质……我不知道……我受了感动。我原是很舒服的，所以极小极小的事儿也扰动了我的心。”

妇女们的这类神经质，茹梁是懂不了的，他哪儿知道这些富于颤抖性而无故大惊小怪的人可以有精神上的动摇，每一件极端高兴的事情可以使这种人如同遇着奇祸一样弄得恍恍惚惚，每一种难于把握的感觉也可以使得她们心慌意乱，快乐得发痴或者失望。

她那些眼泪是被他认为可笑的，他一心只注意于山路崎岖，便说道：“你最好是注意自己的马。”

从一条几乎无法可走的路走下去，他俩终于到了海湾的尽头。随后向右一弯又去爬那条名叫倭筴的阴晦的山巷子。

但是路线显得是很怕人的。茹梁提议大家跳下马来步行。那正是她求之不得的，在刚才那阵感慨之后单独和他并肩而行，她真高兴得了不得。

向导人骑着骡子又牵着马在头里先走了，他和她同在后边踏着慢步。

那座从上到下整个裂开的山是半开半闭的。路线正钻在这条裂缝当中。它在两道异常之高的石壁之间一直通到底，并且有一道大的湍流跟着它流。空气是冰凉的，花岗岩是黑黝黝的，顶上那一线青天是使人心动和目眩的。

一阵响声突然使得苒妮吓了一跳。她抬头望着；一只庞大的鸟正从一只窟窿里飞出来：那是一只鹰。它两扇展开的翅膀仿佛探索着这条坑道两侧的墙壁，后来腾到天空就失踪了。

更远一点，山的裂缝分成两线了，路线突然在两边凹坑之间曲折往复地上升。苒妮轻松快活地在前走了，带动了脚底下的石子，她勇敢地弯着身子向凹坑里面窥视。他跟在她后头，略略有点气喘，因为害怕头晕，他双眼向地下低着。

太阳忽然照着他俩了，他俩都以为是出了地狱。他俩口渴了，一道潮湿的痕迹引着他俩穿过一堆乱七八糟的石头，就达到了一个泉眼跟前，那是一线很小的泉水，用一条空心木棒从泉眼里引出来去供牧山羊的人使用的。四周附近的地面全盖着一层绿苔。苒妮跪着去吸了，后来茹梁也照样做。

她欣赏泉水的凉气的时候，茹梁箍着她的腰，指望去夺她在引水管的头儿上的地位。她抵抗着，他俩的嘴唇相斗了，相遇了，相排挤了。在这样斗争的那些机会之间，他和她轮流好几次含着了引水管的头儿并且咬着不肯松口。于是那线忽而被人吸取忽而被人放弃的泉水断了又流流了又断，洒湿了他俩的脸部和颈部以及双手和衣裳。好些珍珠样的水点在他俩的头发上发光。末后他俩在水流当中不住地接吻了。

苒妮忽然动了一种求爱的灵感。她满含着一口的清泉，腮帮子鼓得像个盛水的皮囊，教茹梁懂得她想嘴对嘴地给他止渴。

他带着微笑伸长了脖子，仰起了头，张开了胳膊，一口气吸

尽了那种生命活跃的甘泉，它对他脏腑里倾注一道火热的欲望。

苒妮带着一种不常见的温柔姿态靠在他身上，她的心突突地跳，她的腰挺起来，她双眼像是没有气力的，被水润湿的。她用很低的声音喃喃地说：“茹梁，我爱你！”后来，她来逗引他了，仰倒了身子并且伸起两只手掩着自己那副羞得绯红的脸。

他伏在她身上了，用激动态度搂着她。她在一种神经质的期待之中喘着气，末后她忽然大叫了一声，像是受到晴天霹雳的打击一样，受到了自己召唤来的感觉的打击。

他俩费了好长时间爬上坡顶，她始终是非常悸动和疲乏的，直到傍晚，他俩才达到爱维沙那地方，住在向导人的一个亲戚人家，主人的名姓是保礼·巴拉白来底。

那是个高个儿，略略有儿驼背，带着一种肺结核者的抑郁神情。他引导他俩走进了他们的屋子，一间用石头砌成的意味凄凉的屋子，不过在这个绝不懂漂亮的地方已经是很像样的。于是他开始用他的语言，混合着法意两种语言的科西嘉方言来说明招待他俩的快乐，这时候，一道清亮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说明。一个棕黑色头发的矮小妇人跑过来了，她的眼睛是黑而大的，皮肤是略被日光晒红的，窄窄儿的腰，牙齿因为不断地笑始终露在外面，她和苒妮吻过了颊，又握住茹梁的手摇着，一面说道：“早安，夫人，早安，先生，贵体可好？”

她拿起了所有的帽子和围巾，用一只胳膊处理得服服帖帖，因为她另外一只胳膊是用绷带悬着的，随后她要大家统统向外边走，一面向她丈夫说道：“你带着他们去散步吧，等到吃晚饭再回来。”

巴拉白来底先生立刻服从了，他站在这一对青年人中间引着他俩到镇上走。他的步儿和言语都是慢腾腾的，不断地咳嗽，并且在每次急嗽之后一定重复地说：“这是山巷子的冷空气教我的肺部受了寒。”

他从一条偏僻的小路引着他俩在一些非常高的栗树下面走。他忽然停住脚步用他的单纯的音调说：“我的表弟兄冉昂·立纳提从前就是在这儿被马洁·洛里杀死的。请您看，我当时站在那儿靠近着冉昂，马洁来了，和我们离开不过十步内外。他高

声嚷道：‘冉昂，你不要到阿尔贝塔斯那地方去，你不要到那地方去，不然的话，我宰你，我现在对你打招呼。’

“我当时抓住冉昂的胳膊对他说：‘你不要到那地方去，冉昂，他是会那么干的。’

“那是因为他们两个正追求一个女孩子，保荔纳·西纳古比。

“但是冉昂大嚷起来：‘我将来定要去，马洁，那不是你可以阻挡我的。’

“这么一来，马洁端着他的枪来瞄准了，在我没有来得及端平我的枪之前，他就放了。

“冉昂并起双脚大跳了一下，如同跳绳的孩子似的，对呀，正是那个样子，先生，后来他倒下来了，整个倒在我身上，打落了我的枪，使它滚到了那边那棵大的栗树下面。

“冉昂的嘴张得很大，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他已经死了。”

一对青年夫妇发呆似的望着这件命案的冷静的证人。苒妮问道：“那么凶手呢？”

保礼·巴拉白来底咳了一大阵，随后才回答：“他逃到山里去了，第二年，我的哥又宰了他。您知道我的哥非力卜·巴拉白来底，绿林好汉。”

苒妮毛发悚然了：“您的哥？一条绿林好汉？”

那个安静的科西嘉人在眼光里露出一种自负的色彩，他说道：“对呀，夫人，他是个出名的，这一个。他曾经干翻了六个保安警察。后来他和尼可拉·木拉里在尼沃罗被人包围，经过六天奋斗直至快要饿死的时候，他才在那儿和他一同送了性命。”

随后，他又用一种退让的神气再说道：“这是地方的风气。”他这时的音调正和先头说着“这是山巷子的冷空气”时候的音调是同样的。

随后他们转去吃晚饭了，那个矮小的科西嘉妇人把他俩当做相识了二十年的人看待。

但是有一件事一直教苒妮放心不下。她当初在泉眼边绿苔上感到过一种奇异激烈的精神动摇，等会儿在茹梁的怀抱中间，这种动摇可是仍旧找得着的？

到了他俩单独在卧房里的时候，她发抖了，怕的是自己在他的拥抱之中仍旧毫无感觉。但是她很快地就安心了，并且那竟是她的恋爱的初夜。

第二天临走的时候，她简直不能决然离开这所简陋的房子，她觉得一种被她认为崭新的幸福是在那里面开始的。

她引着房主人家那个矮小妇人一同走到了她的屋子里，随即一面证明自己并不想送她什么礼物，一面坚持地，甚至于生气地说自己一回去之后就从小巴黎寄一件纪念品给她，寄一件在她认为可以寄托一种近乎迷信念头的纪念品给她。

那个青年的科西嘉妇人推托好半天，简直不肯接受。末后才同意了，她说：“那么，请您寄我一管小手枪，一管很小很小的。”

苒妮睁着一双大眼。另一个如同托付一件甜美而亲昵的秘密似的在她耳朵边轻轻地说：“这为的是去杀我的小叔子。”接着，她在微笑之中活泼泼地解开了自己那只绝不使用的胳膊上的绷带，露出了雪白滚圆的肌肉，显见得那是曾经被小刀戳通两面现在差不多结痂的，她说：“倘若我从前不像他一样有气力，他是能够杀掉我的。我丈夫素来不妒忌，他知道我的人格，并且他是个有病的人，您可知道，这样使他的血也要平静一些。尤其因为我是个正经妇人，我呀，夫人，不过我的小叔子爱听旁人的话。他代替我丈夫动了妒忌心，而且他将来一定要再干的。这样一来，我将来有一管手枪，自己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并且可以保证可以替自己报仇。”

苒妮答应寄手枪给她，温柔地吻过了她这个新交的女友就继续去赶路程了。

她旅行中剩下的经历不过是一种梦境，一种无休止的拥抱，一种抚爱的陶醉。她什么都看不见了，无论是风景人物或者她停留过的地方。她仅仅向茹梁注视。<sup>①</sup>

---

① 此处以下，节去三段不译。从前福楼拜（G. Flaubert）力劝他的门人勿作某些描写，但莫泊桑在此处未能听从师训。今因为之节去。

走到了巴斯底亚<sup>①</sup>，应当付钱给向导人了。茹梁搜遍自己的口袋，找不出应当给的数目，他因此向苒妮说：“你既然用不到你母亲给你的那两千金法郎，你都给我带着吧。在我的身上将来可靠得多，并且又免得教我拿着钞票去换零钱。”

她把钱袋子交给他了。

他俩到了利武讷，访问了佛罗伦萨、热那亚，游遍了科尔尼希大路上的风景区<sup>②</sup>。

在一个起着东北风的早晨，他俩回到了马赛。

自从他俩离开白杨堡以来，整整地旅行了两个月。现在是10月15日了。

苒妮受着寒冷的大风了，那像是从辽远的诺曼底吹过来的，她自己感到寂寞了。自从不久以来，茹梁像是变了样子，他没有精神和兴致了，苒妮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

不过马赛的风光真好，她因此舍不得离开，于是他俩回家的行期又耽误了四个日子。她觉得自己新近完成了那圈有幸福的周游。

他俩终于走了。

为了到白杨堡永久住下来，他俩还应当到巴黎去购买一切物件，苒妮想起可以依赖小母亲的赏赐去添置好些新奇的东西不禁很快乐了，但是她最关心的却是她答应了爱维沙那个青年的科西嘉妇人的手枪。

到达巴黎的第二天，她向茹梁说：

“亲人儿，你可愿意把妈给我的钱交还我，因为我要买好些物件？”

他转过身子来对着她，脸色是不快活的。

“你要多少？”他问。

---

① 巴斯底亚是科西嘉岛东北部的一个较大的城市，和意大利西北部海岸是相隔很近的。

② 利武讷、佛罗伦萨、热那亚都是意大利西北部的名城。科尔尼希大路是由热那亚通到法国尼斯市的沿海路线，风景甚佳。

她吃惊了，含糊地说：

“不过……你愿给多少就多少。”

他接着说：“我马上给你一百金法郎，最好是不要乱花。”

她不知道怎样说才好，心里又慌乱又不好意思。

末后，她才用迟疑态度说：“不过……我……我从前把那笔钱交给你，原是为了……”

他不让她说完就抢着说：

“对呀，一点也不错。不过我俩既然没有把财产分开，那么无论在你口袋里或者在我口袋，都无关紧要。我现在一点也不拒绝你，可对？因为我给你一百金法郎。”

她接了五枚二十法郎的金元，一句话也没有多说。不过她不敢另外再要了，并且也只买了一管手枪。

八天以后，他俩为了回白杨堡又起程了。

## 第六章

父母和佣人们都在砖柱边的白栅栏子跟前等候。驿运马车停住了，于是苒妮下车和父母拥抱了，这费了不少的时间。小母亲哭了，心软的苒妮流着两行眼泪，父亲心里焦躁，一往一来走着。

随后，在门口正卸着行李的时候，旅行的经过就对着客厅壁炉里的火被人一件一件说出来。苒妮的话是滔滔不绝的，不过半小时，除了有几件也许在那种迅速叙述中间被人忘了的细枝末节，此外什么都说了。

随后这青年妇人去解自己那些包包裹裹了。萝萨黎本来也是受到感动的，这时候她来帮着她。等到弄妥当之后，等到内衣、裙袍、装饰梳洗的物件都安置妥当之后，女佣才离开了她的女东家，末后苒妮有点乏了就坐下来。

她向自己问起现在要做的事，寻找一件工作使她脑子不闲，使她双手不闲。她不想再到楼下客厅里去陪那个正在打盹的母亲，却想散步一次，不过野外像是很愁惨的，只需在窗口边望一下，她就觉得心里有一种沉重的惆怅。

这时候，她发现自己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再也永远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从前教会女学里的整个的少年时代都是在一心预计未来之中度过的，都是在忙于揣测之中度过的。所以希望中的种种不断的激动，当年充塞了她的时间，使她不觉得时间是流动的。随后，刚好跨出了那个关闭着种种幻想的道貌尊严的墙圈子，恋爱的期待又立刻有了成就。那个人，那个被她指望被她遇见被她爱上的人在几星期之间就娶了她，正像服从仓促决定而娶亲似的，毫不让她考虑就抢了她抱在怀里。

而现在，最初那些日子的甜美现实快要变成日常的现实，而且对于无限的希望，对于不可知的神秘美妙的疑虑关上了门。对呀，用不着期待了。

于是今天毫无可做的事了，明天如此，以后永远如此。她觉得这一切差不多是某种幻灭，是冥想中的一种沮丧现象。

她站起了，把额头靠在窗子的冰凉的玻璃上。随后抬头向天上望了些时候，看见正跑着好些灰色的云，她决定到外面去走了。

野外和草木现在和五月里的是同样的吗？从前，树上的叶子欣欣向荣地对着日光，碧绿的草点缀着火焰样的蒲公英，血红的罂粟和笑脸迎人的雏菊，配上好些如同悬在一条无形的线上飘飘飞动的神妙黄蝴蝶，何等富于诗意，现在都变成了什么？从前，空气充满着生命芬芳和具有繁殖力的微尘，所以富于陶醉力，现在，那种陶醉力已经不存在了。

两条被秋末长雨浸透的树荫便道盖着一层地毯似的落叶，在那些几乎精赤的白杨的瑟瑟颤动之下展开。细而长的树枝迎风晃动，还摇着一点儿预备飘向空中的叶子。而那点儿到眼下黄得如同大个儿金元样的仅存的叶子，如同使人流泪的长期惨雨一般镇日不断地离开树枝，在空中回旋漂泊终于落在地上。

她一直走到了灌木小树林子。那地方凄惨得像是一个垂危者的卧室。从前那些隔离着曲折小径使它格外幽静的生篱<sup>①</sup>是碧绿的，现在都散乱了。那些交结错综的小树本来精巧得如同一幅用盆景组成的花边，现在不过是一些互相顶撞的干瘦丫杈了；那些被寒风扫起的落叶动着，在某些处所堆着，弄出索索的声音像是垂危者的一阵伤心的长叹。

好些很小的鸟带着畏寒的啁啾声在四处跳跳蹦蹦，寻找一个栖身的地方。

然而，菩提树和悬铃木都受着排在前线阻挡海风的缜密的榆树林子的保护，依然还没有卸去夏天的服装，这一棵像是披着绯红的丝绒，另一棵像是披着橙黄的锦缎，那都是初期寒气

---

① 生篱是用种在地上的蔓生植物编成的，因其能够生长繁衍，故称生篱。

根据彼此的树液性质染成的。

苒妮沿着顾雅尔佃种的农庄在小母亲的树荫便道上慢慢地一往一来走着。有点儿东西压在她的心上了，仿佛就是预料到那种正在开始的单调生活的长期烦恼。

随后她又走上了土堤，茹梁初次向她谈恋爱的所在，并且蹲着没有走，她心绪凌乱不堪，几乎没有什么想象，她十分疲倦了，简直急于要躺下来睡一觉去逃避这一天的忧愁。

她忽然望见了一只白鸥受着急风的激动在天空穿过，于是她记起了那只被她在科西嘉岛那条阴晦的倭笪山巷子里看见的鹰。回忆到一件已经结束的愉快事情，她心里因此受到了激烈的摇动，于是她突然看见了那个光辉照人的岛和岛上的那种山野之间的芬芳气息，那种使得橙子和佛手成熟的太阳，那些粉红峰顶的高山，那些深蓝水色的海湾以及那些有湍流奔逝的凹路。

而现在，绕着她四周的是潮湿而且无情的风景和落叶的苍凉意味，尤其那些被海风带过来的黑云简直用一阵深沉的悲伤包围她，她为了不至于痛哭只得回家了。

小母亲呆坐在壁炉跟前打瞌睡，她是和白天里的惆怅过惯了的，所以已经并不觉得。父亲和茹梁一同出去散步，一面谈着他们的事情。后来天色晚了，在那个空旷的客厅里散出些忧郁的阴影，被壁炉里爆出来的火焰照着。

从窗口边向外边望过去，看得见一点儿剩余的日光还教人能够辨认初冬的愁人景物，灰暗的天色像是涂上了污泥。

男爵不久回来了，茹梁跟在后面。男爵一走进这间晦暗的屋子就打着铃子叫唤：“快点，快点，拿灯来！这儿真不痛快！”

他坐在壁炉跟前了。那双湿了的脚在火焰近边冒着热气，鞋底上的泥土被火烘干了就落下来，这时候，他快乐地擦着手掌说道：“我很相信快要下冻了，北面的天色是发亮的，今晚正是圆月，夜里一定会冷得很。”

随后他转过脸来望着他的女儿说：“说呀，女小子。回到了故乡，回到了自己家里，陪着两个老年人，你可满意？”

这个问题动摇了苒妮的心。她倒在她父亲怀里了，眼眶里满是眼泪，后来如同要求原谅一样激动地吻着父亲，因为她心里尽管极力想教自己喜笑颜开，但是她感到自己忧愁得快要晕倒。她固然念及从前指望重见父母时候的那种快乐，而眼下这种冷落态度竟至于麻痹了她的亲爱心情，她因此诧异了，这正同我们曾经远远地想着心爱的人而又失去了随时去看他们的习惯，一下重新看见了他们，就感到亲爱的心情因此中止，必须等到共同生活上的种种联系重新得到了联络才得恢复过来。

夜饭是使人觉得长久的，大家都不大说话。茹梁似乎忘掉了他的妻子。

饭后，苒妮在客厅里面对着完全睡着了的小母亲，让自己也懒洋洋地受着火炉的催眠力。后来有一个时候，男爵和茹梁说话的声音惊醒了她，她极力振作自己的头脑，想起小母亲既然久被这种习惯上毫不间断的颓唐状态所纠缠，自己是否也就会受到同一的影响。

壁炉里木柴的火焰在白天是无力的和不很红的，现在变成了活跃光明而且发炸的。它射出好些突起的亮光照着围椅上的黯淡的壁衣花绣，照着狐狸和白鹤，照着发愁的鹭鸶，照着知了和蚂蚁<sup>①</sup>。男爵走过来了，带着笑容对着烈火伸开手掌说道：“哈！哈！这燃得很旺，今天晚上。下冻了，孩子们，下冻了。”随后他伸出一只手搁在苒妮的肩上，另一手指着壁炉里的火向她说：“你可看见，小女儿，这是世上最好的东西：大火炉，一家人围着的大火炉。什么东西都比它不上。不过大家可以睡觉了。你们应当都乏了，孩子们？”

回到了楼上的卧房里。这青年妇人想起何以前后两次同样回到白杨堡这个心爱的地方竟有很不同的感想。为什么她现在觉得自己受了创伤，为什么这所房子，这个亲切的故乡，一切素来使她心弦颤动的事物，到今天竟使她觉得都是很伤心的？

但是她的眼光忽然落到时钟上了。钟摆下头的那只小蜜蜂

---

① 这些鸟兽昆虫都是拉封丹寓言中的经过拟人化的动物。

始终用同样的迅速而不间断的动作，在那一撮镀金的花上面由左摆到右再由右摆到左。这时候，苒妮突然受着了一阵爱情冲动，使自己望着这套像是有生命的小小机械，这套对她歌唱时间而且如同胸脯一般搏动的小小机械流出眼泪来。

在她和父母拥抱的时候她是显然没有这样受到感动。心弦蕴藏着的神秘真有好些不是任何推理力所能钻透的。

自从结婚以来，她今天是首次单独一人睡在自己的床上，茹梁托词身子疲乏已经使用了另外一间卧房，并且已经商量妥当夫妇俩各有各的卧房<sup>①</sup>。

她费了长久的时间才睡着，首先是她不觉得有一个人靠着她，因此有些诧异，其次是她久已失去了独宿的习惯，最后是那种顽强地压着屋顶的无情北风使得她意乱心烦。

早上，她被一阵映在床上的血红日光照醒了。窗子上的玻璃满盖着霜花，都红得如同整个天空发了火一样。

裹着一件厚的浴衣，她跑着去打开了窗子。

一阵干燥刺人的冰凉的轻风吹进了卧房里，用一阵使人流泪的尖锐寒气削着她的皮肤。在一阵满是霞光的天色中央有一个庞大的日轮，金红丰满得像是一副酩酊大醉者的脸从树林子后面显出来。地面满盖着白霜，变成了干燥而坚硬的，在农庄中人的脚底下发出响声。仅仅的一夜之间，白杨树上那些还没有脱尽叶子的树枝现在全是光光的了，在那片荒地后面，显出了那幅点缀着好些白点儿的碧绿海波。

悬铃木和菩提树在风力之下都迅速地落光了叶子。每逢冰凉的风经过一次，那些由于陡然下冻落下的枯叶旋流，如同鸟群似的在风中飞舞。苒妮为了着好了衣裳走到门外，为了找点事情做，她去看左右两边的佃农了。

马尔丁那一家子张开胳膊欢迎她，佃农的妻子吻着她的两颊；随后他们又强迫她喝了一小杯果仁酒。后来她又到了另一个农庄。顾雅尔一家子同样也张开胳膊欢迎她，佃农的妻子在

---

<sup>①</sup> 夫妇各有各的卧房，在欧洲原是常有的事。

她的耳朵每边都“啄”了也似的吻一下，后来她又不得不喝一小杯覆盆子酒。

以后她回家吃午饭了。

午后像昨天的一样流过，潮气固然没有了，但是代之而起的是寒气。那一周里的空余那些日子都和这两天相似，那一个月里的其余那些周又都和这第一周相似。

然而她对于远方的恋恋不舍之情却渐渐淡了。习惯正像某些水泉在器皿上面沉淀一层石灰质的外衣似的，在她的生活上养成了一种听天安命的心情。后来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成千累百毫无意义的事物而起的兴味，一种对于简单平凡的固定事务而起的顾虑，在她心上产生了。后来又在她身上发展而成一种愁肠百转的性情，一种对于人生的模糊的幻灭。她究竟不满足什么？她究竟指望什么？她自己并不知道。绝没有一点世俗浮华的需要来支配她，她绝不渴想娱乐，甚至绝不热心于可以遇见的愉快，并且究竟哪些愉快？所以简直像客厅里的那些因为年代久远失了光彩的古老围椅一样，什么全慢慢地在她眼里褪色了，什么全晦暗了，显出了一种苍白而忧郁的情调。

她和茹梁的关系都完全变更了，仿佛自从新婚回来之后，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那正像一个演员演完了所扮的角色仍旧恢复寻常的面目一样。他偶然也对她关心，甚或也和她说话，那究竟是不多见的，一切恋爱的痕迹都已经突然消逝了，并且夜间他很少进她的卧房。

他取得财产和家务的指挥权了，检查农庄的佃约，反复刁难那些农人，削减种种费用，并且自身在穿着得像是个乡下领主样的庄户之后，失掉了他在订婚时代的光彩和优雅的丰仪。

他从自己从前的衣柜里翻出了一件古老的猎衣，那是绒做的，安着好些紫铜纽扣，而且浑身全是斑斑点点，但是他穿上了之后一直不脱下来，他自认为没有讲求修饰的必要了，因此停止了修面，以至于他那种剪得不合法的长髯使他的脸儿变成丑得不可思议的了。他的手再也不被他注意了，他在每顿饭之后总要喝四五杯白兰地。

苒妮想法子对他温存地埋怨了几句，他很粗鲁地回答道：“你让我太平点吧，可成？”从此她不敢冒险再劝他了。

她忍受这些变化了，甚至于忍受的方式也使她认为稀奇。在她心里，茹梁已经变成一个不相干的人，这个不相干的人的理智或者情感对于她现在都是隔绝的。她时常想象这一层，每每问起自己：何以两个人在那么相遇相爱而且在一种爱抚的冲动当中结为夫妇之后，忽然彼此互相觉得对方几乎像个陌生人，像个从没有同过床的陌生人。

并且，何以他这种遗弃并不使她感到更多的痛苦？人生可是这样的？他和她可是都有错误？她在将来可是毫无指望？

倘若茹梁这时候仍旧像往常同样整齐、清洁、优雅、富于诱惑力，苒妮是否也许会更加痛苦？

他们一家子商量好了：过了新年之后，新夫妇将要单独地待在白杨堡，小父亲和小母亲都要回到鲁昂的宅子里住几个月。至于这一对青年夫妇既然要在白杨堡住一辈子，那么他俩在这地方应当为自己有所布置，使自己住得惯又住得愉快，为了做好这种工作，所以他们在这一个冬天<sup>①</sup>里简直应当和古堡相离。并且还有几家邻居，茹梁要把妻子向他们介绍。那就是从前谈过的白利斯乡、古忒列和傅尔乡几个贵族人家。

不过这对青年夫妇还不能够动身去拜访，因为直到眼下还没有方法找到油漆技工，把马车上那种标识门阀的勋徽重新画过。

男爵家传的老车子在事实上已经让给了他的女婿，而茹梁却极力坚持非得把乐马尔家的勋徽和伏德家的合并画在一块儿，他不同意到邻近各处的古堡里去。

然而，在本省只有一个人还懂得有关勋徽图案的专门技艺，那是博耳贝那地方的一个油漆技工，名叫巴答依，整个诺曼底

---

<sup>①</sup> 欧洲人的“冬天”通常是从“12月22日”算起的，而“春”“夏”“秋”三季则分别从“3月21日”，“6月21日”和“9月22日”算起，所以此处的冬天要到下一年3月20日才算结束。

省的各处古堡为了把种种贵重的装饰加在车门上边，使得他来来往往不断地跑。

在十二月某一天午饭快吃完的时候，终于看见有一个人推开了栅栏子，从右手边的小路走过来。他背着一口箱子。那正是巴答依。

有人带他走进饭厅并且给他预备饮食，当他是老爷样的人，因为他的专门技艺，他和省内全部贵族不断的往来，他那些有关勋徽的，有关习用术语的和有关寓意画的知识，把他造成了一种勋徽专家样的人，领主们都和他握手。

他们立刻教人送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过来，并且在巴答依吃着饭的时候，男爵和茹梁起草他们两家勋徽合并画在一块儿的图案。自从谈到这些事情以后，男爵夫人很忙碌地发表种种见解，后来苒妮也来参加讨论，仿佛有点儿神秘的兴趣突然在她心上醒了一般。

巴答依一面吃饭一面表示他的见解，有时候还拿着铅笔拟一个计划，举了好些例子，画出本省所有的领主们的马车，仿佛在他的头脑里，甚或在他的声音里都带着一种贵族意味的气氛。

那是个矮个儿的汉子，灰白头发剪得秃秃的，双手留着油漆的痕迹，并且身上一股煤油味儿。据说他从前有过一桩很恶劣的有关风化的事件，不过一切带着头衔的人家对他的普遍重视久已洗刷了这种污点。

一下喝过了咖啡，他们就引了他走进车房，并且揭去了那幅盖在车上的漆布。巴答依审查了它，随着郑重地报出了那些被他认为图案上必须用的尺寸，在重新交换了意见以后，他就动手工作了。

虽然天气寒冷，男爵夫人为了看着他工作教人搬了一把椅子过来，随后她又教人送个脚炉来烘她那双发冷的脚，末后安安稳稳和油漆技工谈着天，对他问起自己所不知道的那些婚姻以及新近的生育和死亡，根据他种种说明来补足那种牢记在心里的各家世系。

茹梁跨着骑在他丈母身边的一把椅子上。他吸着烟斗，向地下吐口水，侧耳静听，同时望着巴答依给他的勋徽上颜色。

不久，西蒙老汉肩着铲子向菜园里走，也停着脚步来看，后来巴答依到了古堡的消息也传进了两个农庄，那两个佃农的妻子也都很快地走过来看。她们站在男爵夫人的两边，兴高采烈地重复说道：“像这样仔仔细细描这些把戏，真得要有手法。”

两扇车门上的勋徽直到第二天十一点才完全画好。立刻大家都到场了，末后把车子拉到外面来仔细看一遍。

那是画得令人满意的。大家称赞那个背着箱子告辞的巴答依。男爵两夫妇和苒妮以及茹梁都一致因此承认油漆技工是个很有天才的人，倘若从前环境许可他，无疑地他是可以做一个艺术家的。

但是因为力图省俭，茹梁完成了好些节约办法，那都是需用好些新改革的。

赶车的西蒙老汉早已改做种园子的了，子爵自己担负着赶车的职务，并且他早已卖掉了那两匹拉车的高头大马，目的是免得负担牲口的草料。

随后，他想起倘若自己和男爵夫妇父女一同坐着车子出去，那么下了车的时候总得有人来照顾车子和牲口，所以他又早把一个名叫麻吕司的牧童改做一个小跟班。

尽管马都卖掉了，他却又早有另外找马的办法。那就是在马尔丁和顾雅尔两家的佃约上加上一个特别的条款，强制两家每月在他指定的那一天各自拿出一匹马来替他拉车，交换的条件就是他们可以免缴每年的鸡鸭。

所以某一天顾雅尔家牵来了一匹没有劲儿的黄毛大马，马尔丁家牵来了一匹长毛小白马，于是这两头牲口就并排地被人套在那辆四轮马车的辕子里了。麻吕司浑身掩在西蒙老汉那件金边礼服里边，引着车子停到了古堡的台坡儿前面。

茹梁经过一番修饰又挺着腰杆儿，略略恢复了他过去的高雅丰仪，不过他那簇长髯始终给他添了一种平凡的外表。

他仔细看过了那两匹马，那辆马车和那个小跟班，认为那

都使他满意，因为他唯一重视的事就是那些重新画好的勋徽。

男爵夫人靠着丈夫的胳膊从她的卧房里走下来了，又费着气力上了车，后来坐下了，背上靠着好些靠垫。苒妮跟着出来了。她首先看见牲口的配搭样子笑起来，说白马是黄马的孙子，随后望见了麻吕司，发现他的脸罩在那顶缀着帽徽的大帽子里头，幸而他的鼻梁挡着帽子不教它再往下罩，两只手在那双又长又大的袖子里失踪，两条腿被礼服的下摆像裙子似的围着，脚上那双很大的皮鞋异样地露在裙子下边，后来她又发现他为了望什么，必须仰起脑袋，他为了走一步必须像跨过一条河似的提起膝头，他为了服从吩咐却像个盲人般乱动：眼见得这样遮蔽在衣帽的宽大尺寸之下，他整个儿是废物了，她因此又不得不放声大笑了，而且笑得没有法子可以停住。

男爵回过头来望了，仔细看着这个手足失措的矮人，立刻受到传染作用，他的笑声也爆发了，他召唤他的妻子，自己却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瞧麻——麻——麻吕司。他是不是滑稽！老天，他是不是滑稽——滑稽！”

男爵夫人把头伸到车子门口去望了，看清楚之后，一阵快乐如同突击似的逼着她狂笑起来，力量大得教车厢在弹簧上面蹦蹦跳跳，仿佛受到颠簸一样。

但是茹梁的脸色是苍白的了，他问：“你们有什么事情笑得这样，简直应当全是痴人！”

苒妮坐在台坡儿的石级上，她生病了，身上痉挛了，没有镇定的能力了。男爵也照样坐下来，在马车里，好些阵连续不断的打嚏样的声音，一种连续不断的母鸡召唤雏儿样的声音，正在说明男爵夫人笑得噎住了嗓子。末后，麻吕司身上的礼服陡然开始变成摇摇晃晃的了。无疑地他也懂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正躲在帽子底下使劲地笑。

这时候，茹梁怒气冲天似的赶过去。伸手打了麻吕司一个耳刮子，使得他的大帽子从头上落下来滚到草地上，随后，把身子转过来对着他的丈人，用一阵气得发抖的声音喃喃地说道：“我觉得您不应当笑吧。倘若您从前没有浪费您的财产并且吃掉

您的存款，我们何至于会到这样的地步。倘若您破了产，那究竟是谁的过错？”

整个的快活空气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立刻消散了。并且谁也不说一句话。苒妮现在几乎要哭了，静悄悄地上了车坐在她母亲身边。男爵吃惊得不再做声就对着母女俩坐下，末后，茹梁教那个肿着脸儿流眼泪的孩子爬到车子前头的座位上，自己就坐在他的旁边。

道路是凄凉的并且像是遥远的。车子里谁也不说话了。三个人都是不快活的和不自在的，都不愿意道出那件正使得他们心里忧虑的事。这个痛苦的念头很顽固地缠着他们，所以他们都很感到不会有什么方法谈到旁的，所以他们认为与其牵涉到这个令人难受的主题，倒不如沉郁地闭嘴为妙。

车子在两头牲口的快慢不同的“走步”之下沿着各处农庄的院子旁边走，使得那些受了惊的黑母鸡展开大步逃着向篱笆缝儿里直钻，有时候，一条嗥着的狼狗跟在车子的后面，随即竖着身上的毛回到房子里一面偏着脑袋再向车子乱叫。一个趿着一双满是泥污的木鞋的汉子，双手插在衣袋里，身上的蓝布罩衫被后面的风鼓得滚圆，拖着一双懒洋洋的长腿走着，看见了车子连忙站在一旁让它经过，并且笨手笨脚地脱下了他的鸭舌帽来敬礼，使人看见了那些黏在顶上的头发。

每个农庄和那些远远地相距的其他农庄之间，展开着无限的平川地带。

最后，他们走到一条两边满是松树的宽阔大道上了，它是和公路相接的。道上那些深沉的车辙满是烂泥，使得车子左摇右晃。使得小母亲迸出好些叫唤。走完了这条大道，就是一带关着的白栅栏子，麻吕司跑下去打开了它，于是车子在一条圆形的小路上绕着一片非常宽阔的草地走，末后才走到一所高的建筑物跟前，那是广大而又凄凉的，所有的百叶窗都没有看见打开。

正中的门忽然开了，接着就有一个行动不很便当的老佣人，他穿的是一件被工作围腰掩住一部分的黑柳条的红绒坎肩，拖

着歪歪的小步儿从台坡儿的石级往下走。他问明白了拜访者的名姓就引了他们走进一座宽阔的客厅，又费了大事才推开那些一直关着的百叶窗。家具都是上了套子的，座钟和高架子烛台也都罩着白布外衣，后来一阵发霉的空气，一阵冷而且湿的古老空气，仿佛把凄凉的意味渗入到他们的肺脏、心脏和皮肤。

大家坐下来候着。一些从楼上过道里传下来的脚步声说明了一种不常见的兴奋动作。那些慌张的古堡人物正忙着给自己穿衣裳。那是费了时间的。有一只叫人铃响了好几回。许多其他的脚步声从一条扶梯上走下来，随后又再走上去。

男爵夫人被寒气侵袭了，接连打了好几次喷嚏。茹梁在客厅里来来往往走着。苒妮无精打采地坐在她母亲身旁。而男爵呢，他背靠着壁炉的大理石台子，始终低着脑袋。

末后，客厅的那些高大的门有一张被人推开了，白利斯乡子爵两夫妇进来了。他俩都是矮小的，微微地显得清瘦，走起来有点像麻雀那么跳，年纪难于使人估得出来，礼貌周详，神情不很自在。女的穿的是起花丝织品的裙袍，戴的是纯色丝带编的软帽，用那种略带刺耳的声音快快地说话。

男的紧紧地绷在一件精致的方襟大礼服里，弯着膝头向人致敬。他的鼻梁、眼睛、松了的牙齿，使人看做涂了发蜡的头发和讲究排场的衣着，都光亮得像是那些被人小心谨慎处理过的物件一般地光亮。

交换了最初那些表示欢迎的和邻居应有的客套话之后，谁也找不着可说的了。于是双方面无缘无故地互相颂扬了一番。大家希望双方面仍旧继续这些上好的来往。人在成年住在乡下的时候，这都是一个互相见面的手段。

客厅里的冰凉的气压钻入了骨髓，冻哑了嗓子。现在男爵夫人不仅仍旧有点打嚏而且又咳嗽了。于是男爵做了起身的暗号。白利斯乡两口子极力坚持地说：“怎么？这么快就走？真的请各位再坐一会儿。”但是苒妮站起来了，尽管茹梁觉得拜访的时间太短向她做了好些手势。

为了催促车子，他们想打铃召唤佣人去做。但是铃子是失

了效用的。古堡的主人翁亲自赶出去，随后回来报导有人已经把牲口解下来送到了马房里。

那自然不得不等候了。每个人都得找一两句可谈的话。他们谈到多雨的冬季了。苒妮由于愁闷不由自主地有些儿发寒栗，就询问白利斯乡两口子成年单独地相对究竟有些什么事好做。但是他俩都因为这问题感到诧异了，因为他俩简直没有闲空：或者时常写信给他俩那些散居在法国境内各处的贵族亲戚们，或者如同陌生人一般彼此整日礼貌彬彬面对面地做些极其琐碎的工作，或者虚张声势地谈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那个无人使用的客厅很空旷，在那里边的发黑的承尘板下面，任何家具都罩在布罩子里边，而主人两口子都很矮小，很清洁，很有规矩，因此在苒妮看来，这两口子好像是两个封在罐头里保存的贵族。

车子终于由那两匹不相等的老马拉着在窗子外边过来了，不过麻吕司却不见踪影。原来他自以为可以自由自在闲到黄昏，无疑地已经跑到田地里去耍了。

茹梁气极了，央请旁人等会儿打发麻吕司走着回来，末了在双方互相再三致敬以后，他们又重新向着白杨堡出发了。

一下关上了车子的门，苒妮和她的父亲尽管心里都还丢不下茹梁先头的那种粗暴态度，不过已经一面模仿白利斯乡两口子的姿势和音调一面开始笑起来了。男爵模仿那个丈夫，苒妮扮演他的妻子，但是男爵夫人对那两口子本来是敬佩的，因此不快活地向父女俩说道：“你们不应当这样瞧人不起，那都是很有规矩的人，出自名门贵族的。”为了不和小母亲别扭，父女俩都不响了，不过父女俩偶然互相望着的时候免不得仍旧再干起来。他做出礼貌彬彬的致敬样子，并且用一道庄严的口吻说道：“夫人，府上的白杨古堡当着整天不停的海面大风，应当是很冷的。”她装出一种不自然的神情，并且如同鸭子洗澡一般迅速轻微地摇头故作媚态说道：“噢！这儿吗，先生，我整年有事要做，并且我们还有多少少的亲戚都得给他们写信，而白利斯乡先生把什么都推在我身上。他正和碑勒长老做着渊博的探讨工作。

他们正一块儿著一部诺曼底的宗教史。”

男爵夫人也微笑了，她是不大快意而又厚道的，所以重复地说：“这样讥诮我们同阶级的人是不好的。”

但是车子忽然停了，茹梁嚷起来了，向后面召唤一个什么人。于是苒妮和男爵都从车门口伸出头来，望见了一个怪样子的人仿佛向着他们直滚过来。那个人的腿被礼服的飘飘荡荡的下襟牵制着，眼睛被那顶不住地忽起忽落的帽子遮没着，两只袖子舞得像风磨的翅膀一样，他踏着那些被他匆匆忙忙经过的大水坑，撞着路上的石头身子就歪着跌倒，乱跑，乱跳，浑身全是烂泥，麻吕司展开两只脚的全部速度跟着这辆拜客回家的马车直撵。

等得他撵上了马车，茹梁立刻弯着腰伸手抓住他的衣领，提起他放在自己身边，丢开缰绳，举起拳头像雨点般地向帽子上乱打，帽子往下罩着那孩子的肩头，响得像是一面鼓。孩子在帽子里直嚷，拼命想逃，想从车上跳下去，但是这时候，他的老板一只手抓住他，另一只手始终乱打。

苒妮慌张起来，吃着嘴说：“父亲……唉！父亲！”男爵夫人也生气了，紧抓着她丈夫的胳膊说道：“您真得阻挡他，雅格。”于是男爵突然放下了前座的玻璃窗，接着抓住了他女婿的胳膊。用一道发抖的声音对他嚷着：“您是不是肯立刻住手？”

茹梁吃惊了，回头向他说道：“您简直没有看见这畜生把金边礼服糟蹋成什么样子？”

但是男爵把脑袋伸到这两个人中间：“唉，这于我算得什么！何必粗暴到这步田地。”茹梁重新生气了：“让我太平点吧，倘若您高兴，这原不和您相干！”他随即又举起了手，但是他的丈人突然抓着它往下直拉，因为用力过大竟使他把那只手撞着座位上的木板，并且很激烈地嚷着：“倘若您不住手，我立刻下车，并且很能够止住您，我本人！”于是使得乐马尔子爵陡然归于镇定了，耸着双肩没有回答，只鞭着牲口用“大走”的步儿拉动了车子。

母女俩都是面无人色的了，一点没有动弹，人都清清楚楚

听见了男爵夫人的心脏正怦怦地跳。

吃晚饭的时候，茹梁显得比往常比较有风趣一些，仿佛绝没有发生过一点事故。苒妮和她的父母的爽朗的厚道脾气都是善忘的，看见他的和蔼样子就随和着一块儿凑兴，正如同我们为了久病新愈的病人的好处着想似的，后来苒妮又谈到了白利斯乡两口子，她丈夫本人也诙谐起来，不过他很快地又说道：“这究竟没有关系，他们都是气派大方的。”

他们并不另外拜客了，每个人都害怕再惹起麻吕司问题。仅仅决定到新年那一天先向各邻居分送贺年片，等到来春天气和暖的时候再去拜访他们。

圣诞节到了。他们请了堂长和村长两夫妇吃晚饭。元旦又请了他们。在单调连绵的日月中间，这都是打破寂寞的仅有的娱乐了。小父亲和小母亲应当在1月9日离开白杨堡，苒妮想要留住他们，不过茹梁不大热心，后来男爵看透了女婿的冷落态度一天比一天增加，就教人从鲁昂派了一辆驿运马来接。

在起身前一天，行李都拾掇完毕，当时天气是因为下冻而晴朗的，苒妮和她的父亲决定走到伊埠去耍一趟，自从科西嘉旅行回来以后，他们还没有去过那地方。

父女俩穿过一座树林子了，那正是她在结婚的那一天情意合地同着那个已成终身相守的伴侣走过一遍的。当日在这座树林子里，她接受了他的第一次爱抚，由于第一次战栗而不免心惊，并且预先感到肉欲的爱情，她对于这一种肉欲的爱情，直到后来和茹梁在倭筭山巷子里的泉眼跟前，一面吸着泉水一面接吻的时候，才终于彻底认识。

现在这树林子里没有叶子了，没有蔓生的草了，剩下的只有枝柯的动摇声音，那种模糊枯燥的细微声音正是冬天木叶脱尽的时候，我们在轮流采伐的树林子里常常听见的。

父女俩走进小镇了。街道全是空洞的、沉寂的，保留着一阵海水的、海草的和鱼的味儿。棕黑色的大渔网始终是晾着的，有些挂在门前，有些摊在礞石上。灰黑寒冷的海同着它那种永

远不灭而且动荡的泡沫正在开始退潮，向着费岗那一带的悬崖脚边退出了那些略带绿色的岩石。沿着海滩，好些搁浅了的大划子侧起躺下像是好些死了的大鱼。天色晚了，打鱼的人都结队过来了，踏着航海者用的长统大皮靴迟缓地走，脖子上围着毛织物，一只手提着一大瓶烧酒，另一只手提一盏船用风灯。他们绕着那些偏着的划子，用诺曼底人的从容态度把他们那些渔网和浮标，一个大面包，一罐奶油，一只酒杯和那瓶淳净的烧酒通通搬上了划子。随后，他们把那只扶起了的船向水里推，它发出震耳的响声在石滩上往下走，突破了水里的泡沫，冲上了浪头，摇摇晃晃了一会儿，张开了棕黑色的翅膀，同着桅子顶上的那盏小风灯没入了夜色里。

船户们的妻子们也都在海岸边，她们的强健高大的身躯只包着一层薄薄的裙袍，她们一直候到最后一个渔人坐上了船出发之后才向那个鸦雀无声的小镇里走，用她们那些尖锐的声音惊醒那些黑暗街上的深沉瞌睡。

男爵和苒妮没有走动，欣赏渔人们在黑影里离开海岸的情形，为了不至于饿死，他们这些人每天夜晚都要这样去冒生命的危险，然而他们都穷苦得从来没有吃过肉。

男爵感叹不尽地望着大西洋喃喃地说：“这是可怕的和美丽的。在这片海上，黑暗正罩下来，在这片海上，生命是在危险中的，它多么雄壮伟大！可对，苒袅蒂？”

她带着一种被她忍住的微笑回答道：“这不及地中海可爱。”但是她父亲生气了：“地中海！那是一点儿液体油，一点儿糖水，一只洗衣大木桶里的蓝水。你瞧这个海吧，涌出这些浪堆儿多么可怕！你再替那些渔人想象吧，在浪堆儿上面向前走了，我们现在已经望不见他们！”

苒妮叹了一口气表示同意：“对哪，倘若你爱这么说。”但是地中海那个已经到了嘴边的名词却重新牵住了她的心，把她的全部思想都推向那些被她梦想所系的遥远地方去了。

这时候，父女俩由大路回家了，不再重新经过那些树林子，只提起慢步爬着山坡。路上差不多没有谈天，想到就要分离，

父女俩都是不快活的。

父女俩沿着各处农庄的壕沟走的时候，偶尔嗅着了一阵捣碎了的苹果气息或者一阵牛圈里的兽肥气息，苹果气息是那种新酿的苹果酒香味，素来一到冬季就在整个诺曼底各处村庄上面飘浮，这时候拂到他俩的脸上，兽肥气息是那种并不恶劣的和微温的重浊气味不断地从牛粪堆里散出来。一个被灯火照明的小窗子，正对着路过者指示那个院子顶头的地方住着一个人家。

苒妮觉得自己的心灵仿佛正开朗起来，开始懂得好些看不见的事，于是那些布散在野外的微弱灯光，顿然使她敏锐地感到了一切的生命的孤独，无论什么都能够把一切的生命从那些可以被他们爱慕的对象的身边拆散，隔开，牵引到辽远的地方去。

这时候，她用一种消极的声音说道：“那并不是常常快乐的，人生。”

男爵叹了口气了：“你要怎样，小女儿，对于这一层，我们毫无办法。”

第二天，父亲和小母亲走了之后，苒妮就和茹梁单独地待在古堡里了。

## 第七章

现在，纸牌在这一对青年夫妇的生活当中是有用了。每天午饭之后，茹梁就含着烟斗和他的妻子斗几局纸牌，一面还举起一杯一杯的白兰地仰着头干杯——这种酒他渐渐可以喝六杯或者八杯了。以后她上楼走进卧房里坐到窗子跟前，遇到雨点儿打着玻璃或者狂风摇着玻璃的时候，她固执地绣着一根为裙袍而用的滚条。有时候乏了，抬头远远地望着愁惨的海面上卷起的浪花。这样泛泛地眺望了一两分钟。她随后重新再来做活。

此外，她实在毫无其他的事可做了，因为茹梁为了充分满足他种种揽权的需要和他种种经济的嗜欲，掌握了家务的全部管理权。他显出了一种刻薄的吝啬作风，从不给人小账，把饮食费用缩减到严格的必要限度，并且，苒妮自从回到白杨堡以来，一直教面包店里每天早上替她定做一份诺曼底式的鸡蛋面包，茹梁现在也删掉了这笔费用，强迫她把普通面包烘脆了吃。

她什么也不说了，一心避免种种辩解、种种讨论和种种吵闹，但是每逢她丈夫有一个新的吝啬表现，她总难受得如坐针毡。她原是在一个轻视金钱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这类事情在她看来，像是低下的和令人怀恨的。她不知道听见小母亲说过多少次：“金钱真的是为了给人花才造出来的。”现在茹梁却不断地说：“不把金钱从窗子里扔出去，你可是真的还没有弄惯？”并且每逢他在一份工资上或者一张账单上刮下三五个铜元，他就把它塞在口袋里一面带着微笑高声说道：“小小的水沟是凑成大河的。”

然而苒妮在某些日子里也重新回到冥想境界。她从从容容停住做活计的工作，手是软软的，眼光是没有神采的，接着她

心里重温着小姑娘读的故事，神游于种种趣味浓厚的冒险境界当中。但是忽然间听见了茹梁对着西蒙老汉发号施令的声音，她立刻抛弃了那个想象世界的摇篮般的安慰，并且重新拿起了她那件下着耐心的活计一面说道：“完结了，这一切。”末后一滴眼泪落到了她那几只抽针的指头上。

萝萨黎从前是很快乐的和常常唱歌的，现在也变了样子。她的鼓得圆圆的腮帮子早已失掉了红光，现在几乎是向里凹进的，有时候简直像是抹了些尘土。

苒妮时常问她：“你可是生病，女儿？”这个小女佣人的回答总是：“没有，夫人。”同时她有点脸红，并且很快就逃走了。

从前她是爱跑的，现在不成了，她只吃力地拖着两条腿，并且像是不爱装饰，那些负贩的商人拿着丝带、腰甲和各种香水之类给她瞧，她一点也不买了。

古堡这样一所大房子简直像是显得空虚的，加上正面墙壁上那些被雨水染污的长条儿灰色痕迹，真显得十分忧郁。

一月杪，雪来了。大家看见黑云远远地从愁惨的海面上的北方移过来，后来一阵阵的雪片儿开始下降了。一夜之间淹没了整个平原，树木到早上全像是包在那种冰冻了的泡沫里。

茹梁穿上长统皮靴，带着粗鲁的神气在灌木树林子里消遣，他躲在那条对着荒地水沟后边窥探那些移居的鸟。不时有一响枪声突破了野外冻结了的沉寂气象。于是一些受惊的乌黑的鸦群在空中绕着树木旋转地飞。

苒妮厌烦得快死了，有时候，她下楼走到台坡儿边。一阵阵模糊的人声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在那幅惨白单子的酣睡沉静气象上面发生了反响。

随后，她什么也听不见了，除了由远远的波浪传过来的一种卷动声，以及由灰尘样的干雪始终落个不停所造成的模糊而连绵的摩擦声以外，她什么也听不见了。

轻而密的飞絮不断地往下落，地上的雪不断地一步一步厚起来了。

在某一个这样灰白色的早晨，苒妮呆呆地坐在卧房里的

壁炉边烘脚，这时候萝萨黎正替她慢慢地收拾床铺，她的样子已经一天一天起了变化。苒妮忽然听见自己背后有一道表示痛苦的叹息声。她并没有回过头来就问道：“你究竟有什么不得劲？”

女佣仍旧如同往常一样地回答：“没有什么，夫人。”不过她的声音像是很微弱的，像是气力快要用尽了。

她已经想到另外的事了，忽然觉得自己简直听不见青年女佣的动作声音。她叫唤道：“萝萨黎！”什么也没有动弹一下。于是她以为她悄悄地走了，就提高了嗓子再叫唤：“萝萨黎！”并且预备伸着胳膊去打铃子，这时候，她忽然听见她身边发出一道深沉的呻吟，她感到一阵寒噤使得她不能说话了，于是她立刻站起来。

小女佣人脸色苍白双眼发愣地坐在地下，伸长着双腿，背靠着床边。

苒妮连忙赶过去问：“你有点什么不得劲？你有点什么不得劲？”

萝萨黎一个字也不说，一个手势也不做。只用一种发痴的眼色盯着她的女东家，并且老是喘气，像是有一种很可怕的疼痛使得她难受。随后，她突然绷直了全身仰着滑到地上，咬紧了牙关去掩住一道求救的叫唤。

萝萨黎的裙袍本来裹住她那双叉开着的腿，这时候，有一件东西在裙袍里面动弹着，并且那地方立刻发出一阵异样的声音，一阵轻轻的液体波动声音，一阵在扼住了的嗓子里半闷着的喘息，随后忽然来了一道悠长的猫鸣，一道脆弱的平不平之鸣，那正是婴孩初历人生的第一声痛苦叫唤。

苒妮突然懂得了，接着就神志惶惑地向扶梯跑一面叫唤道：“茹梁！茹梁！”

他在楼下回答：“你要什么？”

她费了大劲儿才说道：“因为……因为萝萨黎她……”

茹梁跑过来连忙跨上扶梯，立刻粗鲁地走进卧房，一伸手就掀起萝萨黎的衣裳，于是发现一小块很难看的肉，那是有皱

纹的，呻吟着的，抽掣着的并且浑身是黏的，正在萝萨黎两条光着的大腿中间乱动。

他站起来摆出一副凶恶的脸，把他的惊慌失措的妻子推到门外向她说：“你不用管这件事。走开吧。叫西蒙老爹和吕狄温到我这儿来。”

苒妮浑身发着抖走到楼下的厨房里，随后不敢上楼就走进冰凉的客厅忧虑地等候消息——自从她父母走了之后，那地方是一直没有生过火的。

不久，她看见男佣人跑着出去了。五分钟后，他带着当地的收生婆唐都寡妇回来。

于是扶梯上起了一大阵忙乱，像是搬运一个受伤的人，末后，茹梁走过来通知苒妮，说她可以仍旧上楼进卧房去。她浑身颤抖得如同刚刚看见过什么狞恶的祸殃一样。于是再坐到壁炉跟前，随后问道：“她现在怎样了？”

茹梁心里别有所注，焦躁不安，正在屋子里乱走。一种怒气像是激动了他。开初他简直没有回答；随后在几秒钟之末，他才站住向她说：“你打算怎样处置那个女孩子？”

她没有懂，只望着丈夫：“怎样？你想说什么？我呢，真不知道。”

他忽然如同被激怒似的大嚷起来：“然而我们不能留一个私生子在家里。”

于是苒妮觉得简直找不出办法了，随后经过一大阵沉默之后才说：“不过，朋友，将来也许可以把孩子寄交给奶娘奶吧？”

他不等她说完就嚷着：“将来谁出钱？是你吧，无疑地？”

她又考虑一大阵，寻找一个办法，终于才说：“但是孩子的父亲将来会出钱，并且，倘若他和萝萨黎结婚，自然就没有困难了。”这时候，茹梁仿佛气得忍无可忍，愤愤地说：“父亲！……父亲！……你可认识他……那父亲？……不认识吧，可对？那么怎样办？……”

苒妮心下被感动了，带着怒气说：“但是他将来不会把这女

孩子这样丢着不管，否则就是一个卑劣的家伙。我们将来要查问他的名姓，要一块儿同去找他，他将来真得非说明白不可。”

茹梁是气平的了，并且重新又走起来，他说道：“亲爱的人，她是不肯说那个男人的名姓的，她将来要向你招认的不会比向我招认的多……并且倘若那个男人不愿意要她，又怎么办？……然而我们不能够让一个做了母亲的闺女带着她的私生子住在我们家里，你可懂得？”

苒妮固执起来，重复地说：“那么他真是一个下流东西，那个男人；不过我们将来非得认识他不可，到末了，他会明白我们的道理。”

茹梁的脸色变成很红的了，他又生气了。“不过……暂时呢？……”

她不知怎样决定于是问他：“你怎样打算，你呢？”

他立刻说出了他的意思：“哈！我吗，那很简单。将来我给她点儿钱并且请她带着孩子滚蛋。”

但是这青年妇人受了顶撞很生气了，她说：“这样的办法，永远不成。她是我的奶姊妹，萝萨黎，我和她是一块儿长大的。她犯了错误，多么令人生气，但是我将来不能因此把她扔到门外，而且她的婴孩倘若必须有人抚养，将来归我就是了。”

于是茹梁大声嚷起来：“我们将来一定会有一种好听的名誉，我们这样的人，都有我们的姓氏和我们的社会关系！将来随便到哪儿，人都会说我们袒护淫邪和收容贱货，末了，有荣誉的人将来都不要上这儿的门。到底，你真的怎样盘算？你发痴了！”

她已经宁静了，说道：“我永不让人把萝萨黎扔到门外去，倘若你不愿意留着她，我母亲将来是要再用她的，并且到最后我非得查出婴孩父亲的名姓不可。”

这样一来，他怒气冲天砰的一声带上了门就走了，一面还嚷着：“娘儿们固执己见真是糊涂！”

到了午后，苒妮上楼走进了产妇的屋子里。那个小女佣人是由唐都寡妇看护的，张着眼睛静静地躺在床上，看护抱着初

生的婴孩摇着。

萝萨黎一下看见女东家就痛哭起来，把脸儿藏在被盖里，浑身因为悲痛抖个不停。苒妮指望拥抱她，但是她盖住脸儿抵抗。于是看护来干涉了，揭开了她脸上的被盖，末后她让人来拥抱她，仍旧哭着，不过是轻轻的了。

一撮小火烧在壁炉中间，气候是寒冷的，婴孩哭着。苒妮害怕再引起她伤心，不敢谈到婴孩，只抓着她的女佣人的手一面用自然而然的音调重复地说：“这毫不算什么，这毫不算什么。”那个可怜的女佣人偷偷地望着看护，一面应着婴孩的叫唤显出吃惊的样子，后来一点剩余的悲伤咽住她的嗓子，不时还使她迸出一两声显得抽掣的歔歔，同时忍住的眼泪像是被她吞到了嗓子里。

苒妮又拥抱她一次，并且低声慢气地在她耳朵边说：“我们将来一定要仔仔细细照顾她，你不用害怕，女儿。”随后萝萨黎忽然又痛哭起来，于是苒妮很快地退出了。

她每天都去看她，萝萨黎每天看见女东家一定大哭。

婴孩寄到附近一个人家去喂奶了。

这一向，茹梁不大和他妻子说话了，像是自从她拒绝辞退女佣人以来，他就对她怀着一种很大的怒气。某一天，他重新提起辞退的主张，但是苒妮从口袋里取出男爵夫人的一封信，她的办法是：倘若在白杨堡没有人肯留这个女佣人，她要求他们立刻把女佣人送到她那里。茹梁气极了，高声嚷着：“你母亲像你一样发痴。”不过他从此不再坚持了。

半个月之后，产妇已经能够起来并且如同从前一样做事。

于是苒妮在某一天早上教她坐下，握着她的双手，眼睁睁地盯着她一面说道：

“那算什么，女儿，你从头到尾地告诉我吧。”

萝萨黎发抖起来，末后才含糊地说：

“说什么呀，夫人。”

“婴孩是谁的？”

这样一来，小女佣人重新又被一种怕人的失望制住了，她

很慌张地想拔出自己那双手来掩住脸儿。

但是苒妮情不自禁地拥抱她，向她安慰道：“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你有什么办法，女儿？你从前太懦弱了，不过这是好些人都免不了的。倘若婴孩的父亲肯娶你，将来谁也不会想起从前，而且我们要用他在我们这儿同着你一块儿做事。”

萝萨黎如同有人使她熬受惨刑似的呻吟起来，不时还扭着身子预备突围逃走。

苒妮接着又说：“我很懂得你不好意思，不过你看得出我并不生气，看得出我正和和气气地给你谈。倘若说我为什么定要对你查问婴孩父亲的姓名，那正是为了你的利益，因为我觉得你的悲伤正由于他不理会你，我正想防止这样的事情。茹梁将来要去找他，你可明白，并且我们将来要强迫他娶你。我们将来要留着你们两个一块儿在这儿做事，那时候，我们也定要强迫他好好地和你过日子。”

萝萨黎又使劲扭着身子了，不过这一次来得非常迅速，迅速得使她从女东家手里拔走了自己的那双手，并且像疯人似的逃走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苒妮向茹梁说：“我先头要萝萨黎对我揭穿那个诱惑她的人的姓名，却没有成功。你从你那方面努力吧，使得我们可以强迫那个下流东西娶她。”

但是茹梁立刻生气了。“哈！你知道呀，我不愿意听见有人谈到这桩事情。你既然要留着这个女佣人，就留着吧，不过不必再把她这主题来麻烦我。”

自从有了分娩的事情以后，他像是更易于发脾气了。他养成了习惯：遇着和他妻子说话，他必然高声大嚷，简直像是素来怒不可当。而她呢，相反地是低声下气的，全副的妥协精神，着重于避免争论，她夜间躺在床上并且时常啼哭。

尽管这种怒气是固定不变的，她丈夫却恢复了那种自从旅行回来久已忘却的爱情习惯，所以他很难得接连有三晚不跨进他妻子卧房的门。

萝萨黎不久完全恢复了健康，也没有以前那么忧郁，虽然

她仍旧像是丢不下一种来由不明的恐惧。

苒妮又试着再问她，可是她还逃走了两次。

茹梁忽然也显得比较和蔼了，后来这个青年妇人重新追随模糊的希望了，重新找着快乐了，虽然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有些异样不如意的病象，可是她简直没有谈起过。气候是没有解冻的，并且将近五周以来，天空在白天明亮得如同一片蓝水晶，夜间呢，天上满布着星星使人会以为那是满天的霜，因为广阔无边的空间是多么严寒地，在平坦的、坚硬的和放光的积雪上面展开。

好些孤立在方形院子里的农庄，掩在盖着冰花的成行大树后边像是披着白衬衣睡得熟熟的。无论是人或者家畜都不出来了，仅仅茅顶房子的烟囱向冰冻空气里吐出一线向上直升的烟，显示人类的隐藏生活。

平原、篱笆、成圈地绕在房屋外围的榆树，全体都像是死的，被寒气冻煞的。大家不时听得见树木发軼的声音，仿佛它们的肢体早和外皮脱离而单独在皮内折断了似的，并且偶尔还有一条粗大的树枝从树干上脱下来落到地上，那是酷烈的低温度冻结了树的汁液又折断了树的纤维。

苒妮在悬念之中等着和暖的春风回来，把种种在她身上穿过的模糊痛苦都归咎于季候里的怕人的严寒。

有时候她什么也不能吃，看见任何食品都觉得倒胃口；有时候她的脉搏发狂似的跳着；有时候她吃点菲薄的东西就因为消化不良以至于吐呕，并且她的神经全部紧张，不断地颤动，使她简直在一种永恒难受的骚动之中过活了。

某天晚上，寒暑表更往下降了，茹梁吃完饭之后站起来浑身都发着寒噤（因为他是非常节省木柴的，所以饭厅里的壁炉从来烧得不够热），他擦着自己的双手一面低声慢气地说：“今晚一块儿睡多么暖和，可对，猫儿？”

他用他从前那种和气孩子的笑声笑着，于是苒妮跳起来搂着他的脖子，不过她那晚恰巧觉得自己很不舒服，很悲伤，很异样地神经质，使得她用很低的声音央求他让她独宿，一面吻

着他的嘴唇。她用三五句话对他说起自己怎样不舒服：“我央求你，亲人儿，我向你保证我真不得劲。明天无疑地会好一些。”

他没有坚持，只说道：“随你的意思，亲爱的，倘若你生病，那是应当保养的。”

随后他俩谈了点另外的事。

她早早地睡了。茹梁忽然非常出乎意外地教人在自己独宿的卧房里烧起了壁炉。

等到有人通知他说：“炉子已经旺了。”于是他吻过他妻子的额头就出来了。

房子像是整个地受着寒气的动摇，那些被寒气透过的墙壁如同发着寒噤似的有些窸窸窣窣的响声，苒妮躺在床上发抖了。

为了添些木柴到壁炉里，又为了找些袍子裙子旧衣裳之类堆在被盖上，她起来了两回。然而什么也不能给她保暖，她的脚发木了，同时从她的腿肚子直到臀部都抖起来，使得她不住地翻身，动摇，过度焦躁。

不久，她的牙齿互相磕着，她的手战栗着，她的胸部紧缩着，她的心脏慢慢地用微弱的长声音跳着，并且有时候像是停着不跳；她的嗓子如同不能吸入空气似的喘着。

一阵怕人的忧闷锁住了她的心灵，同时一阵无法制伏的寒气又侵入了她的骨髓。这是她以前没有体验过的，她以前没有觉得被生命这样遗弃过，她现在准备呼出她最后的那一口气了。

她想道：“我快死了……我死了……”

末后，受到了恐怖的打击，她跳下床来，打铃召唤萝萨黎，等了一下，重新又打铃，又等了一下，她浑身发抖了，冰凉的了。

小女佣人简直没有来。她无疑地在头一觉的甜美瞌睡里睡着了，那是怎样也惊不醒的，于是苒妮糊里糊涂赤着脚跑到了扶梯边。

她蹑着脚跟静悄悄地上了阁楼，摸着了门，打开了它叫着：“萝萨黎！”始终再向前走，碰着了床，伸手在床上摸了一阵，终于发觉了那是空的。那是空的和冰凉的，简直不像有人在那

上面睡过一样。

她吃惊了，向自己说：“怎样一回事！像这样一种天气，她还是跑出去了！”

不过这时候，她的心陡然乱跳起来，使她呼吸不畅，她双腿毫无气力了，她一屈一拐地从阁楼走下二楼去叫醒茹梁。

她深信自己是快要死的，而且又指望在失去知觉以前看得见他，这样两重信心鞭策着她，所以她猛烈地闯进了他的卧房里。

壁炉里的火快要熄了，她在它的微光里发现了萝萨黎的头和她丈夫的头并排地躺在枕头上。

她狂叫了，他们两个因此同时都坐起来。这种发现的惶骇使她呆呆地停了一两秒钟没有动弹。随后她逃走了，回到自己的卧房里了。狂乱的茹梁刚才叫着：“苒妮！”使她感到了一阵难堪的恐惧：她因此害怕看见他，害怕听见他的声音，害怕听着他强辩撒谎，害怕面对面地遇着他的眼色。她末后重新赶到扶梯边再往楼下走。

现在她在黑暗里跑起来，沿着梯级滚下去和在过道的石头上折断肢体的两种危险都没有顾到。一种强烈的需要推动着她，使她只想向前逃走，什么事也不想知道，什么人也不想看见。

走到了楼下，她坐在一个梯级上了，身上始终只披着一件衬衣，脚始终赤着，并且她的神志一直是糊涂的。

茹梁早从床上跳下来了，匆匆忙忙地着衣裳。为了再躲避他，她又站起了。他也从扶梯走下来，并且嚷着：“听我说吧，苒妮！”

不成，她不愿意听也不愿意让他的指头触着她，于是像站在一个杀人犯的前面似的跑起来扑到了饭厅里。她寻找一条出路，一个藏身之所，一个黑的角落，一个躲避他的法子。她钻到一张桌子底下蹲下来了，但是他已经推开了门，手里端着蜡烛，嘴里始终重复地叫唤：“苒妮！”于是她像一只野兔样地扑到了厨房里，又像一只无法后退的动物样子在那儿绕了两周，末后他正要追上她的时候，她突然打开那扇对着园子里的门，接着就向野外直跑。

她两只踏到雪里的赤脚有时候连膝头都被雪埋没了，这种

冰凉的接触陡然提起了她最后的能力。所以她虽然全身都差不多是光着的，但是她不冷。她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心灵上的震动早已麻痹了她的身躯，她向前直跑，浑身惨白得和地面上的积雪一样。

她经过树荫便道，穿过灌木树林子，越过壕沟又从斜刺里穿过荒地。

没有月光，星群在乌黑的天顶上亮得像是散播着的火花。不过平地上都是有亮光的，颜色惨白，冻结得毫无活动气象，整个宇宙全是寂静的。

苒妮快步向前走，不喘气，不知道什么，也不考虑什么。末后，她忽然走到悬崖边了，由于本能作用她突然停着不走，蹲在地上了，什么思虑和意志全没有了。

大海在她前面了，那是看不见的和没有声息的，一片晦暗的深坑，发出落潮时海藻的卤气。

她心灵和肉体都静止了好些时，随后，她忽然开始发抖，开始如同疯狂似的发抖，简直像一幅船帆临风动摇。她的胳膊，她的手，她的脚，都因为一阵不可制服的力量而急促地跳跃颤抖，接着，她的清朗而且尖锐的知觉突然又恢复了。

随后，好些往事的影子在她眼前刷过了。那次同着他在拉司底革老汉的船上的游览，她和他的闲谈，她的初期爱情，游艇的命名礼；随后，她又回溯到更远一点的事情，直到她初返白杨堡那一夜冥想的陶醉。而现在！现在！唉！她的人生毁了，任何快乐完了，任何期待不可能了，怕人的未来局面在她看来，满是苦痛、背叛和失望。所以不如一死，那可以立刻完结。

但是一道人声在远处喊着：“是这儿，有她的脚迹了。赶快，赶快，从这儿走！”那正是茹梁在寻找她。

唉！她不愿再看见他。她现在听见前面那个深坑里有一种轻的响声，海水盖到崖石上的模糊响声。

为了向前奔过去并且向人生作最后的诀别，她已经是完全下了决心的，她站起了，口里哼出了临危者的最后那个字眼，在战斗中洞穿了肚子的青年士兵的最后那个字眼：“妈呀！”

忽然她又想起小母亲了，她看见了小母亲正痛哭着，她看见了她父亲伏在她的淹死的尸体旁边，于是她在一刹那之间感到了父母们在失望中的全部痛苦。

这时候，她瘫痪了似的重新倒在雪里了，随后茹梁和西蒙老汉都来了，麻吕司手提一盏风灯跟在后边，他们走到她跟前时，她不再逃避了。他们因为她和悬崖的边儿离得很近，伸起了胳膊抱着她向后挪。

她再也不能动弹了，所以他们随心所欲地处理着她，她觉得有人抬起了她，随后把她放在一张床上，随后又用滚烫的干布给她摩擦，随后什么都记不得了，全部的知觉都丧失了。

随后是一个噩梦——那是一个噩梦吗？她睡在自己的卧房里，时间是白天，不过她不能够起床。为什么！她一点都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中间，她听见楼板上有一阵轻微的响动，一阵乱抓乱搔的动作，微触的动作，后来忽然一只小老鼠，一只很小的灰色小老鼠在她的被盖上爬过去。另外一只立刻跟着它爬，随后又有第三只用那种活泼而细小的快步对着她的胸部走。她并不害怕，不过想抓住它，赶忙伸着手却没有做得到。

这时候，其他许多只小老鼠，十只，二十只，几百只，几千只突然从四面八方钻出来。它们向床柱上爬，在壁衣上跑，把床面上盖得满满的。随后又向被盖里钻。苒妮觉得它们在她的皮肤上滑着，使她的腿发痒，沿着她的全身跑上跑下。她看见它们为了靠着她的嗓子钻到里面又从床的另一头爬过来，她抵抗着，向前伸着双手去抓一只，但是始终只抓一个空。

她气极了，她想逃跑，叫唤，却又像有人制住她不教动，有好几只有劲儿的胳膊扣住她并且使她瘫痪，不过她看不见是谁。

她简直没有时间观念了。那经过得长久，很长久。

随后她醒来了，疲乏，疼痛，不过是和缓的。她觉得自己没有气力。张开了眼，看见小母亲同着一个完全陌生的胖子坐在屋子里，她也并不觉得稀奇。

现在她有多大年龄？自己一点不知道，并且自以为是很小的女孩子。她没有任何回忆。那个胖子说：“注意，知觉恢复

了。”小母亲开始哭了。于是那个胖子又说：“这算什么，请您镇静一点，男爵夫人，我现在对您说我负责。不过请您绝不要和她说话，绝不要和她说话。应当让她睡。”

苒妮仿佛觉得自己还在很长的半睡状态中间活着，偶尔勉强一想，沉重的瞌睡就压住了她，并且无论什么，她也没有勉强去回忆，正像她泛泛地害怕真相再从她脑子里现出来。

谁知某一次，她刚好醒来正望见茹梁单独在她身边。于是一切都回到了她的脑子里，那正同一幅掩住了她过去生活的幕布被人拉开一般。

她心上起了一阵使人恐怖的悲伤了，于是她又想逃走。她推开了被盖跳下床来，立刻就跌倒了，她的腿现在支不住她。

茹梁向她赶过去，她大声嚷着使他不许碰她。她扭着身子在地下打滚。门开了，立崧阿姨带着唐都寡妇跑进来了，接着就是男爵，末了小母亲喘着气张皇失措地到了。

他们把她重新放到床上了。她立刻狡猾地闭上了眼睛使自己绝不说话，也使自己可以随意沉思。

她母亲和阿姨看护着她，为她忙着，向她问道：“你现在可听见我们说话，苒妮，我的苒妮蒂？”

她装聋了，没有回答，并且清楚地看见白天完了。天黑了，看护睡在她床边，不时送点东西给她喝。

她一言不发地喝着，但是她睡不着了，痛苦地推想一切，追索那些遗忘了的事，如同自己的记忆中间有好些漏洞，好些绝没有记载事故的空白。

经过长时间努力之后，她渐渐找着了全部的事实。

末了，她用一种坚定的固执态度在那上面反复考虑。

小母亲、立崧阿姨和男爵现在都到白杨堡来了，所以她曾经害过一场大病。但是茹梁？他说过些什么？她的父亲是否知道？而萝萨呢？她在哪儿？并且以后怎么办？怎么办？她得着一线光明了：要像往日一样跟着父亲和小母亲回鲁昂去。她将来是个寡妇，一了百了。

于是她静候着，细听旁人在她四周说的话，很懂得不让旁人

看见底蕴，她的理智恢复了，忍耐而且狡猾，她因此感到快乐。

到了晚上，终于只有男爵夫人独自在她身边了，于是她用很低的声音叫着：“小母亲！”她的声音惊动了她自己，使她觉起了变化。男爵夫人握着她的双手问道：“女儿，亲人儿苒妮！女儿，你现在可认识我？”

“是呀，小母亲，不过千万不应当哭。我们应当长久地细谈。茹梁可曾说我从为什么逃到了雪里去？”

“是呀，小鸟儿，你曾经害过一场很危险的高热症。”

“不是这样的，妈呀。热症是我后来得的，不过，他可曾对你说谁教我害着这种热症和我当初为什么要逃？”

“没有，亲人儿。”

“那正因为当初看见萝萨黎睡在他床上。”

男爵夫人以为她仍旧说着胡话，便安慰她：“你睡吧，小鸟儿，放镇静点哟，想法子睡着吧。”

但是苒妮坚决地接着说：“现在，我是十分清清楚楚的，小母亲，我前几天应当说过胡话，现在自然不再说了。以前，某天夜里我感到自己生了病，于是去找茹梁。谁知萝萨黎和他躺在一块儿，我因为伤心就弄得头脑昏乱，接着为了跳崖我就逃到了雪里。”

但是男爵夫人重复又说道：“对呀，小鸟儿，你从前病得很厉害。”

“不是这样的，妈，我从前在茹梁床上找着了萝萨黎，所以我不再愿意和他待在一块儿。你要如同往日一般带着我同回鲁昂去。”

男爵夫人曾经受到医生的嘱咐，遇事必须顺从苒妮，因此回答道：“成，小鸟儿。”

但是病人不耐烦了，她说：“我很看得出你不相信我的话。你找小父亲来吧，到末了，他一定很能够了解我。”

末了小母亲困难地站起来，拿着两根手杖，拖着两只脚走出卧房，经过两三分钟男爵扶着她一同进来了。

他夫妻俩都在床跟前坐下了，苒妮立刻开口了。她用一道

微弱的声音慢慢地清清楚楚述了一遍：茹梁的古怪脾气，他如何寡情，他如何慳吝，最后他如何不忠实。

等到她说完之后，男爵明白了她说的并不是胡话，不过他不知道怎样盘算、怎样解决和怎样回答。

他如往日说着故事教她睡得着一样，用慈爱态度握着她一只手说道：“听我说，亲人儿，应当谨慎地处理。我们性急不得，在我们没有决定一个办法之前，你对你的丈夫极力忍耐吧……你可答应我？”她低声慢气地说：“我很愿意，不过我将来病愈之后，绝不待在这儿。”

随后，她用非常之低的声音说：“萝萨黎目下在哪儿？”

男爵回答道：“你将来看不见她了。”但是她坚决地问：“她在哪儿？我想知道。”于是他才承认她还没有离开，不过肯定她不久就走。

男爵从病人屋子里出来以后，怒气使得他浑身发热，以父亲的地位很替自己的女儿叫屈，于是去找茹梁并且仓促地说：“先生，我来请您说明白您对于我的女儿的行为。您串通女佣人欺负了她。这是双重的不名誉举动。”

但是茹梁装作是问心无愧的，用愤怒的态度否认，指着上帝发誓。并且证据在哪儿？苒妮不是发过狂吗？她不是新近得过一场大脑炎症吗？初得病的某天夜里，她在突然发狂的时候不是逃到了雪里吗？而且她当初几乎一丝不挂在家里乱跑，又声称看见了女佣人躺在丈夫的床上，那恰巧正是突然发狂的时候当中的事。

茹梁大生气了，他用提起诉讼威吓他，他生气的态度很激烈。男爵不好意思，说了些道歉的话，请他谅解并且恭恭敬敬对茹梁伸着手，茹梁却拒绝去握。

苒妮听见了她丈夫的答复之后，一点也不生气并且对男爵说：“他撒谎，爸爸，不过我们将来一定能够说服他。”

此后，她沉默了两天，集中精神，深思熟虑。

随后第三天早上，她要 and 萝萨黎见面了。男爵不许人叫女佣人上来，说是她已经走了。苒妮简直不退让，重复地说：“那

么应当叫人到她家里去找。”

等到医生进来的时候她已经生气了。有人把什么全告诉了他使他好判断。但是苒妮忽然哭起来，激动得异乎寻常，几乎像嚷着一般说道：“我要和萝萨黎见面！我要和她见面！”

于是医生握着她的手低声向她说：“请您镇静自己，任何情绪的事都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您已经怀孕了。”

她如同被人揍了一下似的呆着，并且仿佛立刻有点东西在她身上微动。随后她仍旧不说话，甚至于也不听旁人说的什么，而只极力思索。夜间她睡不着了，想起有一个孩子在自己的肚子里活着，觉得是件新鲜和稀奇的事，这种念头教她一直张着眼，她是忧郁的，不愉快的，因为那毕竟是茹梁的儿子；她是放心不下的，因为她害怕孩子或许像他的父亲。天明的时候，她叫人请了男爵过来向他说：“小父亲，我下了决心了。我要知道个彻底，尤其是现在。你听见呀，我要呀。而且你知道在我的这种情况之下不应当和我别扭。听清楚我的意思吧。你找了堂长先生来。我要靠他来防止萝萨黎撒谎。将来等他一到之后，你就叫她上楼。你和小母亲都要待在屋子里。尤其要注意事先别使得茹梁怀疑。”

一小时以后，堂长进来了，他更发了胖，气喘得像小母亲一般。他坐在她旁边的一把太师椅上，肚子垂到两只张着的腿子中间。后来他用诙谐口吻来作开场白了，一面由于习惯用自己那块方格子手帕擦着额头。“哈，男爵夫人，我相信我和您都没有消瘦，我觉得我和您是一对儿。”随后他侧过来向着床上的病人说，“喂！喂！有人对我说过什么呢，少夫人，是说我们不久又可以举行一场新的命名礼吧？哈！哈！哈！这一回不是为了一只船哪。”随后他又用庄重的音调说，“将来是为了祖国的一个防护者，”随后经过一下思索之后又说，“只需这一位是个贤母，”接着又向男爵夫人表示敬意，一面说道，“像您一般，夫人。”

但是靠后面的门开了。萝萨黎攀着门框儿，神情慌乱，流着眼泪，不肯进来，男爵从后面推着。后来他忍耐不住了，使劲一下把她扔到了屋子里。于是她伸手掩着自己的脸，站

着大哭。

苒妮一望见她就连忙爬起来坐着，脸色比被单子更苍白一些。她的狂乱的心脏突突地跳起来，使得她那件贴着皮肤的薄衬衣一起一伏地动。她不能说话了，窒息似的勉强呼吸着。随后才用一道被情绪截成断断续续的声音说：“我……我……本来不必……不必……盘问你。只需……只需这样看见你……看见你……你在我跟前的惭愧样子也就够了。”

因为转不过气来，她停止了一下，随后才接着说：“不过我要彻底知道，彻底……彻底。所以我请了堂长先生过来，把这件事当做一种悔罪礼，你可听见？”

萝萨黎没有动弹，双手掩着脸儿发抖，她差不多就在手指头的缝儿里号哭。

男爵忍不住暴怒了，抓住她两只胳膊使劲地拉开，并且推着她跪在床跟前向她说：“赶紧说吧……回答吧。”

她待在地上了，姿势正像画画的人加在玛特兰纳<sup>①</sup>像上的一样，软帽子歪在头上，围腰裙披在地上，双手被男爵放开以后又重新掩着脸儿。

这样一来，堂长向她说话了：“快点吧，我的女儿，听明白大家对你说的话再来回答。我们并不想和你为难，但是想知道经过的事。”

苒妮在床上偏起身子望着。她说道：“那天夜间我捉住你们的时候，你可是真的在茹梁的床上？”

萝萨黎从手指头的缝儿里哼着：“是的，夫人。”

于是男爵夫人突然也大声呜咽起来，她那种抽抽掣掣的呜咽和萝萨黎的相和了。

苒妮瞪着双眼望着女佣人问：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搞起来的？”

萝萨黎吞吞吐吐地说：“从他以前到这儿来的时候。”

---

① 玛特兰纳是一个被耶稣感化的犹太坏女人，她曾经伏在耶稣脚上痛哭。在文学上，有时被人用做痛改恶习的女人的代名词。

苒妮不懂了，问道：“从他以前到这儿来的时候……那么……可是从……可是从去年春天？”

“是的，夫人。”

苒妮如同受着好些疑问的逼迫似的用一种急促的声音问：

“不过那是怎样做成功的？从前，他怎样要求你？怎样抓着了你了？他说了些什么话？你在哪一个时候，怎样对他让步？你怎么能够把身子舍给他？”

这一次，萝萨黎放开了她的手，她也急于要说话，要回答：

“我知道吗？就是他第一次到这儿吃晚饭的那一夜，他走进我卧房里找我。他当初躲在阁楼上。我为了免得闹是非没有敢叫唤。他和我睡在一块儿了。现在，我已经不知道我那时候做过些什么，只知道他照他的意思做了。因为我觉得他可爱，所以我也就没有说过什么！……”

这时候，苒妮发出了一声叫唤：

“不过……你的……你的孩子……那可是他的？……”

萝萨黎又呜咽了：

“是呀，夫人。”

随后双方都不说话了。

大家只听得见萝萨黎和男爵夫人流眼泪的声息了。

苒妮在这阵压迫之下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是湿的了，后来有些滴眼泪静悄悄地在她的颊部上流着。

女佣人的孩子的父亲也就是她的孩子的！她的怒气下降了。她现在觉得自己全身正被一种忧郁的、迟缓的、深刻而且没有止境的失望穿透。

末了，她又说话了，那声音是起了变化的，带着眼泪的，也就是哭着的女人的：

“在我们从……远处……从旅行……回来之后，他从哪一天又搞起来？”

小女佣人完全瘫在地上了，支吾地说：“第一天晚上他就来找我。”

每一句话都扭着苒妮的心。所以，回到白杨堡第一天晚上，

他和她分宿原来是为了这丫头。这就是他让她独宿的道理。

现在，她知道得很够了，再也不愿知道更多的，她高声嚷着：“你走，你走！”后来，正当萝萨黎精疲力竭简直不能动的时候，苒妮叫着她的父亲：“你牵开她，你搬开她。”但是堂长本来还没有说过一句话，认为现在正是时候来发挥一点点宗教的道理：“那是很不对的，你从前做的事，我的女儿，很不对的，上帝将来是不会很快就宽恕你的。倘若你从此不留心自己的品行，你想想地狱正等着你吧。现在你有了一个孩子，你自己应当像样一点。男爵夫人无疑地将要替你办点儿东西，我们将来要替你找一个丈夫。”

他本要再说许多话，但是男爵重新抓住萝萨黎的肩膀挽起了她，把她拉到了门口，并且当做一个包裹似的扔到了过道里。

他的脸色比他女儿的更显得苍白，他一转来，堂长接着就说：“您想怎样做？她们全体是这样的，在本地。这是一件可叹的事，不过旁人对它毫无办法。我们对于自然界的弱点应当宽大一些。她们从来没有不怀着孩子就结婚的，从来没有，夫人。”后来他微笑了，并且接着又说，“不妨说这是地方色彩。”随后又用一种生气的音调，“连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惯性。我去年在公墓里边不是撞见了教理问答班<sup>①</sup>里的两个小子？一个男小子和一个女小子！我通知了他们的父母！您可知道他们答复我的话？那就是：‘您想怎样做，堂长先生，那些肮脏事情不是我们教他们的，我们毫无办法。’现在，先生，您的女佣人做的事正和其余的人一样。”

但是男爵正气得浑身发抖，他止住了堂长的话：“她本人？与我并不相干！但是茹梁使我生气。他做过的事是无耻的，我就要带着我的女儿走。”

他始终冲动地走着，很生气地说：“真无耻，这样欺负我的女儿，真无耻！是一个轻薄的家伙，那汉子，一个无赖，一个

---

① 教理问答班是天主教的一种传教组织，凡儿童预备受洗入教者，均须先入此种班次受训。

下流种子。将来，我要对他这样说，我要打他的耳刮子，我要用手杖打死他！”

但是那教士正在流着眼泪的男爵夫人旁边从容地闻着一撮鼻烟，一面想法子来完成他的息事宁人的职务，于是他接着说：“不必吧，男爵先生，说句自家人的话，他从前做的事也是大家都做过的。忠于妻子的丈夫，您究竟认得几个？”说到这儿，他又用一种乖巧的朴质态度说：“注意哟，我可以打赌说您本人从前也有过好些滑稽局面。大家把手搁在良心上想想吧，我说的可是真的？”男爵停着不走了，惊讶地站在教士对面听着他继续说：“唉！对呀，您也像其余的人一样做过的。谁知道您从没有摸索过一个像这类的小女佣人呢。我对您说大家同样都这么干的。然而您的夫人的幸福和受到的爱情都并不因此减少，可对？”

男爵不动弹了，脑子里十分凌乱。

自然那是真的，用不着多说，他也同样做过这种事情，并且还是常做的，每逢遇着了机会，他也并没有敬重夫妇同居的房屋。只要他妻子的女佣人们是漂亮的，他在她们跟前从不迟疑！他可因此就是个下流种子？何以他对于自己的品行竟至于从没有想起那可以受到责罚，而现在却这样严厉地判断茹梁的品行？

男爵夫人仍旧在呜咽声中喘得非常厉害，但是想起自己丈夫少年时代的风流纪念，她嘴唇上露着微笑的影子了，因为她原是出自感伤主义的种族的，容易感动而且富于恩情，在她心里，恋爱上的冒险原是人生的一部分。

苒妮疲乏之至了，瞪着眼，伸长双臂仰在床上躺着，悲痛地冥想。她想着了萝萨黎一句话：“因为我觉得他可爱，所以我也就没有说过什么！”这话如同一支小螺旋钻子在她心上钻着似的，伤害了她的心灵。

她从前也觉得他可爱，而且仅仅因为如此她才和他订了婚，她才抛弃了其余一切的希望，抛弃了一切隐约看得见的计划，抛弃了那些尚未见面的人。她现在坠入这种婚姻的圈套里了，坠入这个无法可以突破困境的窟窿里了，坠入这种忧愁里了，坠入这

种失望里了，正因为她以前也像萝萨黎一样觉得他是可爱的！

卧房的门突然被人生气地推开。茹梁进来了，神气是凶猛的。原来他在扶梯上望见了萝萨黎正哼个不住，就已经懂得有人摆布着一点儿事情而女佣人无疑地说过了话，所以特地来作了解。看见了堂长，他双脚就像钉住了一样。

他用一道发抖的声音问，不过那却是宁静的：“怎么样了？有什么事情？”男爵呢，刚才原是很激烈的，现在害怕堂长的推论和女婿来引用本人自己的例子，因此什么也不敢说。小母亲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但是苒妮喘着气撑起了自己的身子，望着这一个那么狠心使她熬受痛苦的人。她吞吞吐吐地说：“事情是现在我们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了，我们已经完全明白了，从……您从初次到这儿那天起的不顾廉耻的行为……我们也明白那个女佣人的孩子正和……正和……我的一样也是你的……他俩将来还是弟兄哪……”一阵风起云涌般的悲伤打入了她的思想，她倒在被盖里了，并且像癫狂似的哭着。

他张开口站在那儿，不知道要说什么和做什么。堂长又来参与了。

“不必吧，不必吧，我们不用伤心到这样地步，少夫人，请您理智一点。”

他站起走到床跟前，伸出他那只温暖的手抚着这个失望妇人的额头。这种简单的接触异样地使她软化了，她立刻觉得疲倦了，如同这只乡下汉子的大手掌的动作原是惯于使人谅解的和使人恢复元气的，现在用这种爱抚给她带来了一种神秘的慰藉。

这位始终站着的胖子说话了：“夫人，我们始终应当原谅。现在您遇着一个大不幸。不过您既然快要做母亲，那就是上帝的慈悲用一个大的幸福补偿了它。这孩子将来就是您的安慰。现在我用他的名义恳求您，我恳求您原谅茹梁先生的错误。将来在您两位中间这是一种新的联系，一种有关他的未来忠实的担保品。您在心情上能够和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始终分离吗？”

她简直没有回答，心碎了，心痛了，精疲力竭了，现在甚至于连生气和怀恨的气力都没有了。神经像是已经松懈，慢慢

地被人割断似的，她只算是勉强活着。

男爵夫人呢，任何记仇的念头在她是不可能的，而且她的心灵是缺乏持久力的，她喃喃地说：“仔细想想吧。苒妮。”

这样一来，教士抓着那个青年人的手，又牵着它送到床边，把它放在他妻子的手里。他如同用一个确定的方式去结合那两只手一般在那上面轻轻拍了一下，末后，他收起了他那种劝人的和职业的音调，用一种满意的神气说：“好呀，事情办妥了。请你们相信我，这比较好多了。”

随后那两只接近了一刹那的手又立刻分开了。茹梁不敢拥抱苒妮，吻了他丈母的额头，随即向后一转就挽着男爵的胳膊，他任凭他女婿这么做，事情这样结束在他真是满意的。末了，翁婿俩一同走出卧房去抽雪茄了。

于是教士和小母亲从从容容低声谈起来，这时候，精疲力竭的病人睡着了。

长老的谈话是解释并且发挥他的意思，男爵夫人始终点头表示同意。到末了，长老下结论了：“这说妥了，您把杷尔乡那个农庄给那个女孩子，我负责替她找一个丈夫，找一个端方正直的小伙子。哈！有一桩值得两万金法郎的财产，我们将来不会缺少爱好者。倒是挑选的时候费事一点。”

男爵夫人是满意的，她现在微笑了，颊部上留着些没有流完的眼泪，不过眼泪经过的湿痕却已经干了。

她再三叮嘱：“说妥了，杷尔乡至少值得两万金法郎，不过它在名义上是属于孩子的，他的父母在活着的时候可以使用财产的年息。”

末后堂长站起了，和小母亲握着手说：“您一点也不要惊动，男爵夫人，您一点也不要惊动，我知道您走一步要费多少事。”

他出去的时候，遇着立菰正走进来看病人。她什么事也没有察觉，旁人什么话也没有告诉她。末了，她如同往常一样什么事也没有知道。

## 第八章

萝萨黎离开古堡了，苒妮转入了痛苦的怀孕时期。过多的悲伤压着了了她，她并不因为知道自己取得母亲地位而感到一点快乐。并且她还在好些捉摸不定的厄运恐怖之下低着头，毫无兴趣地等着她的孩子。

春天是慢慢地到的。脱光了叶子的树木都在依然强烈的冷风里动摇，但是在那些积着秋天腐叶的壕沟的湿草里，黄黄的莲馨花正渐渐显出来。在整个平原里，在各处农庄的天井里，在浸透了的田地里，腾出一种润湿的气息，像是一种发酵的味儿。一片小小的绿点儿从棕黑色的泥土里露出来，映着日光发亮。

一个身体健壮得像是炮台样的胖妇人接替了萝萨黎的工作，扶了男爵夫人沿着树荫便道单调地散步，她的脚比较沉重，在便道上留下的足迹一直是潮湿的和带着泥泞的。

小父亲伸出胳膊教苒妮挽着，她现在身体有些笨重而且一直不舒服。立蕊阿姨放心不下，正为着那件近在目前的变化忙着，抓住苒妮的另一只手，使得她很心烦的，就是那件在她永远是永远不应当明白的神秘。

他们全体就这样走着，话是不大说的，走起来总是好几小时，至于茹梁却骑着马在当地附近一带周游，这是突然使他专心的新嗜好。

没有一点事情来惊扰他们的黯淡生活了。男爵夫妇俩和他们的女婿曾经到傅尔乡家里拜访过一回，现在茹梁像是和这家人已经很熟识了，不过却没有人说得明白那到底是怎样熟识的。此外又和白利斯乡两夫妇交换了另一次礼节上的访问，他俩始终躲在那个瞌睡沉沉的邸宅里。

某一天午后四点光景，两个骑马的人，一男一女都撒开缰绳驰进了古堡前面的院子，这时候，茹梁很兴奋地走到了苒妮的卧房里。“快点，快点，下楼去。傅尔乡两口子来了。他俩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很直率地以邻居身份过来了。你说我不在家，但是不久就会回来的。这样我就有工夫给自己拾掇一下。”

苒妮觉得诧异，她下楼了。一个皮色苍白的漂亮青年妇人，脸上不很畅快，眼睛有点闪烁，淡金色的头发枯黄得像是从没有见过太阳，她安稳地替她的丈夫作了介绍，那是个巨人样的大汉，嘴上长着两大簇火红髭须，像是个那种专咬女小子的恶魔<sup>①</sup>。随后她又说：“我们有过好几次机会遇见乐马尔先生。从他那一方面，我们知道您身体很不舒服，所以我们不想再耽误时间，一点礼节也不讲就以邻居身份来奉看了。这是您看见的哪，我们还都是骑马来的。此外，我曾经在某一天快乐地得承令堂和男爵到舍间拜访。”

她说话的态度是极其自如的，亲热而又出众。苒妮受到诱惑了，立刻很对她表示热爱。“这是个女朋友。”她暗自思量。

傅尔乡伯爵恰巧相反，像一只走到了客厅里的熊。坐下的时候，他把帽子搁到附近那把椅子上边，随即迟疑了一阵，斟酌那双手应当如何搁法，先搁在膝头上，又移到椅子扶手上，终于把十个指头交叉起来如同正在默祷。

茹梁忽然进来了。苒妮惊诧得再也认不得他。他脸上刮得光光的。他仪容十分俊美，像他俩订婚时期那样俊美出众而有诱惑力。他握着伯爵那只毫毛茸茸的手，这一位仿佛因为他走进客厅才醒过来，他又吻着伯爵夫人的手，她的象牙般的脸蛋子略略红了一下，她的眼皮微微眨了一下。

他说话了。和蔼得如同往日一样。那双大眼睛，爱情的镜子，都重新变成有爱抚力的了。尤其他的头发刚才还是黯淡而枯硬的，经过刷子和香油的收拾突然恢复了那种柔软而光亮的波纹。

在两口子临走的时候，伯爵夫人转过身来向他说：“您可愿

---

① 这种恶魔是出自民间的虚构，用着去恐吓孩子们的，并无任何宗教意味。

意，亲爱的子爵，在星期四骑马去散步一次？”

随后，他鞠躬了，一面低声慢气地说：“当然愿意，夫人。”这时候她握住苒妮的手，带着亲密的微笑用柔和而使人感动的声音说：“噢！将来等到贵体复元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可以骑着马在附近一带奔驰。那定然是有趣味的，您可愿意？”

她用一个熟练手势撩起了骑马裙袍的长尾，随即带着一只鸟儿的轻捷动作纵上了马鞍，这时候，她丈夫在笨拙地致敬之后跨上了那匹诺曼底大马，直挺挺地像是一个生狄尔<sup>①</sup>。

等到他俩在栅栏子拐弯处失了踪影的时候，茹梁仿佛很高兴似的大声说道：“多么有趣味的人！这种结识将来于我们是有益处的。”

苒妮也是满意的，却不明白那是为了什么，她回答道：“娇小的伯爵夫人是很讨人欢喜的，我觉得将来我一定爱她。不过她丈夫像是个老粗。你从前究竟在哪儿认识了他俩？”

他愉快地擦着双手。“我从前无意中在白利斯乡家里遇见了他俩。丈夫像是粗鲁一点，是一个醉心于打猎的人，不过是一个真正的贵族，那一位。”

这一天的晚饭几乎是吃得喜笑颜开的，正像一种潜伏的幸福进了他们家里的门。

一直到七月底，他们家里没有一点新的变化。

某一个星期二傍晚，他们正在悬铃木下边围着一张白木头桌子坐下，桌上摆着两只小酒杯和一小瓶烧酒，苒妮忽然发出了一种叫唤样的声音，脸色变得很苍白的，两只手捧着腰部。一阵急起的尖锐疼痛突然传遍她的全身，随后却立即中止。

但是，十分钟之后，另外一阵疼痛又在她身上穿过，那虽然不甚激烈，但是比较长久。她费着大事向房子里走，几乎是由她的父亲和丈夫搬着走的。那段从悬铃木下走到她卧房的短距离在她看来像是走不完的一样。她不由自主地哼着，要求坐

---

① 生狄尔（Centaur）是希腊寓言中半人半马的怪物，人身直立，腹部以上均全，马身则仅有肩部以下，而四足仍旧着地。诗人常用以比喻长于骑术的人。

下来别走，肚子里有一种不可忍受的沉甸甸的感觉压着她。

她还没有到怀孕的足月期限，预料的解怀日子应当在九月间。不过，大家由于害怕一种意外，就教人套了一辆大车，由西蒙老汉匆匆忙忙赶着去找医生。

医生是在半夜十二点光景到的，一眼看见，他就肯定是一种早产的先兆。

在床上，苒妮的痛苦平息了一点，不过一阵怕人的呼吸迫促束缚了她，那是一种遍及全身的绝望的衰弱，一件类似预感的东西，死亡的神秘接触。在这类时机中，死亡很近很近地微触着我们，以至于它的呼吸冰得着我们的心。

卧房里满是人了。小母亲倒在一把太师椅上喘得透不过气来。男爵抖着双手在四处奔走，传送种种物件，请教医生，头脑弄得颠颠倒倒。茹梁在卧房里一往一来地走着，脸色显得匆忙，精神却是宁静。唐都寡妇站在床边靠脚的那一头，摆出一副和场面相称的脸，一副什么也不使她惊慌的经验丰富的妇人的脸。护病、接生和守尸都是她的职业，她迎接出世的人，听取他们的第一声叫唤，用第一次水洗干净他们的新生身体，再用第一套内衣包着他们，并且用同样的安静态度听取去世者的最后的言语，最后的残喘，最后的颤动，又为他们的最后的化妆而工作，用醋酸拂拭他们的遗躯，再用最后的被盖包着他们，总而言之，对于一切接生或者送死的新场面，她那种冷静态度始终是不可动摇的。

吕狄温厨娘和立菰阿姨都一直小心谨慎地靠住过道的门躲着。

病人不时迸出一道没气力的哀怨声音。

在两小时的经过中，旁人能够相信事情大概还得有长久的等待。不过到了天色快明的时候，苒妮身上的疼痛忽然重新激烈起来，并且不久变得很可怕了。

末后，苒妮那些出自无心的叫唤从她咬紧着的牙关里涌出来，她不断地想着萝萨黎当时简直没有痛苦，几乎没有哼过一声，而她的孩子，私生的孩子没有费事又没有教她受苦

就出世了。

在那种可怜的和错乱的心灵之中，她把自己和萝萨黎做着不断的比较。以前她肯定上帝是公正的，现在她诅咒上帝了；以前她不知道命运的私心偏爱以及宣传正直和善良的教士们的恶意撒谎，现在她因此发怒了。

症状的危迫有时变成了激烈的，激烈得使她万念皆空。除了忍受痛苦以外，她再没有气力、生命和知觉了。

在那些短短的平息时间里，她的眼光抛不开茹梁。记起萝萨黎那一天倒在她这张床脚下，两腿中间夹着她的孩子。夹着现在这个非常残忍地使她内脏裂开的小生命的阿哥，于是一种旁的痛苦，一种心灵上的痛苦束缚着她了。她清清楚楚记起了她丈夫当时站在那个躺着的女佣人跟前的手势、顾盼和言语，而现在，他的思想简直像是写在他的种种动作上边，所以她在他身上又读着了同样的烦恼，同样对于另一个孩子的漠视，同样出自一个因为做了父亲而陡然生气的自私者的置身事外的表现。

不过，她身上起了一阵很怕人的痉挛，一阵很残酷的抽掣动作，残酷得使她暗自说道：“我快死了。我死了！”这时候，她心里充满着一种激动的愤怒，一种叱骂的需要，并且对于这个使她受害的丈夫以及这个正在杀她却还未曾见面的孩子起了一种绝望的憎恨。

为了扔掉身上的包袱，她用一阵最大的气力绷紧着身子。她忽然觉得自己整个肚子骤然空了，后来她的痛苦也平息了。

护士和医生都俯在她身上来给她拾掇了。他们拿走了一点东西，不久，那种已经被她听见的不很爽朗的噪音使她惊动了，随后，这种细微的痛苦呼声，这种新生婴孩的脆弱的呱呱之声传进了她的灵魂，传进了她的心里，传进了她那个已经精力衰竭的全身，后来她表示一个出自无心的动作想伸着双臂去抱。

在她心上，这简直是一种从苦海渡到乐土的行程，一种走向刚露萌芽的新幸福的冲动。她在一秒钟之间得着了救援、平安和满意，空前的满意。她的心灵和肉体同时都复活了，她觉得自己是母亲了！

她要认清楚她的婴孩哟！他出生得太早，没有头发，没有指甲，但是她看见这个幼虫正在蠕动，正在张开嘴巴，正在呱呱地叫唤，她抚摸这个浑身皱纹又哭丧着脸的没有足月的活婴孩，这时候，她沉醉在一种不可抵抗的快乐里，她明白自己是得了救援，对于任何失望得了保证，从此掌握着爱的对象，乃至不再知道要做其他事情。

从此她只有一个念头了：她的孩子。她陡然变成了一个狂热地溺爱的母亲，愈是她从前在爱情上多么失望，在期待上多么受欺，现在她愈是多么感到兴奋。她教人必须把摇篮一直搁在自己的床跟前，随后到了她能够起床的时候，她整天在窗口边贴近那个被她摇着的小床坐下。

对于奶娘，她是怀着妒忌的。遇见那个渴了的小生命对着那只静脉显现的乳房张开两只胳膊，再用贪食的嘴衔着那粒起了皱的棕黄色乳头，她就脸色发白肢体发抖地望着那个强健宁静的乡下妇人，一心指望从她手里抢回自己的儿子，并且打她，伸起手指头儿去撕破那个被他贪婪地吸着的胸脯。

随后为了教儿子能够得到一种丰富多彩的出众装饰，她要亲自绣些精致的衣衫。他身上包着一层云样的花边，头上戴着非常美丽的软小帽。她只谈这些东西了，并且为了教人欣赏一方襁褓，一件围涎或者一点儿做工很精的丝花边，她可以截断旁人的谈话，四周的人说些什么，她是简直不听的，精神恍惚地望着那些举在手里的小衣衫，翻来覆去地仔细观察使自己看得更清楚，随后忽然问道：“你们可相信他将来穿上这东西一定好看？”

男爵和小母亲都因为这种狂热的母爱微笑起来，但是茹梁呢，他的习惯被扰乱了，他的统治地位被削减了，而原因都由于来了这个嚷嚷叫叫的和全能的暴君，所以他不自觉地妒忌这个小东西在家庭里夺去他的地位，他不断地用焦躁愤怒的态度说：“她可是因为她这个婴孩弄得头昏！”

这种疼爱，不久竟支使她整夜整夜坐在摇篮近边望着婴孩睡觉了。由于这种狂热而带病态的默想，她消耗着自己的精力，

绝不再教自己休养一下子，她身体衰弱了，消瘦了，咳嗽了，这时候医生吩咐把她和儿子分开。

她生气了，哭了，哀求了，不过旁人始终不接受她的种种要求。婴孩每天晚上总被人移到奶娘身边，而他母亲每天夜间总赤着脚爬起来，把耳朵贴在房门的锁孔上去听他是否睡得安定，是否并没有醒，是否并不缺少什么。

某一次，茹梁在傅尔乡家里吃了夜饭弄得好晏才回来，却发现了她正在那儿窥听，从此为了强迫她上床休息，旁人一直把她锁在卧房里。

婴孩的命名受洗礼是在八月底举行的。男爵担任着教父，立崧阿姨担任着教母。婴孩的教名全称是比艾尔－西蒙－波勒，波勒用作通常的称呼。

在九月上旬，立崧阿姨悄悄地仍旧回去了，她之去正像她之来一样，都是无人注意的。

某一天晚饭后，堂长来了。他如同带着一点秘密在身上似的，仿佛有些不很自在，经过一阵空谈之后，他央请男爵夫妇俩允许给他几分钟的个别谈话时间。

他们三个人同时站起来，拖着慢步一直走到树荫便道的尽头活泼泼地谈着，这时候，茹梁单独和苒妮留在一块儿，他诧异了，不放心了，因为这种秘密举动受到了刺激。

神父告辞了，茹梁愿意送他，于是他们一同出去向那座正奏着晚祷钟声的礼拜堂走了。

气候是凉的，几乎有点寒气。不久大家又回到了客厅里。等得茹梁突然面红耳赤带着生气的样子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打瞌睡了。

并不顾虑苒妮也在客厅里，他一到门口就向岳父岳母嚷着：“您两位真的都是痴人，活见鬼！要把两万金法郎扔给那个丫头！”

因为这种惊骇实在不小，所以谁也没有回答。他接着就用牛叫一般的暴怒声音说道：“人不能笨到这种程度，您两位简直不愿意留一个铜子儿给我们！”

男爵这时候恢复了常态，想设法阻止他。“请您不要多讲！

请您想想您是在您的妻子跟前说话。”

但是他暴怒得跺脚了。“我有点不大爱管这一套，无论如何，她并且很知道其中的情况。这是一种于她有损害的盗窃行为。”

苒妮吃惊地望着，她什么也没有懂。后来才慢慢地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候，茹梁旋转身子对着她，想把她当做一个也在一种希望着的利益中间受了欺骗的合作者，引了她来作证人。他突然向她述起为了遣嫁萝萨黎的秘密谈判，把那个至少值得两万金法郎的杞尔乡的土地去做赠与品。他重复地说：“您的父母真的都是痴人，亲爱的，都是痴得非绑起来不可的！两万金法郎！两万金法郎！他俩都失掉了理智！为了一个私生子去花两万金法郎！”

苒妮静听着，不吃惊也不生气，连她本人也觉得自己的沉静态度来得稀奇，现在凡是和她孩子无干的事，她总看做是不足轻重的。

男爵简直透不过气来，找不着答复的话。末后他才突然生气，跺着脚嚷道：“您想一想自己说的话吧，这到末了是使人生气的。倘若必须给这个做了母亲的闺女办嫁妆，那是谁的过错？那孩子是谁的？您现在大概是想遗弃她吧！”

茹梁因为男爵的激烈态度吃惊了，盯住眼睛望着他。随后他用一种比较稳定的语气说：“不过一千五百金法郎就足够了。这些丫头在结婚以前，哪一个没有孩子。不问孩子是谁的，无论如何办法绝不因而变动。现在拿出去的是您的一个值得两万金法郎的农庄，这样就是除了您给我们造成的损害以外，也就是把那件发生了的事情告诉所有的人。您至少应当向我们的姓氏和地位思量一下吧。”

他站在一个确信自身权利和自身理解的逻辑者的立场，用一种严肃的声音谈着。男爵被这种料想不到的论据弄得心慌，对他口呆目瞪地待着。这样就教茹梁觉得自己占了上风，他下结论了：“幸而什么也还没有做。我认识那个肯和萝萨黎结婚的小伙子，那本是个正直的人，同着他，什么都一定能够说得好。

我现在就负责去办。”

说完，他当场就出去了，无疑地害怕再有人继续讨论，既然全体都不发言，他就欣然抓住了这一点视为同意。

男爵是过度吃惊而且浑身不寒而栗，茹梁一走出去之后，他大声说道：“唉！这太过火了，这太过火了！”

但是苒妮抬头望着她父亲那副张皇的脸就突然清脆地笑起来，这种清脆的笑声正是她从前看见什么古怪事情时候所用的。

她重复地说：“父亲，父亲，你可曾听见他说到‘两万金法郎’用的那种音调？”

小母亲的快乐劲儿原是像她的眼泪一样来得迅速的，她现在在想起女婿的狂暴神情和愤怒叫唤，以及他因为旁人要拿点与他无干的钱交给他所诱惑的女佣人而表示的激烈拒绝，再加上她因为苒妮的好脾气而引起的愉快情感，所以她心花怒放地大笑起来，不过笑的力量噎住了她的嗓子，使得她老是发喘，使得她眼眶里满是眼泪，使得她浑身震动起来。这时候，男爵受到了笑的传染也忍不住了，三个人如同过去的快乐时代一般尽兴地笑得连肚子都快笑疼了。

到了他们都略略归于宁静的时候，苒妮吃惊了。“真是怪事，那简直使我觉得毫不相干。现在我把他当做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人看待了。我不能自信是他的妻子了。你们都看见我因为他那些……因为他那些……因为他那些粗鄙举动自己倒笑起来。”

后来，他们都不很知道究竟为着什么互相拥抱了一番，而且依然都是微笑的和受了感动的。

但是过了两天，正当茹梁吃完午饭之后骑着马走开的时候，一个年纪约莫二十二到二十五的大个儿鬼鬼祟祟地走到了栅栏子里。他仿佛从早上就躲在那儿一样，身上穿的是一件全新的蓝布罩衫，衣褶是烫得笔挺的，袖子管儿是浆得鼓起的，袖子口儿是扣好的。他沿着顾雅尔家的水沟溜过来，绕着古堡偷偷掩掩向着男爵和小母亲两母女的跟前走，他们一家三个人是始终坐在悬铃木下面的。

望见了他们，他就脱下了头上的鸭舌帽，再用一阵尴尬的

样子一面鞠躬一面向前走。

一下走到相当近的距离使得声音可以被别人听见的时候，他才吃着嘴说：“小的向男爵先生和夫人以及各位问安。”随后，他们却还没有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就高声说：“我是台西来·勒戈克。”

这个姓名没有表明一点什么，男爵问道：“您想做什么？”

大个儿因为必须说明他的来意简直完全慌乱起来。他不断地把眼睛一低一仰，从手里的鸭舌帽望到古堡的屋顶一面支吾地说：“堂长先生对我说过两句和那件事情有关的话……”随后他害怕发挥得太多反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就不响了。

男爵没有懂得又问：“什么事情？我本人不知道。”

大个儿打定主意了，低声说道：“您的女佣人……萝萨黎那件事情……”

苒妮已经猜着了就抱着孩子站起来走开。男爵高声说：“请您走近一点。”随后又指着他女儿刚刚离开的椅子给他看。

那个乡下人立刻坐下了，一面喃喃地说：“您是十分公正的。”随后他如同没有什么可说的一样等着。等了颇久之后，他才算是决定了，于是抬头望着青天说道：“这是秋季的好天气。不过地里已经下了种，得不到天气的好处。”说完他又不响了。

男爵忍耐不住了，突然用一种干脆的音调引到问题：“那么，打算要和萝萨黎结婚的就是您哪？”

那汉子立刻变得不安了，他那种诺曼底人的狡猾习惯感到了扰乱。他用一种表示不信任的比较活泼的声音答辩道：“那要看情形，也许是可以的，也许是不可以的，那要看情形。”

但是男爵因为这种绕弯子的说法生气了。“见鬼！老老实实回答吧！您究竟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您究竟要她不要她？”

那汉子感到十分困难，仅仅只望着自己的脚了。“倘若照堂长说过的话，我娶她；不过倘若照茹梁先生说的，我不要她。”

“茹梁先生对您说过什么？”

“茹梁先生告诉过我，说我可以得一千五百金法郎；堂长先生告诉过我，说我可以得两万。有两万，我很愿意干，但是一

千五百，我不愿意。”

男爵夫人本来在这个老粗的对面把整个躯干完全靠在太师椅的靠背上，现在她笑得浑身轻轻地发抖了。乡下人不懂得她为什么这样快活，用一种不高兴的眼光从旁望她，一面等着。

这样讲价钱，教男爵觉得不舒服了，于是干脆地截断了他的话。“我从前告诉堂长先生说您可以得到杷尔乡的那个农庄享用一辈子，以后再归孩子享受。那个农庄值得两万金法郎。我现在只有一句话。这样是成呢还是不成？”

那汉子用一种谦卑而且满意的神气微笑着，后来忽然变成会说话的了，他说道：“噢！既然这样，我不说不成。当初只有这一层教我想不通。堂长先生从前同我谈起的时候，我本来立刻就愿意的，那还用多说。我并且对自己说过男爵先生将要这样补偿我，我很乐于使他满意。那难道不是真正的道理：大家彼此互相帮助的时候，日后始终是彼此互相会得见的，并且是可以互相报答的？不过茹梁先生又来找我，那数目就变成了一千五百。我就对自己说这应当知道清楚，现在我就来了。这并不是想说什么话，因为我有信心，不过我想知道清楚。世上只有诚实的买卖才结交得诚实的朋友，可对，男爵先生？……”

说到这儿，他不得不停住了，男爵问道：

“您愿意决定什么时候结婚？”

这时候，那汉子又突然变成小心谨慎的了，满脸的为难神气，到末了才迟疑地说：“我们可是要先来随便写一张小小的字儿？”

男爵这一次生气了。“这真瞎说！既然您将来有一张结婚契约<sup>①</sup>，那是字儿中间的最好的，还要先写什么旁的？！”

乡下人坚持起来：“暂时我们还是很可以先来写一张小的，那反正没有害处。”

男爵为了终止讨论站起来了。“成与不成，您立刻回答一句话。倘若您已经不愿意，您说吧，我现在还另外有一个求婚的人。”

于是害怕竞争者的念头吓昏这个狡猾的诺曼底人了。他打

---

① 欧洲人结婚必须把配偶间的经济关系载在结婚契约上。

定了主意，如同讲好了一条奶牛的价钱以后似的伸出了一只手。“请您拍我的手吧，男爵先生，这是算数的。翻悔的是孱头东西。”

男爵在他手上拍过了，随即叫人：“吕狄温！”厨娘从窗口边伸出头来，男爵接着说：“拿一瓶葡萄酒来。”他们为了庆祝这件谈妥了的买卖碰杯了。最后那个大个儿提起一种轻松一些的脚步走了。

这次访问的经过是完全瞒住茹梁的。结婚的契约在很秘密的情况之中预备停当，随后一下在礼拜堂的公告栏里宣布出来<sup>①</sup>，结婚礼节就在某个星期一早上举行了。

那一天，一个邻居妇人抱着婴孩跟在新郎新妇的背后同赴礼拜堂，仿佛那是一件有关幸福的可靠保证。本地方谁也不认为稀奇，大家都羡慕台西来·勒戈克的运气好。“他是无往不利的。”大家用一种并无恶意的狡猾微笑这么说。

茹梁恶狠狠地闹了一场，这就使得他的岳父母缩短了他们在白杨堡勾留的日子。苒妮瞧着两老动身并不觉得有什么过于深刻的忧愁，因为波勒在她心上已经变成一种汲取不尽的幸福源泉了。

---

<sup>①</sup> 当时法国的教会权力很重，结婚的手续应依教会的规定方为合法，事前公告也是法定手续的一种。

## 第九章

苒妮已经在产后完全恢复了健康，夫妇俩决定到傅尔乡家里去回拜，同时也去拜访古忒列侯爷。

茹梁新近在一个拍卖场上买了一辆新的车子，一辆可以供四人左右对坐的四轮篷车。这车子只需用一头牲口拉，使他每个月能够利用佃家的牲口拉着它出门两次。

十二月的某一个晴天，这篷车被人套上牲口出发了。它首先穿过诺曼底平原走了两小时，以后就在一条小小的山谷里顺着地势往下走，山谷两侧的坡儿上全是树木，谷底的土地全是被人开垦了的。

这段播了种的土地没有多远，接着就是好些草滩，草滩过去就是一片长着芦苇的沮洳地带。在这季候里，芦苇全枯了，披着黄色飘带样的长叶子飒飒地迎风响动。

在山谷里的一个急弯之后，佛利乙忒古堡突然现出来了，它的一边靠着满是树木的斜坡，另一边，它的全部围墙，墙脚全浸在一座小湖样的水荡里，水荡的对岸，矗立着一片沿着山谷另一斜坡直向顶上展开的高大松林。

要走到这座出众的小领主的爵邸的正面大院子里，必须先过一条古老的吊桥和一座路易十三时代<sup>①</sup>款式的大拱门。爵邸也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建筑物，门窗都用火砖砌出框边，四围环绕着好些个用石板盖顶的箭塔。

茹梁用熟悉底蕴的常来过从者的口吻向苒妮说明这建筑物各部分的详细情形。他称赞它的光荣，表扬它的壮丽。“你仔细瞧这座大拱门吧！这样一所府第可算伟大，你说！另一边的正

---

① 路易十三是法兰西王国的国王，他统治的时代是 1610 到 1643 年。

面对着水，有一条临水的宽大堂皇的台阶儿和四条系在台阶儿底下的小船，两条是伯爵用的，两条是伯爵夫人用的。靠右，你看得见一带很密的杨树林子，那就是水荡的尽头，那条通到费岗的小河正从那地方发源。那一带满是水鸟。伯爵很爱在那里边打猎。真是一个道地的爵爷府第。”

客厅的门开了，面色苍白的伯爵夫人出来了，她对着这两个拜访者迎上来，满脸的笑容，身上穿的一件拖地的长尾裙袍。如同古代贵族夫人一样打扮。她很像是一位为了这座伯爵的爵邸而生的湖上夫人<sup>①</sup>。

客厅有八个窗子，其中的四个正向着水荡和那座盖着对面山坡的幽静松林。

松林的苍翠色调使得水荡变成了严肃深沉和忧郁的，遇着有风的时候，树木的微啸仿佛像是沼泽的水声。

伯爵夫人握着苒妮的双手，仿佛她原是一个童年时代的至交，随后她请她坐下，自己就坐在她旁边的矮椅子上。这时候，茹梁正谈着，微笑着，他是和蔼而且亲热的，那一身久已被人忘却的出众丰仪自从这五个月以来都完全恢复了。

伯爵夫人和茹梁谈到了他们的那些骑马游玩的事情。她略略嘲笑他的上马姿势，叫他做“摔跤骑士”，他也笑起来，给她取个“女战士统帅”的诨名。窗口下面的一声枪响使得苒妮轻轻叫了一声。那是伯爵打着了一只野鸭。

他的妻子立刻叫他。有人听见一阵桨声了，随后又听见了一条小船和码头相触的声音，最后伯爵露面了，身材很高很大，脚上穿着马靴，背后跟着两条浑身浸湿了的狗。狗的毛片正像伯爵的须发一样火红，它们都躺在门外边的地毯上。

伯爵在自己家里仿佛自如得多，并且看见这两位拜访者就显得非常高兴。他教人在壁炉里添了柴，教人端出了马代尔<sup>②</sup>产

---

① 湖上夫人是法国的《亚瑟王传奇》中的仙女。

② 马代尔是葡萄牙属的大西洋上一个岛，它产的葡萄酒很有名，但在法国是一种输入品。

的葡萄酒和饼干，后来他忽然高声说道：“您两位爽性在这儿吃晚饭，就这么办吧。”苒妮心里一直离不开她的婴孩，她不肯这么办，伯爵坚决地相留，她坚决地拒绝，于是茹梁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急促手势。这样一来，她害怕惹起茹梁那种狞恶的吵嘴脾气，所以尽管想起自己要到明天才看得见波勒不免很难过，她仍旧答应了。

这天午后是过得很有兴味的。他们首先参观了泉水的源头。泉水从一块生满了苔藓的岩石下面涌到一个清浅的池子里，始终动荡得像是正在沸腾。随后他们又坐着船穿过那些在枯了的芦丛中间辟开的汉港兜了一个圈子，伯爵摇着桨，两条狗分开坐在他的身边抬起鼻子向空中嗅着。每逢他的双桨一摇，那只船如同被人托起似的向前一送。苒妮有时候让自己的手浸在冷水里，去玩味那种从她手指头儿传到心上的冰凉感觉。茹梁和那个披着围巾的伯爵夫人都坐在船尾上，一直不断地微笑——这种永恒的微笑正是属于幸福完备的幸运儿的。

暮色到了，同时也使得草木在下冻的空气当中飕飕地颤动，一阵阵在枯了的灯芯草丛里通过的北风。太阳落到松林后面了，发红的天空点缀着好些点畸形的火样的晚霞，教人望着它就已经感到了寒气。

他们回到那个宽大的客厅了，客厅的壁炉里正燃着一堆红光熊熊的大火。一阵温暖而且愉快的感觉从门口就教他们高兴起来。这时候，兴致勃发的伯爵伸起那双运动家的胳膊抱着他的妻子，如同托起一个孩子似的把她举到嘴唇边，用满意的庄严气概在她的脸蛋儿上饱饱满满地吻了两下。

苒妮带着微笑来望着这个和蔼的巨人，然而从前仅仅因为那两撇胡须的神气就有人以为他是个专咬女小子的恶魔。她暗自想道：“一个人品评旁人真是每天都可以搞错的。”接着她几乎不自觉地转眼来看茹梁，望见了 he 正站在门框当中，他脸色苍白得教人害怕，双眼呆看着伯爵。她放心不下了，走到丈夫跟前低声向他问：“你可是有点不舒服？究竟怎么了？”他用一种不高兴语调回答：“什么也没有，你让我安静一点吧。我先头受

了寒。”

等得他们走到饭厅的时候，伯爵要求旁人允许他让那两条狗也走进来；于是两条狗立刻在主人的两边分开坐下了，他不时给它们吃点东西，并且抚弄它们那两双毛茸茸的长耳朵。它们摇尾伸头，满意得浑身发抖。

晚饭之后，苒妮和茹梁正预备起身，傅尔乡先生又留着他俩来看他点着火炬打鱼。

他请他俩和伯爵夫人都留在那条伸到水荡里的台阶儿上，自己带着一个仆人上了船，仆人手里拿的是一铺撒网和一支点燃了火炬。夜色在星光之下是清朗的和寒气侵人的。

火炬对着水面斜射出好些道畸形的和闪动的火光，对着芦林撒开一片跳跃的微弱光亮，并且照着松林的密幕。后来在那只船转了方向以后，忽然在松林被火光照明的边儿上，显出来一个巨大得难于相信的影子，一个人影子。人影子的头超过树杪在天空里失踪，它的脚却没入水里。随后这个无从度量的巨人，如同去摘取天上的星似的伸开了两只胳膊。这两只长大异常的胳膊突然向上一举，随即又落下来，大家立即听见水面上发出一阵轻轻的响声，仿佛有一根鞭子正鞭着水。

那只船又从从容容转了方向，这时候，火光跟着船的转向把松林照得通明，那个不可思议的幽灵般的人影子仿佛正沿着松林向前走。随后它没到那个无从目睹的视界里了，随后忽然又出现了，轮廓比以前来得小，不过种种稀奇的动作映在古堡正面的墙上显得比从前清晰些。

末后，伯爵的粗鲁声音嚷起来了：“琪尔蓓狄，我网着了八条！”

两支桨拍着水面波纹了。巨大的人影现在直挺挺地留在墙上不再动弹了，但是它的轮廓的高低大小都同时慢慢地缩拢来。它的头矮了，它的身躯瘦了。最后，傅尔乡先生从台阶儿下面走上来，他的仆人始终拿着火炬跟在后面，这时候，他的影子缩得和他本人比例是相称的，并且重演着他的种种手势。

他那铺撒网里网着八条泼刺跳动的大鱼。

苒妮和茹梁告辞出来了，他俩都用着傅尔乡两夫妇借给他俩的大氅和毯子在路上御寒，这时候，苒妮用一种几乎不自觉的态度说道：“那个大个儿是个多么正直的人！”茹梁手里握着缰绳答道：“对呀，不过他在客人跟前并不是常常合乎礼貌的。”

八天以后，他俩去拜访古忒列家了，在省区里，那算是现存的第一个贵族人家。他们在勒米尼尔的领地正和迦尼那个大市镇相接。他们那座在路易十四时代<sup>①</sup>新盖的古堡掩藏在一所用围墙绕着的很美的园子里头。从一个高坡上，就望得见有古堡的废墟。好几个身着制服的仆人引着这两个拜访者走进一间气象堂皇的厅子里了。在厅子的中央，有一根柱子样的东西上面供着一个出自塞佛尔<sup>②</sup>的非常之大的酒杯，并且在酒杯的座子里，有一张由国王亲笔写给侯爵的信，有一方厚玻璃板护着，内容是敦促他接受这件御赐的物件——侯爵的教名全称是雷沃波尔-亥尔韦-若瑟夫-日耳迈，他的领地的全称，姓氏的全称<sup>③</sup>是瓦仑乡，洛勒讷酒，古忒列。

苒妮和茹梁正在瞻仰这件御赐的物品，古忒列侯爵两夫妇都进来了。女的是扑着粉的，她由于地位显得亲切，又由于假装谦逊显得不自然。男的呢，是个肥胖的大人物，满头的白发竖得笔挺，他在手势声音和一切态度里都显出一种表示自己地位重要的高岸意味。

夫妇俩都是属于讲究虚文的人之列的，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以及议论都常常像是故意夸大。

他俩旁若无人地独自高谈阔论。并不等候对方的回答，而且用一种漠然的态度微笑，仿佛都像是完成那种由门第压在他

---

① 路易十四是路易十三之子，其继父统处于法兰西王位的时代是 1643—1715 年。

② 塞佛尔和巴黎相距不远，法人于 1756 年始于其地设厂渐以高岭土模仿我们制造瓷器，在当时欧洲这是一种新的工业，出品极其被人珍视。

③ 西洋的贵族都是以他们的领地的名称做姓的。如领地不止一处，则通常称谓只用最后的那个名称，在公文书上则连贯地写出全部称谓。

俩身上的任务，必须彬彬有礼地接见附近的小贵族们。

苒妮和茹梁都有点陷入僵局了，极力敷衍他们，觉得不利于再坐下去，却又无法告辞，但是侯爵夫人自自然然简简单单结束了这次的拜访，那就是如同一位有礼貌的女王辞退觐见的人一般，把谈话在恰到好处的地方一下停住。

回家的时候，茹梁说道：“倘若你愿意，我们就到此为止吧，不再拜访其余的人家了。在我这方面，傅尔乡两夫妇够教我满意了。”苒妮对他表示了赞同。

十二月慢慢地流过了，这个忧郁的月份是岁暮的晦暗窟窿。关闭在户内的生活，如同去年一样地重来了。苒妮却一点也不厌倦，始终专心注意于波勒。茹梁只用一种不安定的和不满意的眼光从旁望着儿子。

在母亲抱着他，用妇人疼爱儿子的那些情不自禁的温柔去爱抚他的时候，她时常把他送到他父亲面前一面说道：“你真应当吻他哟，旁人简直会说你不爱他。”于是他父亲用一种腻味的神气，用嘴唇尖儿微微触着婴孩的光滑的额头一面把全身弯弯曲曲地偏在一边，如同免得碰到那双乱动而蜷缩的小手一样。随后他就骤然抽身走开了，旁人竟可以说有一种厌恶撵走了他。

村长、医生和堂长有时候都来吃顿晚饭，有时候却是傅尔乡两夫妇，白杨堡的人一步一步更和他俩有联络了。

伯爵仿佛很钟爱波勒。他一来拜访便抱着这婴孩搁在膝头上，甚或整整地抱一下半天。他慎重地把抱在两只巨人式的肥手中间玩弄着，用茂密的髭须的尖角搔着他的鼻头，随后如同母亲们吻孩子似的用热烈的激动姿态吻着。由于自己在结婚之后一直没有生育，他不断地感到痛苦。

三月的天气是晴明的，干燥而且几乎温和。伯爵夫人琪尔蓓狄重新谈到了骑马散步，她主张四个人可以一同出游。苒妮正因为漫长的白天或者夜晚都是刻板的和单调的，感到有点无聊，所以十分高兴地赞同了这个计划，并且花了一星期的工夫，亲手缝纫一套女骑士的服装来消遣。

随后，这种游览开始了。他们分成两对儿骑着马同走，伯

爵夫人和茹梁在前，伯爵和苒妮掉在后面约莫一百步光景。这两个如同朋友们一般安安静静谈着，因为由于他们的正直的头脑和简单的心互相接触，他们已经成了朋友；前面的两个常常低声谈着，有时候还大声笑着，忽然互相注视，仿佛他俩的眼色互相道出好些不待口述的事情。末后他俩突然都纵马疾驰起来，一种逃避的欲望，一种走得更远一些更远一些的欲望正推送着他俩。

随后琪尔蓓狄像是变成易于生气的了。她那种聒噪的声音被风送过来，有时候传到了那两个落后的骑马者的耳朵里，这样使得伯爵微笑起来向苒妮说道：“我妻子不是每天都懂礼貌的。”

某一天傍晚骑着马回来，伯爵夫人在半途中正用马刺激怒她骑的那匹骡马<sup>①</sup>，接着又突然一下收紧缰绳，旁人听见茹梁好几次对她叫唤道：“您当心点，您必须当心点，否则您定会使得它驮着您狂奔。”她的回答是：“活该，这和您没有关系。”她当时的音调是很清楚和很强硬的，使得她这两句干脆的话如同悬在空中似的在旷野里响起来。

她的马忽而竖起了前蹄，忽而掀起了后蹄，向后反踢，嘴里吐出了泡沫。伯爵放心不下，突然使尽肺部的气力嚷着：“你真得小心，琪尔蓓狄！”这时候，她那种没遮拦的妇人的暴躁性子发了，她如同挑战一般，粗暴地举起鞭子对准那个牲口的两耳当中鞭着，牲口很生气了，直竖起来，举起两只前腿向空中直扑，一落到地上，又骇人地纵起来再向前突进，它用尽膝弯的全部劲儿在平原上狂奔了。

首先，她越过了一段草滩，随后从斜刺里窜入了那些耕过了的地里，使得那种潮湿肥沃的土壤掀起来变成一片尘土，并且快得教人难于辨别马和骑马的女人。

茹梁发呆了，停着不走了，失望地叫唤起来：“伯爵夫人，伯爵夫人！”

但是伯爵发出了一种猪叫样的声音，随即弯着自己的身躯

---

① 在欧洲，骡马是出色的坐骑。这和我国的骑马选择正好相反。

伏在他那匹口劲很大的马的颈子上。用尽全身的力量催着它向前走，后来他用声音、手势和靴上的马刺激动它，引导它，使它发怒，这样驱着坐骑向前，简直像是这个高大非常的骑士用双腿夹着那头沉重的牲口，并且如同为了腾空似的把它提起来。夫妇俩都用一种不可了解的速度向前直扑过去了。末后苒妮看见他俩的剪影都在远处奔逃，由奔逃而缩小以至于模糊和消灭，仿佛看见两只互相追逐的鸟在天边里渐渐失踪。

这时候，茹梁走过来了，他始终勒着马用慢步走，一面显出一种愤怒的神气喃喃地说：“我相信她今天发痴了。”

末后他俩的那两个朋友已经深入一片起伏不平的平原中间了，他俩跟在他们的后面撵过去。

约莫经过一刻钟，他俩才望见他们都走回来。不久，四个人又合在一块儿。

伯爵满面绯红地流着汗，快乐地笑着，全副胜利的气概，使出那种不可抵抗的腕力抓着他妻子那匹浑身战栗的马。她呢，颜色是苍白的了，脸上的肌肉正因为疼痛显得痉挛。后来她撑起一只手支着她丈夫的肩头像是快要发晕一样。

苒妮这一天，懂得了伯爵溺爱他的妻子。

在继续来的那一个月中间，伯爵夫人显出了从来未曾有过的快乐样子。她到白杨堡的次数来得更勤了，不断地笑，用种种兴奋的温柔态度吻着苒妮。旁人可以说是她的人生得着了一种神秘的陶醉。她丈夫自己也十分快乐，眼睛简直不离开她，并且用一种热情倍增的态度，随时想法子去摸索她的手和她的衣裳。

某天晚上伯爵对苒妮说：“我们这时候都在幸福之中。琪尔蓓狄是从来没有这样和蔼的。她已经没有坏脾气了，不再动辄生气了，我现在觉得她爱我。可是在今日以前，我还没有十分相信。”

茹梁也变了样子，快乐得多，没有焦躁的情绪，仿佛这两家的友谊把和平和快乐带给了其中的每一家。

那一年的春天，气候异样地热得早。

从和暖的早上到微温而宁静的傍晚，太阳都使地面发青。

那是一切草木的萌芽同时突然并起的有力显现，是植物汁液的一种不可阻挡的推动力，是造物有时在特殊的好年岁使人相信大地回春而表出的一种再生热力。

苒妮模模糊糊受到这种生命发酵现象的动摇了，面对着野草中间的一朵小花，她感到了种种疲乏，种种甜美的惆怅，种种坠入梦想的长久困倦。

随后，她觉得自己恋恋于初期恋爱中的那些温柔回忆了。这却不是对于茹梁她心上起了一种复活的亲爱感，因为那是完结了的，那的确是永远完结了的，不过她的肉体受到和风的爱抚，受到春气的渗入，因此起了动摇，仿佛有什么不可目睹的温柔召唤正要求她。

她乐意于独自一个人待着，徜徉于太阳的暖气当中，一心在种种感觉上迂回，在种种绝不唤起意念的模糊而平静的享受上迂回。

某天早上她正这样打瞌睡的时候，一种幻视穿过了她的脑海，这幻视是一现就消失的，它所表现的正是埃忒勒笪附近小树林子里那个显在枝叶浓荫中间的天窗样的光明窟窿。从前，就是在那儿，她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身体正靠近那个爱她的青年身边颤动；就是在那儿，他第一次吞吞吐吐说出了他心里的畏怯的欲望；也就是在那儿，她自信忽然接触了自己希望中的光明前途。

于是她想再去看看那个小树林子了，到那儿去做一种感伤意味的和迷信意味的游览，仿佛那地方的重游应当可以在她生活的历程当中造成一点儿变化。

茹梁在黎明时就出门了，她并不知道他去的是什么地方。她近来不时用着马尔丁家的小白马，于是教人把它装上了鞍子，她骑着它出门了。

那是一个微风不动气象安宁的日子，没有一个什么地方有一点点动荡，无论是一茎小草或者一片叶子都是静止的。一切都像是要静止到时间的尽头，正同风也死了一样。旁人可以说是连昆虫也都失踪了。

一种烫人的和极端的静止气象从太阳里落下来，在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金光般的雾气。苒妮骑着小马摇摇摆摆慢步向前走，心上感到了舒服。她不时抬头去望一撮棉花一样大小的白云，一点孤独地悬在晴空被人忘却的水蒸气。

她从那条向着海边展开的山谷里往坡下走，它的入海线路正穿过悬崖边那些穹隆形的天然大石门，那就是被人称为埃忒勒宜的门户的。后来她慢慢地走到了树林子里。日光穿过那种还没有长得茂密的浓荫的空隙里洒下来。她从好些小径上来来往往去寻觅从前的那个地方却没有找得着。

在穿过一长条荫在树木下面的便道的时候，她忽然望见了有两匹装着鞍子的马系在尽头处所的一棵树上，她立即认识了那是谁的，那正是琪尔蓓狄的和茹梁的。寂寞的意味本已渐渐使她觉得不安，这种出人意表的遭遇在她看来是幸运的，于是她策动她的牲口用快步走。

那两匹被人系住的牲口，仿佛是惯于这样长久等候的，她赶到它们跟前就叫唤着，却没有人答应她。

一只女手套和两根马鞭都留在那些压平了的野草上。所以他们是曾经在那些草上坐过以后又丢下他们的牲口走开的。

她等了一刻钟，二十分钟，心上有些惊讶却没有明白他们能够干什么。她跳下马来了，并且靠着一段树干站着不再动作了。这时候，有两只小鸟没有看见她就在她近边的草里打架。其中的一只是很兴奋的，绕着另一只的四周跳跳蹦蹦，展开翅膀抖着，点头晃脑并且唧唧喳喳叫着，末后，它们忽然交尾了。

她仿佛本来不知道这种事情似的吃了一惊，随后她暗地对自己说：“真的呀，是春天了。”随后她心里有了另外一个意识，一个疑问。她重新望着那只手套，那两根马鞭子，那两匹无人理会的马，末后她突然上了自己的马，心里怀着一种不可控制的逃避欲望。

现在她向着白杨堡疾驰了。她的脑子里转着念头，尽力推想，把种种事实联系在一处，把种种情况做着比较。她怎么没有早一点就猜着？她怎么一点也没有看破？她怎么没有悟到茹

梁为什么常常不在家而且恢复了从前的漂亮的打扮以及和平的脾气？她又记起了琪尔蓓狄的种种神经质的匆促状态，她的种种过度的谄媚，以及近来她正过着的和她丈夫正因此满意的那种美满幸福。

她勒着马教它慢步走，因为应当郑重地考虑，而活跃的姿态要扰乱了她的种种念头。

经过了第一阵感触，她的心几乎重归于宁静了，不妒忌也不憎恨，不过引起了轻蔑的念头。她不大想到茹梁，他身上的事情绝不使她惊讶，但是伯爵夫人的双层不忠实，她这个女朋友的双层不忠实却使她起了反感。大家都是无信的、说谎的和虚伪的。末了眼泪到她眼眶里来了。一个人有时候哭着幻灭正和哭着死人一样伤心。

然而她决定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决定对于流水样的情爱不去关心，决定只爱波勒和自己的父母，而用沉静的脸色去容忍其余的人。

一回家之后，她就扑到她儿子身边，把他抱到了她的卧房里，并且发狂似的吻着，经过一小时之久没有停住。

茹梁回家吃晚饭了，情趣动人的和微笑的，满是和蔼意思。他问道：“父亲和小母亲今年真的不来吗？”

她很满意于他这种殷勤态度，几乎对他原谅了那件在树林子里发现的事情。后来她忽然受到了一种强烈指望的侵袭，指望很快地会得见那两个除了波勒以外在她算是最心爱的人。于是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写信催促他们回来。

他们回信说是五月二十日可以回来。当时正是那一个月的七日。

她抱着一天紧似一天的焦躁态度等候他们了，如同除了子女的爱亲之心以外，她还感着了一种新的需要，想把自己的心和那两颗正直的心接触，想展开毫无掩饰的胸襟和那两个纯洁得毫无愧怍的人交谈，他们的生活和一切动作、思想以及欲望素来都是正直不阿的。

她现在感到的是一种孤立，因为她的正直的良心正被包围

在那些没落的良心中间，并且她尽管突然学会了装痴装聋，尽管伸起手又把微笑挂在嘴上去接待伯爵夫人，她却觉得那种空虚之感，对人类而起的蔑视之感正在扩大，正在包围她。尤其是每天地方上的那些小新闻在她的心灵上增加一种更大的厌恶，一种对人类更深刻的蔑视。

顾雅尔家的女儿新近生了一个婴孩，不久就要举行婚礼；马尔丁家的女佣人原是个孤女，现在她的肚子大了；一个邻居的女儿只有十五岁肚子也大了；一个寡妇，一个很脏的跛脚穷妇人，因为实在脏得非常怕人被人叫做马粪的也怀了孕。

随时有人谈起一件新的大肚子新闻或者一件放荡行动，主角呢，有时候是个闺女，有时候或者是个有丈夫又有儿女的乡下妇人，或者是个被人敬重的富农的妻子。

这种热烈的春天仿佛挑拨了草木的精力一般，也挑拨了人身上的精力。

苒妮呢，她那些熄灭了的肉体官能都是不再动摇的，仅仅她那颗受了创伤的心和易于感伤的灵魂单独感到种种温馨的和有繁殖力的春风的挑拨，所以这时候她冥想着，毫无欲望地激昂，热心于架空的推想而断绝了肉的需要，满腔抱着一种变成了憎恨的厌恶，因为这种不洁的兽性而诧异起来。

现在，动物的交尾动作如同一种反乎自然的事情似的激怒着她。不过她之怨恨琪尔蓓狄并不由于她夺去了她的丈夫，而是由于事实的本身是堕落到这种宇宙性的污泥里的。

她，琪尔蓓狄，绝不是属于那种受着低级本能控制的鄙野种族的。她从前怎样也能够用那种相同于这些老粗们所用的方式委身于人呢？

在两老应当到达白杨堡的那一天，茹梁把一件被他视为自然的和滑稽的新闻快乐地告诉她，因此增强了她的种种厌恶。他说上一天原不是本村面包店烘面包的日子，谁知那店里的老板在夜间听见烘面包的灶里有些响声，因此以为关着一只野猫，他钻进去一看，却找着了她的妻子，“她并不烘什么面包”。

茹梁接着又说：“面包师塞闭了灶口的门，灶膛里的那两个

人几乎闷死了。这是面包师的小儿子告诉邻居的，因为他当初看见他母亲同着铁匠走进去。”

末后茹梁笑起来了，重复地说：“那些滑稽家伙教我们吃爱情面包哟。这真正是拉封丹的一篇故事。”

苒妮再也不敢和面包接触了。

驿站的马车终于停在台阶儿前面了，男爵那个满意的脸儿终于在车上的玻璃窗口边露出来了，这时候，苒妮的脑子里和胸膛里动了一种深刻的情绪，一种从没有被她觉得的因亲爱而起的乱哄哄的兴奋。

但是等到她望见小母亲的时候，她吃惊得发呆了，并且几乎晕倒了。原来男爵夫人在六个月的冷天中间简直衰老了十岁。她的两颊原是肥大柔软而下垂的，现在都是发赤的，仿佛因为充血都肿起来；眼睛呢，仿佛都没有神光了，并且她必须有人把两只胳膊托住，自己才能够动弹，她那种费事的呼吸已经变成哨子样的声音了，并且非常困难，以至于旁人在她身边感得到一种痛苦的难堪感觉。

男爵原是每天看见她的，所以绝没有发现这种衰颓的老态，并且在她因为不断地感到呼吸困难或者身体日见笨重而抱怨的时候，他就回答道：“真不必吧，亲爱的，我认识您素来就是这样的。”

苒妮陪着两老走进他俩的卧房以后，就退到自己的卧房去哭，她心乱了，发慌了。随后她重新找着了父亲，扑到他的胸前，含着满眼的眼泪向他说道：“唉！母亲的样子真变得厉害！她究竟有什么不舒服，说给我听吧，她究竟有什么不舒服？”他很吃惊了，后来回答道：“你相信吗？哪儿来的念头？简直不对。我是绝没有离开她的，我向你保证她的身体不坏，她是像往常一样的。”

茹梁在晚上向他的妻子说：“你母亲的情形很严重。我相信她害病了。”于是苒妮痛哭起来，这时候，他忍耐不住了，说道：“这算什么，得啦，我没有说她是不可救药的。你偏偏遇事就发狂地夸大。她不过是变了样子，这是年龄关系。”

八天过了，她看惯了她母亲新近的那种面容，再也不记挂这一层了，那也许是压抑了她的畏惧心，如同世上的人由于一种自私的本能，安定心灵的自然需要，因而压抑，因而常常抛弃种种恐怖，种种具有威胁性的疑团。

男爵夫人现在是没有气力走路的，每天只出来半小时。每逢她在“她的树荫小路”上完成了一次行程，她就不能再动，于是在“她的长凳”上坐下来。并且每逢她觉得自己甚至于无法走到底，她就说：“我们停住吧，我的肥胖过度症今天压折了我的腿。”

她几乎不笑了，仅仅对于那些在上一年可以使她笑得浑身动摇的事才微笑一下。不过她的目力仍旧很好，她重新拿着《柯丽娜》或者拉马丁的《沉思集》<sup>①</sup>消磨了几天气阴。随后她教人把她那只专盛“纪念品”的抽斗搬过来。她于是先把那些使她恋恋不舍的古老书信通通倒在膝头上以后，再把抽斗在身边一把椅子上搁下，末了她从从容容把每封信都重新看过一回，才把她这些“遗物”一件一件再搁在抽斗里。等到她身边没有一个人，确实没有一个人的时候，她如同世上的人悄悄地吻着自己的死去的爱人的头发似的，拿起其中的某些书信吻着。

苒妮有时候突然走进去，看见她正哭着，正用伤心的眼泪哭着。苒妮高声叫唤道：“你有点什么不舒服，小母亲？”男爵夫人在长叹一声之后回答道：“这是我那些遗物使得我这样。正翻动好些在从前多么可爱而现在又都完结了的东西哟！并且，有好些已经不大被人想过的人忽然被人重新找着了。于是以为看见他们的样子又听见他们的声音，这就产生了一种很可怕的印象。再过一些年代，你一定认识这些事。”

男爵在这种惆怅的关头闯进来的时候就喃喃地说：“苒妮，亲儿儿，倘若你相信我，你就得烧掉你的那些书信，你一切的书信，你母亲写的，我写的，一切都得烧掉。人到了老的时候，没有再比重新研究自己青年时代更可怕的了。”不过苒妮也正保

---

① 拉马丁是 19 世纪法国的抒情诗人，《沉思集》是他的抒情杰作之一。

留着她那些书信，正预备着她的“盛遗物的匣子”，她虽然和她母亲全不相同，却服从一种由遗传的本能而来的空想的感伤性。

男爵在几天之后有了一件事情须得离家，于是他就走了。

气候是好极了的。和煦而满是星光的夜色接着宁静的傍晚，爽朗的傍晚接着晴明的白天，而晴明的白天接着光彩灿烂的黎明。小母亲不久觉得自己的健康比较好了些，苒妮忘了茹梁的爱情和琪尔蓓狄的不忠实，几乎觉得自己完全是有幸福的了。整个原野是闻得见花香的，始终安定不波的大海从早到晚在太阳底下闪出光明。

某天午后，苒妮抱着波勒到田地中闲走。她忽而瞧着她的儿子，忽而瞧着那些沿着大路点缀在野草丛里的花，自己在一种无边的幸福里得到了爱抚。她不断地吻着孩子，热烈地把他贴住自己紧紧箍着，随后原野里的清香微微地拂着她，她觉得自己在一种说不尽的舒服境界中间失去气力了，融化了。随后她梦想着孩子的前程。他将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会儿她想他做个大人物，又知名又有势力。一会儿她又认为他若是庸庸碌碌留在她身边，忠诚柔顺始终张开胳膊向着母亲岂不更好。到了她用母亲地位的自私心理爱他的时候，她竟指望他能够守住做儿子的地位，只需守住做儿子的地位，但是到了她用热烈的理智爱他的时候，她的奢望就是他变成世界上的一个角儿。

她坐在一条壕沟边上来仔细看着他，仿佛她从来没有看过他似的。随后想起这个小生命将来会大起来，他会稳定地走路。他会有胡子长在颊上，并且会用响亮的声音谈天。她突然诧异了。

远远地有一个人叫着她。她抬头一望，那是麻吕司正跑着。她想起必然是有个拜访者等着她，于是站起身来，这样被人来打扰，她心里是不满意的。但是那个顽童飞也似的跑过来了，等得走到相当近的地方，他嚷着：“夫人，男爵夫人病得很厉害。”

她觉得像是有一滴冷水沿着她的脊梁向下流着。她终于头昏脑乱地踏着大步走了。

她从远处望见了好些人挤在悬铃木下面。她跑上前去，那群人散开了，她于是看见了她的母亲躺在地上，脑袋底下垫着

两只枕头。她脸色完全是发黑的，眼睛是闭上的，胸部经过二十年的气喘再也不动弹。乳娘从这青年妇人手里接过了孩子就抱着他走了。

苒妮瞪着双眼问道：“出了什么事情？她是怎样跌倒的？得有人去找医生。”她回过头来一望，正看见了堂长，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得着消息的。他来帮着做事了，卷起道袍的袖子忙得不住。不过酸醋、柯洛皂香水、种种摩擦手术都是不发生效果的。“应当宽了她的衣裳让她去睡。”那神父说。

佃农若瑟夫·顾雅尔正好在那儿，此外还有西蒙老汉和吕狄温厨娘。这三个被比戈长老帮着，想抬走男爵夫人。但是他们扶起了她的时候，她的头却向后面倒垂，而且因为她的肥胖身躯沉重得难于挪动，她那件被他们拉着的裙袍竟开裂了。这样一来，苒妮因为恐怖开始叫唤起来。他们重新把这个软绵绵的庞大身躯搁在地上。

不得不到客厅里去搬一把围椅了，末后大家把她放在围椅上才终于能够抬起她来。一步一步地，他们上完台阶儿了，随后又上完扶梯了，末后走进了卧房，把她放在床上躺着。

厨娘还没有替她脱完衣裳的时候，唐都寡妇恰巧也像那神父一样突然来了，这真像佣人们的说法一般，他们都曾经嗅着了死亡的气息。

若瑟夫·顾雅尔骑着加鞭疾驰的马去找医生了。神父正打算去取那些圣油<sup>①</sup>，看护在他耳朵边切切地说：“您不必费事吧，堂长先生，这情形我是熟悉的，她已经身故了。”

苒妮发痴了，她恳求着，不知道怎样做，怎样试着救援，用什么药。堂长仍旧坚持地说到了要行赦罪礼<sup>②</sup>。

大家在这个发紫而没有生命的身体旁边等过两小时了。现

---

① 天主教在其信徒临终之前，由神父用某种油类涂在他的身上，称为“终傅圣事”。其油类则称为“圣油”，但只能在临终之前行这种礼节。

② 赦罪礼是天主教的一种隆重礼节。照他们教里的教规，神父在这种礼节当中是审判者也是上帝的代表，他有权赦免信徒的罪恶，使他能够升入所谓天堂。

在苒妮跪着号哭起来，她已经淹没在忧愁和悲痛里了。

到了门开了和医生来了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看见进来的是救援，是安慰，是希望，于是赶到医生身边，断断续续地对他陈述她所知道那些和这意外有关的经过：“她当初还和每天一样地散步……她当时身体是好的，并且是很好的……她在午饭的时候吃了一份肉汁和两个鸡子儿……她忽然跌倒了……她变成了您现在看见的那么乌黑……后来她再也不动弹了……我们用尽了一切方法使她醒转来……用尽了……”说到这儿她不响了，因为看护悄悄地对着医生做了个手势，那正是表示一切都已经完结，都已经十分完结，所以使得她发呆。但是她不肯去求了解，于是忧愁地重复问道：“这可是严重的？您可相信这要算是严重的？”

医生终于回答道：“我很害怕这要算是……这要算是……完结了的。请您拿出点勇气来，拿出一种伟大的勇气来。”

苒妮张开两只胳膊扑到她母亲身上了。

茹梁回来了。他发呆了，明显地心里不愉快，不过没有表示悲伤的呼号，也没有表示失望，因为这种变局对他实在来得过于仓促，所以要他一下子就现出愁容和必须的动作真有点来不及。他低声慢气地说：“我本来知道必然有这么一天，我本来很觉得这是完结了的。”随后他拿起自己的手绢子擦着眼睛，跪下去在胸口边画了个十字，嘴里念了几句什么，接着再站起来，还想扶起他的妻子。但是她正把她母亲的遗体抱在怀里吻着，几乎睡在那上面。旁人不得不抱着苒妮走开了。她像是已经发痴了。

过了一小时，旁人让她转来了。没有留下一点希望了。卧房现在是照停尸的屋子布置的。茹梁和神父在一个窗口边低声说话。唐都寡妇显得是一个惯于守夜的妇人，她素来把一个刚刚被死神走进的人家看得像自己家里一样自在，现在她用这种舒适的气概坐在一把围椅上边，像是已经打着瞌睡。

天晚了，堂长向苒妮身边走过去，握着她的双手鼓励她，对着这颗无从安慰的心灌输好些宗教家的婉转感人的安慰话。他谈到了这个去世的妇人，用教士的术语称赞她，他脸上显得发愁，那正是把死尸当做秉性慈善的神父的虚伪忧愁样子，自

告奋勇地愿意彻夜伴着遗体做祷告。

但是苒妮含着抽咽不已的眼泪拒绝了他。她要独自一个人待着，在这个永诀的夜里完全单独地待着。茹梁走过来说道：“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我俩一块儿待在这儿。”她没有再说话的能力了，摇头表示了拒绝。最后又说：“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要独自一个人替她守夜。”医生低声慢气地说：“请您让她照自己的意思做吧，看护将来可以待在旁边的屋子里。”

茹梁和神父各自想起自己的床，因此都同意了。随后比戈长老也跪下了，做过祈祷就站起来向外边走，一面说道：“这是一个女圣徒。”音调正像他说“Dom inus vobisum”<sup>①</sup>时候所用的声调一样。

这时候，乐马尔子爵用通常的说话声音问：“你可是就去吃点东西？”苒妮不知道这是向她说话，因此绝没有回答。他接着再说：“为了支持你自己，吃点东西也许是很有益的。”她用一种迷糊的神气答辩道：“你立即派人去通知爸爸吧。”于是他走到外边打发一个骑马的人到鲁昂去。

她始终沉溺在一种静止的悲痛里，如同等候那种最后聚首的时刻似的把自身投入失望的依恋高潮。

阴影早已侵入了那间卧房里，用黑暗罩住了死人。唐都寡妇开始用轻轻的脚步走动起来，用看护们应有的静悄悄的动作把好些看不见的物件找出来再摆得停停当当。随后，她点燃了两支蜡烛，从从容容把烛摆在床头边那张盖着一方白饭巾的夜用便桌上。

苒妮仿佛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觉不到，什么也懂不得。她等候的是独自一个人待着。茹梁进来了，他吃过了晚饭，后来他重新又问：“你可是什么也不要吃？”他妻子摇头表示“不要”。

他坐下了，神气呢，与其说那是忧愁，毋宁说是忍耐着自己的委屈，并且待着不说话。

三个人彼此分开在各自的座位上待着都不动弹。

---

① 这是两个拉丁词，意思是“上帝保佑你们”。

有时候，看护在睡梦中间略略抽鼾，随后又突然醒了。

茹梁终于站起了，走到苒妮跟前说道：“你现在可愿意独自一个人待着？”她在一种不经意的冲动当中抓着他的手回答：“噢！是的，你不必管我吧。”

他吻着她的额头喃喃地说：“我将要不时走过来看看你。”于是他出去了，同着他走的是唐都寡妇，她把她的围椅推到了隔壁的屋子里。

苒妮关好了房门，随后走过去把两个窗子通通敞开。她迎面地接受了割草期间<sup>①</sup>夜里的和风的爱抚。上一天从草地上新割下的草正摊在月光底下。

这种温存的感觉使她难受，如同一种对她的反嘲似的使她伤心。

她回到床跟前了，抓着她母亲的一只没有动作而且冰凉的手开始望着她。

她已经不是先头刚刚倒下来的时候那种发肿的样子了。现在只像是安安稳稳睡着，比素来的样子安稳得多。两支蜡烛在微风里摇着凄惨的火焰不时移动了她脸上的阴影，使得它有了生气，如同她正在微动一般。

苒妮十分恋恋地仔细望着她，后来无数的回忆从她幼年时代的遥远事迹里闪出来了。

她记起了小母亲到她学校的接待室里历次探视的情形，记起了小母亲当时怎样拿着装满了甜点心的小小纸口袋交给她，又记起了当时的一堆零零星星的琐屑，好些小事情，好些细腻的爱抚，好些语句，好些抑扬顿挫的声音，好些亲亲热热的手势，笑的时候她怎样眯着眼睛，刚刚坐下的时候她怎样舒畅地吐一口长气。

后来她呆在那儿注视她，在一种麻痹状态中间重复地说：

“现在她死了。”于是这句话的全部恐怖对她显出来了。

---

① 这是指趁着野草在夏初春末正是肥嫩的时候，从一定的处所割下来晒干，作为牲畜平日的饲料。

躺在那儿的妇人，她的妈，她的小母亲，阿代拉伊德夫人，已经死了吗？她再也不会动了，再也不会说话了，再也不会笑了，再也永远不会和小父亲面对面地吃饭了，她再不会说“早安，苒袅蒂”了。她已经死了！

旁人快要把她钉在一口棺材里并且埋掉她，那就完结了。再没有人看得见她。这是可能的吗？怎么有这样的事？她不会再有她的母亲吗？这个多么熟识的亲爱的脸儿，自从张开了眼睛就看见了她，自从张开了胳膊就被她疼爱，这种满是亲爱之情的奔流，这个唯一的人，在儿女心上比任何其余的人更为重要的母亲已经消逝了。她只有不多几小时的光阴还可以望着她的脸儿，她这副不动的和没有思虑的脸儿，以后，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除了一个纪念以外。

苒妮陷入一种非常可怕的失望变动中间了，倒下来跪在地上。后来，两只手扭着被单痉挛着，嘴巴贴在床上，用一种被床上的被盖掩住的悲恸声音叫唤：“唉！妈呀，我可怜的妈妈，妈呀！”

随后，她觉得自己变成疯狂了，疯狂得和她从前那一夜穿过积雪逃跑的光景一样，她于是站起来跑到窗子口边教自己去凉一凉，去吸点新鲜空气，那和这个床上的，这个死人的空气是绝对不同的。

割平了的草、树木、荒地、远处的海，都在一种沉寂的和平气象中间休息，在月光的柔和趣味下面酣睡。苒妮略略吸着了一点点这样使人宁静的清新滋味，于是开始慢慢地哭起来。

随后她重新回到床跟前了，握着小母亲的手坐下了，如同自己正看护着母亲的病。

一只大的甲虫被烛光引进卧房里了。它如同一粒弹子似的向墙壁上乱碰，在卧房里一来一往地乱飞。苒妮被它那阵嗡嗡有声的盘旋弄得分心了，于是抬头去看，不过她始终只望见它那个往来飘忽的影子映在雪白的承尘板上。

随后她不再听见它飞了。她于是注意到挂钟的滴答声音，此外另有一个小的声音，一个不如称之为几乎不可察觉的微响。

那是小母亲的表，它正在一件搭在床脚边椅子上面的裙袍里继续地走。后来，这个死人和这只绝不停止的机器显出了一种模糊的比较，这种比较又突然在苒妮心上引起了尖锐的悲伤。

她望着钟上的时刻。那还不过十点三十分。她想起通夜要这样地过不禁非常恐慌了。

好些另外的回忆都回到她心上来了：那些和她本人人生有关的——萝萨黎和琪尔蓓狄——她心上的苦味幻灭。所有的事不过都是苦难、悲哀、不幸和死亡。所有的人都是欺骗，说谎，使人痛苦和哭泣。哪儿找得着一点休息和快乐？无疑地要在另外一种人生里。在灵魂已经从地上的苦难得到解放以后。灵魂！她渐渐在这种无从探究的神秘上冥想起来，突然倾心于种种富于诗意的信念了，不过这些信念一遇到其他同样的空虚假定都立即又被推翻。现在，她母亲的灵魂究竟在哪儿？这个静止冰凉的肉体的灵魂究竟在哪儿？也许很辽远吧。在空中的某一处吗？不过是哪儿呢？如同一只从笼子里逃走得无影无踪的鸟化为气体了吗？

被上帝召回去了？或者偶然在新的创造里散开，和那些将近露出的萌芽混成一气？

也许在很近吧？在这间卧房里绕着这个已经和它相离的没有生命的肉体！末了苒妮突然以为感到一口风样的东西微触着自己，好像是一种由死者显灵而起的接触。她害怕了，那是一种使人非常难堪的害怕，强烈得使她不敢动弹，不敢呼吸，不敢回头向后面望。她的心脏如同受着恐怖包围似的大跳起来。

忽然，那个无从目睹的虫又飞起来，又一面在空中盘旋和墙壁相碰。她满身都不寒而栗了，随后认明白飞虫的嗡嗡声音，她心里才立刻稳定，接着她站起了，回头望了。她的眼光落到了那只雕着狮身人首怪兽做装饰的柜式保密书桌上，那件收藏“遗物”的家具上。

一个表示依恋的罕有念头侵入她的脑子里了。那就是在这次最后守夜的时间，她如同阅览一本宗教书似的去读这个死人的那些宝贵的古老书信。她以为自己快要去尽一种微妙而又神

圣的义务，一点儿真正属于孝道的事情，可以使得小母亲在另一个世界里感到高兴。

她以为那都是她的外祖父母写的古老书信哟，以前她绝没有认识过那两位老人家。现在她想在那两位的女儿身体上面去向他们伸起自己的两只胳膊，教自己在这个如同也使他们痛苦的伤心之夜向着他们跟前走。那两位老人家早已去世，母亲又刚刚去世，她自己还留在世上，她想教自己和这三位之间构成一种爱情上的神秘连锁。

她走过去拉平了书桌的柜门，从柜里下层的抽斗里取出十来扎发黄的纸头，那都是按次序扎好的和排好的。

她在感伤之中用一种细腻态度把那些书信全部都放在床上，搁在她母亲的两只胳膊中间，接着她着手来细读了。

那是一些可以在各人传家的古老书桌里寻出来的古老尺牒，一些古色古香的使人认得是上一世纪的尺牒。

第一封是用“我的亲人儿”这种称呼起头的。另一封用的是“我的秀丽的小女儿”。随后一些就是“我亲爱的女小子”，“我的小爱女”，“我的最心爱的女儿”，随后又是“我亲爱的孩子”，“我亲爱的阿代拉伊德”，“我亲爱的女儿”，种种不同的称呼是根据受信人的年龄做标准的：首先是在儿童时代，其次，在少女时代，最后，在少妇时代。

而且这一切的信都充满着种种热烈的和幼稚的疼爱，成千累百的亲切事物，家庭中的种种重大的和简单的小事故，在不相关的人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譬如：“父亲害了流行性感冒；女佣人荷尔棠斯烫了手指头儿；名叫嚼耗子的那只老猫死了；有人伐掉了栅栏子右边那棵松树；母亲从礼拜堂回家的时候丢了她那本《弥撒经》，她想起那是有人偷了去。”

信里也谈到苒妮所不认识的人，不过她模模糊糊记得自己从前做孩子的时候曾经听见有人提过那些姓名。

看见这些像是启示一样的详细情节，她不禁感动起来。她俨然突地一下走到了过去的全部秘密生活里，小母亲的心坎儿上的生活里。她望着那个躺着的遗体了。后来她忽然开始高声

朗诵起来，为了她死了的母亲朗诵起来，如同是为了使她散心，使她得着安慰。

那个静止的尸体像是感到了幸福。

她把那些信一件一件扔到床尾的那一头，后来她想起应当把它们放在棺材里，仿佛在棺材上摆花一样。

她又解开另一扎了。那是一种新的笔迹。开始的话是：“我现在已经不能缺少你的种种爱抚，我发狂地爱着你。”

信上只有这样两句话，也没有人署名。

她拿起那页信翻来覆去地看着却懂得其中的意思。信上注明的信人的称呼清清楚楚地是“勒贝尔狄雨·伏德男爵夫人”。

这样一来，她于是打开了第二封信。“你今天晚上等他一出门之后就来吧。我们可以有一小时的团聚时间。我崇拜你。”

在另一封信里：“我徒然指望着你，疯癫似的过了一夜。我指望的是你在我的怀抱里，你的嘴托着我的嘴，你的眼睛托着我的眼睛。随后一想到你当时正睡在他的身边，他正随心所欲地占有着你，我觉得自己几乎气愤得要从窗口跳下去……”

苒妮发呆了，简直不懂。

这是什么？这些情话是写给谁的？为谁写的？由谁写的？

她继续再一封一封看下去，找着的常常是一些神魂颠倒的表白，一些带着谨慎叮嘱的密约幽期，而且在信尾上始终有这样几个字：“尤其要烧掉这封信。”

她最后居然找着了一张便条，一张答应来吃晚饭的回信，不过笔迹和以前那些信上的相同，后面签署的姓名是“波尔·德·艾恩马尔”，男爵还谈起过这个贵族，在谈话里叫他做“我可怜的老波尔”，而他的妻子从前又是男爵夫人的至交。

这时候，苒妮突然被一种疑问轻轻地触了一下，这疑问立刻又变成了一件教她确信的事：那个人做过她母亲的情夫。

她陡然神经错乱了，她随手一挥，如同扔掉身上的毒虫似的扔掉了那些不名誉的书信，并且跑到了窗口边，开始用那种使自己震破嗓子的无意识的叫唤痛哭起来。随后她整个儿精疲力竭了，靠着墙根倒在楼板上了，掩住脸儿使旁人听不见她的

呼号，她坠入一种深不可测的失望中间呜咽不止。

她也许可以这样待一整夜哟，但是隔壁屋子里一阵脚步声使她蹦的一下就跳起来。也许那是她父亲吧？不过那一切的书信都摊在床上和楼板上！她父亲只需抽出一件哟！倘若他知道这件事呢？他本人！

她赶忙向那些书信扑过去，两手抓起那些古老得发黄的纸儿，凡是外祖父母写的、那个情夫写的和那些没有被她打开的以及那些还装在书桌的许多抽斗里的，通通扔到了壁炉里积成一堆。随后她从夜用便桌上端起一支燃着的蜡烛向那堆书信上点着了火。一阵大的火焰射出来了，它用一种活跃的光照亮了那间卧房、那张床和那个尸体，使得尸体的严酷脸儿的侧面和盖在毯子底下的庞大身躯的种种线条，都在床后面的白帷子上映出了乌黑而颤动的影子。

到了壁炉的炉桥上面只剩下一堆纸灰的时候，她如同不再敢靠近死人似的就转过身来坐在那个敞开着的窗口边，并且双手掩着脸儿哭，用一种痛心的音调，用一种悲怨的音调呻吟着：“唉！我可怜的妈，唉！我可怜的妈！”

后来她心上起了一阵冷酷的反省：倘若小母亲或者由于偶然作用并没有死，倘若她不过是在一种假死状态之下昏睡，倘若她就会忽然间醒过来说话？——既然发现了那种丑恶的秘密，她是不是会减少对她的孝心？她是不是还会用同样的虔诚的亲吻她？她是不是会用同样的神圣的亲爱的去爱她？不成，那是做不到的！然而这种思想撕碎了她的心。

夜色消散了，星光黯淡了，正是日出以前的清凉时候。下降的月轮快要没入那片漾着螺钿样的光彩的海面底下了。

苒妮记起自己从前回到白杨堡那天在窗口边领略过的夜色了。那真是遥远的，那真是完全变了样子的，未来的事教苒妮觉得是多么两样的！

后来她看见天色是粉红的了，那是一种快乐的，含着爱情意味的，娇媚的粉红。现在她茫然了，如同面对着一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一样注视着初现的灿烂曙光，暗自询问在这个大地上

这样的曙光升起来，是否可能竟没有快乐和幸福。

一道开门的响声使她惊了一下。那是茹梁。他问道：“怎么了？你不过于疲乏吗？”

她含糊地说：“不疲乏。”她因为现在不再是独自一个人而觉得舒服了。

“你现在去休息吧。”他说。

她从从容容吻着她的母亲，这一个吻是迟缓而且悲伤沉痛的，随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卧房里。

白天是在一场死亡所不可少的愁惨事务里淹过的。男爵在晚上才到家。他哭得厉害。

葬礼是在次日举行的。

苒妮给她母亲装饰了面容以后，又在她的冰凉的额头上吻了最后的一回，并且看见了她的遗体被人放在棺材里钉好，于是她抽身退出来。收到通知的吊客都快要来了。

第一个到的是琪尔蓓狄，她一面痛号一面扑到她的女朋友的胸口边偎着。

有人从窗口边看见了好些马车在栅栏子跟前拐弯，撒开快步走过来。后来楼下的大过道里有了好些人声。好些身着黑衣的妇人渐渐都走到楼上的卧房里了，那都是苒妮绝不认识的。古忒列侯爵夫人和白利斯乡子爵夫人都拥抱了她。

她忽然看见立菰阿姨在她的背后溜过。她用温存的态度抱着她的阿姨，几乎使得这个老姑娘晕倒。

茹梁身着全黑的丧服走进来了，款式入时，神气忙碌，对于这种宾客众多的聚会是满意的。他为一件事情低声和妻子商量，接着又用一种亲切的音调说道：“所有的贵族全到了，场面一定很好。”末后他又走开了，一面庄严地向着女宾们致敬。

在丧礼完成的经过中，立菰阿姨和伯爵夫人琪尔蓓狄都一直是单独地留在苒妮身边的。伯爵夫人不断地吻着她，一面重复地说：“我可怜的亲人儿，我可怜的亲人儿！”

傅尔乡伯爵转来接他的妻子回家的时候，他本人哭得如同他死了自己的母亲一般。

## 第十章

接着来的那些日子是很愁惨的，那种日子在一所由于亲人永远消逝而显得空虚的房子里使人感到忧郁，那种日子由于遇到任何曾被死者常用的物件使人觉得满是痛苦的伤痕。一个回忆随时落到您的心上就造成了伤口。这儿是她坐的围椅，那儿是她留在穿堂里的阳伞，她的没有被女佣人收好的玻璃小酒杯！而且在所有的屋子里总寻得着种种摊在那儿的事物：她的剪刀、单只的手套、被笨重手指磨损的书，以及许许多多显出一种悲痛意义的算不了什么的零星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使人记起许许多多的零星事实。

并且她的声音一直跟着您，教旁人以为听见了它，教旁人想要不择地点随便遁逃来躲避那所房子里的妄念。不过应当留着不走，因为其余的人都在那儿，他们都留着不走而且也都正忍受痛苦。

尤其是苒妮，她始终是被那种由她发现的纪念物压碎的。那种念头压在她身上，她那颗碎了的心简直医治不好。她目前的孤寂由于这种可怖的秘密而增加起来，她的最后的信任心已经跟着最后的信仰心一同下降了。

父亲在不久以后走了，他需要动一下，需要更换空气，需要从那种越陷越深的重大悲伤里跳出去。

那所大房子这样看着它的主人们不时走掉一个，它仍旧恢复了它的宁静而有规律的生活了。

随后波勒忽然病了。苒妮因此又变成了疯疯癫癫，她有十二天没有睡，也几乎没有吃。

他的病好了，但是由于想起他可以死，她一直很觉得可怕。

那么她将要怎么办？她将要变成什么？末后，指望再得一个孩子的模糊需要慢慢地溜进了她的心里。不久她梦想着这件事，从前原指望自己身边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现在她重新被这个念头占住了。这是一件丢不开的事。

不过自从萝萨黎事件发生以来，她和茹梁是分宿的。在他俩的现在情况之下甚至于一种接近也像不可能。茹梁别有所爱，她也知道，而且她一想起重新承受他的爱抚就教自己因为嫌忌而战栗起来。

由于极其指望再做母亲的念头困住了她，她却不难忍受那种委屈，但是她暗自问着自己要怎样才能使得他俩的拥抱重新开始。她认为与其使得他猜着这种意思，她是宁愿由于委屈而死的，并且他像是不再思念她了。

她也许就这么丢掉这种指望了，不过现在每天晚上，她渐渐梦见自己得了一个小女孩子，并且看见这个女孩子跟着波勒一同在悬铃木下面游戏。有时候她竟急于想从床上爬起来，就一言不发地到丈夫的卧房里去找丈夫。她并且已经有过两次溜到了他的门口，随后都迅速地退回来，心脏因为羞惭跳个不停。

男爵走了，小母亲死了，苒妮现在再没有谁可以商量，再没有谁可以接受她的腹心上的秘密托付。

这样，她决定去找比戈长老了，并且利用悔罪礼的保护去向他说出自己心里的困难计划。

她走到了他跟前，那时候，他正在他那个种着果树的小园子里读他的祈祷经文。

在随随便便谈过两三分钟以后，她红着脸吞吞吐吐说：“我行悔罪礼，长老先生。”

他不禁发呆了，并且把鼻梁上的眼镜托起一下来好好地向她端详，随后他开始笑了。“然而您不应当有什么了不起的良心上的罪过。”她很张皇起来，接着说道：“没有，不过我应当向您要求一种指教，一种非常……非常……非常为难的指教，使我不敢就这么对您说。”

他立即收起了自己那副好好先生的脸色，显出了教堂堂长的神气说：“既然这样，我的孩子，我就到忏悔室里听您说哪，一块儿去吧。”

不过她止住了他，她游移不决，对于在一个空洞的礼拜堂的收容中间来谈这类有点儿羞人的事，她认为是不甚放心的，因此突然受到了牵制。

“或者，不必吧，堂长先生……我可以……我可以……倘若您愿意……我可以在这儿把那件引着我来的缘故告诉您。瞧呀，我们到您那边的凉棚底下去坐吧。”

他们提着慢步向那地方走了。她盘算着怎样来说明，怎样来开始。他们都坐下了。

于是她正像是在忏悔室里似的开始发言了：“神父……”随后她迟疑起来，重新又说了一声，“神父……”末了仍旧又沉默下来，显得十分慌乱。

他等着，双手叉在自己的肚子上。看见她的困难，他就来鼓励她：“怎么，我的女儿，旁人会说您有点不敢忏悔，这算什么，请您拿出勇气来。”

她如同一个胆怯的人拼命冒犯危险似的打定了主意。“神父，我指望再生一个孩子。”他不懂了，简直没有回答。于是她说明了自己的意思，在惊惶失措之中漏了许多语句。

“我目下在生活当中是孤独的，父亲和丈夫彼此不大融洽，母亲又死了，并且……并且……”说到这儿，她用很低的声音一面发着抖说，“某一天，我几乎断送了我的儿子！那么我会变成什么样的？……”

她不说了。教士真摸不着线索，只望着她说道：

“快点，谈到正题吧。”

她又说了一遍：“我指望再生一个孩子。”

他素来听惯了那些没有顾忌的农人们在他跟前的大胆诙谐，这样一来他微笑了，接着用狡猾的样子把头一点就回答道：

“既然这样，我觉得这全靠您自己。”

她抬起那双坦白的眼睛望着他，随后用羞惭的神气吃着嘴

说：“不过……不过……您明白呀，自从您知道那个……那个女佣人出了花样以来……我丈夫和我，两个人的生活……两个人的生活完全是分开着过的。”

他见惯了农村里的不严肃的风俗和男女混淆的情况，现在他得到这种启示不觉惊讶起来，随后他忽然自以为猜着了这个少妇的真正指望了。他对于她的悲叹抱着满腔的好意和同情，从一旁望着她说道：“对呀，我完全明白了。我懂得您的……您的……您的寡居生活正教您考虑。您正年轻，身体又好。总而言之，那是自然的，过于自然的。”

受着自己那种乡村教士派的放纵性情的支使，他又开始微笑起来，后来从从容容拍着苒妮的手说道：“摩西的十诫对于您这件事是许可的，并且的确是许可的。‘肉体的结合仅仅只能由婚姻才得到许可。’您是有丈夫的，可不是？那绝不是为了种些芜菁那类的东西<sup>①</sup>吧。”

这一回，她开始也没有懂得他这些言外之意，等到一下明白以后，她满脸绯红的了，急得眼眶里含着眼泪。

“噢！堂长先生，您说的什么？您想的什么？我向您发誓……我向您发誓……”说到这地方，她的嗓子被哭声哽住了。

他吃惊了，于是来安慰她：“哪儿的话，我并不想教您难受。我说了一点笑话，在大家都是正派的时候，那原是不受禁止的，不过请您算在我身上吧，您可以算在我身上。我将要去看茹梁先生。”

她再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心里害怕这种调停是笨拙的和危险的，所以想拒绝他，但是却又不敢。末了她支吾地说过一声：“我谢谢您，堂长先生。”后来就溜走了。

八天过了。她在一种不放心的愁闷中间过活。

某一天傍晚，茹梁在吃晚饭的时候用一种异样的神气望着她，嘴上还带着某种微笑的影子，那是她遇着他在讥笑旁人的时

---

① 这句是隐语，意即指婚姻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种些蔬菜，却又不明言那目的究竟是什么，而使听者去猜言外之意。

候看惯了的。并且在他的注意中间，竟有一种难于察觉的反嘲意味的殷勤。末后到了他俩同在小母亲的树荫便道上散步的时候，他在她耳边用很低的声音说道：“我俩像是言归于好了。”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向地上望着一条直线样的痕迹，那上面的草已经又都长出来，它现在成了几乎看不出的。那是男爵夫人的足迹正在消失之中，如同一个回忆正在消失一样。于是芮妮觉得自己的心正在抽掣，完全被忧伤淹没了，她认为自己在人生当中迷了路，和世界离得非常之远。

茹梁接着说道：“我呢，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以前，我本害怕不合你的意思。”

太阳落下去了，空气是柔和的。一阵哭的需要压着了芮妮，那是一种向着友谊的心去披开肺腑的需要，一种在低声慢气倾诉幽怨之中去求搂抱的需要。她感到一阵呜咽升到嗓子眼了，于是张开两只胳膊倒在茹梁的胸脯上。

她终于哭了。他吃惊了，望着她的头发，却看不见她那个藏在他的胸脯上的脸。他猜着了她还爱着他，于是在她的发髻上吻了一个亲切的吻。

随后他俩默默无言地回到了房子里。他跟着她后面进了她的卧房，并且陪着她过夜。

他俩往日里的关系重新开始了。他如同履行一种义务似的履行着这些并不使他厌恶的关系；她呢，却当做一种使她翻胃的和难受的必要行动承受着，并且决定将来一到自己觉得重新怀了孕的时候就永远停止。

但是不到多久，她发现她丈夫的恩爱仿佛和从前不同。那也许比较细腻一些，但是不及从前完备。他仿佛自居于一个谨慎的情夫地位来对待她，而不像一个心安理得的配偶。

她诧异了，暗自留心观察，不久发现了他的拥抱是每每在她能够受孕之前就中止的。

于是在某天夜间，她向他嘴对着嘴喃喃地说：“为什么你不再像从前一样把你的身子整个儿给我？”

他开始冷笑了：“还用多说，那就是教你的肚子不会大起

来哪。”

她微微地颤了一下，问道：“为什么你不想再要孩子？”

他吃惊得发呆了。“嗯？你说什么？你真的发痴吗？另外一个孩子？哈！真的不成，那算什么话！现在有了一个在身边哭哭啼啼，弄得大家全不空并且要花钱，这已经是多余的了。另外一个孩子，谢谢！”

她抱着他偎在怀里，吻着他，用爱情包围他，末后低声说道：“唉！我哀求你，你得使我再做一次母亲。”

如同她得罪了他似的，他生气了。“这样，你真的是昏头昏脑了。饶了我吧，不用再胡说了，我央求你。”

她不响了，决定用狡猾手段去强迫他把她那种久已梦想的幸福给她。

这样一来，她试着延长她的接吻时间，用一种使人发狂的热劲儿对他演喜剧了，用那双假装狂欢不止的痉挛的胳膊扭住他靠自己。她用尽了一切的诈术，但是他仍旧掌握着他的主张，并且没有一回疏忽。

这时候，她一步一步更加受到了她那种激荡的欲望的煽动，被欲望推到了尽头，预备冒犯一切，预备什么都敢于去干，她再去请教比戈长老了。

长老刚好吃完午饭，他是满面通红的，因为他吃了饭以后是常常会心跳的。一下看见她走进来，他就高声问道：“怎样的了？”心里指望知道他从前那次商议的结果。

她现在是打定了主意的和绝不害羞的，立刻回答道：“我丈夫不想再生孩子了。”长老很发生兴趣了，转过脸来对着她，预备用一种教士派头的好奇心来搜索这种床第间的神秘，他认为这种神秘是使得他的忏悔室变为有风趣的，他问道：“那是怎么的？”这时候，她尽管抱着决心，但是为了说明，她仍旧免不了慌乱。“他……他……他简直不肯使我再做母亲。”

长老明白了，他原是精通这些花样的，于是用种种精确细密的详尽口吻，用一种饿空了肚子的人的垂涎态度来询问。

他思考了一会儿，才如同谈到趋势不坏的年成一般，用一

种安稳的声音替她顾及全盘地拟定了一个巧妙的行动计划，规定了一切基点。“您现在只有一个方法，亲爱的孩子，那就是使他相信您已经怀了孕。他将来一切不会再留心，到末了，您一定能够真的变成孕妇。”

她连眼睛都是绯红的了，但是对于一切都下了决心，她就不再追问下去：“然而……倘若他不相信我呢？”

堂长是很知道种种引导男人和控制男人的策略的，说道：“您得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大家，在什么地方都得这么说，到末了，他必然自己也会相信的。”

随后，他如同赦免这种策略的罪行似的又说道：“这是您的权利，我们教会对于男女间的关系，只因为生儿育女的目的才肯原谅哪。”

她遵从了这种狡猾的指示，半月之后，她告诉了茹梁说是相信自己怀了孕。他蹦的一下跳起来说道：“不可能，这是假的。”

她立刻指出了怀疑的理由。但是他用自信的口吻说：“算什么！等一下吧。你将来看吧。”

从此他每天早上就问道：“怎样的了？”而她始终这样回答：“还没有。倘若我不是怀孕，那么我真的弄错了。”

他居然也放心不下了，脾气不好，心境不开，同样还大惊小怪。他不断地说：“这件事，我一点也不懂，真的一点也不懂。倘若我知道这是怎么搞的！我很愿意被人吊死。”

一个月之末，她把消息告知了各方面，只有伯爵夫人琪尔蓓狄除外，那是由于一种复杂的和微妙的廉耻之心。

自从第一次放心不下之后，茹梁不再和她接近了，随后他又在愤怒当中打定了主意，于是高声说道：“这才是一个不请自到的孩子。”末了他仍旧又钻到了他妻子的卧房里。

神父预料过的事完全实现了。她怀孕了。

这样，她沉醉在一种狂喜中间了，每天晚上关上了自己卧房的门，抱着一种感恩的冲突，对于心所崇拜的渺茫神道，决心守着一种永远的贞操。

她重新觉得自己差不多仍旧是有幸福的了，想起她在母亲

死后的悲痛这样一下就轻松下来真感到诧异。以前，她认为自己是无法安慰的，而现在，不过两个月光景，那道出血的创伤已经收了口子。只剩下一一种感人的惆怅如同一幅披在她人生上的悲伤的薄幕一般。任何事故在她看来都不像是可能的。她的孩子们将来都会长大，都会爱她，她的老境将来可以是安定的，满意的，用不着管她的丈夫了。

在九月底，比戈长老来做一次礼貌上的拜访了，他身上的道袍是全新的，那只穿上七八天，已经有了好些斑点。他是来介绍他的继任人多耳彪克长老的。那是一个年纪很轻的神父，瘦瘦的，身材很矮，议论夸大，一双下陷而且围在黑圈子里的眼睛正表示他的性情是激烈的。

那位老堂长受到了戈德镇的首座教士的任命。

这次别离教苕妮感到一种真的愁闷了。那个好好先生的面貌是和这个少妇的种种纪念相联系的。他介绍了她的婚姻，他给波勒行了命名的洗礼，他又埋葬了男爵夫人。她想到艾都防那个地方，就自然而然记得比戈长老正腆起大肚子沿着那些农庄的院子走过去。她欢喜他，因为他是快乐的和不做作的。

虽然这是一种升迁，他像是并不高兴。他说：“这于我算是牺牲，这于我算是牺牲，子爵夫人。我到这儿有十八年了。唉！村庄里收获不大而且算不了什么。男子们对宗教的信仰都不及应有的程度，妇女们呢，妇女们呢，您可看见，都不大敦品。闺女们仅仅在朝拜了大肚子圣母<sup>①</sup>以后，仅仅为了结婚才到礼拜堂里过一下子，橘子花<sup>②</sup>在本地是不大贵重的。活该，我却爱它，我本人。”

那位新任堂长显出好些不耐烦的动作，并且脸上发红了。他粗暴地说道：“遇着我，将来的一切都应当变样子。”他的神气像一个陡然发脾气孩子，披着那件已经磨损然而干净的道袍显得是很弱又很瘦的。

---

① “朝拜……圣母”即闺女未嫁而有孕的诙谐隐语。

② 橘子花是表示贞洁的象征，他们每每用做新娘头上的装饰。

比戈长老斜觑着他，如同他在快乐时候的表情一样，并且接着向他说道：“您明白吧，倘若要阻止这些事情，就应当用链子锁住您教区里的教友，而且这大概还是毫无用处的。”

那个矮神父用一道果敢的声音回答：“我们将来可以看得明白。”

那个老神父微笑了，一面嗅着他的一点鼻烟。“年龄将来是可以教您心平气和的，长老，而且经验也有同样的功用。您将来一定使您的最后几个信徒也和礼拜堂脱离，那是唯一的结果。在这地方大家是有信仰心的，不过也很顽梗，所以您应当留心。说句真心话，我每逢星期日看见一个被我认为略略肥胖的姑娘走进礼拜堂来做弥撒，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现在她给我多引了一个信徒来。’于是我总设法去促成她的婚姻。您将来是不能阻止他们不犯过失的，您现在可看见。不过您能够去找那个男孩子，并且去阻止他遗弃那个做了母亲的闺女。您给他们证婚吧，长老，您给他们证婚吧，不用管旁的事了。”

新任堂长用强硬的态度回答：“我们的想法是两样的，多说什么用处。”末后，比戈长老说他留恋他的村庄，那个可以从他住宅的窗口望得见的海面，那些被他熟识的漏斗式的山溪，在那里边他常常一面背着祈祷经文一面瞧着许多船远远地经过。

两个教士都告辞了。年老的吻着苒妮，这几乎使得她要哭了。

八天之后，多耳彪克长老又来了。他谈到了自己完成了的种种整顿工作，活像是一个亲王握到了一个王国以后所能做的。随后他央求乐马尔子爵夫人千万不要在星期日的弥撒时缺席，并且在一切圣节日子都要领圣体。他说：“您和我都是本地方的领袖。我们都应当领导本地方并表示我们是个可以学习的模范，为了能够增加力量和受人敬重，我们是必须联合的。礼拜堂和古堡行动一致，茅顶房子一定会畏惧我们和服从我们的。”

苒妮的宗教完全是由于情感而来的。她抱着那种被一个妇女始终守住的空想的虔诚，然而她居然差不多完成她对宗教的种种义务，正因为她还保存着教会女学的习惯，尽管男爵那种爱抱不平的人生观久已使她抛弃了种种信仰。

以前，她对于宗教虽然不大热心，比戈长老倒没有什么不满意，从没有苛求过她。但是他的继任人在上一星期日没有看见她到礼拜堂，就惶惑而且严肃地跑过来了。

她绝不肯和教会断绝关系，于是就答应了，心里却暗自保留分寸：只在最初几周循规蹈矩地去做弥撒，表示自己对教会是讨欢心的。

但是她渐渐地养成了到礼拜堂去的习惯，并且接受了那个严正负责的瘦子长老的影响。这个神秘主义者用他的种种颂扬和热心取得了她的欢心。妇女们的心灵中间原是蕴藏着宗教的诗意的，他对她唤起了这种诗意。他的执拗的苦行，他对于世俗和性欲感的蔑视，他对于人类偏见的厌恶，他对于上帝的爱戴，他的幼稚而且犷野的贫乏经验，他的生硬的言词，他的不可屈挠的意志，这一切在苒妮的观感上造成了印象，认为殉教的圣徒们都应当这般。末了，她，这个觉悟了的忍受痛苦的女人，竟让自己受到了这个孩子的，天上派来的使者的严酷的狂热信仰的诱惑。

他引导她倾心于安慰痛苦的基督了，对她指出了宗教的虔诚快乐怎样会宁息她一切的痛苦。末后她在忏悔室里跪下了，诚心屈服，觉得自己对着这个像是只有十五岁的教士是非常渺小孱弱的。

但是这教士不久就被整个乡间憎恶了。

由于他对待自己守着一种非常严肃的持身之道，所以他也用一种不可妥协的狭小器量对待他人。而恋爱尤其是一件使他愤怒和鄙弃的事儿。所以他在说教的时候总带着激动态度，使用种种露骨的言词指摘恋爱，依照传教的习惯在这个乡村的演说场里，尽兴发表种种使人震动的言词去攻击淫风，并且自身愤怒得发抖和跺脚，他的精神被种种幻象缠住了，而这些幻象正是他在愤怒中间引起的。

青年男女们斜望着礼拜堂互相挤眉弄眼了，老年的农民们素来欢喜把这些事情当做笑话的对象，现在，每逢他们做完弥撒同着身穿蓝罩衫的儿子和身穿黑斗篷的妻子回去的时候，都

指摘矮子教士的器量狭小了。地方上满是不安定的情绪。

大家切切地传述他在忏悔室的严厉态度，他定出来的那些严厉惩罚，他坚决不肯赦免那些贞操受了侵犯的姑娘们，于是因此产生了许多讥诮的言语。每逢教会节日举行大弥撒，到了看见好些青年男女坐在他们的长凳上不和其余的人去领圣体的时候，大家在场子里都笑起来。

矮子教士不久就像一个看守山场的人侦察偷着打猎的人一般，侦察那些情人们去阻止他们的幽会。他在月夜里，沿着仓房后面的壕沟或者在海岸边的小山坡上的灯芯草丛里驱逐他们。

有一次，他发现了两个成对的人并不在他跟前分开，只彼此手挽着腰在一个满是石子的山洼里一面接吻一面走。

长老嚷起来了：“你们可愿意收场，真都是混账东西！”

那个青年人回过头来回答道：“您去管自己的事吧，堂长先生，这儿的事是您不相干的。”

于是长老拾了好些石子，如同打狗似的向他俩扔过去。

他俩在笑声中间逃走了。次一星期日，他在礼拜堂公开地当着大众揭穿了他俩的姓名。

地方上的青年人从此都不去做弥撒了。

堂长每星期四都到白杨堡吃夜饭，其余的日子，他也时常来和堡里这一个修苦业的少妇谈天。她也像他一样热心于宗教，讨论着种种不属于物质的事情，引用到宗教辩论的一切古老而又复杂的论据。

她和他沿着男爵夫人的那条树荫便道散步，一面谈到了基督和使徒们，谈到了圣母和博士们<sup>①</sup>，仿佛他和她早就认识那些人似的。有时候，他们都停住脚步来互相提出好些深奥问题，这些问题每每使得他们的议论神秘地溢出本文以外，她呢，有好些如同直上天空的火箭一般的诗意推论，因此转入迷途；他呢，比较简明一点，他的结论如同一个偏执成性的辩护人用数

---

① 此处的博士们是指从前天主教中编定宗教资料的学者们而言，所以法语亦称之为“教会的父亲们”。

学方法从圆形里去求等值的正方形面积<sup>①</sup>。

茹梁用一种隆重的尊敬态度对待新堂长，不断地说：“他合我的意思，这个教士，他是不和旁人通同作弊的。”他并且去行悔罪礼和高高兴兴去领圣体，表示着十足的模范。

他现在几乎每天必到傅尔乡家里去，他跟着伯爵打猎，成了这个丈夫所不可少的人，他跟着伯爵夫人骑马散步，并不躲避暴雨狂风。伯爵说过：“他们都发狂似的丢不下他们的马，这于我的妻子是有点益处的。”

老男爵是十一月半回来的。他的样子变了，老了，衰了，沉没在一种曾经穿透他的精神的悲惨愁苦里了。那种维系在父女间的亲爱像是立刻增长了，仿佛这几个月的忧郁的寂寞境界，激起了他对于亲爱、信任和温暖的需要。

苒妮绝没有把自己的新观念，她和多耳彪克长老的亲切交谊以及自己的宗教热忱告诉他。不过，他第一次看见了这教士，就感到有一种对于多耳彪克长老而起的激烈的嫌忌。

到了晚上少妇就问他：“你觉得这个教士怎样？”他说：“这家伙是个异教法院的审判官<sup>②</sup>！他应当是个很有危险性的。”

随后，他从那些和他有交情的农民方面知道了年轻教士的严厉作风，他的暴烈态度，他施行的那种违背自然法则和先天本能的迫害手段，男爵心里就爆发了一种憎恨。

男爵是出身于崇拜自然的古老哲学家的苗裔的，自从看见了两个动物的交尾，他一直大受感动地倾心于一个属于万有神教的上帝样的教主跟前，而怒斥天主教概念，因为天主教的上帝具有资产阶级的观念，具有阴险的愤怒心思和暴君的报复手段。他认为宇宙间的创造力原是只能隐约窥见的、注定的、没有涯际的和万能的，而天主教的上帝却缩小了它的范围，就实

---

① 此种“求等值”的企图是一句通用的隐喻，即谓这是一种幻想的企图。

② 异教法院是欧洲天主教会虐待异教徒的法院，凡不属于天主教的宗教信仰者都可以遭遇此种虐待，有火刑及焚尸等等名目。其存在的时代自12世纪至18世纪，其执行区域几遍于欧洲西部，而以在西班牙的人受祸为最烈。

际看来，创造同时也就是生命、光线、大地、思想、草木、岩石、人类、空气、动物、星宿、上帝、昆虫的总和，它之永恒创造不已，正因为它是创造力，它比一种意志坚强，比一种推论广大，它生产起来没有目的，没有理由，没有止境，也不顾及任何意义和任何形式，只在无穷尽的空间听命于偶然发生的必要和接近于那个使得宇宙温暖的太阳。

创造是包括一切萌芽的，思想和生命在创造中发展正如花朵和果实在树上发展一样。

所以在他看来，生殖是伟大的普及法则，可敬的神圣行为，它完成“万有本体”的无从索解而且永不变化的意志。因此，他着手在一个一个的农庄中间，展开一种火热的斗争去攻击那个器量狭小的教士，那个对生活的迫害者。

苒妮悲叹起来了，向上帝祷告，向自己的父亲央求，但是他始终这样回答：“应当和这类的人作战，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他们都不是有人性的。”他还摇着那一头的雪白的长头发重复地说：“他们都不是有人性的，他们懂不得一点什么，懂不得一点什么，懂不得一点什么。他们都做着一种噩梦，他们都是反自然的。”并且他如同诅咒一番似的高声嚷着“反自然的”。

那教士很感到遇着了敌人，不过他这时候注重于保持自己在白杨堡和在少妇心上的主人地位，他确信自己的最后胜利，于是只等待时机。

随后一个固定的意思缠着他了。他曾经在无意中发现了茹梁和琪尔蓓狄的恋爱，现在他想不择手段去拆散他们。

某一天，他走过来找苒妮了，经过一次长久的神秘谈话以后，他要求她和他联合起来去作战，去在她本人家里消灭罪恶，去援救两个陷在危险中间的灵魂。

她不明白，于是要知道底细。他回答道：“时间还没有到哟，不久我再来看您。”末后他就突然走了。

当时冬天快要完了，那是一个被乡村间称为腐烂的冬天，潮湿而且温暖。

几天以后，长老又过来了，并且用隐晦的语句，议论一种发生于某些应当是不可指摘者之间的可鄙可憎的关系。他说自己是在那些熟悉这类事实之列的，要用种种方法去阻止这类事实。随后他谈到了种种崇高的理由，最后又握着苒妮的手，恳求她张开眼睛，好好儿了解情况并且帮助他。

这一次，苒妮明白了，但是想起一切可以在这个已经安稳的家庭中间陡然发生的困难，她很害怕起来，所以竟没有说话。后来她假装不知道长老的意思。于是他不再迟疑了，明白地说道：

“我将要去完成的是一种困难的义务，子爵夫人，不过我没有旁的办法。有件事是您能够阻止的，我担负的职务正吩咐我不让您对于这件事不求了解。您必须知道您的先生正和傅尔乡夫人发生了一种罪名重大的友谊。”

她的头低下来了，她存心退避没有回答，并且也没有气力。

教士接着说：“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这时候，她才支吾地说：“您教我怎么办，长老先生？”

他激烈地回答道：“您从中制止这种犯罪的热恋。”

她开始哭了，后来用一道悲伤的声音说道：“但是他已经和一个女佣人欺骗了我，简直不听我的话，已经不爱我，倘若我表现一种于他不合意的指望，他会立刻虐待我。我有什么可做？”

堂长没有从正面回答，只高声嚷着：“那么您屈服了！您退让了！您赞同了！通奸的罪人在您的家里，您却宽恕他！罪恶在您的眼前构成，您却转过头不看吗？您可是一个合法的配偶？一个基督徒？一个有儿女的母亲？”

她痛哭了：“您教我怎么办？”

他回答道：“一切都比容许这种毫无廉耻的举动好，一切，我告诉您。您离开他独居吧。逃出这所弄脏了的房子吧。”

她说：“但是我没有钱，长老先生，并且我没有勇气，现在，尤其是没有证据怎样好走？我并且没有这种权力。”

教士气得发抖了，站起来说道：“这是您服从了戾头的见解，夫人，从前我以为您是另外一个样子。您是不配接受上帝的慈

悲的！”

她跪在他跟前了。“噢！我央求您不要丢开我，请您指点我吧！”

他用一种命令意味的声音说：“您提醒傅尔乡先生吧。他是有拆散这种勾结的权力的。”

想到这一层，她被一种恐怖制住了，说道：“不过他会杀死他们哟！长老先生！而且我会犯一种告密的罪！哈！这不成，永远不成！”

这样一下，他十分生气了，如同诅咒似的举起了一只手嚷着：“您就待在您这种羞耻里边和罪恶里边不动吧。因为您比他们更其有罪。您是个只知道讨好的妻子！我在这儿再没有一件事好做了。”

末后他走了，简直气得浑身直抖。

她慌乱地跟在他后面，预备让步，渐渐想答应他。但是他始终是因为暴怒而发抖的，提着大步一面愤愤地摇着手里的蓝色大雨伞。

他望见了茹梁正站在栅栏子近边指挥着修剪树枝的工作，于是向左一拐从斜刺里穿过顾雅尔家的院子，口里不住地说：“让我走吧，夫人，我现在再也没有一句话对您说了。”

恰巧在他要经过的路线上，在那院子中央有一堆孩子，顾雅尔家的和邻家的孩子，正团团地围在那条名叫米尔扎的雌狗的木头棚子的周围，好奇似的用一种集中的和静默的注意欣赏着一点东西。男爵站在孩子们的中央，双手抄在背后也用好奇的态度瞧着。那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小学教师哪。不过，在他远远地望见了教士以后，为了免得遇见他，和他招呼，向他寒暄，他就走开了。

芮妮哀求他了，说道：“请您留几天的日子给我，长老先生，以后请您再到古堡里来。那时候，我一定把我能够做的和我能够预备的都告诉您。我们再来考虑。”

这时候，他和她都走到那一堆孩子近边了，于是堂长走到跟前去看他们究竟被什么这样引起了兴趣。原来是那条雌狗下

着小狗。在那只木棚子外面，已经有五条初生的小狗团聚在它们的母亲身边骚动，它侧着疼痛的身子躺在地下用爱抚姿态舔着它们。正在教士弯下身子的那一刹那，那条痉挛着的动物忽然伸长了身子，于是第六条小狗又下出来了。这时候，所有的顽童们都很快活起来，一齐拍着手嚷道：“又是一个，又是一个！”在他们眼里，那是一种娱乐，一种绝没有什么淫秽的东西掺入其中的自然娱乐。他们之静观这种生育现象正和注视苹果从树上落下来是一样的。

多耳彪克长老首先呆望了好一会儿，随后他动了一阵势不可当的暴怒，举起了手里那柄大雨伞，用尽气力对准那堆孩子们的头打过去。吃惊的顽童都撒开大步跑了，于是他突然面对着那条雌狗了，它极力想在分娩之中抬起身子。但是他竟不让她站起来。发狂似的着手用尽腕力去打死它。它本是用链子锁住的，因此没法儿逃走，只在攻势下一面挣扎一面惶骇地悲号。他的雨伞打断了。这时候，他空着双手跳在狗身上，疯癫似的践踏它，压碎它，压烂它。他使它又下了最后一条被他的压力挤出来的小狗。末后，那条血迹模糊的雌狗快死了，只在那堆没有开眼动作迟笨而已经唧唧地想找奶吃的新生小狗堆中颤抖，多耳彪克发狂似的提起鞋跟一下结果了它的性命。

苒妮逃开了，但是那教士突然觉得被人抓住了脖子，一个耳刮子使得他那顶卷边三角帽飞起来。怒不可遏的男爵拉着他带到栅栏子跟前再把他摔到了大路上。

勒贝尔狄雨先生转过身来的时候，望见了他的女儿跪在地上对着那些小狗痛哭，并且掀起裙子把它们一条一条兜着，他提着大步做着手势对着自己的女儿走过来，后来高声嚷着：“瞧这个家伙吧，瞧这个家伙吧，穿道袍的汉子。你可看见了，现在？”

农庄里的人都赶过来了，大家瞧着那条踏破了肚子的动物。顾雅尔大妈高声说道：“真会野蛮到这步田地！”

但是苒妮拾起了那七条小狗，并且说自己来抚育它们。

有人试着给点奶来喂它们了，第二天死了三条。于是西蒙老爹跑到附近一带去找一条喂奶的雌狗。他没有找得着狗，不

过带了一只猫回来，一面肯定它可以办得下。有人又另外捕杀了三条小狗，留下最后的那条交给那个并非同种的奶娘。那奶娘立刻收养它，侧着身子躺下来一面向小狗张着自己的乳房。

为了不使得它所继承的母亲精疲力竭，有人在半个月以后就替那条小狗断奶，苒妮自愿用奶瓶来养它了。她随意给它取了一个名儿叫它做多多。男爵坚决地更换了它的名儿叫它做屠杀。

那教士不再来了。但是第二个星期日，他在礼拜堂里的讲座上发布了好些攻击古堡的诅咒指斥和威胁的言词，说是有了伤口就应当用烧红的烙铁去医治，责备目空一切的男爵，并且又用尚存畏怯的隐约言词影射到茹梁的新欢。子爵很生气了，不过害怕闹出一阵难堪的丑闻，他的怒火也就熄了。

这样一下，那教士每逢星期日说教，必定来继续他那种意在报复的宣言，预报上帝规定的时日正在接近之中，而他那些敌人会受到打击。

茹梁向总主教写了一封恭敬而很着力的信。多耳彪克长老受到了一种严重申饬的威胁，他不再说话了。

现在，有人遇见他伸长着的脚步，显出一种激动的神气向远处孤独地来往了。琪尔蓓狄和茹梁在骑马散步中间时时望见了她，有时候望见他在远处，如同一点黑东西似的站在旷野中间或者悬崖的边上，有时候望见他在一条快要由他俩经过的小山谷里读着他那本祈祷经文。于是他俩勒转缰绳免得从他的近边走过。

春天到了，使得他俩的爱情又活跃起来，使得他俩每天躲在由他们的坐骑信步走到掩蔽处所互相搂着，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完全没有一定。

在这样的季候里，树荫还不浓密，野草又还是潮湿的，他俩不能够如同在盛夏中一般钻到轮流伐采林子里去，因此为了躲避有人看见他俩的搂抱，他俩就常常利用窝戈忒山坡顶上的一个车子样的木头棚子了，那是一个牧羊人从去年秋间就扔在那儿的。

那东西装着高高的轮子，孤单地留在那儿，和悬崖相距约

莫五百米光景，地点正在山谷的陡坡开始之处。他俩躲在那里边是不会被人撞见的，因为他俩正俯瞰着平川地带。木头棚子有一对辘子样的挽手，他们那两匹马都系在挽手上边，等候着他俩尽兴地接吻。

不过某一天，他们正离开这个底荫所的时候，却望见多耳彪克长老几乎像是埋伏似的坐在山坡上的那丛灯芯草中间。茹梁说道：“将来应当把我们的马留在山坳里，否则它们可以远远地泄漏我俩的踪迹。”从此他俩养成了习惯，把牲口系在一个满是荆棘的山坳里了。

随后某一个傍晚，他俩正向着佛利乙忒古堡走回去，预备在古堡里同着伯爵晚餐，却遇见了艾都防的礼拜堂堂长正从古堡里出来。他偏着身子让他俩经过，并且向他俩致敬却没有望着他俩。

他俩很感到一阵挂虑了，然而不久这种挂虑又成了风流云散的。

谁知五月初间的某天午后，苒妮因为海风很大，正在火炉边看书，忽然望见傅尔乡伯爵步行而来，并且脚步迅速得使她觉得发生了一种凶险。

她赶忙走下楼来接待他，等到和他对着面的时候，她想起他一定是发了狂。他戴着一顶素来只在家里戴的皮制便帽。穿着打猎用的布罩衫，脸色是非常苍白的，以至于那两撇茂密的髭须素来在他的脸上分不出颜色，现在竟像是一丛火焰了。并且他如同心无主宰似的瞪着一双怒眼。

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的妻子在这儿吧，可对？”苒妮摸不着头脑了，回答道：“不在这儿，我今天简直没有看见她。”

于是他坐下了，仿佛他两条腿全折了一样，他脱了帽子，并且用一种机械动作拿着手绢子接连好几次擦着额头。随后，他身子一挺就站起对着少妇走过来，伸出双手，张开嘴巴，预备说话，预备向她倾吐一点难堪的痛苦。随后他又停住了，定着眼睛望住她，用一种发痴的神气高声说道：“不过，那是您的先生……您也有分……”末后他向着海边走掉了。

苒妮跑着去阻止他，召唤他，央求他，她恐慌得心上发抖，一面暗自想道：“他现在什么全知道了！他会去干些什么？噢！只要他找不着他们才好！”

但是她赶不上他，他也不听从她的召唤。他自问一定可以达到目的，毫不迟疑地向前走了。他越过那条水沟，随后又提起长腿跨过那丛灯芯草，就走上了悬崖。

苒妮站在那道种了树的土坡上，抬起眼睛跟着他望了多时。随后，她望他不见，自己才走回来，心里受尽了忧虑的折磨。

他呢，向右一拐之后就开始跑起来。动荡的海面正卷起好些浪头。天空一堆一堆的黑云带着疯狂的速度飞过来，接着就飞过去，后面还跟着许多堆。每一堆云都带着一阵狂雨向海岸直扑。风呢，狂啸，悲号，掠过野草，压着新的禾苗，从远处的地面带过来的成群白鸥，逼着它们如同一簇簇的浪花似的一块走。

那些接续而来的雨点子扑到了伯爵的面部，溅湿了他的颊部和髭须再往底下流，喧闹的雨声充塞了他的耳鼓和他的动荡的心。

在前面远远的地方，窝戈忒那个小山谷正对着他现出它那条喉管样的长峡。直望过去，只有一所靠在一个空了的羊圈旁边的木头棚子，两匹马都系在这所车子样的房子的辕子上。人在这样一种暴风雨中间还害怕什么？

一下望见了那两匹马，伯爵就伏在地上了，随后就用手和膝头向前爬着，他那个庞大身躯满是污泥而帽子又是毛茸茸的，因此像是一个怪物。他一直爬到了那座孤独的木头棚子跟前就躲到棚子底下，使得棚子里的人不会从木板的缝儿里发现他。

两匹马看见了他都骚动起来。他用手里那柄扳开了的小刀慢慢地割断了牲口的缰绳。一阵狂风骤然来了，并且送来了一阵冰雹扑打着木头棚子的倾斜屋顶，棚子因此在轮子上动摇起来，牲口因此都吓得逃走了。

这时候，伯爵竖直了腰杆儿跪在地上了，把眼睛贴在棚子的门底下的缝儿里去看棚子的内部。

他现在不再动弹了，像是正在等候。一阵相当长的时间流过了，末了他从头到脚浑身带着泥泞陡然再站起来。用一个疯狂的动作扣上了门外的铁栓子，接着就抓住两根辕子，动手摇着那个棚子如同想把它拆成几块木板一样。随后他忽然如同驾车似的站在两根辕子之间，用尽气力弯下自己的高大身躯如同一条牛似的拉着，并且喘着。末后他拉着那所车子样的房子和关在房子里头的人向那个陡坡走。

被关的人都嚷起来了，用拳头打着木板，不明白他们遇着怎么一回事。

等得拉到下坡路线的顶上，他双手一松，那间轻便的住房就在斜坡儿上往下直滚。

如同被人发狂似的推送着，它往下狂奔，而且一直是越奔越快，跳着，颠着，像是一头动物，使得那两根辕子和地面相撞。

有一个蹲在一条壕沟里的老乞丐，看见了它用一种突进的姿态在他的头上冲过去，并且又听见了有好些怕人的叫唤从那只木头箱子里传到外边。

它忽然因为一个撞击失掉了一只轮子，登时就偏着倒下来，于是开始像一只皮球似的往下降落，像一所从基础上拔起来的房子似的从一个小土堆的顶上翻着筋斗咕噜咕噜往下直窜。随后翻到了最后那个山凹的边缘，它又跳起来在空中画出一条曲线，最后它落到山凹的底部，破碎得像是一个鸡子儿。

它一下在那片满是石头的地面上砸碎了以后，那个曾经目睹它坠到崖下的老乞丐立刻蹑手蹑脚从荆棘丛里走到了山坡下边，他被自己那种乡下人的谨慎习惯所推动，因此不敢走近那只破了肚皮的箱子跟前，就到附近的农家报告了这场事故。

有人跑过来了，挪开了那些残破的木头，发现了两个尸首。那都是受了重伤的，破碎了的而且还正出血。男的呢，额头是碰开的，整个一副脸压得稀烂。女人的下颏悬空挂着，那是在一个突起的撞击中间碰下来的。他俩那些断折了的手和脚都是软的，简直像是肌肉当中已经没有骨头。

然而谁都认得他俩，于是大家开始在这种闯祸的原因上面

长久地推测。

“他俩原来在那个小屋子里干什么？”一个妇人说。这时候，那个贫穷的老汉就述起他俩显然是为了躲避一阵狂风而到那里面找掩蔽的，后来应当是那阵发怒的风吹翻了棚子使得它滚到崖底下。末后，他又说明自己本想去躲在棚子里边，但是看见了有两匹牲口系在辕子上的时候，就懂得那地方已经不是空的。

他用一种满意的神气接着又说：“倘若那是空的，这回死在那里边的就是我了。”有一道声音说：“那岂不更好？”于是那个老汉在一阵怕人的暴怒中间嚷着：“为什么那会更好？因为我是穷人而他俩是富人哪！你仔细瞧瞧他俩吧，这时候……”说到这里，他气得发抖了，满身的褴褛正淌着水往下直流，加上乱蓬蓬的胡子和那些从破帽子里钻出来的长头发简直是脏成一片，他用手里那根弯钩形的棍子指着那两个尸首高声说道：“我们这样躺着全是平等的。”

但是其余的许多乡下人都来了，用一种不放心的，狡猾的，惊骇的，自私的和懦怯的眼光从旁斜觑着。随后有人讨论到应当如何处理了，末后，由于希望得到一点犒赏，就决定把两个尸首分别送到两个古堡里去。于是有人套好了两辆小的篷车。不过一个新的困难发生了。某些人只肯在车子里简单地铺些麦秸；另一些人却主张在车子里放个床垫子，以为这样才像一个样子。

那个曾经说过话的妇人高声说道：“不过那一定会把床垫子上弄得全是血，那就非得用惹阿韦尔水<sup>①</sup>去洗才行。”

于是一个面容快乐身躯肥胖的农庄主人回答道：“他们将来是会出钱的。越是东西用得值价，旁人出的钱也就越多。”这句话决定了办法。

那两辆没有弹簧，高高儿托在轮子上的马车都被牲口展开快步拉走了，一辆向右边，另一辆向左边，载着那两个本来互

---

① 惹阿韦尔原是巴黎近郊一个小镇，在 15 世纪，那小镇上成立了一个工厂制造漂白药水行销全国，遂产生了“惹阿韦尔水”的名称。

相接着而以后不再相遇的生命的遗骸，在宽大的车辙的每一个凸凹地方不断地摇晃颠簸。

伯爵呢，他自从看见了木头棚子在陡坡上面滚下去以后，就尽量展开双腿的气力冒着狂风暴雨逃走了。他这样跑了好几个小时，穿过好些大路，越过好些土坎，突破好些篱笆，直到傍晚不知怎样才回到自己的家里。

佣人们正惊惶不定地等着他，向他报告两匹马刚刚才空着鞍子走回来，茹梁的那匹是跟在另一匹后面的。

这消息使得傅尔乡先生迟疑了，后来他用一道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他们遇着这种很坏的天气也许出了什么岔子，大家应当动手去寻他们，”

他本人又出去了，不过一下走到旁人看他不见的地方，他就躲在一丛荆棘当中向着大路窥伺，那个依旧被他用一种野蛮的狂热爱着的妻子就要经过这条大路回家了，他知道她即令没有死也应当命在垂危，或者也许永远变成了肢体断折和容颜毁坏的。

不久，一辆篷车在他前面经过了，车上载着一件古怪的东西。

篷车在他的古堡前面停住了，随后又进去了。正是那话儿哪，对呀，正是她，不过一阵可怕的忧虑把他钉牢在那儿，因为他非常害怕知道噩耗，非常畏惧明白真相。他如同一只躲着的野兔似的不再动弹了，听见极小的响声也就心惊肉跳。

他等了一小时，也许两小时。那辆篷车还不出来。他暗想他的妻子已经死了。想起会看见她，会触着她的眼光，他心里竟充满了恐怖，后来，他又忽然害怕有人从这个窠巢当中发现他，并且强迫他回家去给妻子送终，于是他又逃到树林子当中去了。这时候，他忽然考虑到她也许正需要救援以及再也没有谁能够看护她，他终于慌忙地跑着回家去。

进门的时候，他遇见了园丁，于是高声问道：“怎样的了？”园丁不敢回答。于是傅尔乡先生差不多狂吼似的说道：“她死了吗？”那佣人吞吞吐吐地说：“对的，爵爷。”

他感到一种无边的安慰了。一阵突然而来的平安透入了他的血液和他那些正在颤动的肌肉，于是他用一种稳定的脚步踏上了他那条宽大的台阶儿。

另外那辆篷车早已对着白杨堡走。苒妮老远就望见了它，看见了床垫子，猜着了那上面摆着一个尸身，终于懂得了一切。她受到的刺激实在太厉害，使得她失去知觉晕倒了。

等到她恢复知觉以后，她父亲扶着她的头并且用香醋在她的颞颥上摩擦。他迟疑地问道：“你知道吗？……”她低声慢气地说：“知道的，父亲。”但是到了她想站起的时候，她因为身上非常疼痛竟没有做得到。

当天晚上，她生了一个死孩子：一个女儿。

关于茹梁的殓殓和埋葬，她绝没有过目，也绝没有与闻。只在一天或两天之末才知道立崧阿姨回到了古堡，并且在那些缠绕不休的噩梦当中，她顽强地去设法记忆这个老闺女是何时重新离开古堡的，在什么时代，在哪一种情形。她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了，甚至于在神志清朗的时候，她也只确切记得自己在小母亲去世以后见过她。

## 第十一章

苒妮成了身体很衰弱和脸色很苍白的，在卧房里待了三个月没有出来，人都认为而且也说她是不会复元的。随后才渐渐有了起色。小父亲和立菰阿姨不再离开她了，都在白杨古堡长住下去。由于这一回的打击，她得了一种神经衰弱症，极小的声音也使她头晕，并且极其不足道的原因也使她昏厥很久。

茹梁是怎样死的，她从没有问过详细的情形。那于她有什么关系？她知道的还不够吗？大家都以为那是一种意外，但是她却知道底蕴，而且她心里保留着那种使她很痛苦的秘密：奸情的察觉和伯爵在出事那天的仓促而可怕的拜访的神情。

从前的好些温馨甜美而惆怅的回忆，她丈夫从前给过她的那些短促的欢娱，现在钻透了她的心灵。她不时因为记忆当中的意外醒悟而至于战栗。她重新看见他了：他正像当年订婚时代的神情一样，也正像她在科西嘉烈日下面很短的热情初绽期间中恋着的一样。一切的缺点都删除了，一切的生硬态度都消灭了，种种不忠实的性情现在都自行在坟墓和人世的日见增大的隔离中间减轻了。苒妮从这个曾经搂抱过自己的人身上感到了一种死后的模糊遗爱，于是为了只恋恋于幸福光阴，她饶恕过去的那些痛苦了。随后时间不断地流逝，接连而来的那些月份在她的回忆和痛苦上边如同布散灰尘一样撒了一层遗忘。她终于把自己整个儿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了。

儿子变成了偶像，变成了三个联合起来在他四周围绕的人的唯一念头。于是他俨然取得了暴君的地位。甚至于在他身边这三个奴隶中间还显出了一种妒忌，苒妮望见男爵抱着他骑在膝头上以后得到他的热吻，她心里老不耐烦。而立菰太姨正像

素来被人忽略一样也不被他注意，有时候，这个还不大能说话的主人竟把她当做佣人看待，她抱着他在手里，也固然勉强讨得到多少不足一道的爱抚，不过若是把这点儿爱抚和他留给母亲和外祖父的比较一番，她就躲到自己的卧房里去哭了。

两年的安稳日子都在那种对于孩子不断注意当中流过了，绝没有发生事故。到了第三个初冬，他们决定去鲁昂住到春天，全家终于移动了。不过搬到那所无人居住的潮湿的老房子里，波勒就害了一场支气管炎，严重得使人害怕是肋膜炎，于是这三位尊亲属都张皇起来，认为白杨堡的空气是波勒不可缺少的。他病愈之后，这一家人立即又带了他回来。

好些单调而甜美的年月就这么开始了。

一家人始终围着小东西团聚在一块儿，有时候在他的卧房里，有时候在大客厅里，有时候在园子里，他们听见了他的结结巴巴的口音和奇奇怪怪的语句，看见了他的种种手势，大家都出神入化地快乐起来。

他母亲用亲昵意味叫他做“波莱”，他咬不准这个名字的声音就说成了“布莱”，因此一直引得人发笑<sup>①</sup>。“布莱”就成了他的诨名了。旁人对他不再用别样的名称。

他真是长得快的，他的三个尊亲属被男爵称为“三个母亲”的，对他都有种种非常热烈的专注，其中的一件就是去量他的身长。

有人在客厅门口的镶板上，用裁纸刀刻了一串短短的横线去记载他的每月身长的增加。这些横线被人称为“布莱的身长进度表”，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占住了一个重要地位。

此外有一个新的生命新近在家庭里演着重要的角色：那条名叫屠杀的狗。苒妮一心注意儿子早已忽略了它，一直由厨娘吕狄温养着，把一个旧的木桶搁在马房前面给它做窝，并且一直用链子锁住教它孤独地过活。

---

<sup>①</sup> 波莱 (Paulet) 是波勒 (Paul) 的昵称；“布莱”是法语叫“子鸡”做“Poulet”的音译，它和 Paulet 的差别只有一个母音。

波勒某天早上看见了屠杀，就嚷着要去抱它。旁人带着无穷的恐惧引了他到它的跟前。后来到了旁人要把他引开的时候，狗就对着这个嚷嚷叫叫的孩子很表示殷勤。于是屠杀就被人解掉链子引到了房子里面住。

它成了波勒的分离不开的伙伴，时刻不可少的朋友。他和它一块儿打滚，并排躺在地毯上。随后不久，屠杀睡在它伙伴的床上了，他再也不肯教它离开。苒妮有时候因为狗有跳蚤心里很着急了。立菴太姨因为屠杀夺去了孩子这样一大部分亲爱竟憎恨它——她仿佛以为这大部分亲爱原是她很可以指望的而现在却被狗抢了去。

白杨古堡和白利斯乡以及古忒列两家交换的拜访是不多了。仅仅只有村长和医生仍旧经常地打破古堡的岑寂。苒妮呢，自从雌狗的死伤以及教士在伯爵夫人和茹梁两人惨死时期使她感到的种种怀疑，就认为上帝能够有这样的代表真的使人愤怒，因此她再也不进礼拜堂了。

多耳彪克长老不时用种种直接的隐语诅咒白杨古堡，说是给古堡作祟的有恶魔，有永不安静的捣乱鬼，有使人倒行逆施胡说八道的荒唐鬼，有不明正义的糊涂鬼，有丧尽廉耻的促狭鬼。他这样指斥着男爵。

他的礼拜堂并且是不见人迹的了。有时候，他沿着那些正有人推着犁头翻土的地里经过，农人们都不停止工作来和他谈天，也不侧转身子来向他表示敬意。此外他还被人看做是个魔术师，因为他曾经驱除一个附在妇人身上的妖物。据人说，他深知好些禳解宿命的神秘咒语，在他看来宿命不过是撒旦<sup>①</sup>的种种恶作剧。他把手搁在奶牛的身上，它的奶就变成了蓝的，或者它的尾巴就挽成一个圆圈，并且他用三五句无人懂得的话就使得那些失掉的物件找得回来。

他那种狭窄而过信宗教的头脑带着狂热的劲儿沉溺于某些

---

① 撒旦 (Satan) 是罗马教会所谓地狱的魔鬼头儿，他们的《新约》和《旧约》当中常常提到它。

宗教书籍的研究，内容是撒旦在大地上出现的历史，撒旦的权力的各样表现，它的种种神秘而变化莫测的势力，它具有的一切策略以及它那些故示狡狴的常见的恶作剧。在他从前自信受了特别召唤来打击这种诡秘而狞恶的邪鬼之时，他学上了一切记在宗教师手册上的驱妖咒语。

他不断地自信感到刁狡的魔鬼在阴影里徘徊。他嘴唇边随时念着这样一句拉丁话：“Sicut leo rugiens circuit quærens quem devoret”<sup>①</sup>

这时候，一种畏惧扩大了，那是一种从他的潜伏势力而起的恐怖。他那些同行，本身毫无学识的乡村教士，素来都把贝尔才布特<sup>②</sup>当做自己的信条，遇着这个恶魔作祟的时候，他们都被礼节上的种种详细规定弄得惶惑不安，因此把宗教和魔术混为一谈，因此认为多耳彪克有点像一个魔术师。后来他们都揣想他是具有使人无法了解的势力的，于是他们对于他这种势力而起的尊崇，竟和对于他生活上的严谨作风而起的相同了。

他遇着苒妮的时候，不向她打招呼了。

这种情况使得立菘阿姨放心不下而且发愁，在她那种老闺女的畏怯心灵里，真不懂得旁人竟至于不到礼拜堂里去。无疑地，她笃信宗教，无疑地，她行悔罪礼并且去领圣体，不过这是谁也不知道的，这是谁也不想去知道的。

她在单独一个人陪着波勒的时候，就用很低的声音对他谈到仁慈的上帝。遇着她对他讲述创世之初的种种显圣的故事，他大致是细听的。不过，到了她告诉他应当多多敬爱仁慈的上帝的时候，他偶尔就回答道：“他在哪儿，太姨？”于是她伸起指头指着天说：“在那上头，布莱，不过不应当这么说。”因为她害怕男爵。

但是某一天，他向她高声说道：“仁慈的上帝是无论哪儿都在的，不过不在礼拜堂里。”因为他曾经把太姨的种种神秘启示

---

① 大意是：如同狂吼的狮子来往奔驰地寻找可以吞噬的事物。

② 贝尔才布特是邪鬼的头脑，见罗马教会的《新约》。

告诉了他的外祖父。

孩子有十岁了，他母亲像是有了四十。他是强壮的，爱高声喧嚷的，爬起树来非常胆大，但是懂不了多少东西。功课使他觉得心烦，他一下就马上停住不管。并且每逢男爵教他对着一本书多待一会儿，苒妮立刻走过来说道：“现在你应当让他去耍了。不应当使他吃力，他是很年幼的。”在她心里，他始终只有六个月或者一岁。那如同她不大知道他能够走路，能够奔跑，能够像一个矮小的人说话，她一心害怕的是他摔跤，是他受寒，是他动作的时候受热，是吃得太多难于消化或者吃得太少又不够帮助他长大。

他十二岁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大困难，有关于第一次领圣体礼的困难。

立崧某天早上来找苒妮了，对她说起再不能久让孩子不受宗教教育和不去尽他在宗教上的初步义务。她用各种方法辩论，引证成千成百的理由，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那些熟人的议论。苒妮是慌乱而游移的，仅仅肯定还可以等些日子，并没有任何决定。

但是过了一个月以后，她正去回拜白利斯乡子爵夫人，这一位贵族妇人随口问了她：“在今年，您的波勒就要去举行第一次领圣体礼吧？”苒妮无意之中受到了盘问就回答道：“对呀，夫人。”这句简单的话教她打定主意了，并且也没有把事情告诉她的父亲，就教立崧带着孩子到教理问答班去听课了。

在一个月中间一切都进行得顺利，但是某天傍晚布莱回来的时候嗓子是哑的。第二天，他咳嗽了。他母亲心里急得发狂就问他，才知道堂长因为他的态度不好，曾经教他在礼拜堂门口等候大家下班，他在门洞子里的空气对流中间受了寒。

她于是把他留在家里，亲自教他学习那种有关宗教的入门知识。但是多耳彪克长老认为他的学习不够，不许他参加第一次领圣体礼，尽管有立崧的哀求，那堂长始终对他拒绝。

第二年仍旧是一样的。于是男爵很生气了，肯定孩子要做个正直的人原不必相信那一派不经之谈，原不必相信那种所

谓“化体”的儿戏意味的象征<sup>①</sup>。他并且决定孩子可以受到信徒的教养，但是并不必定要进天主教教会，等到成年的时候他始终是个思想自由的人，以后的信仰再随他自己选择。

过了若干时，苒妮曾经又到白利斯乡家里去了一回，不过简直没有看见他们来回拜。她素来知道这一个邻居是非常讲究礼貌的，因此她心上诧异，但是古忒列侯爵夫人却高傲地对她表示了这种和她不通往来的理由。

由于她丈夫的地位又由于他的很真实的头衔以及巨大的财产，她素来自以为在诺曼底的贵族当中是个女王，遇事都显出一个真正女王的气派，说起话来纯粹自由，待人接物有时候恳切殷勤，有时候又泼辣强硬，都要看她的兴致，她可以随时地责备旁人，纠正旁人，夸奖旁人。苒妮到了她家里，这位夫人在说过几句冰凉的话以后，就用一种强硬的语调说：“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信仰上帝的和不信仰上帝的。前一种即令是很卑微的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等地位的人；后一种呢，在我们认为是不足挂齿的。”

苒妮觉得受了攻击就答辩道：“不过一个人难道不到礼拜堂里去就不能信仰上帝？”

侯爵夫人回答道：“不成，夫人。忠实信徒到礼拜堂里祷告上帝，正同我们要找人总得到他们家里一样。”

苒妮受了侮辱就接着说道：“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呢，对于上帝的仁慈是个从内心深处出发的信仰者，遇着有某些教士立在我 and 上帝中间，我就不觉得上帝是在场的了。”

侯爵夫人站起来说话了：“教士掌着教会的旗子，夫人。凡是不听旗子的指导的就是反对上帝，并且也反对我们。”

苒妮也站起来，一面发抖地说道：“您信仰的，夫人，是某一宗派的上帝。我呢，我信仰的是正人君子的上帝。”

她一鞠躬就出来了。

---

<sup>①</sup> 天主教以面包代替耶稣的肉，葡萄酒代替他的血，去参加领圣体礼的人都能够吃到的，这种“代替”叫做“化体”。

农人们在相互间也埋怨她简直不教布莱去参加第一次领圣体礼。固然，他们都是从不去做弥撒的，都是从不去和圣体接近的，或者按照教会的明文规定只在耶稣复活节去领圣体。不过以小的孩子们而论，那却是另外的事了，所以看见这种胆大行为敢于不守共同的规律去教养一个孩子，都不免犹豫起来，因为天主教毕竟是天主教。

她看清楚这种诋毁了，在心灵上怒斥那一切的妥协态度，那些良心上的敷衍，那种遇事退缩的普遍恐惧，那种在他们心里深藏而且非有恭恭敬敬的面具不肯露面的非常怯懦的表现。

男爵担任波勒的教育者了，教他学拉丁文。他母亲唯一的叮嘱就是：“千万不可教他疲倦。”她并且放心不下地在上课那间屋子的附近徘徊，小父亲是禁止她进来的，因为她不断地打断课业，而目的不过是为了对孩子问道：“你的脚不冷，布莱？”或者是：“你的头不痛，布莱？”或者为了止住教师说道：“你别教他说这么多话哟，你快要弄得他嗓子没力气了。”

孩子的功课一完，他就跟着母亲和太姨到台阶儿下面去搞园子。现在他们对于种地是非常之爱的。三个人在春天种下好些树苗，播下好些种子，种子发了芽成了苗都非常使他们快乐，他们修剪多余的枝柯，采摘一朵朵的花去扎成好些花束。

这少年人最大的注意就是生产种种做生菜用的园蔬。他管着四个大的方畦的菜土，用一种极端细腻的工作栽了白莴苣、罗马莴苣、苦莴苣、布吕塞勒苦莴苣……这类著名可以吃的蔬菜的种类是无一不备的。他的母亲和太姨仿佛是两个被他临时雇用的女工，他仗着她俩的帮助来掘土、浇水、拔草和分苗。旁人看见这两个妇人在方畦里一跪就是好几点钟，裙子和两只手都沾着泥土，伸出一个指头垂直地插入泥土里挖出一个窟窿，把手里的嫩苗插在窟窿里。

布莱变成大人了，他达到十五岁了。客厅门口的进度表记到了1.58米，不过他因为被隐蔽于那两个妇人和那位已经不是本世纪人物的慈祥老人之间，所以他的头脑仍旧是幼稚的，无知识的，不谙世务的。

男爵终于在某一天晚上谈到进中学了，苒妮立刻痛哭起来。立菴阿姨吓得慌慌张张躲到了一个晦暗的角落里。

他母亲回答道：“他为什么必须知道那么多的东西？我们将来把他养成一个种地的人，一个住在乡下的贵族。他将来如同多多少少贵族做的一样是可以在乡下种地的。这所房子，是我们在他出世以前过活的地方，我们将来还要死在这儿，他将来要在这儿舒舒服服过活，舒舒服服终老。人还能够要求什么更多的？”

但是男爵摇着头说道：“倘若他在二十五岁时走过来对你说：‘我现在算不上一个什么，我现在不知道一点什么，这全是由于你的错误，全是由于你在母亲地位的自私观念的错误。我现在觉得自己够得上工作，够得上变成一个角儿，然而我并不是为了黑暗的、卑微的和愁得要死的生活到世上来的，你的没有远见的溺爱却处罚我来过这种生活了。’那么你将要怎样回答？”

苒妮始终哭着，向她的儿子央求道：“说呀，布莱，你将来永远不会因为我过于爱你就责备我吧，可对？”

那个吃惊的大孩子答应了：“不会的，妈。”

“你对我发誓。”

“是呀，妈。”

“你愿意待在这里，可对？”

“是呀，妈。”

这样一来，男爵用坚决洪亮的音调发言了：“苒妮，你没有权力来铺排这种生活。你这种做法是没出息的和差不多犯罪的，你为了个人的幸福牺牲你的孩子。”

她双手遮着脸儿，嗓子里连续急促地抽咽，后来带着眼泪喃喃地说：“我从前是多么苦恼的……多么苦恼的！现在我同着他总算安安稳稳的了，偏偏又要从我身边带走他……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在眼下……将来究竟会变成什么？……”

她父亲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坐下，伸起两只胳膊抱着她说道：“我呢，苒妮？”她突然抱着他的脖子，激动地吻着他，随后，她的嗓子依然是十分哽咽的，只在窒息中间断断续续地说：“对呀，你有道理……也许……小父亲。我先头发糊涂哟，不过我

也多么痛苦。现在我很愿意他上中学去。”

而布莱呢，他不大明白旁人在他身上盘算些什么事，也开始掉眼泪了。

这样一来，他的“三个母亲”都吻着他，抚慰他，鼓励他。末了，人都上楼去睡觉了，每一个人心里都是不舒畅的，并且都在床上哭，甚至于男爵本人原是忍耐住了的，不过一到床上也哭起来。

决定在开学的时候把这个少年人送到勒阿弗尔<sup>①</sup>的中学去，所以他在整个夏天受到的溺爱，远比往常受过的多。

他母亲想起别离就常常悲叹。她如同孩子将要出门旅行十年一般预备着他的行李。随后在十月某一天早上，男爵和两个妇人都在一个没有睡觉的通宵以后，领着布莱坐上那辆四轮篷车，被两匹牲口撒开快步拉着出发了。

在上一次旅行中，已经有人在学校选择了他的座位和寝室里的床位。苒妮得着立崧阿姨的帮助，花了整天的工夫把他那些旧衣裳搁在那座小小的五斗橱里。然而这件木器还装不了带来的东西的四分之一，她就去找校长要求另外添一口。事务员被人找来了，他说那么多的内衣和外衣不过徒然碍事，简直是永远用不着的，后来用校规的名义拒绝再供给一口五斗橱。母亲发愁了，只好决定在附近一家小旅馆里租一间屋子，一面嘱托旅馆老板只等布莱一开口呼唤，就得亲自把孩子将要用到的东西拿给他。

随后，他们都到市外的防波堤上走了一回，去望那些出口和进口的海船。

愁人的暮色落在那个渐渐燃着灯光的市区上了。为了到一家饭馆子里去吃晚饭，他们都回到了市区。没有谁是觉得饿的，大家都含着眼泪互相望着，这时候，他们的菜一道接着一道送上来，而且几乎全是原封不动地撤下去。

---

① 勒阿弗尔 (Le Havre) 正在塞纳河入海之处，是法国面临大西洋的一个很重要的海港。

随后，他们开始慢慢地向着中学走了。好些高矮不一的孩子们从各方面到校了，有些是家长陪着他们同来，有些是佣人陪着的。许多人哭着。在那个略有灯光的大天井里，听得见有人啜泣。

苒妮和布莱互相长久地搂着，立蕊阿姨是完全被人遗忘的，待在后边用手绢子掩着脸儿。男爵也受了感动，但是他牵开了自己的女儿，缩短了他们话别的时间。四轮篷车在校门外等着他们，三个人都上了车，终于在夜色里向着白杨古堡开回去。

有时候，黑影中间穿过一道响亮的呜咽声音。

第二天，苒妮一直哭到晚上。第三天，她教人套好那辆双轮车就坐着到勒阿弗尔去。布莱对于母子的分离像是已经能够忍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得着好些伙伴哟。他虽然陪着母亲在会客室里坐，但是指望游戏的心情却教他坐不稳。

她每两天必定这样去看他一次，星期日带着他出校玩耍。在儿子上课的时候或者运动的时候，她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若是要她离开学校，那么她的体力和勇气都是不济事的，她只得一直在会客室坐着不走。校长曾经请她上楼到校长室去。恳求她不要常常来。不过她对于这种嘱托并不重视。

这样一来，校长就通知她，说是倘若她继续妨害她儿子在娱乐的时候游戏和不断地打扰使他不好用功，旁人就会认为非把她的儿子交还给她不可，后来男爵也接了一份简单的通知。她简直如同一个囚犯似的在白杨古堡受着监视了。

她等候每一个假期，心里愁闷得比她的儿子厉害。

一种无休止的忧虑扰着她的心灵。她开始在本地地方附近一带闲逛起来，独自一人带着屠杀一面整天散步一面空想。有时候，她在悬崖顶上坐一个下半天望着大海；有时候，她穿过树林子向坡下一直走到伊埠，重新经过那些在她回忆当中萦绕不断的旧游之地。那真辽远哟，那真辽远哟，她从前以醉心春梦的少女在这同一的地方经过的年月。

她每次看见她的儿子，总觉得母子俩别离了十年。他一月又一月地变成了大人；她一月又一月地变成了老妇人。她父亲

仿佛是她们的弟兄辈，而素来不老的立崧阿姨自从二十五岁起一直是形容憔悴的，到现在仿佛像她的姐。

布莱是不大用功的，在第四班留级一年。第三班勉强强及格了，但是第二班又重读一年。等到他读到修辞班<sup>①</sup>已经是二十岁了。

他变成一个金黄头发的高大少年人了，上唇和下颏都有了胡须的影子。现在每逢星期日到白杨古堡来的是他了。他久已学习了马术，简单地租了一匹马走两小时的大路就到了家里。

一到早上，苒妮就同着阿姨和男爵去迎接他，男爵的脊梁渐渐驼了，像个矮小的老头子那么走着，双手抄在背后，仿佛防止自己扑着倒下来。

他们三个沿着大路从从容容走过去，有时候坐在壕沟边，望着远处是否还没有发现骑马的人。一到布莱如同一个黑点子似的在灰白的路线上现出来，三个尊亲属都扬起手绢子。布莱为了使自己如同一阵旋风似的卷过来，鞭着牲口向前腾空直扑了，这情形使得苒妮和立崧都因为害怕而吃惊，不过外祖父却用一种艰于动作的兴奋气概嚷着：“真了不起。”

波勒虽然比母亲高出一个头，她却始终当他做个娃娃看待，依旧问道：“你的脚不冷吗，布莱？”后来他吃完午饭衔着一支烟卷在台阶儿上散步的时候，她又推开窗子向他高声喊起来：“不要光着头出去，我央求你，你要立刻伤风的。”

等到他在夜间骑马回去的时候，她又因为不放心而发抖了，说道：“千万不要跑得太快，我的小布莱，必须小心谨慎，替你的可怜的母亲着想吧。倘若你闹出一点乱子，她是要灰心的。”

但是某一个星期六早上，她接到波勒的一封信，说是他第二天不会回家，因为有好些朋友组织了一个娱乐的聚会邀了他去参加。

星期日那一整天，她如同在一种灾祸的威胁之下似的感到忧愁和痛苦，随后到了星期四，她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动身

---

① 修辞班是当时法国中学最高的一班，亦即第一班。

到勒阿弗尔去。

她认为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但是还弄不明白究竟在哪些地方。他像是活泼泼的，用一种比较雄壮的声音说话。后来他忽然如同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一样向她说道：“你可知道，妈，你今天既然来了，那么下星期日我仍旧不到白杨古堡去，因为我们的娱乐聚会还要再办。”

她吃惊得发呆了，嗓子噎住了，仿佛他说了要动身到美洲去一样。随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她才说道：“噢！布莱，你怎么了？说给我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开口笑了，于是抱着他母亲说道：“真的丝毫什么也没有，妈，我要跟着朋友们快乐一下哪，这正合我的年龄。”

她找不着一句话来回答了，末后，她一个人坐在车子里，就有好些稀罕的念头绕着她。她先头已经认不得她的布莱，她往日的小布莱。她初次悟到他居然长大成人，他不是属于她的了，他快要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不来理会老年人了。在她看来，他像是在一日之间起了变化哪。有什么可说！这个意志肯定而且长着胡须的健壮青年人，原是她儿子，她的可怜的小子，他从前教她移植过生菜的！

后来在三个月中间，波勒仅仅偶然回来看看他的尊亲属，却始终显然丢不下赶早离开古堡的念头，每个晚上他总想法子提早一小时先走。苒妮感到害怕了，男爵却不断地安慰她，老这么说：“让他去做吧，这孩子有二十岁了。”

但是，某天早上，一个穿着得颇为寒碜的老年人用德国口音的法国话问道：“子爵夫人。”接着，表示了很多的恭恭敬敬的礼貌之后，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肮脏的皮夹子，一面高声用德国口音说道：“这是一张交给您的便条。”于是把一张油腻模糊的纸儿展开交给她。她读着，重读着，瞧了瞧那个犹太人，再读第三遍。然后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神气谄媚的人说明着：“我来对您说。您的儿子从前要用点儿钱，当时我知道您是个好母亲，我就借了一点儿钱应他的急用。”

她发抖了，说道：“为什么他从前没有问我要？”那犹太人长久地解释了一番，说他曾经有一笔赌账，那必须在第二天午前付清，而波勒还是未成年的，谁也不会借给他一点什么，当时若是没有他来给这个少年人“效点小劳”，他的“面子不免要受损害”。

苒妮想请了男爵过来，但是情绪激烈得使得她浑身麻痹，她简直站不起了。末后她才对那个放高利贷的人说：“您可愿意帮忙替我打铃？”

他迟疑了，害怕这是一个什么诡计，吞吞吐吐说：“倘若我现在于您有点不便当，那么我往后再来。”她摇头表示不必。他打铃了，于是两个人彼此面对面地静悄悄地等着。

男爵走过来的时候，他立刻明白了情形。那张字条是一千五百金法郎的借据。他给了他一千，同时悄悄地向犹太人说：“千万不用再来。”那一个道谢了，鞠躬了，走了。

外祖父和母亲立即动身到勒阿弗尔去，但是到了学校里，才知道波勒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到校。校长曾经接到四封由苒妮署名的信，说这个学生身体不佳，以后又报告了病状。每封信都附有医生的证明书，自然全部都是假的。他们都被吓倒了，面面相觑地待着没有动。

校长发愁了，引了他们去见警察所长。这两位尊亲属都住在旅馆里没有回去。

第二天，有人在市内的一个把身子包给人家做外室的妓女家里找着了这个少年人。他的外祖父和母亲带着他回到白杨古堡了。不过一路之上没有交谈。苒妮用手绢子掩着脸儿哭。波勒用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气瞧着野外。

八天之间，他们发现他在最近三个月里借了一万五千金法郎的债。债主们都知道他不久就是成年的人，所以他们开初都没有露面。

在家庭里绝没有发生什么辩白。他们指望用温和态度去感化他。教他吃些好菜，爱惜他，纵容他。当时已是春天，尽管苒妮恐怖万分，他们却在伊埠租了一只船给他，使他可以随意在海面游玩。

不过却不许他骑马，怕的是他又到勒阿弗尔去。

他整日闲着，容易生气，有时候而且是粗暴的。男爵因为他的中学没有读完感到放心不下。苒妮想起母子又要分离竟有点发痴，不过却暗自考虑将来怎样对他处置。

某天晚上他没有回来。家里本知道他原是跟着两个船家坐了船出去的。所以他母亲慌慌张张光着脑袋在深夜里赶到了伊埠。

在海滩上，有好几个人正等着那只船回来。

海面上发现一点小的灯光了，那盏灯摇摇晃晃走近前来，然而波勒并不在船上。他当初教人送了他到勒阿弗尔去。

警察当局徒然寻了他一番，可是哪儿寻得着他。上次藏匿过他的那个妓女也失了踪，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而且她的家具都卖掉了，房租也付清了。在古堡中的波勒卧房里，发现了两封信，那都是那个仿佛对他发痴一般恋着的尤物写的。她谈到了英国的旅行，据她说已经找着了必要的费用。

于是古堡里的三个人都在精神痛苦的阴晦地狱当中过着沉默忧郁的生活。苒妮的头发已经灰白，竟变成了雪白的了。她天真地暗自想起注定的命运为什么这样打击她。

她接着了多耳彪克长老一封信：“夫人，上帝的手压在您身上了。从前，您不肯把您的儿子交给他。他就从您身边拿走他交给了一个妓女。难道您不会张开眼睛去看天上的这种教训？主的仁慈是没有限量的。倘若您来跪在他跟前，他也许一定宽恕您。我是他的卑微的仆人，倘若您日后来敲他的门，我一定打开来接待您。”

她把信搁在膝头上待了好半天。这教士说的也许是真理。于是宗教上的一切疑惑都开始使得她的良心苦恼起来。上帝能够像凡人一样是爱报复的和爱妒忌的？不过，倘若他不显出妒忌，谁也不会怕他，谁也不会崇拜他了。上帝为了教我们更好地认识他，无疑地，他要把人类本身的情感表现给人类看。后来，怯懦的疑惑，那种把游移的人或者受惊的人推向各种神龛跟前的怯懦的疑惑打入了她的心灵，使她在某天傍晚悄悄地一

直跑到堂长的住宅，跪在那个瘦小的长老脚边哀求赦免。

他答应宽恕她一半，因为上帝对于一所庇荫着男爵那么一个人的人家不能倾注全部的恩惠，他并且用肯定的口气说：“您不久一定感得到神力宽容的效果。”

她果然在两天以后接到了她儿子的一封信，于是她因为痛苦而发痴的观念使她把信看做是长老所许的抚慰的开端。信里说的是：

亲爱的妈，你不要忧虑。我现在到了伦敦，身体安好，不过我很要钱使用。我们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了，我们不是每天都有东西吃。那位陪着我而且也被我全心全意爱着的女伴，为了不离开我已经用完了她身上的钱：五千金法郎。你懂得我用了名誉担保要首先归还她这笔数目。所以你若是从爸爸遗下来的财产上面先拨一万五千金法郎给我，你就很疼我了，既然我不久就是成年的人，你一定会替我解除一个大困难。

再见，亲爱的妈，我倾心拥抱你，同样也拥抱外祖父和太姨。我希望不久就和你再见。

你的儿子 波勒·乐马尔子爵上

他写信给她了！他毕竟没有忘记她。她简直没有想起他是问她要钱使用。既然他没有钱了，将来可以寄他一些。钱有什么关系呢！他已经写了信来哪！

她哭着跑去把信送给男爵看。立崧阿姨被人找来了，随后大家按着那张谈到他的纸儿上的每一个字重新读了一遍。每一句话都被人讨论到了。

苒妮从完全失望当中跳到一种希望的陶醉里，所以替波勒辩护：“他将来一定会回来，就会回来，既然有这封信。”

男爵比她宁静些，高声说道：“这是没有分别的，他从前为了那个坏东西和我们脱离。他既然从前并没有迟疑过，所以他之爱她超过于他之爱我们。”

一阵突然发生的怕人悲伤穿过了苒妮的心。对于那个劫走了她儿子的情妇，她身上立刻燃起了一种憎恨，那是一种不可平息的野蛮憎恨，一阵妒忌的母性憎恨。直到这时候以前，她的思想原是袒护波勒的。只略略想象过一个贱货就是他种种迷路的原因。但是男爵现在这种推敲突然揭出了这个竞争者，对她启示了竞争者的不可避免的恶势力，于是她感到自己和那个女人中间展开了一种奋激的斗争，并且也感到与其和另一个来共有她的儿子不如爽性丢开他。

末了，她的快乐完全崩溃了。

他们寄了一万五千金法郎给他，经过五个月之久，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随后，一个受了波勒委托的经纪人来清理茹梁遗产的细账了。苒妮和男爵痛痛快快算清了数目，甚至于放弃那种留给母亲的收益使用权。末了，波勒在回到巴黎以后收到了十二万金法郎，于是在六个月中间写了四封信回家，用简洁的笔调报告他的消息，信尾的结束总是一些冷落地保全亲爱的语句，他肯定地说：“我正在工作，我在交易所里得了一个位置，三位尊亲属，我希望某一天回到白杨古堡拥抱你们。”

他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外室，而这种缄默态度所说明的远比他可以用四页信笺纸来提的还多。在这种冷冰冰的书信中间，苒妮意识到那个埋伏着的难于和解的妇人，那个妓女，母亲们的万古不变的敌人。

那三个孤寂的人讨论到援救波勒的可能办法，然而简直找不出来。到巴黎去一趟吗？有何用处？

男爵说道：“应当让他那种热劲儿自行归于消耗。他将来一定独自一个儿回来。”

他们的生活是可悲的了。

苒妮和立菴都瞒着男爵偷偷摸摸同到礼拜堂里去。

一个颇为长久的时间流过了，而波勒再没有消息来，随后某一天早上，一封失望的信使他们感到了恐怖：

可怜的妈，我垮台了，现在，我只有用手枪自杀，倘若你不来援救我。从前一种据我看来具有一切成功机会的投机事业新近却失败了，我因此欠了八万五千金法郎的债。倘若我不付钱，那是不顾名誉，那是破产，从此什么事也没法儿做。我垮台了。我对你再说一遍，与其在羞辱当中偷偷摸摸地过活，我宁肯用手枪打穿自己的头。我也许早已这样做了，幸而有某一个妇人，我尽管从没有提过却一直把她当做天神看待的，她这一回鼓起了我的勇气。

我用心坎儿上的至情拥抱你，亲爱的妈，也许这就是永别吧。再见。

波勒上

好些扎商业单据和这封信缚在一块儿，供给了有关这种生意垮台的详细解释。

男爵立刻趁着邮件原班答复了他，说是就有人去考虑。随后他动身往勒阿弗尔去探听情形，末后为了张罗那笔预备寄给波勒的钱，他押掉了好些土地。

少年人写了三封回信，表示好些使人兴奋的感谢和热烈的亲爱心情，报告自己立刻就要回家来拥抱三位尊亲属。

他并没有回家。

整整的一年又过去了。

苒妮和男爵快要同到巴黎去找他和试作最后一次的努力了，这时候，他们却从一封简单的信里知道他又到伦敦组织了一个经营航海轮船的企业，招牌是波勒·德·乐马尔公司。他在信上写着：“我认为这是可靠的幸运，也许就是财源。并且我毫不冒任何危险。你们从这一点上看得见种种利益。等到我将和你们再会面的时候，我一定在上流社会有一个体面的地位。为了使自已从困苦当中拔出来，在今日只有经营商业。”

三个月以后，那个轮船公司倒了，并且经理人由于账册上的不规则行为正被人追缉。苒妮得了一种延长到好几小时的神经失常症，随后她病倒床上了。

男爵又去勒阿弗尔了，他访察情形，会见好些律师，好些经纪人，好些公证师，好些执达吏，证明德·乐马尔公司的亏空是二十三万五千金法郎，于是他又重新抵押掉了好些财产。白杨古堡和两个农庄都作了一笔大数目的抵押品。

某天晚上，他正在一个经纪人的办公室里结束最后的手续，忽然因为中风倒在地上。

一个骑马报信的人通知了苒妮。等到她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她运了他回到白杨古堡，她感到自己万念皆空了，以至于她的悲痛与其说是由于失望倒不如说是由于麻痹。

尽管苒妮和立菥的激动过度的哀求，多耳彪克竟不容许把男爵的遗体搬进礼拜堂里。那是在傍晚的时候下葬的，绝没有经过任何礼节。

波勒从一个替他清算破产的代理人口头知悉了这个意外。当时他还躲在英国。他由于噩耗知道得太迟没有来得及回家，所以写信表示歉意。“尤其你替我解决了困难，亲爱的妈，我回到法国，不久一定就来和你拥抱。”

苒妮在一种精神非常沮丧的状况之中活着，沮丧得仿佛什么再也不懂了。

后来到了冬天将近完结的时候，那位年达六十八岁的立菥阿姨得了支气管炎，后来这病又变成了肺炎。她是慢慢地断气的，一面吞吞吐吐地说：“可怜的苒袅蒂，我就去要求仁慈的上帝请他怜悯你。”

苒妮送了她到公墓，看见了泥土落在她的灵柩上头，她也想一死了事，免得再熬受痛苦，免得再要思虑，所以就倒在地上，这时候，一个强健的乡下妇人张开两只胳膊抱起了她，如同搬一个小孩子似的搬了她走。

事前为了看护，苒妮在老闺女的床头边过了五个通宵，现在回到了古堡里，她毫无抵抗地听凭那个陌生的乡下妇人的铺排：乡下妇人用温和态度自作主张地把她放在床上，末后她精疲力竭地睡着了，困倦和痛苦正压着她。

她正半夜里醒来了。壁炉台子上点着一盏守夜的小灯，灯芯浮在一只厨用玻璃杯里的油汁上面，发出颤动的微光。一个妇人靠着一把围椅睡觉。那妇人是谁？她并认不出，于是在床边欠着身躯，对着那点微光去辨认她的相貌，一面极力寻觅。

然而她仿佛觉得自己曾经看见过那副脸儿。不过，什么时候？不过，什么地方？那妇人安安稳稳睡着，脑袋偏在一边，帽子落在地上。年龄约莫有四十到四十五岁。她是很健康的，红光满面的，胖胖的身材，像是很有气力。两只粗大的手垂在座位的两边。头发显得灰白。苒妮固然醒了，不过她的头脑还不清楚，因为她在不幸之后的睡眠是带着潮热的，所以她固执地望着她。

那副脸儿，她确是看见过的！是从前还是新近？她一点也不知道了，后来这种萦绕的观念打搅着她，使她感到烦躁。她慢慢地爬起来预备更近一点去望那个睡着的妇人，蹑起脚尖儿走近前去。那就是先头在公墓上抱她起来，后来又教她睡在床上的那个妇人，她模模糊糊记起了那件事。

不过她可是从前在自己生活当中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地方遇见过她？或者她仅仅模糊地记起上一天的事就以为认得她？并且她怎样又在这间卧房里？那是为了什么？

那妇人睁开了眼皮，她望见了苒妮就突然站起来。她和她是面对面的了，双方接近得连胸部都互相微触。那个陌生的妇人咕噜着：“怎么的！您现在起来了！在这样的深夜里您定要生病哪。您可愿意再躺下去！”

苒妮问道：“您是谁？”

但是那妇人张开两只胳膊搂着她，重新又抱起她，用一个男人般的气力搬着她送到床上。后来她正弯着身子从从容容把她放到被盖里的时候几乎快要压着苒妮，却突然哭起来一面狂乱地吻着她的颊部，她的头发，她的眼睛，把眼泪洒在她的脸上，并且吞吞吐吐地说：“我的可怜的女东家，苒妮小姐，我的可怜的女东家，您简直认不得我吗？”

苒妮叫了一声：“萝萨黎，我的女儿。”接着她伸出两只胳膊

攀住她的脖子，紧紧地箍着一面吻她。末后她俩都哭起来了，紧紧地扭在一处，她俩的眼泪也互相混合，她俩的胳膊再也无法子松开了。

萝萨黎首先恢复了宁静，她说：“好了，应当放谨慎一些，别受了寒。”接着她收拾了被盖，重新理好了床，在她那个旧日的女东家脑袋底下放好了枕头，这时候，女东家仍旧抽咽不止，她由于那些突然在心灵当中闪出来的记忆浑身还发着抖。

她终于问道：“你怎样回来的，我的可怜的女儿？”

萝萨黎回答道：“还用多说，我难道就让您这样孤单地待在家里，现在！”

苒妮接着说：“你去点一支蜡烛教我好来看看你。”后来点好的蜡烛端到夜用便桌上了，她俩互相对望了好些时并没有说一句话。末了，苒妮对着她的老年女佣人伸出手来喃喃地说：“我几乎永远认不得你，我的女儿，你的样子变得很大，你可知道，不过还没有我变得这么厉害。”

萝萨黎细看那个瘦弱憔悴的白发妇人了，她从前和她分离的时候原是年轻美貌和鲜润的，因此回答道：“您真的是变了样子，苒妮夫人，并且变得不合情理哟。不过您也得想想我们已经是二十四年没有会面了。”

她们不说话了，重新又沉思起来。末了苒妮吞吞吐吐说：“你以前是过得舒服的，至少？”

萝萨黎害怕引起什么过于伤心的回忆竟迟疑起来，于是吃着嘴说道：“我吗……对呀……对呀……夫人。我不应当过于给自己叫屈，我从前比您过得舒服一些……这是真话。只有一件事情永远教我不安，那就是没有留在这儿。”随后她突然不发言了，因为无意中提到这一层有点不大自在。但是苒妮温和地接着说：“你要怎么办，我的女儿，人是不能永远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事的。你现在也是寡妇了，可对？”随后一阵愁苦使得她颤抖起来，但是她仍旧继续说：“你可有其他的……其他的孩子？”

“没有，夫人。”

“那么他呢，你的……儿子，他现在怎么了？你对他可

满意？”

“是呀，夫人，那是个好孩子，他安分卖力地做工。到现在，他结婚又有六个月了，因为我回到了这儿来陪您，他管着我那个农庄。”

苒妮感激得浑身发抖了，喃喃地问：“那么你将来不会离开我吧，我的女儿？”

于是萝萨黎用一种急促的音调说：“一定不离开，夫人，我已经布置好了。”

随后，她俩有一会儿没有说话。

苒妮不由自主地开始拿她俩的生活作着比较，但是心里并没有感到苦味，她现在对于命运的不公道的残酷是安心忍受的。她说：

“你丈夫从前待你怎样？”

“哈，那是个正直的人，夫人，他不装假，他真知道攒钱，他是害肺病死的。”

这么一来，苒妮很想知道情形，在床上坐起来说：“好呀，把你一辈子的事情全说给我听吧，我的女儿，在今日，这于我是有益的。”

萝萨黎挪了一把椅子坐在近边，接着就开口谈起她自己，她的房子，她的社会，仔仔细细提到乡村居民钟爱的琐碎事物，描摹她的院子，有时候还因为好些使她记起过去好时代的古老事情笑起来，渐渐露出那种惯于吩咐工作的农庄女主人的本色，提高了说话的音调。她终于用这样两句话表明：“哈！我现在有了点不动产。我什么也不害怕。”随后她仍旧有点不自安，于是用比较低些的声音接着说：“这究竟都是您给我的恩惠，所以您知道我现在是不要工钱的。唉！真的不要？唉！真的不要！并且倘若您不愿意，我现在就走。”

苒妮接着说：“然而你来给我做事，什么也不要求吗？”

“唉，真的什么也不要求，夫人。说到钱！您原可以给我钱！不过我的钱差不多和您的同样多。您那些抵押借款和到期不付弄得按期照滚的利息原是一篇糊涂账，您可知道除了偿还这些账还剩下多少钱？您可知道？不知道哪，可对？既然如此，

我估计您现在每年连一万利佛尔<sup>①</sup>的进款都不到了。不到一万，您可听见？但是我就来替您清理，而且还要更快地清理。”

由于那些被人忽略的利息和那些使人感到威胁的破产，她激昂起来了，生气了，重新再用高嗓子说话了。后来，她的女东家的脸上显出一阵因感动而起的模糊微笑，她这时候起了反感，高声嚷着：

“不应当嘲笑这个，夫人，因为没有钱，就只好做乡下人。”

苒妮抓住她的两只手握紧不放，随后她从从容容说话了，心里始终丢不下那个一直缠绕着她的念头：“唉！我呢，从前没有运气。一切为我都是逆转的。苦命牢牢地扼着我的生活。”

但是萝萨黎摇头说道：“不应当这样说，夫人，不应当这样说。您的婚姻误了您，没有旁的。连求婚者的性情都不知道，人是不能这样结婚的。”

最后，她俩如同老朋友一般继续谈着她俩自己。

太阳出来了，她俩依旧谈着。

---

① 利佛尔 (Livre) 在近代是金法郎的代名词。

## 第十二章

八天中间，萝萨黎在古堡里取得了待人接物的绝对统治权。听天安命的苒妮在被动的地位服从着。她是衰弱的，两条腿像小母亲往日一样拖着，她的女佣人扶着她慢慢地在户外散步，劝告她，用种种急促而柔和的话鼓励她，把她当一个生病的孩子看待。

她俩始终谈着从前的事，苒妮的嗓子里忍着眼泪，萝萨黎使着稳定的乡下妇人的宁静声音。这个年老的女佣人好几次重新提到了那些使人痛苦的利息问题，随后她强迫苒妮交出所有的字据，苒妮全不了解生意经，由于掩饰儿子的羞耻，她一直把那些字据瞒着她。

于是萝萨黎在一周之间，每天都到费岗找一个熟识的会计师给她说明情况。

随后，某一天晚上，她在伺候女东家睡到床上以后，就坐在她的床头边突然说道：“您现在睡了，夫人，我们来谈话吧。”

接着，她摊开了实际情况。

等到一切都清理过以后，每年约莫剩下七千到八千的进款。再多一点也没有了。

苒妮回答道：“你想怎么办，我的女儿？我很觉得自己活不到老年，有这么一点，我永远够了。”

但是萝萨黎生气了。“您吗，夫人，那是可能的。不过波勒先生呢，那么您将来不剩一点给他？”

苒妮感到不寒而栗了。“我央求你，永远不要对我谈到他。想起他来，我实在过于痛苦了。”

“相反地，我要对您谈到他，因为您没有勇气，您可知道，

苒妮夫人。他胡闹许多次，可是将来，他不会常常那么闹的，并且他将来会结婚，将来会有儿女。将来应当有钱去抚养儿女哪。请您听清楚我的话：您就要卖掉白杨古堡！……”

苒妮突然一下跳起来坐在床上了，她说：“卖掉白杨古堡！你真这样想吗？哈！永远不成，这是什么话！”

但是萝萨黎毫不慌张地说：“我现在告诉您说您将来一定要卖掉它，夫人，因为应当这么办。”

接着她说明了她的种种盘算，种种计划，种种推论。

一到古堡和两个连在堡外的农庄找着了爱好者以后就卖掉它，这样她可以留下四个坐落在油来雍纳村的农庄，还清这几个农庄的押款，那么每年的进款是八千三百金法郎。除了每年提出一千三百做庄上的修理和保养费用以外还剩下七千，从中把五千做家里每年的经常开销，留下两千去做一种备用的存款。

她还说：“其余的都被吃掉，算是完结了。并且，将来钥匙归我管，您得承认。至于波勒先生，他将来什么也得不到，简直什么也得不到。不然的话，您的最后一个铜子儿，他也会拿走的。”

静悄悄落泪的苒妮喃喃地说：

“但是倘若他没有东西吃呢？”

“他将来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吃，倘若他饿了。将来永远留一张床和一点杂烩肉羹给他。倘若从前一开始您一个铜子儿都不给他，您可相信他会那么胡闹一大套？”

“但是他从前欠了债。不给的话，他就会弄得丢人。”

“到了您将来什么也没有的时候，那是不是能够阻止他不再借钱？您还了债，那是对的，不过您将来不必再还，这句话是我对您说的。现在，晚安，夫人，我走了。”

她走了。

出卖白杨古堡，搬家，离开这所和她生活联系一辈子的房子，想到这些事她精神上大受动摇，她简直睡不着了。

第二天看见萝萨黎走进卧房的时候，她向她她说：“我可怜的女儿，我将来是永远不能教自己打定主意离开这里的。”

但是女佣人生气了。“然而事情必须那么做，夫人。会计师等会儿就会同着那个想买古堡的人过来。不那么办，四年之后，您手里连一个小毛钱都没有了。”

苒妮仍旧万念皆空，重复地说：“我做不到，我永远做不到。”

一小时以后，邮差送了波勒的一封信来，信里又要求一万金法郎。怎么办？苒妮失了主意来和萝萨黎商量，她举起两只胳膊说道：“我刚才和您说过什么话，夫人？哈！倘若我没有回来，您母子俩将来都是不得了的！”苒妮在她的女佣人的决心之下低头了，这样回答了她的儿子：

亲爱的儿子，我现在已经什么也不能帮助你。你从前使我破产了，眼见得我自己不得不出卖白杨古堡。不过，你尽管使得我很痛苦，然而到了你将要躲在你老母身边的时候，绝不要忘记我将来始终有一个托身的地方。

母字

后来，会计师来了，同着他来的是日沃弗阑先生，某糖厂的卸任厂长，苒妮亲自接待了他们，又请他们仔仔细细参观了一遍。

一个月之后，她签订出卖的契约，同时又在戈德乡附近买了一所小的城市款式的房子，坐落在巴特维勒乡那个村庄里，面对着通往蒙提维利的大路。

那天，她抱着破碎了的心和悲叹的观感，在小母亲那条树荫便道上单独散步直到傍晚，使她留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远景，有树木，有那条放在悬铃木下面生了虫的长凳，有种种熟识得如同深入她眼里和脑子里的事物，有灌木小树林子，有荒地前面那条土坡——她时常在那儿坐过，而且正是茹梁死亡那个可怕的日子，她曾经在那儿望见傅尔乡伯爵向着海边狂奔——有一棵被她时常倚靠过的秃顶榆树，有那整整一座亲密的园子，她对着这一切都失望和呜咽地道了永诀。

萝萨黎走来抓住她的胳膊，使劲拉着她回房子里去了。

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大个儿乡下人在房子的门口等候她。她如同多久就认得她似的用一种友谊的音调向她打招呼。“早安，苒妮夫人，可好？母亲教我来帮着搬家。我想知道您要搬些什么，因为我可以分开随时来零零星星地做，免得耽搁我种地的工夫。”

那就是她的女佣人的儿子，茹梁的儿子，波勒的哥。

她觉得自己的心脏不跳了，然而她几乎想拥抱这个青年。

她望着他，寻觅他是否和她的丈夫相似，是否和她的儿子相似。他是满面红光的，有气力的，金黄的头发，蓝的眼睛，那都是他母亲的遗传。然而他却和茹梁相似。哪些部分相似？怎样地相似？这是她不很明白的，但是在整个面貌上，他有点儿和他相似的东西。

那青年接着说：“倘若您能够立即指给我看一遍，那就教我乐意了。”

但是她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决定要搬走些什么，她的新房子是过于窄小的，于是她请他到周末再来看。

这样一来，搬家这件事占住了她的心，在她那种忧郁而没有期望的生活中间引起一种惨淡的娱乐。

她走遍了古堡里的一间间屋子，她寻觅种种使她记起许多故事的器具，那些朋友般的器具。它们构成我们生活的部分，或者几乎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自从幼年就被人认识，而且和种种悲欢离合的纪念，我们历史的日月都是有关联的，以前，它们做过我们或忧或喜的光阴中的无言伴侣，现在都老了，都在我们身边磨损了，表面蒙着的纺织物有些地方穿了，里子呢，也撕破了，榫头松了，颜色褪了。

她一件一件选着，常常弄得迟疑不决，如同在打定重要的主意以前似的感到心神不安，不时又回溯到自己的决断，两把围椅的不同功用，或者一张旧的柜式书桌和一张古老的工作案桌的比较，都使得她掂斤播两。

她拉开了各处的抽斗，设法去记忆种种事实，随后等到她好好地独自说过“对呀，我现在拿这一件”以后，才有人搬起

那件东西送到楼下的饭厅里。

她要保存自己卧房里的全部器具，她的床，她那些壁衣，她的时钟，全部。

她拿了客厅里的几把椅子，她从小就欢喜那上面的图画：狐狸和白鹤，狐狸和乌鸦，知了和蚂蚁，以及惆怅的白鹭<sup>①</sup>。

随后，因为在这栋就要由她放弃的住宅的一切角落里徘徊，她某一天爬到了屋顶底下的阁楼里。

她吃惊得发呆了。那是一种用本质不同的物件堆成的杂拌儿，这一些都是破碎了的，那一些仅仅只有些脏，另外有一些却简直不知道为什么被人送上来，因为那已经不讨人欢喜，已经被新式的代替了它们的地位。她发现了不计其数的摆设品，那原是早已被她认识，到后来忽然不知去向的，好些被她使用过的毫无价值的物件，这些并不重要的古老东西，从前在她身边摊过十五年，每天被她看见却没有注意过的，现在忽然在这个阁楼上被她找着，发现正和其他更古老的堆在一块儿，并且还清清楚楚记得自己初到古堡时代这种更古老的是搁在哪儿的，因此这一切突然显出了一种重要的地位，像是好些被人遗忘的证据，好些重逢的朋友。在她看来：那简直是往来已久却从没有表示过心性的朋友们，某天晚上忽然没来由地口若悬河一样谈起来，叙述他们那种没有被人揣测过的全部心性。

她心神不定地看了这一件又看另一件，暗自说道：“哈，那只中国茶杯上面的裂纹是我在结婚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弄出来的。唉！这是小母亲的风灯和小父亲弄断的手杖，当时栅栏门的木头被雨泡得发胀，小父亲想倚赖手杖开门，它就断了。”

其中也有很多从她的祖辈或者曾祖辈留下来的东西都是她不认识的，也不能对她唤起一点什么回忆。那是好些灰尘满身的事物，像是由于时代已经过去而被人抛弃的，并且像是由于无人理落成了愁惨的，谁也不知道它们的历史，它们的种种遭遇，谁也没有见过从前究竟谁选择它们，购买它们，占有它们，

---

① 此处所提到的四组动物，都是拉封丹的《寓言诗》的某些篇里的人物。

钟爱它们，谁也不认识从前那些亲密地运用它们的手和那些快意地注视它们的眼光。

苒妮抚摸这些东西，翻来覆去地看，任层积的灰尘上边留下了她的指印，后来她在那些从几小片嵌在屋顶的玻璃透过来的暗光下面，对着那些古老的器具没有走开。

她仔细检查了好些三条腿的椅子，思索那是否记得起一点什么，又检查了一个紫铜的汤婆子，一个被她以为认得的破脚炉和一堆无法使用的家常用具。

随后，她把那些要搬的东西提出来，走到楼下派萝萨黎去取。女佣人生气了，不肯把那些脏东西搬下楼。但是苒妮尽管本来没有任何意志，然而这一回却很坚持，萝萨黎终于非服从不可了。

某天早上，那个青年的农人，茹梁的儿子，德尼·勒戈克，驾了篷车到古堡来作第一次搬运了。萝萨黎陪着同走，去招呼卸载并且把种种器具搁在应当占住的地方。

独自留在家里，苒妮感到一种难堪的失望，就在古堡里的各处屋子里徘徊，受着种种激昂的留恋冲动去吻那些不能由她搬走的东西，譬如客厅壁衣上的那些大白鸟，好些高架子烛台，以及一切被她遇见的事物。她流着眼泪发痴似的从这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随后她出门去和大海道别了。

那正是九月底，一片灰白而低落的天空像是压着世界，忧郁而带黄色的海浪一望无际地展开。苒妮在悬崖顶上站了许多时，她头脑中间正转着好些使人痛苦的思念。随后，直到天快黑的时候她才回去，她在这一天身受的痛苦正和她在那些最大的悲伤当中所受的同样难受。

萝萨黎已经回来，正等着她，她非常赞赏新房子，肯定它比这栋并不面临大路的大箱子样的房子舒展得多。

苒妮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农庄的佃农们自从知道古堡已经卖掉以后，他们对她只有那点恰如其分的敬意，在他们中间称呼她做“疯婆子”，究竟为了什么，这是不很了然的。大概根据自身那种粗鲁的本能，他

们猜着了，她那种具有病态而日见扩大的病态感伤性，她那些激昂的妄想，她在可怜的心灵上被不幸所引起的全部纷乱。

临走的上一天，她在无意中走进了马房里，一阵古怪的声音叫她吃了一惊。那是屠杀哟，这条狗在她是有好几个月没有想起的。它瞎了并且瘫了，达到了一种在狗类不大多见的年龄，还在一铺草荐上活着，吕狄温并没有忘记照顾它。苒妮伸起胳膊抱住它吻着，并且搬了它到房子里。它身躯肥得像是一个盛酒的木桶了，勉强拖着那几条并不拢而且发硬的腿向前移动，叫起来就像孩子们拿着耍的木狗一般。

是最后那一天了，苒妮早已搬空了自己的卧房，所以上一晚睡在茹梁从前的那间卧房里。

她衰弱而且喘气地从床上下来，仿佛跑过了一大段路。马车载上箱子和剩下要搬的器具已经在院子里等着。另外一辆套好的两轮敞车停在后头，那是预备装载女东家和女佣人的。

西蒙老汉和吕狄温留在古堡里等候新的业主，以后他和她再退出来各自去找亲属，苒妮给他们安排了一笔数目不大的年金。他们并且都有些储蓄。现在都是很老的仆从了，饶舌而且无用。麻吕司在成家之后早已离开了古堡。

在八点光景，雨来了，那是一阵被海面微风吹过来的冷冰冰的细雨。车上不得不用遮盖了。树叶已经在风里飘着。

两杯牛奶咖啡在一张厨用小桌上冒着热气，苒妮坐在她那一杯跟前一小口一小口地喝，随后，站起来说：“我们走吧。”

她戴上了帽子，披上了围巾，并且在萝萨黎替她着上胶皮套鞋的时候，她咽着嗓子发言了：“你可记得，我的女儿，从前我们离开鲁昂到这儿来的那天雨下得真大……”

她身上忽然起了一阵痉挛样的病症，双手掩着胸部接着仰面向后一倒，不省人事。

她如同死人一样晕了一点多钟，随后睁开了眼睛，抽搐了一会，同时眼泪也涌出来了。

等到略略宁静的时候，她觉得身体虚弱得爬不起来。不过萝萨黎害怕再待着不走还可以再出别样的岔子，于是去找了她

的儿子过来。母子俩托着抬起了她，搬着她搁在两轮敞车里的那条蒙着漆皮垫子的长凳上。年老的女佣人爬到苒妮身边了，用一件厚的大衣盖好了她的肩头，包好了她的腿，随后在她的头上举起一柄张开的雨伞，她喊着：“快点，德尼，我们走。”

那青年攀到他母亲身边，因为座位不够宽，他只坐了一条腿，鞭着马教它撒开快步拉着车走，它那种波动的姿态使得两个妇人摇摇晃晃。

在村口边拐弯的时候，他们望见一个人在大路上东来西往地乱走。那是多耳彪克长老，他像是窥探他们是否起程。

他为了让车子经过停着不走了。伸出一只手撩起道袍免得溅着路上的水，他那双瘦腿穿的是长统黑袜子，都终于变成了一双满是烂泥的臃肿的浅帮皮鞋。

苒妮低着眼睛去避免他的视线，萝萨黎原是明白当中的经过的，这时候暴怒起来。她喃喃地说：“混账东西，混账东西！”随后，抓着她儿子的手，“赶紧抽它一鞭子。”

但是那青年趁着车子在教士身边过去的那一刹那，突然把他的车轮冲到了车辙里，冲起了辙里的污泥，把宗教家从头到脚溅了一个遍。

萝萨黎快活之至了，这时候，教士正用他那条大手绢子拭着自己，她转过来对他扬起了拳头。

他们又走了五分钟，苒妮忽然嚷着：“我们忘了屠杀没有带出来！”

不得不停车了，德尼下车跑着去取狗了，萝萨黎掌着缰绳。

青年人终于抱着那个变了形又脱了毛的肥胖动物回来，把它放在两个妇人的脚底下。

## 第十三章

两小时以后，车子在一所小砖房的前面停住了，房子正盖在大路旁边的一个梨树园里，梨树的枝柯都剪成纺锤的形式。

四座盘着金银花藤和牡丹蔓的格子花棚点缀着园子的四只角，园里分布着一畦一畦的方形菜土，畦间用好些种着果树的小径隔开。

这份产业是被一片田地把它和邻家的农庄隔开的，它的四周绕着一道很高的生篱。一家铁店在它前面百步内外的地方面临着大路。其余最近的邻居相距都有一公里光景。

附近的风景在高奥地区的平原上展开，整个儿满布着那种藏在苹果院子中间的农庄——每一个农庄都有四列双行的高大苹果树。

苒妮一到达之后便想休息，不过萝萨黎害怕她又来妄想没有允许她。

戈德乡的细木匠已经在那儿了，他是为了布置一切来的。有人立刻动手来安放那些运到了的器具了，一面等候最后那辆车子。

那是一种重要的工作，处处必须经过长久的考虑和郑重的推敲。

一小时以后，那辆运东西的马车在栅栏门口出现了，于是不得不在雨底下卸载。

傍晚到了，房子里还是完全乱七八糟的，充满着随手堆下的东西，末后，疲劳了的苒妮躺到床上就立刻睡着了。

以后的那几天，苒妮被日常工作弄得很紧张，竟没有悲伤的闲空了。甚至于因为把新房子弄得漂漂亮亮，不住地想起她

的儿子可以回来住，她心里还多少快活起来，她从前卧房里的那些壁衣现在都挂在饭厅里了，这饭厅同时也做客厅使用。二楼有两间屋子，她特别细心地布置了其中的一间，在她心上，那间屋子的名称是“布莱的住房”。

她留着另一间给自己住，萝萨黎则住在那上面的阁楼旁边。

这所窄小的房子被人用心处理之后是可爱的，苒妮初期在那里也合意思，尽管还缺乏一点儿在她是不很明白的东西。

某一天早上，费岗的那个会计师的书记送来了三千六百金法郎，那是留在白杨古堡里的那些器具经过一个绣货商人估定的代价。她接收这笔钱感到了一阵由于快乐而起的战栗，后来送钱的人一去，她连忙戴上帽子，指望立即赶到戈德乡设法教波勒收得到这笔意外之财。

但是，她正在大路上赶路的时候，却碰见了萝萨黎从集上回来。她动了一种疑心却没有立即猜到真相，随后，因为苒妮是不知道对她隐瞒一点什么的，她发现了秘密，于是为了能够痛快地发作一番，她把手里的篮子放到了地上。

她双手握着拳头撑在腰上，口里嚷着，随后她右手牵着女东家，左手挽着篮子，始终怒气冲天，再提步向家里走。

一下回到了家里，女佣人逼着女东家把钱交出来。苒妮交给她三千却留下了六百，但是她的戏法又迅速地被那个放心的女佣人揭穿了，她终于不得不再交出留下的数目。

然而萝萨黎却同意把这点尾数寄给波勒。几天以后，他写信回来道谢：“你给我的帮助是不小的，亲爱的妈，因为我们那时候正陷在一种很深的穷困里。”

苒妮这时候住在巴特维勒乡感到不大习惯，一直觉得自己的呼吸不及从前舒畅，觉得自己更见孤单，更见被人遗弃，更见迷了道路。她为了散步出门，走到了韦尔内伊村再从三池村绕回来，随后一回家又重新站起，心里很想再出去，她仿佛以前恰巧忘了到自己应当去的那个地方去，恰巧忘了到她本想去散步的那个地方去。

这种感想是每天都要发生的，她真不懂得这种异样需要的

来由。但是某一天晚上，她在无意中说起的一句话却泄漏了她种种忧虑的秘密。她在坐下去吃晚饭的时候说：“唉！我很想去看一看海！”

使她很感欠缺的正是海，海是她二十五年来伟大邻居，海有它的带着咸味的空气，它的怒容，它的怒吼，它的狂风，从前，在白杨古堡的窗口边，她每天早上看得见海，她整天从早到晚吸得到海的空气，她觉得海就在自己身边，她如同一个毫不怀疑的人似的爱着海。

屠杀同样也在极端不安的情况中间活着。自从搬过来的那天晚上，它就待在厨房碗柜的底下，再也没有法子教它挪到旁的地方。整个白天，它是几乎待在那儿不动的，仅仅偶然带着轻微的不平声音偏着头来望望。

但是天色一黑，它就站起来一面拖着慢步向园子的门口走，一面碰着各处的墙。随后，它在户外经过了几分钟必要的时间，又退回来坐在那座还没有冷却的铁灶跟前，末后，一到它的两个女主人走开去睡觉，它就长号起来。

它这样彻夜号着，声音是悲伤而幽怨的，有时候它休息一小时再来更凄惨地号。有人把它系在房子前面的一个木桶里。它便在窗子底下长号。随后，到了它病了而且快要死的时候，旁人仍旧把它放在厨房里。

老动物的呻吟和不断地乱抓乱搔的声响，简直教苒妮没法睡得着觉了。它懂得自己已经不住在从前的地方，正设法来摸清楚这栋新房子。

什么也不能够使它安静了。然而它在白天一直打瞌睡，仿佛它那种已经消灭的视觉，它那种因为痼疾而起的自知之明，阻止它在一切动物正都活动的时间之内活动一样，直等暮色一落下来它才开始不休息地徘徊，真像是只敢在那种使得动物都盲目的黑暗中间生活和动作。

在某天早上发现它死了。那是一种大的解脱。

隆冬到了，苒妮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失望的侵袭。那不是一种桎梏心灵的尖锐痛苦，而是一种忧郁凄惨

的愁闷。

绝没有一种娱乐唤得醒她。绝没有一个人照顾她。门前的大路分向左右两边展开，几乎是永远空得不见人影儿的。偶尔有一辆两个座位的轻便马车用速步经过，御车的是一个红光满面的人，他身上的布罩衫迎风鼓得圆圆的仿佛一个蓝的气球。有时候是一辆慢慢走的两轮马车，或者望见远处走过来的是两个农民，一男一女，很小很小地显在地平线上，随后渐渐大起来，随后，他们在房子前面经过，于是又渐渐小下去，在很远的地方，在那条灰白路线伸到目力望不清楚的地方，变成两个甲虫那样大小的东西，随着地面的变化不大的高低起伏一升一降。

到了春初野草刚刚发青的时候，一个着短裙的女孩子每天早上总在栅栏子外边走过去，引着两条瘦瘦的奶牛向大路的壕沟边上啃草。她到傍晚又走过来了，神气仍旧是像打瞌睡似的，每隔十分钟光景跟在奶牛的背后走一步。

苒妮每天夜间都梦见自己还住在白杨古堡。

她在梦里如同从前一样跟父亲和小母亲团聚着，有时候甚或还跟着立菴阿姨。她重做着好些遗忘了的和结束了的事儿，自以为扶着阿代拉伊德夫人在她的树荫便道上散步。并且她醒来以后一定是带着眼泪的。

她始终思念波勒，暗自想着：“他正做什么？他现在身体怎样？他有时候是不是思念我？”她每逢拖着慢步在农庄之间的那些不见人影子的小路上散步，脑子里满装着这类对她迫害的念头打转儿，不过她最痛苦的却是一种对于那个不知姓名的女人而起的无法平伏的嫉妒，因为她夺去了她的儿子。也正是这种憎恶使她留在家里，阻止她动作，阻止她去看他，阻止她到他的寓所里去。她仿佛看见儿子的外室站在他的门外问她：“您到这儿贵干，夫人？”她那种母性的自尊心因为这个可能的遭遇而生气了。后来，她懂得肉欲能够使良心变成怯懦的，于是她那种无疵无垢素来纯洁的妇女的崇高品格，渐渐更加激动她反对一切屈服于污秽的肉欲义务的懦夫行为。人类由她看来竟像是

淫邪的，在她想象到有关肉欲的一切不洁净的秘密的时候，在她想到那些堕落了的爱抚的时候，在她想到那些由于难分难解的肉体交接必然发生的一切神秘的时候。

春天和夏天又都过去了。

但是秋天呢，同着秋天来的是长期的雨，是灰色的天，是晦暗的云，于是一种生活上的非常厌倦对她来侵袭了，使得她决定费着大事尝试一番去把她的布莱再取回来。

青年人的狂热到现在应当已经消散了。

她向他写了一封哀求的信。

我的亲爱的孩子，现在我哀求你回到我身边来。你想想吧：我老了，而且又有病，一年到头孤单地和一个女佣人在一处。现在我住的是一栋靠近大路的小房子。真很凄凉，不过若是你在这儿，那么我心里什么都会变一个样子。我在世上只有一个你，七年以来我没有和你会过面！你将来永不会知道我从前多么不幸和我从前多么一心记挂你。你本是我的生命，我的梦想，我的唯一希望，我的唯一的爱情，而你却不在我身边，你遗弃了我。

唉！回来哟，我的小布莱，回来拥抱我哟，回来陪伴你的老母哟，她正对你伸起一双失望的胳膊。

母字

几天之后，他回了信。

我亲爱的妈，回来看你真是我求之不得的，但是我没有钱。寄点儿钱给我，我一定可以回来。并且我本也有意思找你商量一个计划，这计划可以容许我照着你对我的要求的做。

那个跟着我同尝艰苦的女伴的公正和亲爱对我始终是无止境的。她的非常诚实的忠心和爱情，我实在不能再事迁延不作公开的承认。此外，她有许多很好的态度将来能够得到你的夸奖。她的知识很高，她读过的书不少。总而

言之，她从前始终如何辅助我，在你是揣想不到的。倘若我对她不表示我的感激，那么我岂不是个无教养的人。所以我现在要求你允许我和她结婚。你将来可以宽恕我的私逃，我们将来可以在新房子里一块儿住。

倘若你认识了她，你会立刻对我发表你的同意。我现在向你保证她是无缺点的和很出众的。你会欢喜她，我知道那是一定的。至于我本人，我不能离开她而生活。

我抱着焦急心情等候你回音，亲爱的妈，我们热忱地拥抱着你。

你的儿子，波勒·乐马尔子爵上

苒妮吓昏了。她把这信搁在膝头上一直没有动弹，她猜着了这个妓女的圈套：从前她一直扣住她的儿子，连一次都不让他回家，一心等候于她有利的时刻。她知道这个失望的母亲总有一天抵抗不过母子团聚的指望，因此可以软化下来，结果她对什么都会同意的。

波勒对于这尤物的固执推崇造成一种悲痛了，这种悲痛裂开了他母亲的心。她不断地说：“他不爱我。他不爱我。”

萝萨黎进来了。苒妮吞吞吐吐地说：“他现在要和她结婚。”

女佣人跳起来了，“哈！夫人，您不要答应这件事。这个游娼，波勒先生将来是撩她不起的。”

苒妮固然受着压迫，不过同时也生了气，回答道：“这件事，永远不成，我的女儿。并且，他既然不肯来，那么我就去找，我们将来看得见能够争取他的，究竟是我和她中间的哪一个。”

她立刻写信给波勒说自己要去巴黎，并且又说自己要往那个女花子所住的地方之外去看他。

随后，她在等候回信的时间中做着有关旅行的种种准备。萝萨黎动手把女东家的内衣和外衣装在一只古老的箱子里。但是她在折叠到一件裙袍，一件古老的乡下裙袍的时候，就高声嚷着：“您简直没有一点可以穿在身上的东西。我不能允许您这样动身走哟。您会教大家不好意思，巴黎的太太们会当您是一

个女佣人。”

苒妮听凭她的见解来铺排了。两个人同到戈德乡去选择一种绿的方格子衣料，交给镇上一个女成衣匠去缝。随后她们又到了会计师鲁塞勒老师家里，他是每年总要到京城里去旅居半个月的，她们可以从他那方面领教一些。因为苒妮有二十八年没有到巴黎去过。

他叮嘱了许许多多话，有关于躲避马车的法子，有关于避免盗窃的准备。劝她把银钱都缝在衣裳的夹层里，只把不可少的搁在口袋当中。他长久地谈到好些中等价钱的饭馆子，提起妇女们赏识的两三家，又指出自己住过的那家诺曼底大旅馆，那就在火车站附近。到了那儿可以说是他介绍的。

自从六年以来，人人随处都说巴黎和勒阿弗尔之间的铁路已经通车。但是苒妮始终困于悲伤，简直还没有见过这种在全国突起革命一样变动的蒸汽车辆。

然而波勒并没有回信。

她等了八天，随后半个月。每天早上总到大路上迎接邮差，一面颤抖一面问：“您没有一点什么给我，马朗丹老爹？”那汉子始终用那道因为天气不正弄得发哑的嗓子回答：“这回还是什么也没有，我的仁慈的夫人。”

妨害波勒写回信的一定是那个婆娘！

于是苒妮决定立刻动身了。她想带着萝萨黎同走，但是女佣人拒绝这个办法，免得多花盘缠。

她并且不允许女东家随身带的超过三百金法郎，她说：“倘若您另外还要，将来写信给我就成，我可以立刻到会计师那儿去，请他把钱寄给您。倘若我现在多给您，将来都一定会装到波勒先生的荷包里。”

后来她们在十二月的一个早上，一同上了德尼·勒戈克赶来送她们到车站去的马车。萝萨黎陪着女东家同到车站。

她俩首先多方探听了车票的价钱，随后，到了一切都料理妥帖又把箱子存到行李车上的时候，她俩就在铁轨前面等着，想法子去了解那东西怎样运行，这种神秘使她们非常分心，以

至于她们不再对着旅行的伤心理由着想了。

一道从远处传过来的汽笛声音终于使她们都转过头来，她们望见了一部渐渐越来越大的机器。那东西带着一阵怕人的喧闹声音走过来，拉着一长串小型的活动房子在她们面前经过。末了，一个职员开了一扇门，苒妮哭着和萝萨黎拥抱一回，就攀到那些小木头房子的一间里面了。

伤心的萝萨黎叫着：

“再会，夫人。一路平安，不久再会！”

“再会，我的女儿。”

又是一阵汽笛声音了，于是整个儿一串的房子又渐渐走动了，开初是慢慢地，随后快一点，随后快得令人害怕。

在苒妮坐的那个车舱<sup>①</sup>里，仅仅只有两个先生样的旅客靠在两只角儿上睡觉。

她瞧着好些田地，好些树木，好些农庄，好些村落不断地在眼前经过，那种速度惊骇着她，使她感到自己包围在一种新的生活里，被人运往一个新的世界，那已经不是她固有的，已经不是她的安定青年时代和她的单调生活那么一个世界。

列车开到巴黎市区的时候，天色已经傍晚了。

一个运送行李的人拿着苒妮的箱子，她跟在他后边，心下慌张，身子受到拥挤，在动荡的人群中间经过她是不习惯的，而且又害怕望不见运送行李的人，所以她简直贴紧他的背后跑着。

走到了旅馆的柜房，她赶忙地说道：

“我是由鲁塞勒先生叮嘱过来的。”

老板娘是一个严肃的胖大妇人，她正坐在柜房里，问道：

“谁呀，鲁塞勒先生？”

苒妮慌张地接着说道：“就是戈德乡的会计师哪，他每年都到您旅馆住的。”

---

① 当时法国铁路上的客车，每一车厢都是横断为若干客舱的，每舱左右各有一门以供旅客上下，它跟前后的相邻的客舱均不相通。这和近代的设备是迥然两样的。

那个胖大妇人高声说：

“那是可能的。我却不认识他。您要一个屋子吗？”

“对呀，夫人。”

于是一个茶房拿着她的行李，在头里领着她上楼。

她心里很发愁了。她坐在一张小桌子跟前，教人给她送一客牛肉清汤和一客子鸡翅膀上来。自从黎明到现在，她什么也没有吃过。

她在一支蜡烛的微光下面愁闷地吃着，想起无穷的事。记起自己从新婚旅行回来在这个市区里的路过，记起在巴黎勾留之时茹梁才初步显露他的个性。不过彼时她是青年的，并且有自信力也有勇气。现在她觉得自己老了，遇事迟疑不决，甚至于害怕，身体软弱，无故自扰。吃完了以后，她走到窗口边去望望满是行人的街道。她很想出街了，但是简直不敢。她想起若是出街一定迷路。后来她睡了，吹熄了蜡烛。

但是响声，那种来自一个陌生城市的感觉和旅行的扰攘都逼得她睡不着。好几点钟过了。室外的模糊声浪渐渐减低了，然而她被大都市的这种半休息情况弄得心烦，仍旧没法儿睡得着。她是和野外的那种宁静而深沉的瞌睡相习的，它麻痹了一切生物，不论是人是动物还是草木。而现在她从四周感到的全是神秘的骚动。好些几乎不可捉摸的声音达到她身边都像是滑到旅馆的墙壁里去。有时候，一块木板发颤，一扇门被人关上，一个叫人铃叮当地响。

忽然，在将近两点钟光景，当时她渐渐阖上了眼睛，一个女人在隔壁的屋子里叫唤着，苒妮突然在床上坐起来了，随后，她仿佛又听见一阵男人的笑声。

正在快要天明的时候，她又想到了波勒，于是等到一看见曙光，她就着上衣裳了。

波勒住在索瓦热街，正在旧城区里。她服从着萝萨黎的省钱的叮嘱，决计走着去找他。天气是晴朗的，冰凉的风刺得肌肉疼痛。好些匆忙的人都像在人行道上跑，她尽力用最快的步儿走，旁人给她指点了一条街，走到尽头应当先向右转，再向

左转的，随后走到一个广场，才应当再去问路。她这样走着，然而找不着广场，于是向一个面包店的掌柜请教，他给她的指点和以前的不同。她提步再走了，迷路了，徘徊了，听从一些另外的指点，她完全摸不着方向。

她发痴了，现在她几乎是信步向前走。她正打定了主意预备去叫车，却望见了塞纳河。于是她循着河沿前进。

将近在一小时之末，她走到了索瓦热街，那是一种完全乌黑的小街道。她在门口停住脚步了，心里慌乱得不能向前走一步。

他住的是这儿，在这所房子里，布莱。

她觉得自己的手掌和膝头都发抖了。终于走进去，经过了一条过道，看见了管门人的小屋子，伸出一枚银元向他问：“您能够到楼上告诉波勒·乐马尔先生吗？这儿有一个老太太，他母亲的一个女友在楼下等他。”

管门人回答：“他现在不住在这儿了，夫人。”

她浑身起了一阵大的寒栗，吞吞吐吐地说：

“哈！是哪儿……是哪儿，他现在住的地方？”

“我不知道。”

她觉得自己的头脑不清楚了，简直像是快要跌倒一样，后来她有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她费了一阵大的气力才恢复了神志，于是喃喃地说：

“他是什么时候搬走的？”

那个人现在对她说了一大篇话：“到现在有半个月。他们某一天晚上就那么走了，以后都没有回来。他们在本区四处都欠了债，所以您很可以明白他们没有留下他们的通信处哪。”

苒妮的眼前看见好些金光了，好些大的火舌了，正像是有人在她的眼门前放着排枪。不过一种固定的念头支持着她，使她仍旧外表镇静地站着没有动，外表镇静，内心深刻地思量。她想知道波勒究竟在哪儿再去找他回来。

“那么他走的时候简直没有说一句话？”

“噢！简直什么也没有说，他们是为了不还债才逃走的，还

用多说。”

“不过他应当派人到这儿来收取信件哪。”

“通常我可以转交。并且他们每年收不到十封信。不过在他们临走的两天以前，我还给他们送了一封到楼上去。”

那无疑地是她写的信。她连忙说道：“请您听我说，我是他的母亲，我是为了找他才到这儿来的。现在这十个金法郎是送给您的。倘若您得到什么和他有关的消息之类，请您通知我，我的通信处是哈佛尔街的诺曼底旅馆，将来我好好地送您的酒钱。”

他回答道：“请您算在我身上吧，夫人。”

于是她逃出来了。

她重新开始街上走，并不顾虑自己要去哪儿去，匆忙得如同受到一个紧要的跑腿任务的逼迫似的；她靠着墙壁直溜，受到好些拿着包包裹裹的人的冲撞；她穿过街面并不望一望走过来的马车，弄得赶车的人对她辱骂；她绝不留心人行道的石级弄得自己闪了好几回；她失魂落魄似的向前直跑。

她忽然在一个公园里了，觉得非常疲乏不能不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她在那儿像是待了很长的时间，不自觉地流着眼泪，因为好些路过的人停着脚步来望她了。随后她觉得自己很冷，于是站起来预备走开，两条腿只能勉强支持她。她是十分疲劳而且虚弱的。

她想进一家饭馆子里去用一客牛肉清汤，但是感到了一种羞惭，感到了一种恐惧，感到了一种由于被她自认悲伤十分明显而起的廉耻，这类的感觉制住了她，她不敢走到那一类的店铺里。她在饭馆子门口站住了一两秒钟，向里面望了一下，看见了所有坐着吃东西的人，她终于畏怯地走了，她暗自说道：“我一定到另外一家去吃。”但是她走过另外一家也同样没有进去。

到末了，她在一家面包店里买了一个半月形的小面包，接着就一面走一面啃着吃。她非常口渴了，但是她不知道到哪儿去喝东西，于是她节制了渴念。

她经过了一座穹顶的大门，并且走进了另外一座园子，园子是有明廊绕着的，明廊的檐口底下全是拱门。这时候她认得那是故宫公园<sup>①</sup>了。

晒着太阳又不断地走路，这时候使得她身上暖了一点，于是她又坐了一两点钟。

一群人走进来了，那是一群仪表出众的人，谈话，微笑，礼貌彬彬，在这群幸运的人当中，女人全是美貌的，男人全是富豪的，他们只为着装饰和快乐而生活。

在这样一种光辉灿烂的热闹场面中间，她心上十分慌乱了，于是站起预备逃出来，但是她忽然想起在这种地方可以遇得见波勒，于是她开始闲逛，一面窥探那些男人的面目，踏着自己那种循谨而迅速的脚步，在这园子的两头一往一来地走。

好些人偏过头来望她，也有好些人指着她互相望着笑。她发现了这种事情就逃走了，想起旁人毫无疑义地嘲笑她的姿态和她那件绿格子裙袍，那件由萝萨黎挑选衣料再由她指点戈德乡小镇上女衣裁缝完成工作的裙袍。

她甚至于不敢向路过的人问路了。然而她终于冒险似的问了一声，才找着了她的旅馆。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她是坐在床脚边一把椅子上消磨的，自己没有动弹。随后如同上一天一样，点了一客汤和一点点肉做晚饭吃。随后按照习惯像机械似的完成每一个动作，她睡觉了。

第二天，她到警察厅里去请人寻找她的儿子了。厅里什么话也不能许诺她，不过说是可以注意。

于是她在各处街道上徘徊了，始终希望遇得见他。在那种扰攘的人群当中，她觉得比到了旷野里更孤单，更失望，更可怜。

---

① 故宫公园是巴黎的有名的建筑物，开始是教会私人的产业，自17世纪中叶始献与法兰西王，虽从此名为“王宫”，但国王迄未居住。其后渐为少数贵族和富人的寻欢和聚赌之所，虽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仍不变更。至1829年始被开放为巴黎的公园之一，称为故宫公园。

晚上回到旅馆的时候，有人对她说起有一个男子曾经受了波勒先生的委托来问她，说这个人明天还要再来的。她心里突然地大跳了，她整整的一夜没有阖上眼睛。是不是他？对呀，那一定是他，尽管她根据旁人对她说的详细情形并没有认得出那就是波勒。

早上九点钟光景，有人敲门了，她高声说：“请进来！”一面预备张开两只胳膊奔过去。一个陌生人进来了。这个人因为这样惊动她首先表示了歉意，以后才说明了他的事情原是来讨还波勒欠的一笔债，这时候，她觉得自己掉泪却不想让它掉下来，于是趁着眼泪还在眼角边就伸起手指头儿去擦。

这个人从索瓦热街的管门人嘴里知道她到了巴黎，他既然找不着青年人，所以来向他的母亲说话。后来她毫不思索地接了他交过来的一张借条。她看见了数目是九十金法郎，就拿出钱来付给他了。

这一天，她没有出街。

再过一天，好些债主都露面了。她只留下二十来个金法郎放在身边，剩余的通通还了债。她写信给萝萨黎说明她的情况了。

既然正等着女佣人的回信，而又不知道做什么，到哪儿去挨过她的度不完的伤心时刻，并且不能向谁说一句温存话儿，也没有谁知道她的困苦，这样，她只好用闲逛来消磨她的日子了。她信步向前走，一种需要苦恼着她，教她起程回到自己那栋面临冷落大路的小房子里去。

不久以前在那栋小房子里，她因为愁苦境遇压着她，简直已经无法再住下去，现在，她反而很觉得只知道在那儿过活了，她种种忧郁的习惯都在那儿生了根。

某天傍晚，她终于收到了一封信和两百金法郎。萝萨黎在信里说：

蕙妮夫人，请您赶快回来，因为我将来不能再寄一点什么给您了。至于波勒先生呢，那要将来得到他的消息以后，由我亲自去找他。

我向您敬礼。

仆人萝萨黎上

末了，苒妮动身回巴特维勒乡去了，那是一个落雪而且非常之冷的早晨。

## 第十四章

从此，她不出门了，她不动弹了。每天早上在相同的钟点起床，从窗口边望着天色，随后下楼到厅子里坐在壁炉跟前。

她整天呆呆地坐在那儿，两只眼睛盯着火焰，任凭她那些悲伤思想自由盘旋，追踪她那些困苦中的成串的忧患。暮色慢慢地侵入窄小的厅子了，而她除了向壁炉里加了些木柴以外并没有旁的动作。这时候萝萨黎端了灯进来高声说：“留心呀，苒妮夫人，您应该活动一下，否则您今天晚上又吃不下东西了。”

时常有好些缠绕不休的成见追逐她，并且有好些毫无意义的偏见使她痛苦，在她那个病态的头脑中间，最细微的事情都取得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

主要地对她缠绕不休的是她的初期生活和科西嘉岛的新婚旅行，所以她恋恋于过去，恋恋于陈旧的去。科西嘉的风景在她心里是久已遗忘的，现在突然在她眼前燃着的柴火里涌出来。后来她记起了一切详细的情形，一切小的事实，一切在那地方遇见过的脸儿，向导人若昂·拉佛立的样子牢牢地盯着她，她有时候以为听见他说话。

随后她冥想到波勒儿童时代的甜美岁月了，当时他教她移植菜苗，她靠着立崧阿姨一同跪在肥沃的菜土上边，她和她为了讨孩子的欢喜争献殷勤，极力在移植菜苗的速度和培养菜苗的数量两方面竞赛。

末后，她的嘴唇很低很慢地说着：“布莱，我的小布莱。”她如同向他说话一样，她的梦想就在这个人名上面停止了，有时候，她可以把手指头儿伸起一两小时，向空中写着那几个缀成这一人名的字母。她对着火炉，自以为看见那些字母就慢慢地

画着，随后认为画错了，就举起那条由于无力而发抖的胳膊再来写第一个字母，使尽气力才把这个人画到底，随后她写完了又来再写。

她终于不能够再写了，什么都混做一团，描成了旁的字，心里焦躁得至于发痴。

一切由于孤寂而起的偏执狂都迷住了她，极小的物件换个地方也使她暴怒。

萝萨黎时常强迫她走动，牵着她在大路上走，但是苒妮走到二十来分钟就说：“我不能再走了，我的女儿。”于是她在壕沟的边儿上坐下来。

不久，任何动作在她看来都是可憎的，她每天早上尽可能地在床上恋着不起来。

自从童年，她早养成了唯一不可变更的顽固的习惯，那就是她喝过了她的牛奶咖啡以后，立即陡然一下起床。她并且过度地注重这种混合的饮料，若是没有这东西，那么在她是比短了什么都难受的了。所以每天早上，她总带着一种近乎肉感的不耐烦意味等着萝萨黎走进卧房，末后，等到那只满满的杯子搁在床边的夜用便桌上，她就在床上坐起来，用一种略为馋嘴的神情迅速地喝得干干净净。她随即推开了被盖动手穿衣裳。

但是现在，她渐渐养成了另一种习惯，那就是把杯子再搁在杯托子里以后还要半睡半醒地待几秒钟，接着仍旧钻到被盖里去。随后她这种懒惰表现一天比一天延长了，直到萝萨黎怒气冲天再跑过来，并且几乎用强迫手段替她穿衣裳的时候她才起来。

此外，她不再有明显的意志了，每逢她的女佣人向她商量一件事，向她提出一个问题，探询她的意思，她的回答总是：“照你的意思去做吧，我的女儿。”

她非常相信自己受到一种顽强的厄运的追随，以致变成了一个像东方人一样的宿命论者。看惯了自己的梦想处处消灭和自己的希望处处落空，她简直什么也不敢企图了，自认为始终要岔入歧途而且要转变得恶劣，她整日里在完成那种最简单的事情以前总是迟疑不决的。

她随时重复地说：“在生活当中没有运气的就是我哪。”这样一来，萝萨黎就嚷着：“倘若您为了吃饭而必须做工，倘若您为了赶工而每天必须在六点钟起床，您又将说些什么！然而不得不这样做的女人真多，并且她们到了过于年老的时候，都是要死于穷苦的。”

她回答道：“你想想吧：我孤零零地活着，我的儿子又扔了我不管。”于是萝萨黎狂怒起来说道：“这可真算是一桩事了！成！那么那些去服兵役的孩子们呢！那些到美洲去谋生的呢！”

美洲在她心里代表一个模糊的地方，人人到那儿去发财，而谁也从没有转过。

萝萨黎继续又说：“人总有一个时候必须分离的，因为老年人和少年人原不是为了留在一块儿才到世上来的。”末后她用一种恶狠狠的音调下了结论：“既然如此，倘若他死了，您又将说些什么？”

这时候，苒妮什么也不回答了。

到了初春空气温和的时候，她恢复了一点点气力，不过她只用了这种回转来的活动力，渐渐把自己更投入种种忧郁的思想中间。

有一天早上，她走到了阁楼上去找一点东西，偶然打开了一只满是年历的木桶。根据乡村里某些人的习惯，那些东西总是被人保存的。

她像是找着过去那些年代的本身了，对着那一堆方方的纸板，她起了一阵异样而且模糊的感慨。

她拿了那些东西带到了楼下的厅子里。发现了那些年历有种种不同的尺寸，有大的也有小的。于是她动手按照年份的先后把年历在桌上排列起来。忽然间，她找着了最早的一张，她从前带到白杨古堡的那一张。

她瞧了好半天，看见那上面有好些日子都是被她从前在出校的次日，在鲁昂动身的那天早上划掉的。于是她哭了，用抑郁而迟迟不下的眼泪哭了，用老妇人对着自己那种摊在眼前桌上的苦恼人生的凄凉的眼泪哭了。

一阵在她心上缠绕着的意识，不久竟成了一种可怕的，不断的，固执的烦恼。她指望把自己从前做过的事差不多按日再找回来。

她拿起那些发了黄的纸板，一张跟着一张钉在墙上，钉在壁衣上，并且花了好几小时望着某一张或者另一张，心里暗自询问：“那一个月。我遇着了什么事？”

自己生活史上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她早就标出了记号，现在她偶尔居然能够把那些日子一天一天重新排列出来，把一切发生于某一件重要事故以前的或者以后的种种小事一件一件集合起来，联系起来，居然也偶尔找回了一个整整的月份。

仗着固执不移的注意，记忆的努力和意志的集中，她居然把她最初回到白杨古堡的那两年头的事，她生活里那些易于回溯而显得像浮雕样的辽远的记忆，几乎完整地找回来了。

但是以后的那些年代都像是隐蔽在雾里的，彼此互相混淆，互相掺杂。有时候，她低头瞧着一张年历，心里追忆着从前，这样不动弹地待一个无限的时间，却依然记不起某一个记忆是否可以在这张纸板上找得着的。

那些过去岁月的年历，如同一组《十字架路线》<sup>①</sup>的画片似的绕着苒妮的厅子，她在厅子里走着看了一张又看一张。突然把自己的椅子停在其中某一张前面，一直对着它瞧到夜间没有动一下，她坠入自己的思索中间了。

随后，到了一切植物的元气在太阳热力下面醒来的时候，到了农作物开始发芽和树木开始发青的时候，到了苹果树在天井里开出粉红球儿样的花并且使得平原变成香喷喷的时候，陡然有一阵大的骚动困住了苒妮。

她是坐卧不宁的了，走去又走来，每天出去又回来，简直不下于二十次，有时候，她激动得如同因为懊恼而得了寒热病一般，以至于沿着各处农庄闲逛到远处。

---

① 《十字架路线》是一种成组的画片或者雕像，所表现的都是耶稣在苦难中的插曲，通常十四件为一组。此处以年历和它相比，意在显示苒妮的人生全是苦难。

看见一棵雏菊蹲在一丛野草丛里，看见一道日光滑到枝叶丛里，看见车辙里一坑清水映着蔚蓝天色的倒影，这类的视觉都是使她触景伤情精神颠倒的，同时引起她许多辽远的感慨，仿佛像她少女时代梦想田园的情绪的回光。

从前在静候着前途的时候，她也因为同样的精神动摇发过抖，玩味过温暖日子里的恼人的陶醉和柔情。现在前途完了，她又重新找着了这一切。她心里固然还因此享乐，不过同时她也是因此痛苦的，仿佛她的皮肤枯了，血液冷了，性灵消沉了，而苏醒了的人世的永恒快乐却在这时候来挑拨她，那只能使她认做是一种衰落悲伤的滋味。

她也觉得她的四周像是随处都有一点变了的事物。日光大概有点不像她青年时代里的那么温暖，天空有点不像那么蔚蓝，草色不像那么油绿，花都是褪了色的和不像那么香的，不能够完全同样使人沉醉。

然而在某些日子里，一阵某样的人生舒适钻进了她的心灵，使得她重新有所梦想，有所希望，有所期待。因为尽管严酷的命运不肯通融，不过人在日暖风和的时候，怎能够始终无所希望？

她如同受着自己心灵刺激力的鞭挞似的走着，向前走着，时间每每延长到好些小时。有时候她忽然停着不走，坐在大路边上去反省种种伤心的事。为什么自己从前没有像其他的人一样被人爱过？为什么自己连一种宁静生活的简单幸福都没有领略过？

并且她有时候还在一刹那间忘了自己是个老年人，忘了自己的前途除了不多的凄惨孤独的岁月以外竟一无所有，忘了自己的路程已经全部走完。她于是如同从前十六七岁时一样凭空设立种种怡情悦性的计划，把那些所存无几的美妙前途综合起来。随后现实世界的无情的感觉落在她心上了，她站起了，浑身疲惫得如同一种可以折断脊梁的重量落在身上，末后她比较从容地走上回家的路线，一面喃喃地说：“唉！疯了的老婆儿！疯了的老婆儿！”

萝萨黎现在时时刻刻叮嘱她：“您真得安安静静待在家里，

夫人，究竟有什么事情弄得您这样失魂落魄？”

苒妮伤心地回答：“你教我怎样办，我现在正像屠杀到了它最后那些日子一样哪。”

某一天早上，女佣人比平常早一点就走进女东家的卧房里，在她床头边的夜用便桌上搁下了一大碗牛奶咖啡：“快点儿，赶紧喝了它。德尼在大门口等着我们。我们就要去白杨古堡，因为我在那边有事要去料理。”

苒妮大动感慨了。相信自己快要发晕，后来，她着上衣裳一面由于情绪激动而浑身颤抖，想起看得见亲爱的故居，她成了惶惑而又没有气力的。

一片晴光罩着大地，那匹发欢的小马有时候竟飞驰一阵。等到走进艾都防村，苒妮因为心房跳动得厉害竟觉得自己的呼吸困难了。末后她望见了栅栏边的那几条砖砌的小柱子，忍不住低声说了两三次：“唉！唉！唉！”俨然遇见了好些东西使她心情大起波动。

那辆两轮车在顾雅尔的农庄里卸下了牲口，随后在萝萨黎带着儿子去料理他们的事情的时候，佃农们因为古堡里的主人通通不在家，就邀着苒妮到古堡去走一转，并且把那些钥匙交给了她。

她独自一个儿去了，等得她走到那座靠着海边的古老邸宅跟前的时候，她站着去瞧它。外表是没有一点变更的。那座高大灰色建筑物的黯淡的墙壁，这一天正照着了微笑的日光。所有的遮风板窗全是关好了的。

一段小的枯树枝儿落在她的裙袍上了，她抬头去望，那是从那棵悬铃木上面落下来的。她走到那棵皮面光滑而颜色清浅的大树跟前，如同抚摸牲口似的抚摸了它一会。她的脚在草里触到了一片腐了的木头，那是从前的那条长凳的最后的残余，当年她常常同着家里的人坐在那上面，而且还是在茹梁最初来拜访的那一天才搁在那儿的。

现在她走到穿堂口儿上那两扇双合门的外边了，因为那片生了锈的笨重钥匙是旋不动的，她费着大劲去开门。锁簧终于

在一道强硬的摩擦声中被人一旋动了，门的本身又多少有点阻力，她使劲一推才打开了它。

苒妮立刻几乎跑着上了楼，一直走进了自己从前的卧房里。卧房现在糊的是颜色清浅的花纸，她不认识它了。不过，打开了一个窗子以后，她简直连肌肉都彻底掣动好些时：那一幅被她多么爱过的视界，灌木小树林子，老榆树，旷野和满布着远看像是不动的棕色船帆的海面，一切都在她眼前了。

这时候，她开始在这所空洞的大住宅里闲逛了。她对着各处的墙壁上细看那些被她看熟了的斑点。她看见了墙壁的石灰上的一个小窟窿，就站在跟前待着不动，那个小窟窿是她父亲留下的成绩，他从前在那儿走过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就常常拿手杖当做武器向墙壁上刺着玩儿。

在小母亲的卧房里，她从床边一只晦暗的角儿上，找着一根插在门后面的圆头子的细巧金针，她记起那是自己从前插进去的，可是在当时她真寻过它好多年。谁也没有找着它过。现在，她把它当做一件无价的宝贵遗物取下来吻着。

她四处走动，寻觅，在各处屋子里那些没有被人换过新纸的墙壁上认出了好些看不出的痕迹。从纺织品和大理石的图案上，从那些因为时代久远失去清洁的承尘板的阴影上，重新看见了好些来自想象中间的古怪图形。

她用没有声音的步儿独自在那座静悄悄的庞大古堡里走动，那如同穿过一所公墓似的。她整个人生都埋在那里面了。

她下楼走进客厅了。客厅的百叶窗都是关着的，里面显得晦暗，在初到里面的那一会儿，她什么也分辨不出，随后她的眼光和黑暗习惯了，她才渐渐认得出那些绣着鸟雀飞翔的高大壁衣。两把太师椅仍旧搁在壁炉跟前，正像是有人刚才坐过的一样。客厅本身的味儿透入苒妮身上了，用好些纪念包围她了，使得她的记忆力受了陶醉——客厅如同各种生物各有自己的味儿一般也保存它的味儿，一种不可形容却很可以辨认的味儿，古老房子的柔和而浮泛的香味。她吐纳着这种过去时代的气息，而且双眼盯着那两把围椅，一直喘着气没有休止。末后，她忽

然在一种从她的定见突然发生的幻觉当中，以为看见了她的父母正像从前常见的情形一般对着壁炉烘脚。

她恐怖得后退了，脊梁撞着了门框，随手抓着它才免于跌倒，双眼却始终盯着那两把太师椅。

幻视消灭了。

她惊惶失措地待了好几分钟，随后她慢慢恢复了自身的镇定，并且害怕自己发痴因此想逃出去。她的眼光忽然落到她靠着的那个门框上了，终于看见了布莱的身长进度表。

全部的标识虽然刻得又轻又浅，却都在油漆上面仍然留下距离不等的线条，还有好些用裁纸小刀画出的数字都记出了她儿子的身材在某年某月长高了多少。时而是她父亲的笔迹，写得比较大些，时而是她自己的，比较小些，时而是立崧阿姨的，略略显得发抖。于是她觉得从前的孩子就在眼前了，把他的金头发的小额头贴着墙，等旁人来量他的高矮。

彼时男爵高声嚷着：“苒妮，这六个星期里，他又长高了一厘米。”

她带着一种由爱情而起的癫狂态度吻着门框了。

但是外面有人叫她了。那是萝萨黎的声音：“苒妮夫人，苒妮夫人，大家正等您吃午饭。”她走出了古堡，人是糊里糊涂的。现在，旁人对她说什么，她简直一点也不懂了。她吃着旁人拿给她吃的，她听着旁人谈天却不知道那是谈的什么，她无疑地也和那些对她询问健康的佃农们谈了几句，她让人来拥抱她，自己也吻着旁人对她献过来的颊部，末后她重新上了车。

等到她透过树木望不见古堡的高大屋顶的时候，一阵使人恐怖的悲痛在她的胸襟里发生了。她心情上感到自己刚才向她的故居道了永诀。

大家又回到巴特维勒乡了。

她刚巧预备走进新房子，却望见门底下的缝儿里有点什么白的东西。那是一封信，邮差在她出门的时候塞在那儿的。她立刻认得那是波勒寄来的，她拆开了它，因为忧虑而发抖。

信里说：

亲爱的妈，我没有更早一些写信给你，正因为我本人应当不断地来看你，所以不愿意使你到巴黎白跑一趟。现下我遇着了一个沉重的不幸打击，而且又窘不可言。我的妻子在生了一个女孩子之后已经命在垂危，到今日是三天了。我口袋又是光光的。婴孩正由我这儿的管门妇人尽她的能力用瓶子装着牛乳喂她，我不知道怎样来抚养，但是我害怕毁了她。你不能够为她负担费用吗？我绝对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没有钱去找人奶她。请你由原班邮件答复我。

爱子波勒上

苒妮向一把椅子上倒下去了，仅仅只有叫着萝萨黎的气力。等到女佣人来了之后，她和她一块儿拿波勒的信重看了一回，随后彼此面面相觑地沉默了好半天。

萝萨黎终于发言了：“我就去领回那个小把戏，夫人。不能让她这么留在那儿。”

苒妮回答道：“你去吧，我的女儿。”

她俩又不说话了，随后女佣人再说：“请您戴上帽子吧，夫人，以后，我们同到戈德乡的镇上去找会计师。倘若那个女人快死了，那么波勒先生为了小把戏的日后着想，应当和她的妈结婚哪。”

苒妮一个字儿也没有回答就戴上了帽子。一种深刻的和不可告人的喜悦淹没了她的心，那是一种在她想尽力遮掩的自私自利的喜悦，一种使人羞得脸红的可厌的喜悦，不过它也可以使人在内心的秘密中间火热地感到快乐：儿子的外室快死了。

会计师对女佣人给了好些详细的指点，她自己又拿这些指点重念了好几回，随后相信没有弄错，她高声说道：“请您一点不要害怕，我现在负责去办。”

当天夜里，她动身到巴黎去了。

头两天，苒妮是心绪慌乱的，什么事也没有能力考虑。第三天早上，她收到了萝萨黎一封信，她在信上只向女东家报告

自己坐当天傍晚的车回来。此外绝没有多说什么。

三点光景，她找着了一个邻居的篷车，请他赶着车子送她到白时乡的车站去接她的女佣人。

她站在车站的月台上等着，眼望着那线远接天边直通巴黎的铁轨。她不时望着站上的钟。还有十分。还有五分。还有两分。钟点到了。然而辽远的轨道上没有显出一点什么。随后，她忽然间望见一个白的影子，一簇烟，随后烟底下有一个渐渐扩大的黑点放开速率跑过来。那座庞大的机器终于减低了它的速率，带着轰轰的喧声在苒妮的跟前过去了，她正眼巴巴地望着列车的那些舱门。好几扇开了，好些人下车了，有些是身着布罩衫的农人，有些是手提篮子的农妇，有些是头戴软呢帽子的小市民。最后，她望见了萝萨黎双手抱着一个布包样的东西。

她想向她走过去，但是觉得双腿变成了很软的，她害怕自己摔跤。她的女佣人看见了她以后，就带着常见的那种宁静神气走到她身边，说道：“早安，夫人。我现在回来了，不过那不是没有费事的。”

苒妮吞吞吐吐地问：“怎样的了？”

她回答道：“怎样的吗，她死了，昨天夜里。他俩已经结了婚，小把戏在这儿哪。”她说完就托起了那个包在襁褓中间教人一点也看不见的婴孩。

苒妮用机械动作接了婴孩，她们就走出了车站，随后又都上了篷车。

萝萨黎重新说话了：“波勒先生等葬事办好之后一定马上就回来。他明天也乘这趟车，这句话，我们应当相信。”

苒妮低声慢气地说了一声：“波勒……”并没有再加一个字。

太阳向地平线落下来，绿油油的平原疏疏落落地点缀着一些正在开花的金黄的芸薹和血红的罌粟，对着夕阳分外显得光彩。一片无限的宁静气象在那生气勃勃的安稳的地面盘旋。篷车很快地走着，赶车的乡下人正搭着舌头催促他的牲口快走。

苒妮抬起头直挺挺地望着天空，天空中有许多燕子如同火箭似的弯弯地剪过。后来忽然有一种和暖的温度，一种生命的

热力穿过了她的衣裳，传到了她的腿上，透入了她的肌肉，那正是那个在她膝头睡着的小生命的体温。

这样，一种无边的感慨侵入苒妮的心上了。她突然揭开了那个还没有被她见过的婴孩的脸儿上的遮盖，那是她儿子的女儿。那个弱小的女孩子受到强烈光线的影响就张开她的蔚蓝眼睛，一面微动着她的嘴，这时候，苒妮发狂似的开始吻着她，伸着胳膊举起她，对她像雨点般地吻着。

不过，那个满意的然而也是含怒的萝萨黎止住了她：

“这算什么，这算什么，苒妮夫人，收手吧，您要弄得她哭了。”

随后，她显然是答复自己的念头，接着又说：

“人生，您可看见，它从来不像人揣想的那么好，也不像那么坏。”

## 莫泊桑年表

|        |                                                    |
|--------|----------------------------------------------------|
| 1850 年 | 8 月 5 日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省一个没落贵族家庭。                          |
| 1854 年 | 全家定居于塞纳河滨海省格兰维尔 - 伊莫维尔庄园。这个庄园为莫泊桑后来创作的小说《一生》提供了背景。 |
| 1859 年 | 10 月莫泊桑进入拿破仑公学读书。                                  |
| 1863 年 | 开始创作第一部诗集。                                         |
| 1866 年 | 暑假中搭救了溺水的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斯文伯恩，受到对方的热情款待。                 |
| 1868 年 | 10 月进入鲁昂中学。在创作上开始受到诗人路易·布耶和小说家福楼拜的栽培。              |
| 1869 年 | 10 月赴巴黎攻读法律专业，受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影响颇深。                       |
| 1870 年 | 7 月普法战争爆发，应征入伍。在战争中的经历成了他日后写作的重要素材。                |
| 1873 年 | 开始了公务员生涯。在福楼拜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小说创作。                         |
| 1874 年 | 冬季在福楼拜寓所结识了屠格涅夫、都德、左拉、龚古尔等著名作家。                    |
| 1875 年 | 创作历史诗剧《吕纳伯爵的背叛》。短篇恐怖小说《剥皮的手》发表，莫泊桑署名为约瑟夫·普律尼埃。     |
| 1876 年 | 3 月以居伊·德·华勒蒙的笔名发表诗歌《水边》。完成独幕诗剧《排演》。结识阿莱克斯、         |

- 瑟阿尔、厄尼克、于斯曼等青年作家，以左拉为偶像经常出入巴黎郊区左拉的梅塘别墅聚会，号称“梅塘集团”。
- 1877 年      2 月完成剧本《鲁恩伯爵夫人的背叛》。4 月 16 日与阿莱克斯、瑟阿尔、厄尼克、于斯曼等青年作家在特拉普饭店举办自然主义作家晚宴，左拉、福楼拜、龚古尔等名作家出席。这次聚餐成了自然主义诞生的标志。5 月《玫瑰花瓣·土耳其之家》在贝克剧场上演。12 月打算写小说《一生》。
- 1879 年      夏季，“梅塘集团”6 位作家约定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各自创作一篇小说并以《梅塘之夜》为总题名合集出版。被授予学术界奖章（莫泊桑一生中唯一一次）。10 月 28 日在《文学共和国》上发表文章《居斯塔夫·福楼拜》。12 月发表诗歌《一位少女》（即 1876 年发表的《水边》）。
- 1880 年      4 月 17 日小说合集《梅塘之夜》出版。短篇小说《羊脂球》轰动文坛。几天后其诗集也相继出版。5 月 30 日中篇小说《一个巴黎市民的星期天》开始连载。6 月莫泊桑赴科西嘉旅行，写成短篇小说《科西嘉的强盗》，莫泊桑从此成为专职作家。
- 1881 年      5 月小说集《泰利埃妓馆》出版，《一个农场女佣的故事》、《一家人》等 8 篇中短篇小说问世。
- 1882 年      5 月小说集《菲菲小姐》出版，《女疯子》、《一个诺曼底佬》、《皮埃罗》等短篇小说问世。
- 1883 年      4 月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生》出版。小说集《菲菲小姐》（增订版）、《月光》等先后出版，《骑马》、《我的叔叔于勒》等短篇佳作问世。

- 1884 年 相继出版游记《阳光下》、小说集《哈丽特小姐》和《隆多丽姊妹》，《项链》、《伞》、《幸福》、《遗产》、《衣橱》等多部短篇佳作问世。
- 1885 年 3 月小说集《白天与夜晚的故事》出版。4 月长篇小说《俊友》开始连载。5 月《俊友》单行本出版。12 月小说集《帕朗先生》出版。
- 1886 年 1 月小说集《图瓦》出版。5 月小说集《小罗克》出版。12 月下旬长篇小说《温泉》开始连载。
- 1887 年 1 月长篇小说《温泉》出版。5 月小说集《奥尔拉》出版。9 月撰写论文《小说研究》和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让》的部分。
- 1888 年 1 月《小说研究》发表。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让》出版。同年出版《在水上》、《于松夫人的蔷薇》。
- 1889 年 2 月小说集《左手》出版。5 月长篇小说《如死一般强》出版。文论《19 世纪小说发展》发表。
- 1890 年 3 月游记《漂泊的日子》出版。4 月短篇小说集《无益的美》出版。6 月长篇小说《我们的心灵》出版。
- 1892 年 1 月 2 日试图自杀，随后作为精神病人被送往巴黎帕西医院救治。
- 1893 年 7 月 6 日因精神病严重发作，与世长辞。7 月 8 日其遗体被埋葬在巴黎蒙巴纳斯公墓。